

游小说

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

Tot. 21
三位一体
CD-ROM
2008.12

◆同人馆

拯救 ——如龙见参同人

新生·伊始 ——洛克人同人

◆重磅出击

恶魔城 被夺走的封印

超时空之钥

◆游漫堂

宿命传说 转瞬即逝

◆官方小说

前线任务4／光环 奥星的幽灵／女神侧身像 负罪者官方前传

电脑报电子音像出版社

谈谈同人

“同人馆”栏目可以算是《游小说》中一个比较受争议的版块，刊载的文章常年徘徊在“读者最不喜欢文章”的三甲之列。但是在排除“官方小说的确很精彩”等客观因素的情况下，我想问——同人文章真的很不好看吗？那些投票的读者，你们真的是在认真阅读之后才给出差评的吗？（汗，差评……我不逛淘宝的……）

作为“同人馆”栏目编辑的夜蓝，今天就要来说几句关于同人的事情：

首先是关于投稿。投稿的详细要求都已经在“《游小说》栏目征稿启示”上刊登出来了，我想只要买过敝刊的读者都应该能看到吧。在此，我想要在选材方面补充两点：1、尽量不要写之前已经刊载过的游戏题材；2、尽量挑选一些受众面比较广的作品来写。如果您的投稿符合上述两点，就大大增加了被我们采用的几率。

其次是关于审稿。这方面的工作都是由我来负责，一般我会在15个工作日之内给出明确答复，如果有需要修改的地方，我会与作者主动联系的。不过偶尔因为工作忙也会拖上两、三个月！我先给投稿的读者们鞠个躬，对不起啦！我以后会注意的！至于采用标准，当然是以我个人的爱好为主。（众编：喂！你……）虽然我是一名游戏剧情小说杂志的编辑，但是在游戏上涉猎并不广，所以无法做到对任何游戏都了如指掌。在面对五花八门的投稿题材时，我通常代表着没玩过这一游戏的玩家，因此这篇投稿是否能够打动我，也就成为了第一标准。不知道其他读者是怎么想的，反正我喜欢看那种朴实无华的平铺直叙，不需要太华丽的辞藻，只要能让人看懂即可。当然，其有限的10000字左右的篇幅也限制了在情节上设置出诸多变化的做法，所以我希望各位读者大人能够有效地利用这10000字将自己的想法付诸于纸上。

希望以上的内容能对各位有所帮助，如果某位读者大人想要投稿的话，就尽管放马过来吧！让我们一起努力将“同人馆”办得更好！

……夜蓝

CONTENTS 目录



封面用图：女神侧身像 负罪者
封面设计：紫血漪

游小说 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

感谢levelup.cn提供部分资源和游戏试玩

Tot. 21
2008.12











卷首语 …… 001

重磅出击 恶魔城 被夺走的刻印 …… 003
超时空之钥 …… 040

官方小说 光环 奥星的幽灵 …… 075
前线任务4 …… 126
女神侧身像 负罪者 官方前传 …… 162

游漫堂 宿命传说 转瞬即逝 …… 186

同人馆 拯救——如龙见参同人 …… 197
新生·伊始——洛克人同人 …… 209

游戏议会 女神侧身像 负罪者 …… 220
宿命传说 …… 222

幻彩花园 …… 224

游书苑 …… 230

名场面 正确的道路——《战场上的女武神》 …… 232

读编往来 …… 235

小编寄语 …… 240

游小说主编：暗　星
责任编辑：陈　欣
出版单位：电脑报电子音像出版社
对外合作：（023）63658933
读者服务：（0931）8674805
印　　刷：深圳佳好印务有限公司
发　　行：（0931）8674805
开　　本：32开　128毫米×158毫米
版　　次：2008年11月第一版
印　　次：2008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　　张：8.5
印　　数：0001–3500册
字　　数：200千字
出版日期：2008年11月
定　　价：9.80元
书　　号：ISBN 978-7-89476-065-4

郑重声明

未经《游小说》同意或授权，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载和引用本书内容，一经发现，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有关规定，向其追偿因此而带来的所有损失。

《游小说》通信地址：
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收）
邮编：730020
读者服务部电话：0931-8674805
Email：g-novel@vip.163.com

本刊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将原杂志寄回读者服务部，由本部负责调换。



文/阿鲁卡多 编/清雨

过去的一百年里，许多人已经慢慢忘记了。

在那黑暗的年代，有这样一个家族的人。他们手持圣鞭，以血脉传承荣誉，为驱散黑暗而战。

失落的英雄宛如传说，在岁月里慢慢淡去……

人物介绍：

德拉古拉：恶魔城永远的主角，强大的吸血伯爵，拥有无限的黑暗力量，整个恶魔城都是其力量的具化表现。自中世纪以来，渐渐成为了投奔邪恶者们召唤的对象。

夏洛娅：教团组织礼拜堂的骨干成员，身材修长美丽的长发女性，因为身体素质很好，能够适应某种力量，自幼就被礼拜堂所收养，异常尊敬自己的老师，平日不苟言笑。

阿鲁巴斯：教团组织礼拜堂的优秀成员，自幼在礼拜堂导师的教诲下成长为对抗黑暗力量的战士，一直很想保护自己视如妹妹一般的夏洛娅。

巴洛维：创建了教团组织“礼拜堂”的博学老者，在黑暗的时代为了对抗强大的吸血鬼之王德拉古拉伯爵而奋斗终生的教会贵族。

原罪之章

午夜的电光划过穹空，乌云在强烈的雷声中凝聚得愈加厚重，天际的星和月光被尽数吞噬，只留下呼啸的狂风拍打在城墙上。森林因月光而拖曳出了绵长的影子，也融入黑暗中消失不见。延绵数百公里的土地上，只留下一个漆黑深黝的轮廓，静静地遮蔽了夜色，也遮蔽了生机。巨大的城堡宛如张开双翼的巨兽，骄傲地君临着这个世界。

一次又一次。

一身漆黑礼服的银发男子站在窗口静默不语，眺望着慢慢融为一体的黑暗夜色，感觉自己的力量在属于他的空间里蔓延。这样的景象曾出现在过去的数个世纪里，未曾改变过。

一名老者站在男子身后，宽大长袍遮住了容貌和身材。老者双手揣在怀中，背后负着一把巨大的镰刀。闪电划过的时候，照亮老者的面容。枯萎到没有一丝血肉的脸上挂着木然的表情，一双空洞的双眼闪动着灼灼鬼焰，随着银发男子的目光注视着城外广袤的土地。

“你感觉到了吗？”男子看似随意地转过身，黑色的长披风高高扬起又落下，仿佛有无数的怒气在其体内勃发。

“当然，伟大的主人。”老者的声音嘶哑干涩，却带着一股强烈的自信，“我将在城堡最幽暗的房间里迎接他到来，正如您所希望的那样。”

银发男子沉吟了片刻，点点头。

“好，你去吧。”

老者朝着银发男子恭敬地躬身之后，无声息地消失在黑暗中。银发男子再度转身去专注那窗外的世界。在他眼中，这个世界的天与地，黑暗与光明，死亡与新生都不断交替，却代替不了某个种族所诞生出来的原罪。

那是猜忌、贪婪、敌视、无知、残酷、虚伪和奢望所组成的，人类本性的一部分。

想起自己的妻子和家人，银发男子两腮的尖牙又开始慢慢变长。

手中凝聚的力量打碎了高脚杯，如血的葡萄酒洒落在红地毯上。

“贝尔蒙特家族……你们又将何时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很期待……”

喃喃自语的男子抬头瞄了一眼墙壁上自己的画像，画像下方正写着他的名字。

德拉古拉伯爵，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吸血鬼，最接近恶魔的男人，令这世界绝望的强大存在，此时在自己力量制造出来的恶魔城中静静等候着，等候宿命轮回的出现。

“这样的等待，其实有些悲哀吧？”

叹息之中，德拉古拉伯爵的身躯在窗前慢慢浮起，融入属于他自己的空间。

“召唤沙弗特神官吧，让他实现自己的愿望。”

虚无之中，沙哑的声音应了一声。手持镰刀的死神为沙弗特神官所在的王座之间注入黑暗力量，让本已跟随伯爵大人成为半个不朽存在的沙弗特心花怒放。

“伯爵大人，请一定要苏醒……”

出身教会的神官沙弗特并不知道伯爵大人此时的心情。昔日忠心侍奉教会的老者，年轻时曾经无数次流连在教会巨大的藏书库里。赞美的话语和华丽的篇章在纸张上被后人书写，他也称颂着神的高贵与纯洁。

随着岁月的变迁，沙弗特领略了人间的冷暖，见识了驱逐异己的上位者，看到了流离失所的平民，卑贱如狗的失败者……曾如斯圣洁的神官甘心堕入黑暗，为复活德拉古拉伯爵尽心竭力。

四年前布下完美的局，引诱里希特·贝尔蒙特进入恶魔城，成功控制圣鞭一族的血裔，一直到今日成功再度复活伯爵。神官沙弗特的一生，仿佛就此无憾。

直到一柄淬满魔力的剑，刺破他几近不朽的身躯。

守护在王座之间的沙弗特眼前出现了一名青年，金发青年的面容里带着冷酷和不屑，挥剑冲向神官。沙弗特以魔力撑起黑暗领域，却被金发青年轻易击破。

"不愧是继承了伯爵大人血脉的……"

来不及发表完自己的感慨，沙弗特的身体已随着魔力渗入消散在空中。

有些惘然的德拉古拉打开黑暗世界的门，将银发青年吸入属于自己的黑暗空间中。

"为什么要为那些卑贱的生物向我发起挑战？难道你忘记了自己的母亲是怎么死的？"

"我当然不会忘记，可是母亲也说过，如果人类真的错了，那也是他们自己走向灭亡，并不需要我们的力量去左右！"

银发青年几近泪流的双眼里，映着父亲挺拔孤傲的身影。在雷声阵阵中，他缓缓举起了自己手中的剑。

"以我母亲的名义发誓，我要打倒你！沉睡吧，德拉古拉！"

"你和那些愚蠢的人类有什么分别，我的儿子？连他们的神都知道，这些卑贱的生物拥有与生俱来的原罪，死亡难道不是他们最终的救赎吗？"

"你根本不明白母亲和我的心意！"

父子相残的夜晚，遥相对望的两道身影站在孤楼之上，看起来都是如此地孤独和绝望。

…………

………

……

…

起源之章

年轻的牧师吞了一口口水，握着缰绳的双手在风中瑟缩着，遥望远方摇曳却始终不坠的火光，终于微微吐出一口气，在寒风中已经略有些僵硬的身体这才慢慢放松下来。

"兄弟，我们已经到了。"

放下缰绳，转身对紧闭的车厢恭敬地说出以上的话，年轻的牧师自己也感觉有些奇怪。分明都是新晋的牧师，为什么自己要对那个神情淡漠的年轻人如此尊敬，而那人也仿佛受之泰然一般。

——分明只是个带着些行李胡乱旅行的年轻学者罢了。

脑海中闪过诸多奇怪的念头，年轻的牧师拉开车厢门，让马车里的男子走出来。

狂风在这一刻骤起，吹起了两人长长的披风，也吹动前端道路两旁的火把。火焰却依然没有熄灭，顽强地燃烧着。

这是一条马车路的尽头，顺着两个人的面对方向向前不过区区数十米远，

已是被高大围墙环绕起来的富丽殿堂。纵然在这凄冷的深夜里，整齐对称的建筑上依然亮起了无数温暖的灯火，照耀着周遭的一切。

“感谢你，我的兄弟，没有你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从马车上下来的年轻人面容俊秀，透着一股上位者才有的冷漠，虽然口中说着感谢，却在面对这位年轻牧师的时候，带着一股浑然天成的颐指意味。

拖着重重的行李箱，神情冷漠的年轻人下了马车，身穿着朴素长袍的他在灯火辉煌的建筑下昂起头，仰望着这座城堡一般的建筑，淡漠的眼神渐渐化成了一种火热。

“不必多礼，这是我该做的。”年轻的牧师对着年轻人合什祈祷，在冷风中缩了缩袖子，跃上马车。那位竖起重剑的守卫骑士目光炯炯地盯在黑衣长披风的年轻人身上片刻，转而对着那位附近小教堂里的年轻牧师微微一礼，目送马车掉头没入黑暗之中。

风吹动年轻人的长发，跳动的光芒照亮了走到了火把旁的面容。面对一身肃杀的骑士，年轻人只是矜持地点点头：“容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前几日给大人写信的巴尔。”

“现在很晚了。”骑士对这个神情多少有些骄傲的年轻人并没有太多好感，“阁下已休息……”

年轻人笑笑，从口袋中掏出一只怀表，对着火光看了一下时间。

“似乎并不是这样，此时他应该在祷告。”

轻松的言语中，表现出强大的自信和对此地的了解。面对态度有些固执的年轻人，重剑骑士犹豫了片刻，转身轻轻摇响呼唤仆从的铃铛。

年轻人整了整自己的披风，脸上矜持的笑容更胜几分。

不多时，身穿白色长袍的司职者走出大门，面对年轻人行简单的礼节，也不做声，只是给出指引的手势。

神情倨傲的年轻人朝着手持重剑的骑士微微一笑，跟随白袍侍从缓步进入庭院之中。

重剑骑士想要说点什么，但他的瞳孔却在年轻人与火把擦身而过时紧缩了一下。怒放的火焰在年轻人身畔陡然跳动起来，火苗违抗了风的力量，在空中围聚成一个炽热的球团。

火球在空中缓缓浮动了片刻，炸裂成四溅的火花，回落到火把四周。火光依旧在风中飘摇，仿佛一切都只是骑士的幻觉一般。

被这一幕惊呆了的骑士扭头看向那个孤单飘零的年轻背影，眼神之中的惊讶再也掩饰不住，张大了嘴半天没有合拢。

年轻人随着白袍侍者推开殿堂的大门，古老的木门没有发出一丝响声，大厅内的一片漆黑立刻吞没了两人的身影。相比这座建筑外表的灯火辉煌，内里的黑暗让人委实有些难以适应。神情冷漠的年轻人站在门口犹豫了片刻，感觉到圣堂之中散发出来的阵阵神圣气息，这才终于抛开了平日的伪装，虔诚且虚心地躬身朝着大厅躬身一礼。

白袍侍者抬起手，点亮了几盏蜡烛。烛火闪动的同时，也照亮了大厅内的一隅角落。那些包裹着肃穆的立柱在火光中摆脱了黑暗的笼罩，更为这广阔的大厅增添一分庄重。

“请稍候。”侍者礼貌地朝着年轻人微微行礼，转身推开一扇朴素的木门，进入侧厅之中。只留下年轻人独自

站在寂寞的烛火里，望着大厅中央的雕像等候。

面对眼前的一切，年轻人的呼吸和眼神渐渐随着烛火摇曳安静下来。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年轻人已经习惯了这里所散发出来的独特味道。站在烛火前，他的神情依然虔诚又谦卑，内心却已变得如往常一样坚定。

年轻人盯着银饰烛台过了很久，白袍侍者才慢吞吞从里间走出，朝着他躬身再次行礼。

"阁下请您进去。"

年轻人站在原地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将披风小心解开，递给白袍侍者。这般郑重地整理过自己被风吹乱的发鬓和面容之后，年轻人才踏着缓慢的步子走向那扇侧门，轻轻将之推开。

门内是另外一个世界，狭长的走廊两侧竖着微暗的灯火，照亮了一条长长的通道。白袍侍者跟在年轻人身后，手持他的披风和行李，拖着缓慢的步伐为年轻人领路。

踩在地毯上的感觉十分微妙，年轻人屏住呼吸，感觉着这里与别处不同的空气。那些地面上的绒毯，融合了许多手工艺人世代的心血和努力，此刻却只是被踩在脚下，来人看都不看上面曼妙的图案一眼。

财富，权力，地位和荣誉……许多飘渺的字眼在年轻人脑海中一闪而过，他猛然意识到自己的想法已经有些放肆了，顿时低下头收敛心神，继续跟随着白袍侍者的沉重脚步。

推开走廊深处的一扇门，一团和暖的光从室内溢了出来，照在年轻人和侍者的脸上。年轻人在这片鹅黄色的灯光中，呼吸愈发凝重起来，小心地低下头，在侍者的指引下走近房间。

宽敞的房间正中央摆着一张古木书桌，书桌的背后放着一把雕花的靠背木椅，一位身材佝偻的瘦弱老者穿着华贵的长袍坐在椅子上，正把手中的一本书缓缓放下。书桌旁壁炉里的火光映在椅子上，照亮了老者布满褶皱的面容。

侍者将行李放下后，在老者的示意下转身离开。合上门的房间里只剩下年轻人和老者，木材的劈啪声时不时在壁炉里响起，年轻人有些失神地看着眼前的老人，对方似乎毫无感觉地低着头。

过了半晌，年轻人终于鼓足勇气低声开口。

"教皇阁下……"

低头仿佛昏昏欲睡的老者猛然抬头，早已被岁月侵蚀了的面容上，一双昏浊的眼睛里射出年轻人也未曾有过的强烈精光。这一刻年轻人的心神俱被老者眼中的光芒刺破，刹那间一股从未有过的惧意和拜服涌上心头，年轻人双腿一软，眼看就要跪倒在地。

这只是瞬息之间的感觉，几乎是在年轻人尚未察觉到的瞬间之后，目光和压力不再。老教皇的头再次垂下来，呼吸依然有气无力，干枯的双手摸索着手中的圣经，仿佛黑暗中寻找着什么的盲人。

"我的孩子，你看起来好像处在迷惘之中。"

年轻人站在教皇面前，垂垂老矣的长者似乎连声音也有气无力，却像能够穿透灵魂一样让他为之颤抖。面对这世上最有权力的男人，倨傲的年轻人终于放下姿态。

"阁下，我只是来证实曾在信中说过的事，并没有什么迷惑。"

"每个人的迷惘都不一样，并非

此时此刻就会出现。”教皇的声音听上去仿佛从远处飘来，没有一丝的感情，“我的孩子，你现在只是焦虑和担心，但迷惘总会如影随形，伴随你今后的岁月。”

大约是觉得教皇的话太过肯定，年轻人没有应答。柴火劈啪声中，年迈的老者翻开了书桌上的《圣经》，指向《旧约》的章节低声问道：“我的孩子，你真的确定自己要走的路吗？”

“我的心和身体早已献给伟大的主。”年轻人朝着教皇单膝跪下，“请赐予我展现忠诚的机会。”

老教皇干咳了一声，点点头：“说说你的见解吧，巴洛维。”

“我的研究成果如今只是初级阶段，但已卓有成效。”年轻的巴洛维在对教皇解释的同时已打开了自己那只旅行箱，“当年对抗恶魔的那个家族因为血脉和圣力的缘故，曾经拥有巨大的力量。我按照这个思路，创造了一种新的方式对抗黑暗。”

“你的信中已经提过。”教皇的双手终于离开了圣经，“我对此并不怀疑，只是我想亲眼见一见你。”

说到这里，教皇叹了口气：“数百年前，历任的主教们惧怕贝尔蒙特一族的壮大，无数次的刻意打压，这一族都忍受了过来。数十年前最后一次见到德拉古拉复活，我还是罗马尼亚地区偏僻山村的一名牧师……那也是贝尔蒙特一族最后一次出现在世人面前。德拉古拉被消灭之后，这一族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上帝总是无处不在。”巴洛维低声应道，“若死去一件事物，总会新生替代它的事物。”

“目前来看，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教皇吃力地抬起头，目光落在巴洛维的右手上，“你的手上有奇怪的花纹，如果在贝尔蒙特一族的时代，这样的印记恐怕就会被视为异端吧？”

“赞美我主的智慧。”巴洛维伸出自己的右手，“在研究阶段，我也只能以自己做为实验品。”

教皇努力坐直身体，一双昏浊的眼睛依然毫无神采。

“那就展现你的力量吧，巴洛维……”

“遵命。”

“您的睿智无人能比。”巴洛维的恭维诚心诚意。

“不要这样说。”教皇无力地挥挥手，“过去近四百年间，我们曾经做过无数蠢事，以上帝之名。你可知道？许多人因失去贝尔蒙特一族庇护而绝望。几十年来，无人不惧怕穿刺伯爵的苏醒。为了寻找对抗德拉古拉之法，不仅仅是教会，连贵族们也想尽了各种办法。”



下一刻，灿烂的光华在教皇的休息室内亮起来……

寂静的长夜就这样在狂风吹肆下过去了，没有人知道那一夜到底发生了什么。第二日教廷的主教们接到教皇的亲笔信，承认一个新兴的叫做“礼拜堂”的组织，并允许其在教会势力范围内活动。这一举动虽然让不少人感到奇怪，但在教会频繁承认各种研究对抗黑暗力量组织的今日，也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

金发的年轻人巴洛维，就这样走进了许多人的视线。

分离之章

午后宁静的风吹过大地，林中树叶在风中起伏出让人心神舒畅的波浪。年轻的金发男子拉了拉衣领，背对着宏伟的教堂建筑站直身体。他的目光越过围墙，一直顺着淹没在密林深处的小路延伸到无尽的远方。

每一次的旅行，都仿佛是要亲自证明一道谜题一般。虽然并不知道会有什么在等待着自己，却总是要不断去面对。这样的生活对于男子来说早已习惯，只是不知道在哪一次的结束之后，会成为永久的终点。

想起这些，想起许多无奈，男子充满了朝气的脸庞上渐渐浮现出一丝苦笑。当他挽起背包正打算离开时，背后的教堂大门被人推开了。

确切点说，没有人推门，是教堂的大门自己打开了。白发苍苍的老者手持一本千余页的书卷，身穿华丽的主教长袍，缓步走进庭院。

金发的年轻男子蓦然回身，手中的旅行袋被再度放回地面。

“老师。”

“不必紧张，我只是来给你送行。”面容苍老的长袍老者挥挥手道，“此一去路途遥远，凶险不可预测，你要万事小心。”

“老师请放心。”男子恭敬应道。

老者看着年轻男子酷似自己少年时的面容，忽然叹了口气。

“阿鲁巴斯，你虽然天赋不够，但后天的努力的确让人佩服。在整个组织中，只有你才拥有真正与魔鬼一战的力量……”

对于年轻的阿鲁巴斯来说，老师的话无疑是他最需要的肯定。金发的年轻人猛然抬头，看着自己的老师激动地道：“谢谢老师的鼓励……听说这一次之后就要进入到仪式阶段了？”

“应该是吧。”老者干咳一声，“如无意外，仪式应该要在最近三个月内进行。”

“那么……”阿鲁巴斯犹豫了一下，提出自己的请求，“老师对于我的建议，可以采纳吗？”

“我尚有疑虑。”面对阿鲁巴斯热切的态度，老者显得异常冷静，“不过等你这次归来之后，我会认真考虑你的建议。虽然现在并没有更好的办法解决这一切，不过就教会方面来看，我们是这世界惟一的希望，而夏洛娅则是我们惟一的希望。”

“我知道。”阿鲁巴斯年轻倔强的脸在阳光下显得那样固执，“可是我希望自己也能分担这一切，而不是让夏洛娅一个人来承担……老师，请你认真考虑一下，我一定有办法可以解决那个难题的。”

“我会的。”老者点点头，“不过在这之前，你要注意自己的目的地。那里已经在战火中被摧毁，如今只剩下少数居民。你要找出藏匿在其中的吸血鬼，并杀死它……在黑暗来临之前，扼杀每一个可能存在的灾难，就是我们的全部任务。”

“遵命。”

“我的孩子，你去吧。”老者看了阿鲁巴斯一眼，原本平静的脸上涌现出一丝笑意，“你还没有跟夏洛娅告别吧？难道不要告诉她？”

“请老师告诉她吧。”阿鲁巴斯将旅行袋挂到肩上，“我想我很快就会回来，这样短暂的分别，还是不必频繁道别了。”

迎着阳光照射过来的方向，阿鲁巴斯的身影消失在老者的视野里。望着自己的弟子远去，老者合上手中的书，转身回到了教堂大厅。两扇教堂大门在老者的背后缓缓合上了，依然没有借助任何外力。

站在远处树林中的阿鲁巴斯看见自己的恩师转身回到教堂里，拉紧自己肩头的旅行袋开始继续跋涉。在过去的几年里，这样的日子已经让他习以为常，可此时脑海中萦绕的某些片段，却让他有了古怪的想法。

阿鲁巴斯是教会麾下组织“礼拜堂”的成员之一，也是“礼拜堂”的创始者巴洛维老师最器重的弟子之一，他所担心的问题，正和“礼拜堂”未来一段时间内的觉醒与行动有着莫大的关系。

做为教会的直系力量之一，“礼拜堂”诞生于数十年前整个欧洲大陆最黑暗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里，曾经肆虐过欧洲诸国的强大黑暗力量德拉古拉以帝王之姿君临这个世界，用黑暗力量在人间掀起最恐怖的波澜。

“希望这一次能够尽快回来。”

巴洛维口中提到的夏洛娅和阿鲁巴斯一样，是礼拜堂的重要成员。礼拜堂的核心成员均由巴洛维从幼年时代就开始抚养直到成人，幼年时代全身心受教会教育，成年之后则与黑暗势力抗争。虽然百年前的一次大动荡之后，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出现过德拉古拉的身影，恶魔在欧洲各地的出没仍给了礼拜堂无数展现实力的机会。

这一切全都仰仗巴洛维老师研究出的“刻印”。

阿鲁巴斯并不知道老师最初是如何获取刻印力量的，只知道在很多年以前，巴洛维老师以自己的独有手段，成功通过某种仪式将宿于万物中的力量以术法形式凝成魔力，这股魔力可为人所掌握，即为刻印。

即使很多年过去了，阿鲁巴斯犹能记得自己少年时代，初次看到老师使用刻印的情景。

少年时代的阿鲁巴斯在礼拜堂总部生活，从故乡被黑暗力量袭击的噩梦中慢慢恢复过来的他，时常带着恐惧和不解交织的眼神注视着周围的一切。礼拜堂的一切都是陌生的，陌生的兄长们，陌生的神父，陌生的往来贵族们，还有陌生的老师。

面容冷峻的巴洛维经常身穿宽大的袍子，站在礼拜堂总部的庭院之中，与那些看似身分显赫的人们交谈着。这样的印象让少年时代的阿鲁巴斯总有一种错觉，觉得巴洛维老师和其他贵族一样，只是个指挥着别人去做事的上位者。

神色冷漠的巴洛维看出了阿鲁巴斯

眼神中的不屑，在某一天，他拢着双手走到少年面前。

"你是不是很奇怪？"

少年时代的阿鲁巴斯没有说话，抿着嘴望着这个身材高大的中年人。因为长时间的上位者生活，他的容貌显得愈发威严庄重，神态之中带着一股神职者应有的庄严气息。

"你一定很奇怪。"巴洛维将双手放下，长长的袖摆顺着他的手臂垂落下来，露出一双宛如白玉一般的手掌，"为什么我这样的人要对别人发号施令，为什么在主兼爱下的世界还有黑暗，为什么这些人还要为了下一刻可能死去的工作忙碌，为什么永远我也不会露出自己的双手……是不是？"

曾经的流浪生活让阿鲁巴斯并不像其他孩子一样善于表露自己的情绪。身材微微佝偻的小少年手足无措地站在台阶上，看着这个为自己提供衣食却从不要求回报的男人，他强烈地意识到，这个男子跟自己所说的话足以影响自己未来的命运。后来发生的一切证明，这样的预感往往通向正确的方向。

"这就是我们的徽章。"

仿佛早就料到少年不会出声，巴洛维抬起自己的右手。于是阿鲁巴斯的脑海中记录下这样一个场面：夏日午后的阳光照在巴洛维的身上，逆着光的男子仿佛浑身散发出强烈的金色光辉一般，面对少年伸出自己的右手。露出手背上的一片赤红色肌肤，宛如火焰燃烧一样的图案在他的手背上栩栩如生，有着一股和华贵庄重截然不同的感觉。

"这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这是我们研究的目标。"

"这是我们对抗黑暗的武器……"

空中传来空气振动的响声，少年在绚烂的日光下，仰头看到无数黑云自远处威压而来，瞬息间遮蔽了闪耀的太阳。只是巴洛维说话的时间里，天地间的视野变成了一片黑暗和混浊，无数古怪的东西飞舞在空中，顺着黑云的阴影扑面而来。

此时此刻，巴洛维的双臂高高举起向天空，长袍在风中敞开，露出了他坚实的胸膛。数不清的花纹铭刻在中年人的身体上，像是一朵朵绚烂的血色花朵，在黑暗之中妖艳地盛开着。

直到这一刻，才有人撕心裂肺地喊了一句："恶魔军团突袭礼拜堂总部！"

无穷强大的力量自巴洛维的身体里澎湃而出，将华丽的长袍吹散，将他的身体送至半空。飞舞的长袍在空中阻隔了飞骷髅和巴洛维之间的空间。空中的森森白骨们在下一刻即被突兀刺出的巨大剑锋穿成碎片，自空中块块飘落。

"孩子，你要亲眼看到，这就是我们的力量！这就是我们的支柱！"

黑暗的天空中，仿佛被什么东西再度点亮一般，巴洛维的身体周围漂浮出无数锋刃形状，白亮的各式武器形状仿佛一堵巨大的墙壁，将怪物们的脚步彻底阻隔在礼拜堂庭院前。

虽然只是一瞬间的表演，巴洛维展现出的力量还是让所有慌乱的弟子们镇定下来。所有人都目瞪口呆望着天空，望着身体淹没在无数武器之中的巴洛维。

时空仿佛被强大的力量扼住了喉咙，窒息了一秒钟。

下一秒钟，时间流动起来。力量化成的无数有形利刃刺破了空间的阻隔，刺破了巴洛维的长袍，刺破了空气，刺破了扑面而来的恶魔。



无比强大的力量在空中横扫而过，摧毁了一切，有史以来惟一一次黑暗力量在白昼对人类的反扑，就在巴洛维的强大表演面前彻底失败了。一直到很多年之后，许多人也无法忘记那一刻所见的震撼和惊诧。

那一天，“礼拜堂”向着世人展现了它们真正的实力，由此教会彻底吸纳礼拜堂进入了其核心位置。

阿鲁巴斯从那一天开始，也成为礼拜堂的一员。离开了收容普通流浪孤儿的住所，住进巨大教堂背后的修道院之中。

回忆就像一根连接着无数果实的树枝，顺着它的脉络永远能让人想起昔日的痕迹。阿鲁巴斯站在少年时代还只是幼苗的大树下，背靠着树干想起了巴洛维老师第一次展现刻印力量的那一幕，在那之后自己的生命似乎就随之走向了另一个方向，就像许多礼拜堂里的人那样。

长长叹了一口气，阿鲁巴斯想起老师对自己的叮嘱，以及自己和老师的约定，朝着远方飞奔而去。

继承之章

静静的教堂里，圣歌的音符刚刚落下，修女和修士们双手紧握，低头默默为这多舛的世界祈祷。柔和的光从彩绘玻璃上洒下来，照耀出异常美丽斑斓的投影。一名身穿蓝色长裙的年轻长发少女站在人群之中。少女的长发漆黑而美丽，异常醒目地披散在背后，宛如一

条凝立不动的黑色瀑布遮住了少女整个后背。

祈祷仍在进行着，少女神情略有些落寞地静立着，仿佛在等待什么，又仿佛在思考着什么。

一直到祈祷结束，少女也没有发出一丝声音。长发随着离去的修女们略有了一丝飘动之后，少女感觉到了身后某个人的到来，猛然转身。

青丝随风起舞，又立即纷纷扬扬地落下。少女略带惊惶的碧蓝瞳孔中，映出一个宽和长者的面容。

“巴洛维老师……”

已经步入晚年的巴洛维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精力，魁梧的身材在神职人员中也是出奇的挺拔。一双曾经年轻迷人的双眸里透着洞悉智慧的光，落在眼前的女孩身上。

“夏洛娅，你似乎陷入了迷惑之中。”

被称为夏洛娅的女孩微微欠身，朝着巴洛维行礼道：“不，老师……我只是在想，阿鲁巴斯他为什么不在。”

对于少女的直率，巴洛维非常满意。夏洛娅自幼和阿鲁巴斯一样，被礼拜堂收养，最终成为礼拜堂中重要的战力之一。虽然并没有太多实战经验，长发少女却是所有人当中天赋最出众的一人。

“刻印”的力量源于自然万物，在每个人手上发挥的威力却不尽相同。巴洛维本身使用的刻印力量虽然足够强大，但无奈大多数人的体质并不适应这种力量。也正因为这样，礼拜堂一直处于各种教会势力的中游，没有走向真正的辉煌。

夏洛娅的潜质在少女时代就显露无疑，和阿鲁巴斯不同的是，她的力量更多源于自身体质的优异而非刻苦修炼。对于以引发自然力量为主要目的的刻印来说，这正是最好的方式。因此和少年时代就与常人不同的阿鲁巴斯一样，夏洛娅也受到了礼拜堂的重点照顾。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的孩子。”巴洛维挥挥手，让尚站在圣堂中央的人们离开了，等到整个大厅一片寂静之时才和声继续说道，“阿鲁巴斯和你似乎也曾经讨论过，我们的最终目的。”

“是的，老师。”夏洛娅低下头，回答的声音并不洪亮，显然觉得自己私下讨论这个问题，违背了老师的意愿。

巴洛维和蔼地摇摇头：“算了，孩子，我们先不谈这个。要不要出去走走？”

“好……”

表情微微有些迷惘的少女，跟在慈祥的师长背后，缓步走出礼拜堂的圣堂大厅。经过许多年的发展之后，礼拜堂所在的位置已经不仅是一座修道院与教堂相隔而望，更像是一片占地广阔的庄园。从圣堂大厅走出来，巴洛维有意无意地朝着研究刻印的研究所方向迈开脚步。

“你今年已经二十岁了吧？”

“是的，老师。”

“如我所料，如今你已经成为整个礼拜堂中最出色的刻印使者。”巴洛维在草地上慢慢踏着步子，叹息道，“没想到时光匆匆，从你来到礼拜堂到现在，十几年就这样过去了。”

不等夏洛娅回答，老者又转移了话题：“我的刻印研究已经到了最终阶段，相信很快就能完成最终的刻印。到时候它发挥出来的巨大力量，也许能够完成我们所有人的终极梦想。”

“啊？”即使是平时并不太流露情

绪的夏洛娅，听到巴洛维的话也忍不住吃惊了一下，“老师已经研究出了究级刻印？”

“嗯……快要接近完成了。”巴洛维慈祥地看了一眼爱徒，“说起这个，小时候在你们的身上刻下那些印记，是非常痛苦的事……很多人因为这个会记恨我一辈子吧？”

“不……”夏洛娅打断巴洛维的自责，“吾等已将身体和灵魂都献给了主，为了抵抗黑暗力量，忍受少许痛苦并不算什么。”

“你能真这样想就好。”巴洛维笑了笑，“虽然经历了一部分痛苦，不过此时你们都已拥有了能与恶魔战斗的力量，若不是这股力量，我们也无法扫清恶魔在许多角落里残留的势力。”

夏洛娅点点头：“老师，我听说黑暗力量事关德拉古拉复活？”

“没错。德拉古拉每隔百年就会复活一次，每一次复活都会带来一片黑暗。”巴洛维喟然长叹道，“吸血鬼之王德拉古拉的力量无比强大，即使是出色的神职者，在他面前也无还手之力。如果让他完全觉醒，其力量足以毁灭许多国家。”

“这样可怕的东西……”

“没错，所以教皇阁下才会允许我们这样的组织存在于教会体系之下。”巴洛维苦笑着摇摇头，“你可知道，在过去的年代里，我们这样研究力量的人，都是教会的异端。”

虽然此时周围已经没有旁人，夏洛娅还是被巴洛维的惊人之语吓到少许。长发的少女有些迷惑地询问自己的老师：“啊，竟然是这样……但是老师，在教义严格执行的年代，又是谁来对抗德拉古拉呢？”

“穿刺伯爵诞生于四百年前，那时有一个家族以圣鞭为武器，拥有那个家族血脉的人总能以宿命之姿击倒德拉古拉，保卫人民。”巴洛维的脚步在研究所门口停下了，细心地解释道，“那个家族被称为贝尔蒙特家族。曾是教会麾下最知名的贵族。”

“但……这些我完全不知道。”

“历史在推进中总会淹没许多真相……”巴洛维推开研究所的大门，“如今贝尔蒙特家族已消失数十年，你不知道并不稀奇。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要为今天负责，这就是礼拜堂尚存至今的原因。”

夏洛娅从未涉足过的研究室大门被推开，宽敞的空间在眼前尽情铺展开来。环形的一楼大厅被层层书架所包围，各个时代的图书堆砌出让人震撼的场面。淡蓝色的火焰漂浮在墙壁上的灯盏之中，温柔却也冰冷地照亮了整个大厅。

夏洛娅知道，那是蕴含着刻印力量的魔力之火，其中有着巴洛维老师一生钻研的结晶。

“你也知道，我们礼拜堂最主要的力量都源于刻印。”巴洛维走到研究室的大厅中央，挥动右手，书架上立即有几本书随着他的力量涌动飞到近前，“我一生钻研，刻印的力量足够击败普通恶魔，可对吸血鬼之王德拉古拉来说，却不够致命。”

“所以仍需要更彻底的研究。”巴洛维的目光越过层层书架，落在大厅的幽暗角落里，“我穷尽近二十年时间，仔细参阅了许多古老的典籍，结果你想必已经知道了……”

夏洛娅出神地看着这陌生的研究室，聆听着巴洛维老师的话，低声附和

道：“是……‘多米纳斯’吗？”

巴洛维抬起手，大厅周围的淡蓝色火焰随着他的动作瞬间全部熄灭，数道真正温热的火光自他的掌心射出，点亮了大厅中央的油灯。经过刹那的黑暗，整个大厅成了一片光明的所在。

“如同刚才那一刻一样，黎明之前总是会迎来最黑暗的时刻。”巴洛维看着自己最器重的女弟子，低声问道，“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让阿鲁巴斯离开吗？”

“我，我不知道……”

“运用你的智慧吧，别让自己的情感蒙蔽了双眼。”巴洛维低声说道，“仔细想一想，阿鲁巴斯曾经对你和我说过的话。”

夏洛娅有些迷惑地抬起头，望着自己的老师。

“阿鲁巴斯说过的话？”

“阿鲁巴斯认为你并不适合继承究级刻印‘多米纳斯’。”巴洛维叹息道，“虽然他也是优秀的礼拜堂弟子，我们却不得不承认一件事，那就是他的力量实在太过单一，只能依靠器械的力量让自己强大，而并非拥有完美继承刻印的体质。许多年来他一直希望能够有所突破，可如今看来，希望仍旧渺茫。”

夏洛娅已经意识到老师想要说的话，不禁有些紧张地站直了身体。一头长发也随着身体的微微颤抖起伏，面对这将要到来的时刻，纵然是平时对一切都有些淡然的少女，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激动。

“既然你已经猜到了，我还是不要绕圈子了。”巴洛维朝女弟子笑了笑，“你准备一下，七天之后我们开始进行转移‘多米纳斯’刻印的仪式，之后你就将成为这世界的救赎之光。”

虽然已经有了长时间的暗示，这一刻真听到巴洛维宣布这个消息，夏洛娅依然有些难以置信。

“老师，这样真的没问题吗？”

“是我研究出的‘多米纳斯’，你觉得会有什么问题？”

“……阿鲁巴斯会不会不高兴？”

“阿鲁巴斯的问题，我来解决。”巴洛维挥挥手道，“相信他会理解我的良苦用心……夏洛娅啊，你可知道，如今贵族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礼拜堂的身上，已将手中藏着的最后一样东西交给了我们。”

“最后一样东西？”夏洛娅眨眨眼睛，不明所以。

“没错。”巴洛维以手中的刻印力量点亮了最后一盏油灯，照亮了研究室深处的角落。

“这就是……吸血鬼之王德拉古拉伯爵的魂之容器，他沉睡的地方。”

在距离夏洛娅数十米远的地方，漆黑的祭坛上摆放着隐隐有红光闪动的黑色容器。当它展露在夏洛娅面前的时候，少女能感觉到一股无法抵御的寒冷，深深地穿透了自己的身体。

杀戮之章

僻静的山村，从远处看过去仿佛点亮了夜空的星光，洒落在山坡之上。那点点灯火映着天空繁星，让天和地没有了分界。晚风吹过，阿鲁巴斯坐在树下啃着干粮，抚摸着自己的爱枪，静静欣赏着这世间宁静平和的一幕。

均匀的呼吸在空气中散开，宛如自己一路上走来时，脚边草间的那些露珠



一样，很快就会消失在这尘世间。阿鲁巴斯的呼吸随着自己的目光移动，渐渐变得有些热切起来。

巴洛维老师交代的任务很简单，自己需要长途跋涉穿过几个有怪物出没的森林和山间小道，到达这座山村，将这里天然形成的某个刻印带走。这样的力量本就不属于这些村民，强留于此只能给他们带来灾祸。

“带回来吧，那个刻印。虽然仍有不受控制的可能，只要能够掌握它，你也将拥有可以控制多米纳斯的能力。”

巴洛维淡淡的话语在脑海中再度响起，阿鲁巴斯对着天空扬起了嘴角。

也许从天赋上来说，自己的确不是最强的那一个。但谈到努力，礼拜堂之中却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和他相比。

阿鲁巴斯知道上帝是人世间最公平的那个存在，他剥夺了某些东西，必将赋予同等程度的补偿给那人。虽然这样的想法在成年之后渐渐变淡，年轻的男子依然坚信自己能够通过努力证明能力和信念，以获得那个让人羡慕的资格。

——继承多米纳斯。

礼拜堂这一代的年轻人之中，只有两人有资格成为承载多米纳斯刻印的新一代领袖。阿鲁巴斯和夏洛娅，这两个几乎同样是在礼拜堂长大的年轻人已经隐隐有了接替巴洛维成为礼拜堂领袖的趋势。惟一不同的是，阿鲁巴斯学会了改造刻印的力量，而夏洛娅则是天生的最佳刻印宿主。

很多弟子并不知道巴洛维在暗中开发究级刻印多米纳斯，他们只认为尊敬的老师将会在两名拥有不同能力的爱徒中挑选一名当继承者。至于到底是谁

当任下一任的礼拜堂领袖，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区别。

也许真正关心这件事的，反倒是教会的高层和贵族们。

长久以来，教会真正的忧患只有不断复活的恶魔德拉古拉。虽然从历史记载上看，自从近百年前的一次复活之后，黑暗的穿刺伯爵再也没有任何主动降临这个世界的记录，当权者们依然无比担心着又一次黑暗时代的来临。

“如果谁能够彻底消灭吸血鬼之王的灵魂，教会将推举他成为下一任教皇。”

暗中做出了这样的承诺之后，和礼拜堂一样研究着如何对抗黑暗力量的那些教会附属组织们纷纷开始了钻研，使得目标发生了严重的偏移。如今这些组织已不再为了抑制黑暗力量而努力，反倒开始不断与贵族和当权者们交流着，试图获得研究德拉古拉魂之器的资格。阿鲁巴斯虽然没有参与到这样的事件中来，冷眼旁观着，心中也难免有些冲动。

礼拜堂如今已是对抗黑暗力量最强大的存在，刻印的使用让这个组织获得了强大而可以信赖的力量。只有不断追寻和完善刻印，才能真正彻底毁灭德拉古拉。巴洛维经过无数次的试验和研究，似乎终于要靠近那个终极目标了。

阿鲁巴斯从行囊里掏出猎魔枪，对准山下的村庄做了个瞄准动作，内心之中充满了感慨。

自己并非最适合刻印力量的那个人，即使在少年时代曾经目睹了巴洛维老师不断使用刻印的场面，即使耳濡目染，也并不能掌握瞬发刻印力量的关键。据说这是由于天赋的缘故所致。为了克服这个天赋不足的缺点，阿鲁巴斯利用巴洛维的研究室发明了猎魔枪。

这是比刻印更强大的存在，即使巴洛维也不知道猎魔枪的真正威力。

能够吸纳比人体更多的刻印，配合使用者的力量还能够增幅刻印力量，瞬发的刻印可以同时达到数种……最可怕的是，这样的东西掌握起来完全不需要技巧，与身体动作完全割裂开来的使用方式让操作者有足够的精力去应付战斗，并产生强大的致胜效果。

礼拜堂几乎所有人都知道阿鲁巴斯研究出了猎魔枪，却很少有人真正知道它的强大。

苦笑了一下之后，阿鲁巴斯想起之前自己跟巴洛维的争执，争执的核心仍围绕着礼拜堂最后由谁来继承多米纳斯刻印的问题。那是阿鲁巴斯得知巴洛维的刻印研究已接近尾声之际。

“多米纳斯必须由我来继承！”那一天阿鲁巴斯径直闯进了禁止外人入内的研究室，直截了当地对巴洛维说。

“我的孩子，你为什么如此固执？”巴洛维当时并未因阿鲁巴斯的擅闯而生气，反倒像是预料到了一般看着自己的爱徒，“难道你不知道？夏洛娅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合适人选。”

“我知道。”阿鲁巴斯表现出了他强烈的固执，“但是老师，请考虑一下，我比夏洛娅应该更适合承担这份责任……”

“责任和力量须得相衬。”巴洛维打断了阿鲁巴斯的话，“你觉得自己的能力可以承担住多米纳斯吗？”

惟一需要面对的问题让阿鲁巴斯低下了头。

“为了礼拜堂的未来，我会竭尽全力……”

“这世界上有些事，并非努力能

够全部达成。”巴洛维和蔼地看着自己焦躁的弟子，温声劝慰道，“你要想清楚，上帝选择某些人，并非没有理由。”

阿鲁巴斯闻言深深地低下头，没有再多说话。

“无论如何，请您考虑一下吧……”

“多米纳斯的研究还在最终阶段，虽然你会知道这些我并不意外，但我会考虑的。”巴洛维叹息地摇摇头，“不过你要知道，岁月不待人，我们的时间并不多了。”

“我明白……”

恍如昨日发生的一般，时间就真的不待人地在身畔流逝过去。当阿鲁巴斯也在对多米纳斯进行钻研的同时，巴洛维老师终于彻底完成了多米纳斯的全部仪式。成型的刻印被封存在礼拜堂最深处的密室之中，只有少数人知道它的存在。

“证明自己的实力吗？”

嘴角露出一丝自嘲的笑容，阿鲁巴斯将猎魔枪平举，端详着这位跟随自己多年的老朋友，想到多米纳斯，想到礼拜堂的一切，年轻人在晚风中昂起头，向前迈了一步。

脚下的青草凑成了一条延绵的坡路，顺着长满了青草的山坡滑下去，能体会到极速飞驰般的快感。两旁的草木在视野里飞快地后退过去，阿鲁巴斯的眼前的村庄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

鞋子彻底踩在地面上的感觉，好像从云霄回落到了人间。阿鲁巴斯望着眼前的村庄，本想将猎魔枪挂在背后，一种不怎么舒服的感觉却萦绕在他的心头。

“是什么？”

村落中的灯火在阿鲁巴斯的疑惑中一个个熄灭了，仿佛教堂的钟声唤走了众人一般。阿鲁巴斯有些惊讶地举起猎魔枪，朝着距自己最近的民居缓步走过去。

脚下踩着碎石小路发出的咯吱声，在静谧的夜晚格外清晰。聚精会神的阿鲁巴斯并没有看到，天空那些美到了极致的星星已经消失不见。只留下一片深邃广袤的黑蓝色，包裹着完全寂静的世界。

那股不安的气息在阿鲁巴斯的眉宇间晃动，仿佛随时能够冲破束缚亮出獠牙一般。在这诡异的气氛中，金发年轻人双手紧紧抓着猎魔枪，身体绷紧地缓缓向前挪动脚步，每一个动作坚定、缓慢且完美。

多年的猎杀魔物经验让阿鲁巴斯已经在实战方面远超礼拜堂的众人，即使在这样漆黑且毫无准备的夜色里，孤身一人进入了完全不知究竟的所在，他仍保持了高度的冷静。一根手指轻轻摩挲着猎魔枪的扳机，随时准备对付突然发生的异变。

片刻之后，有孤零零的声音在远处响起，像是呜咽，又像是惨嚎，更像是痛苦的呢喃。

阿鲁巴斯心中掠过一丝不祥，转瞬之后有强烈的刺痛在他眉宇间荡漾开来。猛然抬头，天空中手持长矛的黑色骷髅正闪着磷磷鬼火，朝着自己扑面而来，竟是毫无征兆。

阿鲁巴斯没有犹豫，抬手就是一枪。

刻印的魔力自枪口喷薄而出，点亮了黑暗中的村庄一隅。光与焰的力量穿透了漆黑的骷髅身体，将黑暗中的魔物打成一块块碎片。阿鲁巴斯在这碎片尚

未落下之际，已飞快地向前掠去。

几根羽箭落在刚才站立的位置，隐藏在黑暗中的射手们终于发出了拉弦的声响，却在下一秒里被从天而降的光束穿透身体。

“恶魔已经占据了这里吗？”高举猎魔枪反击阿鲁巴斯仿佛想起了一些事，“刻印难道能够吸引黑暗力量的注意？”

时间不容许阿鲁巴斯做出更多的猜测，随着反击的开始，那些藏匿在黑暗中的敌人纷纷现出了踪迹。大量的魔物掩盖了自己的气息，让阿鲁巴斯一时间也疲于应付。连射数枪之后，他将身体压低避开了那些与黑夜混为一色的蝙蝠，从怀中掏出了一样东西。

“刻印依然不能为这些怪物使用吧？”

他从怀中掏出温玉一般的事物，随着手腕的微微施力抛到了空中，却并未立即落下。散发着淡蓝色光辉的玉石在半空中悬浮了片刻，碎成晶莹的粉末。这些粉末朝着一个方向轻轻舞动，显是被某种力量所吸引。

“就在那里！”

目光顺着蓝色粉末飘舞的方向看去，被黑影遮挡的深处似乎有一股力量在涌动。但心中那股不安再次升起，阿鲁巴斯有些犹豫地朝着周围开了几枪，想要靠近那股力量，却猛然瞥见一些身影正以缓慢的步伐靠近自己。

并不是阿鲁巴斯的感觉太过迟钝，实在是这些力量过于微弱。当金发年轻人飞身扑向那些身影的时候，他早已千锤百炼的动作在瞬间凝固下来。

——那些眼神呆滞，衣衫凌乱的身影，不正是在这村庄里生活的村民吗？

僵硬的动作，低沉的吼声，面无表情的注视……这一切很显然将阿鲁巴斯之前心中隐隐的忧虑化成了现实。眼下这座村庄应该已没有了任何活口，自己的谨慎似乎也变得毫无疑义。

心中这样笃定了想法，手中的猎魔枪迎头敲碎了一只骷髅，阿鲁巴斯将猎魔枪上的刻印指环按到了最强的位置，手中的猎魔枪陡然脱离了他的控制，朝着天空冉冉升起。随之而来的是无数斑斓光华。

这一抹光彩，照亮了死寂黑暗的村庄。

强大的力量在空中迅速凝聚着，这是阿鲁巴斯并不曾向任何人展示过的巨大力量。以猎魔枪为圆心，巨大的圆形刻印结晶在顷刻间凝结成型，夺目的光芒刺破了黑暗，也让许多怪物身体随着光明的降临燃烧起来。一时间阿鲁巴斯宛如从天而降的神祇，踏足在染满了黑暗的土地上。

早已变成僵尸的村民在这片光芒的照耀下，身体也如同那些怪物一样开始溃烂风化。

沉闷的夜被痛苦的嚎叫刺破了，像是经历了一次无法醒来的噩梦。

在耀眼的光芒中，阿鲁巴斯高高跃起，抓住了猎魔枪。身体与猎魔枪相融，瞬发出了迄今为止最强大的力量，无数光弹自空中绕行落下，穿透了每一个怪物的身体！

这一幕，正是阿鲁巴斯模仿当年巴洛维击败恶魔军团时的方式。在这巴洛维并不能亲眼目睹的山脚下，阿鲁巴斯用自己的力量证明了他与巴洛维已无太大差距。即使是通过猎魔枪完成的杀戮，也已经接近完美的境地。

灿烂的光景只维持了片刻，阿鲁巴斯已落回地面，因猎魔枪而闪耀的天

空也黯淡下来。周围的怪物没有一只存息，村庄又恢复了往日的死寂。阿鲁巴斯转头看了一眼那些同样被刻印打倒的僵尸村民们，内心中掠过一丝荒谬和叹息。

遮挡刻印力量的东西已经不存在了，金发年轻人朝着那股力量所在的方向走过去，越来越近……

月夜之章

夏洛娅已经一动不动站在圣堂中央有几个小时了。

七天很快就过去，巴洛维老师口中的准备时间已经结束，如今不管自己是否已经准备好，吸纳“多米纳斯”的仪式也即将开始。遥望窗外远方研究室大门，深蓝色紧闭的门在十几分钟后即将开启，自己将进入那里，继承最终刻印多米纳斯。偏偏在这种时候，内心的紧张和不安会到达某种临界，仿佛想要找个出口宣泄一般。

因为今天要进行的是秘密仪式，礼拜堂的所有人都已被调走，只留下夏洛娅和巴洛维。此时此刻巴洛维应该还在为仪式的进行做着最终准备，夏洛娅只是在等待教堂钟声的敲响。

伫立在原地纹丝不动的长发少女低头摩挲着自己的手臂，在两肩的位置，都有为了使用刻印而留下的血色印记。那些痛苦的童年回忆，随着在礼拜堂度过的快乐日子渐渐消失在了记忆里。

“阿鲁巴斯还没有回来吗……”

自言自语间，一种奇怪的感觉在少女的心头萦绕。

——好像是什么东西闯进来了，就在自己周围。虽然没有危险的气息，依然带着能够隐匿行迹的强大力量，在教堂中央徘徊。

“是谁？”

一只手骤然抬起，空中突兀地出现了一截细剑的外形，对准了夏洛娅身侧的一个方向。剑锋缓缓逼近，似乎并不打算给藏匿行迹的人留下任何机会。

“嘿……不是吧？”金发的年轻人在夏洛娅面前显出行迹来，笑了笑，“你还是老样子啊，无论我怎么隐藏自己的气息，好像都能被你发现。”

“好久不见了，夏洛娅。”阿鲁巴斯对着宛如自己妹妹一样的少女笑笑，“我本打算吓你一下，看来这一次又开了个恶劣的玩笑。”

再次见到阿鲁巴斯，夏洛娅内心之中掠过了一丝不一样的感觉。只是想起这个人曾经不辞而别，也难免有些不开心。

“你，你怎么会在这里？”

“喂喂，不要这样说话好吧？”阿鲁巴斯扛着猎魔枪，再次笑了笑，“这里是我惟一能够回来的家啊，不在这里我应该在哪里？”

“不是这个问题好不好？”夏洛娅似乎并不太喜欢阿鲁巴斯的玩笑，认真地盯着自己的师兄，“我是说你为什么这么快就回来了？难道这一次老师让你去做的事不是需要很久才能完成吗？”

阿鲁巴斯撂下行囊，神情变得比刚才稍微凝重了些：“我总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所以提前结束任务快点回来了。难道我不在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大事吗？”

夏洛娅看着高兴的阿鲁巴斯，有些难过地低垂眼帘点点头：“是的。”

“什么事？”

“我……我已经被选中了，成为仪式的人选。”夏洛娅有些不敢看阿鲁巴斯的眼睛，低头说道，“等一会就要进行把多米纳斯刻进身体里的仪式了。”

“什么？你说什么？”

阿鲁巴斯的反应比夏洛娅预想中还要强烈，金发的年轻人双眼陡然睁圆，后退了两步，声音高亢而尖锐：“这，这不可能！”

夏洛娅知道，阿鲁巴斯为了继承多米纳斯付出良多。但此刻她也不知如何安慰自己的师兄，长年的礼拜堂生活让她不懂如何去面对一个人的负面情绪，怔怔地望着愤怒的阿鲁巴斯，夏洛娅有些无奈地叹息道：“这都是老师的安排。”

“不！你什么都不知道！”阿鲁巴斯怒气冲冲地吼道，“这和约定的不一样！”

“约定？”

“没错！”阿鲁巴斯的眼神仿佛能烧出火来，“我和老师已经约定了，我才是继承多米纳斯的人选！”

“但是老师对你……”

“他说什么？”

“你的身体，无论如何也无法成为多米纳斯继承者的。”夏洛娅低头小声说道，“放弃吧……阿鲁巴斯。”

教堂的钟声在此时终于响起，夏洛娅扭头看了一眼远处的钟楼，摇摇头：“对不起，时间到了，我必须走了。一切都等仪式完成之后再说好吗？”

“你……”

“老师的话，我们必须遵守。”夏洛娅深深地看了一眼自己兄长一般的阿鲁巴斯，扭头朝着研究室的方向飞奔而



去，留下金发青年独自一人站在圣堂中央，惆怅的月光在天空中落下，却被教堂内的烛火吹散得干干净净。

“不，夏洛娅，你根本就不明白！”

“我什么都明白的！”夏洛娅回首道，“成为礼拜堂一员的那一天开始我，我们的使命就已经注定了……消灭吸血鬼德拉古拉，消灭这个黑暗的时代，让自己成为斩魔之剑，让人们能够迎来没有噩梦的清晨……不是这样吗？”

“你……”

夏洛娅的身影在下一刻已经消失在眼前的小路上了。阿鲁巴斯没有去追赶，而是有些无奈地坐到了脚下的台阶上。遥望研究所的大门，金发青年有有些厌恶地踢了一脚背包，自言自语道：“也许老师的话真得是无法违抗的……也许你是对的……但，这一次，这一次和以往许多次都太不一样了！”

这样自己与自己对话着，阿鲁巴斯渐渐站直了身体，开始朝研究室走去。即使相隔遥远的圣堂里，也能感觉到那里此刻蕴含着巨大的力量。那恐怕就是多米纳斯的真正面貌吧？

“不，多米纳斯不应该是夏洛娅的，它应该属于我……”阿鲁巴斯的喃喃自语已没有了任何听众，却鼓励着他自己。金发青年挺起胸膛，仔细地他调配好猎魔枪的刻印，朝着研究室飞掠而去。

身体在这一次达到了极限，听觉和视觉都敏锐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阿鲁巴斯甚至能听到夏洛娅和巴洛维在研究室内的对话。

“你的身体依然不能承受多米纳斯的强大力量。”首先说话的是巴洛维，“为了控制你的身体，必须先进行消除抗拒反应的仪式。只有经过这个仪式之后，你的身体才能够真正去接纳多米纳斯的力量！”

“那个时候……”

“没错，那个时候你就是最强的战士，是这世界的希望。”巴洛维斩钉截铁地说道，“我的孩子，为了让这刻印能够进入你的身体，我们都历尽千辛万苦。”

“不，我才历尽千辛万苦！”阿鲁巴斯咬着牙，迅速冲向研究室的大门，“你们不能进行仪式，多米纳斯是我的！”

接下来研究室里没有了声音，但强大能量的充盈却让人明白其中正在发生什么。阿鲁巴斯怒吼了一声，手中的猎魔枪随着自己体内刻印的加强而蓄积了强大的力量，在数秒钟后，猎魔枪中的光芒刺破了眼前的一切，包括研究室的大门。

大门的木屑飞溅中，阿鲁巴斯已跃入研究室。强大的力量带起了激烈的旋风，无数书页随着这股力量飘舞到空中。巴洛维有些惊讶地回头看到了自己的弟子，此时卡鲁巴斯正用一种仇恨的目光望着自己。

“这和约定的不一样！”

“不！你不能这样破坏仪式！”

巴洛维竭力控制着空中的刻印，在刻印笼罩下，夏洛娅已经失去了知觉，仿佛随时会倒在地上。阿鲁巴斯猎魔枪的力量远超巴洛维的想像，那股力量带着尖啸的威压，让巴洛维感觉到喘不过气来。

“你知道这样的仪式有多重要……你，你这家伙！”

“你跟我约定好的。”阿鲁巴斯以

猎魔枪对着自己的老师，语气渐渐冷静下来，“这和约定的不一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巴洛维竭力控制着力量不希望出现异状，可刻印的能量还是随着阿鲁巴斯的压迫一点点消失了，“你的使命和夏洛娅的使命完全不一样，只有她才是真正适合刻印的人选。多米纳斯本就不属于你！”

“我不是说过吗？”阿鲁巴斯有些绝望地喊道，“我不是说过吗？无论有什么困难，我们三个人一起研究，总可以解决的……”

巴洛维猛吸了一口气：“是啊，阿鲁巴斯……现在这个问题我们三人也能解决的。”

“不！”

阿鲁巴斯猛然后退了一步，以猎魔枪射出数枚晶莹的光球，将巴洛维包围在其中。

“已经晚了，一切都晚了！我决定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你这个家伙，我再也不承认你是我的老师了！”

看到阿鲁巴斯的动作，巴洛维不得不放弃了对刻印的位置，后退几步，召唤出属于自己的刻印与之对抗。一时间整个研究室内纸页翻飞，两人的力量相隔十几米遥遥对望，失去刻印力量支撑的夏洛娅瘫倒在一旁的地上，彻底昏迷过去。

“我决定了自己的命运……不，不是我决定了自己的命运，是你决定了我的命运！”阿鲁巴斯怒吼道，“多米纳斯我就收下了，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

巴洛维大吼一声，挥动手臂刺出无数利刃，想要逼退阿鲁巴斯，却发现那些漂浮在空中的光球已化作了各种形状，彻底将自己的刻印发动范围控制住。自己挥出的利刃始终无法贴近阿鲁巴斯，而对方则已在用猎魔枪吸取多米纳斯。

“不要啊！”巴洛维惶急地喊道，“你不能这样！没有了多米纳斯，我们就无法破坏德拉古拉的魂之器……你，你住手！”

光是拼命的叫喊并不能阻止阿鲁巴斯，金发年轻人很快吸收了多米纳斯刻印到猎魔枪中。

“巴洛维，再见了，我要走自己的路……”阿鲁巴斯冷笑一声，后退几步再度拉大自己和巴洛维之间的距离，这才缓缓撤下埋伏在空中的光球，“我的使命，还是自己来决定好了！”

阿鲁巴斯转身消失在研究室门口，早已为支撑多米纳斯和仪式付出了太多力量的巴洛维望着弟子消失的背影，只感觉到嘴唇发涩，身体却也和夏洛娅一样无法挪动了。飘零的书页此时因力量的消散正缓缓落下，巴洛维望了望尚在昏迷之中的夏洛娅，发出了一声无奈的叹息。寂静的夜晚，只有月光冷冷看着这一幕。

失落之章

数个星期过去了，礼拜堂的弟子们尽管四处活动，却很少能找到关于有阿鲁巴斯的消息。巴洛维焦急之余也在全力治疗上一次仪式失败给夏洛娅带来的负面影响，从目前的阶段来看，最大的问题并非身体上，而是夏洛娅似乎失去了一段时间内的记忆和某些感情。虽然对于“斩魔之剑”来说这并非坏事，巴

洛维还是有些难以释怀，尤其是想到多米纳斯此时并不在自己手上。

——如果当初让阿鲁巴斯继承多米纳斯，也许就不会有这许多波折了吧？

纵然有着种种的无奈，此时最应解决的问题依然是如何寻找阿鲁巴斯。经过上一次事件之后，巴洛维有些意外地发现阿鲁巴斯的战斗经验已经超过了自己。这并不让人意外，常年在外讨伐各种魔物的阿鲁巴斯本身就有着极强烈的钻研精神，超过年迈的自己也是理所当然。纵观如今的礼拜堂，惟一能够真正跟阿鲁巴斯正面对抗的人大概只有夏洛娅了。

即使为了这个原因，也必须尽早将夏洛娅治好。

治疗终于接近尾声了，巴洛维看着自己眼中再也没有迷惘的女弟子，有些怜惜地叹了口气："夏洛娅，你现在感觉如何了？"

"我很好，老师。"

大概是由于仪式失败的缘故，夏洛娅的声音变得有些空洞。巴洛维对此只能摇摇头，叹息道："唉……无论如何，你现在这个样子都是阿鲁巴斯造成的。不过那个人跟我们还是有着亲人一般感情的存在，如果你能够带他回来最好了……"

"老师，你知道他的踪迹吗？"

"是的。"巴洛维把手中的书合上，看着窗外的阳光低声道，"在附近的一间废弃修道院附近，有人看见过他出现。现在礼拜堂惟一的希望都在你手中了，夏洛娅，去把阿鲁巴斯带回来吧，还有他手中的多米纳斯……"

"多米纳斯……"

仿佛久远的记忆瞬间被点亮，夏洛娅有些激动地颤抖了一下，随后恢复了平静。

"老师，我这就去修道院。"

"嗯，那里魔物横行，你要小心。"巴洛维低声叮嘱道，"小心使用刻印，如今你的身体虽然虚弱，却能够容纳更多的刻印力量。虽说记忆已经失去了，还能够记得刻印的使用方法吧？"

"嗯，我还记得。"

"那就好……"巴洛维有些颓然地坐下了，"这本就是个悲剧……我们要阻止更大的悲剧发生，你去吧。"

夏洛娅朝着自己的老师躬身一礼，转身离开了礼拜堂的研究室。

翻过山才能到达的废弃修道院已经存在了近百年，在贝尔蒙特失踪之后的岁月里，黑暗力量曾经几次肆虐欧洲大陆。许多教会麾下的场所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这座修道院就是其中之一。礼拜堂在这里落户数十年，也曾肃清过修道院中的魔物，随后却又因黑暗力量再度靠近人间而被占据。最后那里终于成了没有人愿意前往的所在。从这方面考虑，阿鲁巴斯倒是很有可能藏匿其中。

推开废弃修道院的大门，一阵渡鸦之声叫破了寂静的午后，夏洛娅毫无表情地站在修道院庭院之中，仔细聆听着许多微小的声音。

即使记忆没有了，战斗的本能仍在身体里流动。

挽起长发，露出背后殷红的刻印，蓝色长裙的少女走进了蠢蠢欲动的废弃修道院。

可能有生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孤独感觉，此刻却觉得如此自然……夏洛娅振动双臂，身体两端生出了闪亮的长剑状刻印，环绕着少女的身体，在空中微

微颤动。闪烁的刻印照亮了黑暗，也吸引了怪物。少女随意地挥动手臂，随即便有从地底爬出的僵尸被切割成支离破碎的一块块腐肉，散落在地上。

越过毫无阻碍的狭长走廊，夏洛娅很快到达了修道院的深处。在修道院最深处，漂浮在房间上空的刻印看上去洋溢着金色的美丽花纹，即使已经失去了大部分记忆，夏洛娅也知道这就是自己要找的东西。

“被转化成刻印的‘多米纳斯’！”

刚刚想要撩起长发吸收这股力量，一股更强大的力量出现了，迅速将多米纳斯吸入自己的手中。从黑暗里走出来的男子，带着一丝轻狂的笑容，牢牢盯着夏洛娅。

“你终于找到这里了吗？夏洛娅……”

“你，你是……”因为记忆的中断，已经无法再想起往日细节的夏洛娅只能凭着本能去揣测，“你是仪式进行时的那个男人？你叫阿鲁巴斯？”

阿鲁巴斯看着此时此刻的夏洛娅，冷笑了一声：“果然……失去了记忆么？”

“老师说过，让我带你回去，连同‘多米纳斯’一起！”

“哟哟，他还是那么喜欢发号施令吗？”阿鲁巴斯摇摇头，“不不，绝不可能。”

“那我就只能用武力带你回去了！”

清亮而毫无感情的声音中，环绕夏洛娅飞舞的两道飞剑笔直朝阿鲁巴斯射去，白亮的影子在空中划出一道触目惊



心的痕迹。

“这样的程度就想要带我回去吗？”

阿鲁巴斯的双手挥舞中，一面巨大的钢铁盾牌在空中浮现，彻底挡住了剑形刻印的突刺。两股力量在空中发出震耳欲聋的金石交织声，激起了层层火花洒落在两人之间。阿鲁巴斯冷漠地看着夏洛娅飞身朝自己踢来的一脚，以手臂上的护臂轻轻格挡住，借力后退了几步，拉开两人之间的距离。

“真是……记忆的失去让你也没有了活力吗？那僵硬的动作，单调的攻击……现在的你，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自己了！”

“那是因为你夺走了我的记忆！”

“哼，你认为是这样吗？”阿鲁巴斯朝地上唾了一口，“无论如何，我是不会回去的。你回去告诉那个男人吧，再见！”

说完话，金发的年轻人在空中一跃，身体隐入黑暗之中，再也看不见踪影。在这个他所熟悉的修道院里，夏洛娅完全无法追踪到来去自如的阿鲁巴斯。站在原地愣了一会，夏洛娅才想起来应该回去向老师汇报这件事。

离开之前，地面上的一张纸条引起了夏洛娅的注意。从纸条上看，标记上似乎注明了一个类似村庄的所在。

“这是什么……”

纸上所描绘的山与河似乎是礼拜堂远处的地图，而在地图上标注的这个村庄，应该也是一直以来都存在的地方。想到阿鲁巴斯的神出鬼没，夏洛娅面无表情地收起纸条，转身离开了修道院。

夏洛娅的判断是正确的，地图上所描绘的位置，竟然真有一处村庄。

“这是……”

静悄悄的村庄，仿佛没有任何人在其中生活过一样，带着和废弃修道院别无二致的死寂。夏洛娅站在村口，仔细感觉着各种气息，却没有任何一丝收获。

陡然，一股能量波动让她昂起了头，毫无表情地朝着一个方向飞奔而去。只两三个起落，夏洛娅已经站在了一幢民居前。

闪烁的光辉是刻印独有的能量印记，静静淌过的能量稳定而温和，能量结晶汇聚成一方晶石，将一个老者彻底封闭在其中。看到这一幕，夏洛娅的内心不知为何仍是没有掀起任何波澜，只是挽起长发，以背后的刻印将空中的能量印记吸收进来。

“拘束他人为目的的刻印……这也是存在过的吧？”

虽然并不清楚这样的刻印是从哪里来的，夏洛娅还是耐心等到刻印被吸收，印记中的老者恢复了知觉。

“啊啊……太，太让人欣慰了……”身材略微臃肿的老者在刻印完全消失之后，扭了扭身体，开口感谢道，“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过真的很感谢你……恢复自由的感觉实在太好了……”

“你是谁？怎么会在这里？”夏洛娅看着老者，以冷漠的口吻提出了问题。

“啊……我，我是这里的神父，也是这个村子的村长……”老者看了一眼夏洛娅，“美丽的少女，感谢你所做的一切。在不久之前，我们这个村子才刚刚开始准筹建的时候，一个男人袭击了我们，并把我们都封印在了奇怪的晶石里……虽然并不清楚他到底有什么目的，但那种失去自由的感觉还真不好受

呐……”

“阿鲁巴斯？”

“啊，那个男人是这样自称过。”神父回忆道，“那个男人绑架了全村的人，好像去了叫监狱岛的地方。你认识他？”

“我已经不记得他了。”夏洛娅摇摇头，转身跑出村子，长发在她的背后拖出一条美丽的黑色重彩，“不过我会找到他，把村民都救回来。”

“啊，美丽的姑娘，上帝保佑你……”

探求之章

“夏洛娅，你对刻印的感觉已经恢复了不少吧？”

站在监狱到顶层的灯塔上，阿鲁巴斯嘲笑似地看着这个自己曾视如妹妹一样的少女。强烈的海风吹起夏洛娅的长发，少女的面容美到了极致，也冷到了极致。

“你为何不交还多米纳斯？”

“那是不可能的，不过我可以给你一部分，让你看看我的研究成果！”

随着阿鲁巴斯的手松开，两人之间的半空中出现了一道刻印纹理。淡淡的刻印符号，仿佛是从远古走来的记忆一样，微微荡漾在空气里。夏洛娅有些不解地看着这片刻印，惟一残存的记忆让她确定这就是多米纳斯的一部分，却并非完整的多米纳斯。

“这个留给你，我先走了。”阿鲁巴斯在猎猎风中转身跃下高高的灯塔，身影瞬间消失在黑暗的海岸线上，只留下回声，“吸收它吧，回去告诉巴洛维，我已经研究出了如何将多米纳斯转化成刻印的方法！”

虽然心中有着疑惑，夏洛娅还是伸手缓缓吸入了刻印，将多米纳斯一部分的力量宿于自己的体内。在这种迷惘的时候，少女想到了宽和智慧的老师，她再度挽起长发，也循着阿鲁巴斯的方向朝灯塔下一跃而出。

礼拜堂的圣堂中央，巴洛维正在焦急地等待着弟子的消息。

“怎么样？找到阿鲁巴斯了？”

“我追着他即将到达监狱岛，后来在灯塔附近遭遇了。”夏洛娅如实汇报道，“但是他似乎已经掌握了如何将多米纳斯的力量转化成刻印，并将一部分碎片还给了我。”

“啊？怎么会这样？”巴洛维有些吃惊，“阿鲁巴斯居然已经强到这种程度了吗？”

“老师请放心。”夏洛娅朝着巴洛维毫无感情地说道，“我会追回他，完成自己的使命。”

“是吗……”巴洛维叹息一声，“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全都拜托你了。”

夏洛娅点点头，没再说话，转身跑出了礼拜堂。

僻静的村庄里，神父和两三名被夏洛娅救回来的村民正在窃窃私语。

“那个男人好可怕……”

“他做了什么？”夏洛娅走近神父，冷漠地问道。

“啊……你回来了？”神父和几名村民看到夏洛娅格外亲切，若不是夏洛娅吸收了那些封印的刻印，他们现在仍无法自由行动，“他们在说那个男人的事，好像他要抽取每个人的血液……这听起来太可怕了，就好像古代传说的德

拉古拉一样，吸血人的血液……”

“阿鲁巴斯，抽取人的血液？”夏洛娅也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少女摇摇头，“我会把所有人都带回来，不过在这之前，告诉我监狱岛附近还有什么状况？”

“还有很多人没有回来……其他的就真的不知道了。”神父有些忧虑地看着那些空荡荡的房子，“其中还有孩子，不知道那个恶魔会怎么对打他们……”

“我知道了。”

淡淡的声音响在神父面前，夏洛娅的背影已远在数十米之外。看着那个孤单削瘦的背影，神父有些无奈地叹息了一声。

“上帝啊……你真要让这样的女孩去承担斩魔的重任吗？”

阿鲁巴斯留下的痕迹依然非常明显——淡淡的使用过刻印的力量，遍布在许多破旧的山路之间。夏洛娅仔细看着这些有着阿鲁巴斯痕迹的地方，循着刻印力量的强弱，寻找着源头。

“在这里，囚禁着上古魔法时代的巨人，如果想要见到我，就先打败它吧。”

阿鲁巴斯潦草的字迹书写在破旧的建筑门口，纸页随着风不断颤抖，却无论如何也无法飘走。这就是封印类刻印的力量，阿鲁巴斯显然是在用这种方式向着巴洛维和夏洛娅示威。

“这样的东西……”

夏洛娅面无表情地撕下纸条，将刻印的力量挥手抹去，一脚踹开腐朽的暗红色木门。

陈腐的气息侵蚀着少女的呼吸，在黑暗之中，一个足有两层楼高的身影隐藏在大屋的深处。夏洛娅深吸了一口气，让自己确定这里的空气并不能给身体带来伤害之后，双手并拢，将两肩的刻印力量凝聚起来，缓步靠近那个巨大无匹的身影。

昏暗的房间陡然亮了起来，照出了厚实的青灰色皮肤巨人。双眼微垂的巨人正死死盯着浑身散发出无穷魔力的夏洛娅，两只被镣铐牢牢束缚的手臂在空中猛然挥舞了一下，整个房间都随着这个动作隆隆颤抖。

咣当一声，一条铁链已被巨人拉开。显然沉睡了多年的巨人因某种力量而苏醒，而这力量很有可能是阿鲁巴斯带来的多米纳斯刻印。夏洛娅格外小心地一个飞身靠近了尚未完全清醒的巨人面前，双手挥动，巨大的剑型刻印从天而降，笔直落在巨人身上！

巨人的身体泛出淡淡的黑色光晕，虽然未能完全抵抗住这一剑的威力，却也没有受到什么致命的伤害。痛苦地嚎叫了一声之后，手脚上剩余的铁链全被巨人挣脱开来，巨大的手掌朝着夏洛娅直扑而来。

夏洛娅双手在空中回旋了一下，无数飞刀形的刻印在身体隐隐浮现。后仰压低身体避开了巨人的一掌后，那些凝立在空中的飞刀宛如无数道光芒，直入巨人的胸膛。

巨人后退了一步，身体虽然倾斜了某些角度，手还是在空中无节制地挥舞了几下。这些力量虽然不足以造成夏洛娅身体上的伤害，却让整个房屋的墙壁和顶棚发出了呜咽。

“想要毁灭这里结束战斗吗？”夏洛娅并不敢轻视巨人的智慧，在上古时代，这些种族的历史和谋略远超当今的人类。

然而巨人的皮糙肉厚和它无形的黑暗力量保护始终是个大问题，夏洛娅手中的力量只是刻印而已，两次看似致命的攻击并不能造成对方的巨大损伤。

看来眼下只有一种方法了。

双手并拢的夏洛娅，努力释放出了多米纳斯碎片的力量，随即将这股力量逼近青灰色皮肤的巨人。

她的动作很凌厉，巨人尚在捶打墙壁，多米纳斯已经笼罩在它身上了。

黑暗力量的保护在这一刻陡然柔和了许多，夏洛娅知道自己的猜测完全正确。

没有任何的犹豫，双手再度分开，体内蕴藏的刻印力量被转化成实体，所有的力量都被模拟成细剑的形状，宛如一道闪电，突刺过巨人的胸膛。

血色一闪而过。

巨人再没发出震耳欲聋的叫声，夏洛娅看也不看这生存了不知道多少年的强大存在，踩着青灰色的皮肤越过了大厅，朝最深层的房间飞奔而去。直到她的身影消失很久之后，才有沉重的坍塌声隐隐在走廊里回荡。

“阿鲁巴斯！”

站在幽暗之中的阿鲁巴斯看着夏洛娅落在自己面前，冷笑了一下：“似乎对刻印的理解恢复了不少嘛……你瞧瞧你现在的样子，仿佛力量已经恢复了似的，这有多好。”

“为什么要故意留下那么多痕迹。”夏洛娅毫无表情地看着这个金发男子，“你到底想要计划什么？想要回去，或者逃走，你的选择是什么？”

“我的选择？”阿鲁巴斯冷冷地看着夏洛娅，“我的选择就是完成自己的使命！你看看你，为了多米纳斯疲于奔命，为了追捕我，就好像小时候捉迷藏一样，哭泣着寻找我的痕迹……”

“小时候的记忆？”夏洛娅犹豫了一下，脸色依然冷峻，“小时候的记忆和感情都被你夺走了。”

“是啊，不过无论如何你也无法抓到我，不是么？”阿鲁巴斯随手抛出一样东西，“你看，作为回报，我将这个还给你如何？”

“！”

淡淡漂浮在空中的，正是可以被吸收的多米纳斯刻印的另一部分。虽然并非是完整的剩余部分，夏洛娅还是本能地挽起头发，以后背的血印将其吸收到了身体里面。

“你抓走那些村民是为了什么？”

“不为什么，我现在不想解释这些。”阿鲁巴斯不屑地摇头道，“不过你想知道多米纳斯到底是什么东西吗？要不要我告诉你？”

“多米纳斯……是能够彻底消灭德拉古拉的究级刻印。”

“是么？”男人不屑的笑容更胜一筹，“那么你有没有想过，多米纳斯到底是什么东西的力量转换而来？万物的力量都能够转换成刻印，到底什么样的强大力量才能够成为多米纳斯呢？”

“多米纳斯的力量之源？”面无表情的少女脸上首次浮现出困惑，“是什么？”

“哼，你还不知道么？”阿鲁巴斯朝地上啐了一口，“这世界上，惟一能够杀死德拉古拉的力量，就是他自己……曾经在百年前沉睡的德拉古拉，留下了残骸在旧恶魔城遗迹里。在记载中，贝尔蒙特家族最后一次出现就是在那个时候，似乎有一个相貌和德拉古拉颇为相似的男人也进入了恶魔城。自那之后，吸血鬼之王就再也没有复活过，贝尔蒙特家族也消失了。”

“虽然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过这其实是件好事。”阿鲁巴斯叹息道，“如果就是这样继续下去的话，德拉古拉也不会复活，一切都不会轮回，这样就好了……不过德拉古拉的灵魂还在，还有可能复活。为了研究对抗他的方法，就只好研究出用他的骸骨转化出来的刻印，来消灭他的自身。”

“你，你说谎！”

“认为我说谎么？”阿鲁巴斯的身体慢慢漂浮到了空中，“如果是这样的话，去向那个男人确认吧，他知道一切的真相。”

刚刚吸收了多米纳斯碎片的夏洛娅无法使用强大的刻印，只能看着阿鲁巴斯渐渐消失在自己面前。这个男人似乎曾经和自己有过许多的羁绊，自己的记忆却没有留下一点痕迹。少女望着空荡荡的房间，想起了自己的老师。

也许这种时候，回去询问自己的老师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真实之章

身体虽然凝固着不动了，夏洛娅却能感觉到自己的记忆力已经比昔日有了飞跃般的进步。她能够想起数日前自己回到礼拜堂谒见老师的情景。

“没错，我是欺骗了你……”巴洛维站在自己的研究室里，有气无力地看着弟子，“但是我并不是真的不打算告诉你真相。如果知道真相，恐怕只会让你更加迷惑吧？德拉古拉的力量太过强大，我们只能依靠这种研究才有消灭他的机会。若非阿鲁巴斯的阻挠，如今我们应该已经彻底消灭了德拉古拉的灵魂，而不是在跟阿鲁巴斯纠缠！”

夏洛娅静静看着自己的老师，对方的解释让她有些释然了。

“我们费尽千辛万苦，才从当权者手中得到了德拉古拉伯爵的魂之器，如果能够消灭它，这世界能够安宁，我们礼拜堂能够兴盛，教会也不必再为黑暗力量烦恼。”巴洛维扶着书桌咳嗽了几声，“我的身体已经不行了，你能将阿鲁巴斯带回来吗？”

“我一定会的。”

夏洛娅这样说着，随后再次离开了礼拜堂，结果却在这里遭到了阿鲁巴斯的埋伏。

从不对着夏洛娅主动攻击的阿鲁巴斯，这一次使用了他掳走村民们所用的手段——封印用的刻印。

探索中的少女被四面八方用来的力量封印住了，眼前再度出现了那个男人的身影。两人的目光相交，都能从对方的眼神中看出少许的异常。

阿鲁巴斯的眼神并不像夏洛娅想像的那样冷漠，夏洛娅的目光也并非完全没有波动。隔着刻印造就的晶体，两人互相注视着，都没有说话。

“这一次，我不能再纵容你了。”阿鲁巴斯低声吼道，“我的宽容带来了太多错误，现在是纠正这一切的时候了。”

“你的目的是这样么？”夏洛娅很快意识到了男子的计划，她能感觉到身体里的力量在飞逝着离开自己，“利用只有我能够吸收多米纳斯刻印的特点，让我吸收了多米纳斯的碎片，再加以研究，最后自己吸收它？”

“正确！”

阿鲁巴斯的身体在瞬间扭曲了一下，蕴藏在夏洛娅身体里的碎片被他瞬

间吸收过去，与他身上剩余的多米纳斯碎片组成了一个完整巨大的刻印图案。这股力量终于第一次在人的身上得到了体现，甚至连大地都在疯狂地颤抖着。

“啊啊啊啊啊……”

阿鲁巴斯的身体像是被什么东西扭曲了一样，随着力量的增幅不断疯狂抖动着。发出声嘶力竭吼声的男子，在夏洛娅面前表现出了极其强烈的痛苦。

“这就是多米纳斯，这就是强大的究级力量……啊啊，好像被吞噬了……居然……”

口中叫着不明意义的句子，让夏洛娅生出了一丝绝望的感觉。虽然已经没有了常人的感情，少女还是感觉到了一种已经遗忘的悲凉。她的心中，想起了老师在临行之前交代的话。

“多米纳斯拥有吞噬人心的力量，精神力量弱小的人，最后会完全成为德拉古拉的傀儡。如果阿鲁巴斯已经走到那一步，就无法把他带回来了……到那时候亲手送他去极乐世界吧。”

少女身体里的刻印力量，慢慢迸发出来，震开了包围她的刻印结晶。面对眼前已经疯狂的阿鲁巴斯，夏洛娅后退了几步，试图最后一次唤醒这个自己熟悉的陌生人。

“阿鲁巴斯，你舍弃了老师，放弃了礼拜堂，背叛了所有人，想要的就是这样的东西吗？被德拉古拉的力量吞噬，这就是你想要的一切？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你……你不会明白的……快逃，快点离开这里……”

阿鲁巴斯的声音渐渐弱下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冷酷的声音，自那男子的体内发出。

“想要逃走？没有那么容易……所有的人类，都是我们的家畜而已。”那个冷冷的声音瞬间控制了阿鲁巴斯，“一切都将毁灭，一切都将结束，就在这里，从这里开始！”

“我已经感觉不到悲伤了。”夏洛娅看着已经完全被控制住的男子，静静地摊开双手，“不过曾经有着同样使命的阿鲁巴斯啊，我会送你去另一个世界的。”

随着夏洛娅魔力的展开，力量激起了少女的长裙和黑发。宛如从梦境中走出来的少女双手拱出一面巨大的盾牌，将阿鲁巴斯射出的刻印力量完全挡在数米之外。随后无数圣水从天而降，滴滴打在魔化的阿鲁巴斯身体上。

圣水浇灭了烛台，让房间里只留下了刻印的微弱光芒。曾经是亲如兄妹的两个人，相隔着一张长长的餐桌，互相遥望着对方的双手，不断使用着刻印试探另一人的底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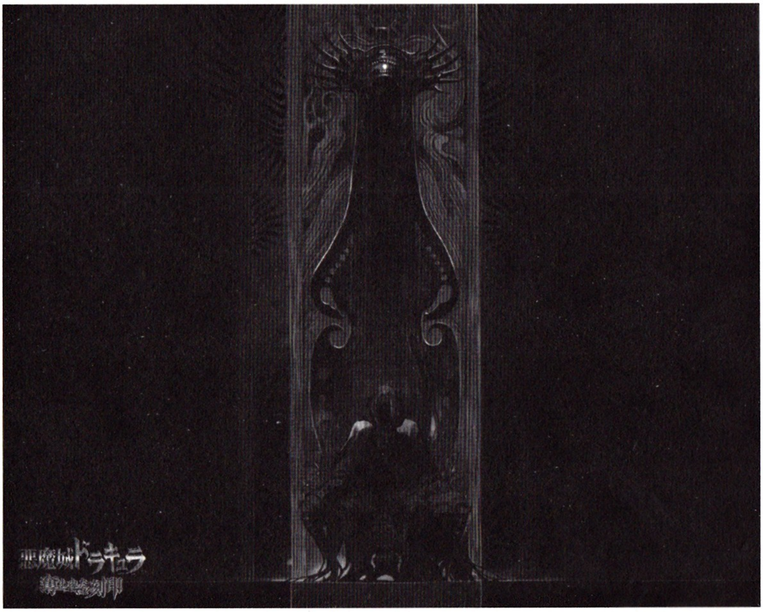
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坚持多久，夏洛娅的身体忽然轻盈地飘了起来，手中的刻印转化成了一道长长的圣枪，卷起雪白的餐桌布，刺向阿鲁巴斯。

白色的桌布将两人的视线彻底隔开，凌厉的刻印力量却瞬间将其切成无数碎片，宛如漫天雪花飘零。

就在这无数白色碎片之中，夏洛娅意识到了一件事。

如果只是比拼刻印力量的话，自己的灵活程度固然要超过阿鲁巴斯，但瞬发的力量和速度却远远不及猎魔枪来得强大。想要制胜，必须拉近两人之间的距离。

心中只是一闪而过这样的念头，少女的身体从餐桌下滑铲而过，手中的刻印化作一柄巨大的镰刀，在身体与餐桌平面接触之际，一道银光破开了



长长的餐桌，也将自己带到了阿鲁巴斯的身前。

匕首型的刻印随着餐桌的裂开，瞬间出现在夏洛娅手中。一柄架在猎魔枪上，另外一柄则刺向阿鲁巴斯的胸口。

——眼前的人已经不是阿鲁巴斯了，只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恶魔。

虽然并不知道内心深处为什么会有这样安慰自己的想法，夏洛娅的动作还是没有任何迟疑。只是这一匕首并未造成男子的真正伤害，只是将他胸口的护甲刺出了一道深深的痕迹。

阿鲁巴斯显然也明白了夏洛娅的意图，想要再度拉开两人之间的距离，并随手从猎魔枪中甩出几道刻印反击，内心深处却也有着一个声音，仿佛在违抗自己的动作一般，让他的速度比往日慢了少许。

这少许的速度决定了一切。

夏洛娅的身体在匕首失效之际彻底挺直，背后的刻印正对着阿鲁巴斯的猎魔枪口，一股无可抵挡的强大魔力瞬间冲了出来，与阿鲁巴斯射出的刻印力量相撞在一处。

不知为何，阿鲁巴斯的力量在此刻竟然弱于夏洛娅的刻印，一股尖锐的冲击穿透了阿鲁巴斯的身体，将他彻底击飞出去。夏洛娅脸上仍看不出悲喜，只是飞快地跟随着被击飞的男子，一同落在房间尽头。

倒在地上的阿鲁巴斯已经没有了任何生的气息，夏洛娅低头摸了摸男子的脖颈，终于发出一声应该是属于感情的叹息。

“阿鲁巴斯，你安息吧……”

话音未落，一股奇怪的感觉自胸

口不断上涌，夏洛娅想要控制自己的身体，却怎么也无法抑制那股暖流朝着头顶缓缓流淌。双眼的视野在这一刻竟然模糊了，眼前阿鲁巴斯的身体随着刻印的消散慢慢化为灰烬，自己的眼前竟也随着慢慢变得一片漆黑。

“这是什么……”

暖暖的光团中，许多影像的碎片像是刚才飞舞的布片一样，在漆黑的眼前飘过。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的哥哥了，我叫阿鲁巴斯……”

“谁要是欺负你，就来告诉我吧。”

“我们都将成为优秀的斩魔之剑，为了教会，为了礼拜堂。”

“老师的话是正确的，不过在这之前，我想要保护你……”

“你的身体即将成为多米纳斯的容器么？不，不能这样……”

“多米纳斯发动的时候，不仅身体会消失，也容易丧失感情和记忆……不能够让夏洛娅承受这样可怕的事，还是我来承担吧。”

“但是，你的素质……”

“我会以努力补偿上这些差距！”

“好吧……”

“那么，老师请和我约定！”

“好，在那之前请你去一个地方，完成一件任务……”

…………

…………

“这是回忆吗？”

“和之前老师的说辞不太一样，阿鲁巴斯并不是想要多米纳斯的力量，只是想要保护我？我的记忆和感情并不是因为仪式失败而失去的，老师说谎了？”

“是的。”

阿鲁巴斯淡淡的声音在夏洛娅的脑海中响起，不知道已经多久没有听过这样平静的声音了。夏洛娅眼前浮现出金发男子尚未癫狂时的相貌，面容中带着关切和热忱，还有几许忧虑。

“阿鲁巴斯？”

“是啊，如今我的记忆和灵魂都融入了多米纳斯里，也就是在你的身体里。”阿鲁巴斯的声音此刻温柔无比。

“为什么会在多米纳斯里？”夏洛娅不明白，“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

“大概是因为圣鞭一族的血脉在作怪吧……”阿鲁巴斯声音听起来有些唏嘘，“我最初的想法十分简单，如果能够结束这个研究的话，就能让你远离危险了……因此我寻找了关于多米纳斯创造之源的文献，知道它是从德拉古拉骸骨转化而来。如果想要控制德拉古拉的黑暗力量，想要控制多米纳斯，必须寻找到贝尔蒙特家族的血脉才行。”

“你找到了？”

“找到了，那个村子里的人……那些因为某种奇妙因缘聚集起来的人们，他们的身体里都有贝尔蒙特一族的血脉。”

“所以你掳走那些人，抽取血液，只是为了克制多米纳斯？”

“是啊……”阿鲁巴斯自嘲地笑笑，“可惜没有成功，最后还是被德拉古拉的力量吞噬了。”

“那么……”

“本来我和多米纳斯的力量相撞，应该彻底消失才对。”阿鲁巴斯解释道，“但你因救了那些村民，在吸收刻印的同时也获得了他们血脉中的因子，这才保全了我的记忆，能够在你身体里重现。”

“我大概理解了……但是因为失去了情感和记忆，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保护我。”

“你可能不太记得了……你对于我来说是多么重要的存在。”阿鲁巴斯叹息道，“不过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曾经付出的也都无所谓，重要的是你要完成和我的约定，好吗？”

“约定？”

“无论如何，不要发动多米纳斯，无论如何，也不要使用那个刻印。刻印的力量太过强大，使用的代价就是发动者的生命。为了你自己的生命，为了我，请一定不要使用多米纳斯，好吗？”

“我……我可以遵守这个约定。”

“太好了，夏洛娅。”阿鲁巴斯的声音听起来终于有了欣慰的感觉，“如果是这样就好了，一切都没事了……夏洛娅，再见了。”

“等等，阿鲁巴斯……”

虽然已经不知道什么是感情，也无法体会悲伤的真正感觉，少女的眼泪还是顺着脸颊缓缓流下来了。所有的悲伤，痛苦，记忆，和那些温暖的事，都在心中淌过，却怎么也感觉不到其中包含的情感。这样无力的伤感，让少女在黑暗中伫立良久，不愿离去。

终焉之章

“老师，我回来了。”

研究室的大门被推开，正坐在书架前凝视德拉古拉魂之器的巴洛维抬起头，看见自己的爱徒踏着阳光走近昏暗的房间，柔和的光线射在少女背后，仿佛给她增添了无数光翼一般。这样的场面，让巴洛维想起了自己最初研究刻印时的那些雄心壮志。

“夏洛娅啊，你还是没能带阿鲁巴斯回来吗？”

“抱歉……已经无法带他回来了。”

“算了……人生就是这般来去如风，你也不要太过自责。这是她自己选择的结果。”巴洛维站起来，朝着夏洛娅招手，“你已经得到多米纳斯刻印了吗？那么现在世界的命运掌握在你的手中了，孩子，来对着德拉古拉的魂之器使用它吧！”

夏洛娅静静走到研究室深处的祭坛前，从门口到这里的路并不长，但足够她回忆和思考很多问题了。

“老师……”

“啊？”

“我拒绝。”

“什么？”

巴洛维怎么也没想到，一向顺从自己的夏洛娅居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有些惊愕的老人陡然瞪大了双眼，望着自己心爱的女弟子：“你在说什么？你不是正为了这一刻才战斗到现在的么？”

“不，我答应过阿鲁巴斯，绝对不会使用多米纳斯刻印的力量。”夏洛娅淡淡地说，“这是我们的约定，我会遵守约定。”

“你在说什么傻话？”巴洛维愤怒了，“你是不是被阿鲁巴斯灌输了什么不良的思想？你要知道，他的话毫无疑问是虚假的……”

“您也有很多谎言。”夏洛娅静静打断巴洛维道，“我的情感和记忆，并不是被阿鲁巴斯夺走了，而是成为了多米纳斯的祭品，被献给了刻印。”

“你在说什么……”

“您还欺骗了阿鲁巴斯，让他离开这里，给他布下陷阱……”夏洛娅的长发开始无风飘舞，“只有他不在这里了，您才能让我进行仪式。”

“……”

“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少女翻开自己的双手，刻印的力量冲体内澎湃而出，“我的老师，使用多米纳斯会失去生命这件事，您并没有告诉我，您让我如何去相信您的说辞呢？”

听着夏洛娅的诉说，巴洛维推开了书桌，后退几步，表情依然异常冷静。

“相信我，我的孩子，这个世界还需要你……不过，并不是需要你的刻印，而是你的命！”

“……！”

夏洛娅扬起头，这个结果并不出乎她的意料，只是老师一旦撕开和蔼的面纱，那副脸孔看上去委实有些惊人。

“原本你是必须存在的。”巴洛维身体周围的圣书随着他的魔力充盈开始漂浮，“这个世界上只有你能够吸纳多米纳斯，使用它……但现在阿鲁巴斯给我开启了一道新的门！这个天才弟子居然研究出了让所有人都能使用多米纳斯的方法……这样以来，你的存在已经没有意义了！”

“杀死你，夺取多米纳斯，这就是我现在要做的一切！”

随着老者的高声呼喊，整个研究室内的书架都为之抖动起来。厚重的历史典籍和术士研究卷纷纷飞舞到空中，形成一道激流旋涡。被环绕其中的巴洛维双眼赤红，仿佛嗜血的怪物一般恶狠狠盯着夏洛娅。

“我不会杀死你的，我还有话要问你。”

黑色长发的少女轻巧地后退着，将手中的刻印化作一柄巨大无比的战斧，劈开旋风的前端。那些被风吹起的书页，被闪电一般的力量摧毁成雪白的粉末，犹如夏洛娅遗忘已久的，那些洒落在空中的眼泪。

巴洛维的头顶浮现出一头猛兽的轮廓，以金石之声迎上夏洛娅的巨斧。强大的撞击声带起阵阵波纹，将一层层的书架如多米诺骨牌般吹倒。

体内魔力的多寡决定了刻印使用的频率。两人竭力一击之后不约而同停手片刻，夏洛娅的脸上仍看不出悲喜，与满面狂热的巴洛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踏着散落的书籍，夏洛娅身体也如同巴洛维一般漂浮起来，少女被长发遮盖的背部因刻印的力量而闪耀着，双手微微翻动，迅速恢复魔力的夏洛娅手中在空中画出一弯弓箭的形状。

“你……”

看到夏洛娅的姿势，巴洛维有些惊惶地怒吼了一声，迅速拉动无数书籍在自

己头顶形成一道护盾。随着护盾刚刚成型，天空中开始落下无数箭雨，将巴洛维彻底埋入其中。

夏洛娅的手段却并未完结，多年来对巴洛维的熟悉让她知道如何击败自己的恩师而不必杀死对方。箭雨之中夏洛娅射出数道闪电，闪电透过钢铁箭矢，制造了无数闪电箭落在巴洛维临时凑成的护盾上。一时间刻印的力量激荡在研究室里，甚至波及到了德拉古拉的魂之器。

闪电流过的瞬间，夏洛娅几乎是间不容发再唤出一道刻印，双手凝聚成巨大的铁锤狠狠砸在巴洛维的书盾之上。有形的刻印力量强大到将书盾彻底震开，露出巴洛维老迈而不断喘息的身体。

“刻印对身体的损害并非一日之功，以你的年纪已经无法发动强大的刻印了！”

夏洛娅说出了巴洛维最不愿承认的事实，即使此刻身体上的刻印力量全部发动，也无法抵挡少女狂风骤雨一般的进攻。书盾在支撑了一记重击之后终于彻底散开，夏洛娅微微顿了一下，双放出数道光弹，人影紧随着光弹飞身贴近了巴洛维。

年迈的巴洛维早就无法抵抗这股力量了，勉强提高魔力使用刻印的结果是极度的虚弱，贴近的少女并未使用任何武器和刻印，只是以双手在老者胸口连续击打了十几下，原本微微浮空的巴洛维已经跌落在地面上。

“可恶，只差这么一点……”

虽然口中这样说着，巴洛维还是孤注一掷地使出了地面结冰的刻印，却被早就料到的夏洛娅轻松避开。长长的皮靴再度踹中巴洛维的胸口，老者像是一个真正的老人那样开始喘息。

“其实我不是很明白。”夏洛娅看着自己曾经的恩师，“为什么要夺走多米纳斯呢？即使你能够使用它，代价也是失去生命啊。”

“咳咳……”巴洛维艰难地喘息着，爬向祭坛，“当然是为了破坏这个德拉古拉的魂之器。”

“你说什么？”

“你很意外么？”老者抬头看着自己的女弟子，脸上露出比阿鲁巴斯还癫狂的笑容，“我的话全部都是谎言……多米纳斯的力量并非用来消灭德拉古拉大人，而是复活他的关键力量！”

“这并不是人类的最终目的。”夏洛娅冷冷地看着老人。

“伯爵大人的力量源于人类黑暗的心灵。”巴洛维终于抱住了德拉古拉的魂之器，“这你明白么？只要人类还有黑暗之心，伯爵大人就会永远复活！”

“我觉得你只是被多米纳斯折磨疯的可怜虫而已。”

“我没有疯！”巴洛维的身体紧紧贴在德拉古拉的魂之器旁，用尽了自己最后一点力气高声吼道，“你才是愚蠢的家伙，夏洛娅你一定会后悔的……”

老人将体内剩余不多的力量刺到了自己胸口中央，让他的身体随着这一击一阵抽搐。夏洛娅想要阻止已经来不及了，巴洛维的身体像被什么东西吹散了一样，化成淡淡的血雾，飘散在德拉古拉的魂之器周围。

“我的生命是最后的祭品，复活吧，伯爵大人！”

随着巴洛维留下的遗言，黑色的魂之器被缓缓打开了，一道浓黑色的人影自其中激射而出，落在了不远处的空地上。午后的阳光瞬间消失了，天空变成了黑夜，甚至连月色都消失不见。无数

黑暗力量在空地上凝聚，汇成了一个城堡模样的所在。

“恶魔城！”

这一幕已经百年没有出现过了，此时此刻独自一人看着恶魔城出现在世人面前的夏洛娅，内心之中感觉到一阵孤寂。

“没有了老师，没有了兄长，没有了记忆，也没有感情……这样的我不过是是一具空壳，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

“我惟一所能做的，只是去那里，去见德拉古拉吧……”

心中这样想着，少女撞开了研究室的窗户，朝着恶魔城飞驰而去。

※※※※※※※※※※※※※※

没有了亲人也没有了牵挂，没有了畏惧也没有希望，剩下的只有信念。带着信念的夏洛娅踏入了这座恶魔城的最高层，宛如国王宫殿的深处，王座上坐着一名面色苍白的中年男子，男子的双眼中透着无尽的悲哀，却又带着目空一切的狂妄。

看到夏洛娅走近自己，沉默的男子开口说话了。

“美丽的少女啊……是你唤醒了我？你想要什么样的报答？永恒的生命，还是成为我仆人的荣誉？”

夏洛娅仰起头，看着这个数百年来让世界陷入恐怖之中的男子，摇摇头：“我并非是让你苏醒过来的人。”

“哦？”

“我是让你陷入沉睡的人，我是让你远离这世间的人，我是——斩魔之剑！觉悟吧，德拉古拉！”

少女的长发剧烈飘动起来，凝结了这世间一切刻印力量的少女身体迸发出强烈的光和热，点亮个了这个王座之间。德拉古拉看着这一幕，心中掠过无数次的亲身经历，冷笑一声扔掉酒杯站直身体：“是吗？那我就陪你玩一玩好了……”

话音未落，德拉古拉的身影已站到了夏洛娅面前，身上披着的黑色斗篷里飘出了无数火球，飞向夏洛娅。

“去！”

手中刻印巨剑横扫掉火球之后，夏洛娅高高跃起，将双手的突刺剑刻印激发出来，两掌合拍，一股力量激射过伯爵的头颅。

剑光一闪，伯爵闷哼一声。

尽管如此，德拉古拉的一只手指仍在空中顽强地响了一下，无数道光焰自天空中降下，若非夏洛娅竭力躲闪，这些光芒必有一枚要射中少女的身体。

德拉古拉趁夏洛娅闪躲之际，飞身靠近，一脚踹向尚在闪避的少女。

夏洛娅几乎是本能地感应到了，在德拉古拉皮靴仅距自己不足十厘米的位置轻轻躬身，射出两枚小刀。

德拉古拉的脚重重落在地面上，即使隔着厚厚的猩红地毯，整个地面也被他踩出一条深重的裂痕。

那两枚小刀却没有射中德拉古拉，被他以火焰打落在地上。

“阿鲁巴斯，你不能白白死去！”

心中带着这样的信念，夏洛娅的双手紧握成一团，在空中猛然挥动了一下。瞬间有巨大的光幕将德拉古拉笼罩起来，无数细剑连续不断地刺向吸血鬼伯爵。

“这种鬼东西！”

德拉古拉立即闭上了双眼，身后的斗篷化成一面盾牌，化解了细剑的威胁。

“人类，你那弱小的法术对我完全无效！”

夏洛娅也已经发现了，无论自己如何努力，刻印的力量终究无法彻底击倒德拉古拉。复活后的吸血鬼之王似乎拥有无穷的力量，仿佛年轻了许多的面容也昭示着它正处于身体的巅峰时期，在这种时候想要战胜对方，几乎是不可能的。

“你的力量终究有限。”夏洛娅高声叫道，“你要不要试试用自己的骨骸造成的刻印？”

——对不起了，阿鲁巴斯。似乎无法完成约定了。

心中闪过这样遗憾的念头，没有感情的少女似乎并不在意死亡这件事，转瞬之间将三枚多米纳斯的刻印组合起来，对着德拉古拉发动了。

对面的德拉古拉，也正在发动究级的毁灭魔法。

从心念一动到执行，不过数秒钟的时间，夏洛娅却感觉像隔了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多米纳斯的力量首次由人体发挥出来，超越了以往一切的教会力量，与德拉古拉的黑暗魔法交锋后，顿时让整个恶魔城陷入了黑暗之中。

“就这样结束吧……”

在内心默念着这样的念头，夏洛娅闭上了双眼。对于多米纳斯的使用代价，她早就清楚。

“啊啊啊啊啊……不……啊啊啊啊……”

德拉古拉的惨叫证明了多米纳斯力量的强大，虽然并不知道应该如何去面对死去的阿鲁巴斯，夏洛娅还是很安心地等待着死亡。并不希望去讨伐德拉古拉的少女在这一刻终于感觉到了一丝安详，那是长久奔波以来的最终结果。

温暖的感觉再一次包围了少女，仿佛感觉到自己的眼泪在不断流出来，夏洛娅有些迷惑地想起了某些片段。

依然是关于阿鲁巴斯，那个自称自己哥哥的家伙。

“我是你的哥哥，我要保护你……”

——这样的梦境啊……

“这不是梦境。”

“阿鲁巴斯？”

“这些温暖的东西，就是你的记忆和感情。”阿鲁巴斯的声音再度响了起来，“即使已经失去了，还是能够找回来，能够回到你的心里。多米纳斯的力量被释放了，封印在其中的感情和记忆也可以找回来了……”

“为什么，为什么每次你都是这样……”少女的眼泪怎么也抑制不住，拼命地流下来，“总是自己一个人解决问题，也不告诉我……”

“那可能是当哥哥的责任吧。”阿鲁巴斯笑笑，“不过你不用担心，多米纳斯需要的灵魂只有一个就够了，你不必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你要成为祭品吗？”夏洛娅看着眼前浮现出的笑脸，泪水依然在奔涌而出，“你总是这样，给了这么多，却让我无法偿还……”

“偿还的话，我只有一个要求。”阿鲁巴斯的灵魂已经开始分解了，声音变得渐小。

“什么要求？”

“我想要看到你的笑容……那是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美丽的东西，对我笑一笑可以吗？”

那些心中情感和回忆迅速填满了胸口，夏洛娅想起了自己和阿鲁巴斯互相关心的日子，想起了以前的岁月，想起

了约定，想起了一切的一切。流泪的少女望着阿鲁巴斯的灵魂拼命地展露出了笑容，虽然很吃力，却美丽得让这个世界停止了呼吸。

“真美啊，看到这样的画面，我，我满足了……”

“等一下，阿鲁巴斯……等一下！”

“阿鲁巴斯！阿鲁巴斯！”

即使夏洛娅再怎么呼喊，阿鲁巴斯的灵魂也消失了。这世界上再也没有阿鲁巴斯，再也没有巴洛维，再也没有礼拜堂和德拉古拉。恶魔城又一次坍塌了，夏洛娅流着泪水，轻轻地飘出这座充满黑暗力量的城堡。

远处的天边，云正散开，露出旭日。新的一天开始了。夏洛娅站在山坡上，望着慢慢消散的城堡，内心之中充满了痛苦和喜悦。那些不见的感情都回来了，那些记忆和温暖的东西，即使只是为了阿鲁巴斯的心愿，少女也知道自己要好好活下去。

这样想着的少女并不知道，在一百多年前，德拉古拉伯爵也因对妻子的牵挂和承诺陷入永恒的睡眠之中。若非有人希望唤醒德拉古拉，这世界将一直是一个美好而充满光明的天与地。羁绊和约定，便是这天地之间永恒的歌，恒久不衰。

（全文完）



CHRONO TRIGGER クロノ・トリガー

超时空之钥

（下）

文/周行文　编/YULA



克鲁诺

勇敢善良，性格坚毅的少年，热血又富有责任心，拥有剑术天赋和天之力，是一个为了朋友愿意付出自己全部力量的人。



玛露

顽皮任性但本性善良的女孩子，拥有独特的身分，身上戴有传家之宝的项链，似乎非常信任克鲁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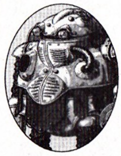
露卡

克鲁诺从小到大的好友，喜欢钻研科技的发明家，理论派高手，内心深处似乎有一段挥之不去的痛苦记忆。



卡加鲁

四百年前的有名剑士，原名为格雷，因魔王的诅咒而变成了青蛙，重感情，拥有强烈的骑士精神。



罗博

未来工厂的机器人，为自己拥有人类的智慧而感到苦恼的家伙，颇为有趣，常会说些能让人深思的话出来。



艾拉

原始人部落的酋长之一，心直口快的女强人，拥有强健的体魄和豪爽的个性，是个值得信赖的伙伴。



魔王

中世纪人魔大战的罪魁祸首，常年隐匿在城堡之中，对于自己的过去一无所知，是人类过去四百年里最大的敌人。

前情提要

嘉鲁迪亚王国建国千年祭的庆典上，小镇少年克鲁诺偶遇少女玛露。随后在克鲁诺好友露卡的发明试验现场，因玛露的项链引起了时空震荡，导致试验发生故障，结果玛露消失在了时空门中。克鲁诺追寻玛露的踪迹到达四百年前，因此展开了奇妙的冒险。带领玛露回到现代的克鲁诺因为诱拐公主的罪名被判处死刑，玛露和露卡救出克鲁诺，众人通过时空门逃往一千三百多年后的时空，在纪元两千三百年已被毁灭的世界里，通过影像记录，克鲁诺得知自己在所处时代的九百九十九年后，将有一个被称为拉沃斯的怪物毁灭这个世界。为了追寻拉沃斯的起源，他们再次来到四百年前，试图与准备召唤拉沃斯的魔王决一死战。

17

让那时光再度回溯过悠悠的万年岁月，一个孩童在自己质朴纯真的年纪曾目睹过一场悲剧。当这悲剧真正降临之后很久，才有人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只是，那些尘封的记忆，和时光一同淹没在混乱之中，使人看不清真相。

****

随着魔王的出现，整个地下室的空气都变得令人感到窒息。刺骨的寒冷在克鲁诺的身体周围蔓延，一种从未有过的奇妙感觉萦绕着少年。

圣剑格兰利昂的光照亮了昏暗的大厅，也照亮了卡加鲁勇往直前的面容。簇簇磷火在圣剑的光彩下黯淡，阴冷的风也被一股热流盖过。青灰色的面容在阴冷的风中缓缓转过头来，魔王的目光却越过了卡加鲁，落在克鲁诺的脸上。

“希望你们能喜欢这又黑又冷的地方。”魔王的嗓音依然沙哑，语气似乎透着一股讽刺，“卡加鲁也好，其他人也好，你们不觉得命运是个很荒谬的东西么？”

说出这些话的时候，魔王的目光牢牢盯着克鲁诺。

“不要说些没有意义的话，你所带来的黑暗时代必须结束！”卡加鲁晃了晃手中的格兰利昂，那些灼热的光照在魔王身上，却似乎没有什么直接效果。

魔王只是冷笑了一下，手中幻化出一柄长长的镰刀，锋利的刀刃将魔王与卡加鲁的距离拉开。两人的眼神在格兰利昂的光芒照耀下交错，一个充满了热血和战意，另一个则带着冷酷与深深的嘲讽。

强烈的战意在狭小的祭坛周围涌起，燃烧着的火把被吹得忽明忽暗。在光影交错的变幻里，克鲁诺想起了人类世代抗争魔王的艰辛，卡加鲁想起了自己的好友，玛露和露卡则有些畏惧地站在少年身后，平端着武器，面对这个原本只曾在历史书上见过名字的存在。

只是，魔王依然带着仿佛轻蔑的表情，注视着这些不知从哪里出现的家伙。尤其是克鲁诺，红发少年的打扮和相貌明显不属于这个时代，眯着眼睛，魔王想要尝试去回忆什么，却总是抓不住最重要的那根弦。在迷惘之中，魔王

知道自己应该维护魔族的尊严，他扬起了自己的左手。

“冥！”

低沉嘶哑的嗓音喊出了属于魔王的咒语，只是一瞬间的变化，狭小的空间仿佛遁入一个虚幻梦境碎片之中。漆黑的空间里闪烁出无数如星辰一样的光芒，在魔王的身影下却显得十分黯淡。手中的镰刀刮起一阵旋风，魔王朝着卡加鲁率先出手了！

眼见魔王打破了沉默，卡加鲁扬起格兰利昂，凌空架住了似要撕裂一切的镰刀。一声清脆的响声在空间里爆发出来，震碎了那些仿佛星辰一样的画面，把所有人的幻觉拉回到了现实中的祭坛周围。两件兵器相交的力量四散震荡开来，震灭了簇簇燃烧的火把。

在一旁观战的克鲁诺犹豫了一下，终于没有留给魔王和卡加鲁单独决斗的机会，拔剑加入了战团。克鲁诺和卡加鲁的力量相加，将魔王的镰刀彻底逼退。巨大漆黑的镰刀向后微微一甩，漂浮在空中的魔王拉开了自己和对手的距离，左手又看似随意地微微扬起。

“水之力啊，请赐予我守护朋友的心……”

玛露的祈祷声适时响起，无数凭空凝结出来的冰刺飞向魔王，却被魔王反手一记火焰打落。镰刀尚未再度挥动，罗博已经一头撞了过来。有喷射推动系统的机器人落入魔王怀中，释放出强力的高压电伏，顺着不知什么金属铸成的镰刀蔓延到魔王身上。

魔王发出微怒的低吼，双手弃开镰刀，一团青蓝色的光芒自他的身体周围缓缓升起，将罗博发出的高压电彻底化开。一道更大的火光随即从天而降，将罗博和魔王隔绝开来。

克鲁诺看得出来，魔王的力量来自于他强大的内心，孤傲中带着坚忍的魔王用起魔法来简直超越了人类的想像。在魔法失落的上万年里，从未有人想过能够像魔王这样掌握强大的魔法。从天而降的巨大陨冰，只是挥手之间已带着呼啸的风声砸向克鲁诺，红发少年尚未想好如何应对，卡加鲁已手持格兰利昂迎面击碎了陨冰。

露卡召唤出一团火焰，吹散了空中无数的冰晶碎片。在这纷纷洒洒之中，克鲁诺和卡加鲁从两个角度再次持剑冲向魔王，两人的身影实在太快，以至于在空中交错出一道灿烂的十字辉痕。

这一次克鲁诺弹开了魔王的镰刀，卡加鲁手中的圣剑格兰利昂堪堪擦过魔王身体，并未对魔王造成任何伤害。只是擦肩而过的卡加鲁尚未挥出第二剑，魔王手中已多了一团黑色雾气，直罩卡加鲁的身体。同时，魔王手中的镰刀插向地面，激起强大的冲击波，将试图围攻魔王的其余人等纷纷逼退。

“卡加鲁！”

克鲁诺有些惶急地撤下手中的剑，拉开与魔王之间的距离，却见卡加鲁已举起格兰利昂，一剑刺破了魔王的黑暗魔法。

更加奇妙的是，魔王身体周围的那层保护似乎因为格兰利昂的力量被中和掉了，竟然淡弱了几分。此时的魔王站在原地，他似乎也发现了这一点，却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惊慌，只是嗤笑一声。

“可悲的家伙，希望你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格兰利昂对它有效，传说是真的！”露卡站在罗博身后，有些激动地喊道，“我们真的能够创造历史！”

“历史？”魔王对这个词尤其敏

感，瞄了一眼双手握着手枪的少女，却并未继续追问它的疑惑。

"全力帮助卡加鲁。"

克鲁诺低声定下大计之后不再多语，高举手中长剑冲向魔王。曾经踏过了数个时代的剑身因少年的勇气变得灼热起来，带着天之属性的力量重重落下，直劈那曾是人类最大噩梦的存在。

这一瞬间，克鲁诺想到了时间尽头里战神的话，魔力源于自己的心，心由信念勇气和爱组成。这一切相辅相成，完美相叠。少年在这一刻终于明白，一切都并非偶然，正如命运缓缓转动它的齿轮，不是为了展示，只是为了前行。

灼热的长剑落下了，落在魔王的镰刀弯刃上。一直巍然不动的魔王眼中掠过一丝惊讶的神色，双腿微微颤了一下，终于后退了一步。

无数澎湃的魔力在魔王和克鲁诺之间碰撞，地面的砖瓦都随着这股力量漂浮起来。克鲁诺咬着牙开始与魔王角力，留给卡加鲁在一旁偷袭的机会。

身为骑士，卡加鲁看到魔王与克鲁诺竭力相拼的情景，竟没有立即出手，而是站在原地犹豫了片刻。直到玛露朝魔王射出一箭之后，卡加鲁才下定决心提剑飞掠而去。

毫无疑问，这是魔王所见过的最强人类军团。仅仅是克鲁诺一个人，已让魔王有些吃惊，更不要提已经拿到了圣剑格兰利昂的卡加鲁。

"愚蠢！"

声音嘶哑的魔王能感觉到格兰利昂贴近自己的危险气息，浑身魔力大增，并将巨大的镰刀压向克鲁诺，让原本苦苦支撑的少年竟有了一丝力竭。仿佛永无止境的力量在魔王身体周围流淌，使得他的身体犹如包裹在浓雾之中。

但很快这一幕就濒临结束了，身材矮小的卡加鲁速度无与伦比，仅仅是一个瞬间之后，已将格兰利昂递了过来。魔王尚未来得及施展防御魔法，那强大的圣剑已贴近他的身体，将那股能够伤害到魔王绝强魔法的力量送了出去。



一股青绿色的光顺着剑刃流淌出来，渗入了魔王的肌肤。这微妙的变化看上去并不起眼，却让与魔王全力对抗的克鲁诺感觉到浑身一松，双臂拼命压着的长剑就这样因对面阻力的减小而快速刺向魔王。仅仅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里，克鲁诺对面的魔王已虚弱得犹如被什么东西按在弱点上一样，双臂软绵绵地后退了几步，镰刀也不要了，更没有召唤出强大的魔法。

但魔王的衰弱只维持了一瞬间。远离克鲁诺并躲开了格兰利昂致命一击的他在后退数步之后，整个软绵绵的身体竟再度挺拔起来。魔王揉了揉肩膀，继而冷笑一声，挥手召唤自己的武器。

跌落地面的镰刀仿佛有生命一般，竟跌跌撞撞地落回到魔王手中。克鲁诺蓄意制造出来的意外偷袭没有从根本上影响到魔王，只是证明了格兰利昂与魔王之间的确有那么点互相克制的可能。即使此刻手持格兰利昂的只是一只巨大的青蛙。

“既然你们决定了，那就放手一搏吧。”

魔王的声音里终于有了愤怒的味道，这样的变化反倒让克鲁诺觉得自己和这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魔族领袖差距并不遥远。红发少年想都没想，举起手中的剑，朝魔王飞速靠近。

魔王这一次并没有与克鲁诺直接交手，而是放出了强大的天属性魔法后飞快地退到墙壁边缘，低声怒喝着释放了出更加强大的魔力。

保护魔王的巨大青蓝色光晕不见了，魔王身体周围的魔力却开始涌动得更加强烈。看到这一幕，克鲁诺心中暗自吃惊，却依然毫不犹豫地朝着魔王突刺了数剑，夹杂着属于克鲁诺魔力的剑气穿过了两人之间的距离和时空，尽数落在魔王身体周围。

卡加鲁同样没有停止攻击，借助背后祭坛的反弹之力，青蛙剑士带着格兰利昂在空中划出一道完美的弧线。面对格兰利昂，魔王并不敢徒手与之抗衡，依然要靠手中的武器招架，这就给了克鲁诺等人偷袭的机会。

尽管魔王为了最大限度使用自己的力量撤下了魔法防御，但克鲁诺的剑依然无法刺入魔王的皮肤。剑光闪动之中，能听到许多宛如砍在坚石之上的声响。罗博和露卡跟在克鲁诺背后，谨慎地寻找着机会攻击魔王，一时间整个地下祭坛变得混乱无比，历史上也从未有过这么多拥有魔力的人在同一时间释放力量。

克鲁诺一方毕竟人多势众，魔王哪怕提升了自己的力量，在数个回合后依然流露出了疲惫的神态。望着克鲁诺依然充满活力的眼神，魔王发出了一声深深的叹息。宿命也许终究是不可抗拒的，看来眼前的少年的确是传说中将要打倒自己的那个人。

想到这里，魔王放弃了。也许命运就是这样不能阻挡的车轮，滚滚向前碾碎了无数人的理想和愿望。一直挺拔的身躯缓缓蹲了下去，强沛的魔力也被慢慢收敛。克鲁诺和卡加鲁都感觉到了这种变化，疑惑地看着魔王，慢慢地放下了手中的剑。

“你们……胜利了……但……命运才……刚刚开始……”

魔王的话还没说完，背后的祭坛竟开始剧烈颤抖起来。克鲁诺有些惊讶地看着祭坛慢慢崩溃，让朋友们尽量后退：“你使用了什么魔法？”

“魔法？”魔王抬头看了一眼克鲁诺，喘息中带着嘲讽，“我什么都没做，那不是我。”

“是什么？”

“我们的神，拉沃斯大人。”

这个名字宛如天空中的闪电一般划过，让克鲁诺的头嗡地一下大了起来。站在克鲁诺身旁的露卡脸色也瞬间变得极差，几个人用眼神交换着意见，却对眼前的状况没有任何办法。

强大无比的力量苏醒了，这是比魔王和克鲁诺强大无数倍的存在。从祭坛开始，整个空间都在颤抖，随着这股力量的提升，克鲁诺和卡加鲁也慢慢站不稳了。之前只在影像里见过魔神拉沃斯的强大，这一次看到本尊，克鲁诺不得不暗暗心惊。

想要对抗这样强大的存在，不知道自己要变得多强才可以……

地下室里最后一盏灯火也灭掉了，空中隐隐出现了漩涡一样的事物，所有的人都感觉到自己被不由自主朝着那巨大的漩涡吸去，完全没有抗拒的力量。相比所有人的惊讶，魔王只是冷笑了一声。

“命运啊……”

魔王的声音尚在耳畔回荡，克鲁诺已觉得眼前一片模糊。不知什么东西狠狠地击中了他的神经，让原本就精疲力竭的红发少年彻底昏迷过去。至于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克鲁诺一概不记得了。

…………

…………

18

仿佛昏睡了无数个世纪一样，克鲁诺在沉重的无知觉状态里混沌了很久之后，终于慢慢睁开双眼。入眼即是头顶简单的草扎结构穹顶，还有粗壮的房屋中央立柱，这样的景象好像在哪里见过……

“你，醒了？”

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克鲁诺坐直身体，扭头就看见了一直坐在兽皮上的美女酋长艾拉。身穿兽皮的金发女性满不在乎地啃着一块烤肉，篝火在她身旁熊熊燃烧着，看样子艾拉守护在自己身边的时间应该不短了。

“这，这里是……”

尽管心中已经知道了答案，克鲁诺还是要问一下艾拉。

“这里，是我的家。”艾拉扔下烤肉走到克鲁诺的身边，“你，很强。怎么，昏倒？”

“我们……”克鲁诺仔细回忆着自己与魔王一战的细节，猛然从地上跳起来，“我的朋友们呢？”

“都在，这里。”艾拉指了指自己右手边的兽皮，上面躺着卡加鲁他们。罗博倒是早就醒了，瞪着一双机械眼，眨呀眨地看着艾拉和克鲁诺。

“魔王城发生了强烈的能量波动，之后的事我也不知道了。”罗博对克鲁诺说，“不过很显然，我们应该是到了艾拉的时代。”

“你倒是能沉得住气……”

“能再见到朋友，难道不是值得高兴的事吗？”罗博在地上滑行了两圈，自我感觉良好地说，“他们应该也醒了。大家先讨论一下之前碰到的问题吧。”

“我，还有事。”艾拉对克鲁诺说，“我朋友，吉诺，被，恐龙人，抓去了。”

“什么？”克鲁诺一下子就精神起

来，“我们也来帮忙，去找他吗？”

“长老，不让我去。”艾拉怒气十足，“克鲁诺，你帮我。”

克鲁诺叫醒了玛露和露卡还有卡加鲁，一行人跟随艾拉离开了帐篷来到村子中央广场。一路上可以看见恐龙人来袭的残骸，许多房屋被烧毁，灰烬和瓦砾洒落在道路两旁。许多艾拉的族人凑在一起低声讨论着，也有女人在小声啜泣。看到这一幕，再想到拉沃斯的复活，克鲁诺的心情有些低落。

“克鲁诺，你说魔王会不会和我们一样……”露卡低声问道，“拉沃斯原来是这么复活的……看来我们参与了历史，已经改变了历史。”

“也许吧……”克鲁诺仰头看了看天空中的阳光，六千五百万年前的天空湛蓝清澈，甚至能隐约看见天空中的远处有火红色的彗星仿佛要随时落下，“我们先帮艾拉救回她的朋友，然后再去寻找魔王和拉沃斯好了。”

“嗯……吉诺，是不是上次你跟艾拉喝酒，显得不太高兴的那个？”

“好像是吧……”克鲁诺挠头，事实上他不太记得了。

“他喜欢艾拉吧，因为艾拉夸奖你，还吃醋了，好可爱的男生。”玛露在旁边插嘴，女孩子对这些事总是很敏感。不过她的声音很小，没有让艾拉听见。

面对玛露的调笑，克鲁诺只能再次挠挠头。

平时聚会的广场中央，长老坐在情绪激动的人群中央一言不发。艾拉也不顾周围人的注目，径直走到长老面前跺了跺脚。

“我要去，找，恐龙人。”

“不行……他们抓走吉诺，一定是为了设下陷阱对付你。”长老的年纪很大，思路倒是很清晰，“你去的话就上了恐龙人的当，你是我们族最强的战士，没有了你，恐龙人会立即对我们展开全面进攻。”

“我们，进攻，他们，就可以了。”艾拉昂起头，骄傲得像一头狮子，“他们，脆弱的，不堪一击。”

长老叹息一声，刚想要反驳，却看见了克鲁诺和玛露等人。对于这些曾经深入过恐龙人巢穴的孩子，他倒是印象深刻，既然艾拉有这样的朋友陪着，他也不便阻拦。长老摇摇头，只能做出不情愿的决定：“那好，你去吧，一路上小心，如果不行，尽快逃回来。”

“我，知道。”

艾拉本来就是个爽快的人，一挥手便带着克鲁诺等人跑出广场。

克鲁诺跟着艾拉到了附近的一处山顶，正在疑惑艾拉到底有什么打算，却见金发女酋长对着天空高声呼喊了几句。远处的天空顿时出现了三个黑点，随着黑点慢慢靠近，克鲁诺终于看清楚那竟是三头翼龙。虽然并不知道艾拉是如何让这些翼龙驯服的，克鲁诺还是很放心地坐了上去。

“迪兰城，恐龙人，老家。”艾拉指着远处的一个方向，命令道，“快速，飞过去。”

翼龙张开双翼开始飞翔，克鲁诺抓着翼龙背后的凸起，任凭迎面而来的热风吹拂着自己的脸庞。天空中的红色彗星似乎越来越近了，让人捉摸不定它到底会降落在什么地方。

从天空俯瞰这片六千五百万年前的大地，会发现草木在受阳光直射的土地上茂密地生长着，无数生物自由自在地生活在天地间，克鲁诺曾经踏足过的雨

林和山路历历在目。想到时光飞逝了数千万年，自己所在的那个时空里，一切都因人的努力而改变，少年的心中忍不住一阵阵激动。

也许这就是命运的因缘，能够让自己有幸看到这一切。

翼龙在空中盘旋了很久之后，终于降落在一处与这时代风格有些格格不入的城堡前。恐龙人的科技文明程度远远超过这个时代的人类，露卡扶着眼镜打量着这座城堡，心中满是震惊和敬畏。数千万年之前的文明没有留下一点痕迹，也许历史就是这样淹没在足够绵长的时间里了。

迪兰城建筑宏伟，结构也颇复杂。克鲁诺放眼望去，城堡的通路狭窄而又层层叠叠，显然十分适合防守。仿佛早就料到有人会来一样，有恐龙人的士兵在顶层守卫，一见到艾拉等人在空中盘旋落下，立即回头报告恐龙人领袖阿吉拉。

“该死的，他们早就料到我们会来。”露卡拉动枪栓，瞄准城门口的一个出口，“恐龙人的科技真的很发达，上一次来这个时代我还没仔细观察。”

露卡的话音未落，已有无数恐龙人从出口涌出来，口号响亮，手中都握着武器。艾拉也不废话，呼啸一声冲了过去，一拳殴飞了冲得最快的两个，随后冲入恐龙人群。

“我们也上吧！”

克鲁诺和卡加鲁拔剑之际，罗博已经像艾拉一样一头扎了过去。对于曾经与魔王战斗过的朋友们来说，眼前的敌人简直就是不堪一击的典范。

恐龙人王阿吉拉站在城堡顶端，看着下面发生的一切，内心的震惊是无与伦比的。虽然最初已经预料到了艾拉的强大，却没想到会有人协助她。最初设计好的人海战术在这些人面前似乎起不到什么作用。沉吟片刻，阿吉拉挥手吩咐手下打开大门，让艾拉一行人进入城堡。

“吉诺……”

城堡的下层就是监狱，艾拉在这里碰到了不少被抓走的族人，其中自然也有那个有些喜欢艾拉的青年。

“卡加鲁，你护送这些人回村子，我和艾拉继续前进。”克鲁诺想了一下后做出了决定，“如果有什么意外的话，请一定要努力拯救这个世界。”

卡加鲁已经从克鲁诺口中知道了关于拉沃斯的一切，虽然并不尽信这种事，但穿越时空的事实让他已经确认了未来灾难的无限可能。没有过多的言语，青蛙剑士点点头，带着吉诺和村民们从原路撤出，留下一行人继续前进。

克鲁诺和艾拉很快就见到了阿吉拉，这个矮胖矮胖的恐龙人之王。这已经是克鲁诺第二次见到阿吉拉了，上一次还是他偷走虹色辉石的时候，这个恐龙人的领袖脸上挂着难得的严肃，似乎在思考着什么严重的问题。

“我们的决战本就不可避免。”阿吉拉站在城堡的了望台上俯瞰艾拉一行人，“现在只是加速了这个决定罢了。如果命运的意志真要我们恐龙人灭亡，我也不会违抗。”

隆隆巨响中，阿吉拉召出了恐龙人最强大的助力——霸王龙。露卡有些惊奇地扶了扶眼镜，她没想到科技发达的恐龙人最后的杀手锏竟然不是机械，而是生物。

“生命的力量，永远是最强的！”阿吉拉高声呼喊道，“来吧，战斗吧，

为了决定命运！”

克鲁诺不再与他多说，蓄满了魔力一剑斩出。艾拉也跃上了暴龙的背脊，举起拳头就去招呼恐龙人的领袖阿吉拉。

战斗没有持续太久，阿吉拉被艾拉扯下龙背，霸王龙也在克鲁诺等人的合力围攻下缓缓倒地。比起中世纪那个魔王的力量，恐龙人所依仗的完全不能被称为威胁。

落败的阿吉拉靠在霸王龙的尸体上，呼吸不匀地看着眼前的这些人：“看来命运最终选择了人类……”

克鲁诺刚想说点什么，忽然感觉到头顶似乎有呼啸的声音在朝自己的方向奔来。仰头看过去，天空中那颗火红的彗星似乎已经快要落下来了，看方向正是迪兰城所在的位置。

“这也是命运吧……”

叹息着倒下的阿吉拉没有再爬起来。克鲁诺看着这位为了自己族人利益努力一生的领袖，心中也不免对他产生了几分敬意。然而这种时候并非思考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天空中正飞速落下的火球目标似乎就是迪兰城，大家必须尽快离开这里。

“艾拉，我们来了！”

正在不知所措之际，天空中的翼龙缓缓降下，吉诺和卡加鲁都在龙背上。吉诺的眼神明亮而充满了活力，似乎是因为之前的遭遇变得坚强了一些。艾拉有些高兴地挥挥手，带着朋友们跃上翼龙后背，飞快地离开了迪兰城。

没有多久，天空中的火球彻底降落下，正中迪兰城。恐龙人最大的根据地，包括周围的居住区和设施，全部在一瞬间化为火海。克鲁诺和艾拉骑在龙背上，遥望着眼前的一片赤红色，内心之中都有些震惊。

艾拉从未见过这样可怕的景象，即使强悍如她，身体也在微微颤抖。

克鲁诺则看到了那团火球中包裹的东西。

一个浑身长满了尖刺，半球状的巨大怪物。

拉沃斯。

少年的瞳孔在一瞬间睁大，手臂上挽着的玛露双手也因为突然紧缩带来了几许阵痛，那些支离破碎的影像在脑海中一瞬间燃烧起来。克鲁诺感觉到有血液在朝着头顶疯狂奔涌。

所有人的呼吸都几乎停止了，看着那团火红的球砸在大地上，带起宛如世界末日一般的震荡。熊熊的火焰已经烧了起来，兰迪城背后的巨大火山也因此爆发了。

这一刻，源头找到了。

公元前六千五百万年，拉沃斯降临地球，引起火山爆发，随即带来长久的冰河时代，恐龙人因此彻底灭绝。

所有人都在空中目睹了一切，灼热的空气吹过每个人的脸颊，没有人在意。露卡有些目瞪口呆地看着拉沃斯降临的那个方向，过了很久才吃力地开口：“拉沃斯……是这样来到地球的吗？”

“应该是。”克鲁诺让自己缓了口气，才轻声说道，“我们应该去看看。”

此时火山的熔岩正在四处流淌，将整个兰迪城吞入火海之中。常人难以忍受的热度蒸腾着悬在空中的众人。克鲁诺有些失落地招呼艾拉先后退，等到熔岩冷却下来之后，再重新回到兰迪城的遗迹里。

虽然明知道很有可能要面对拉沃

斯，克鲁诺还是咬咬牙第一个冲进了凝固的废墟中。遗憾的是这里什么都没有，一切都静悄悄的。没有拉沃斯，没有恐龙人，没有水，没有生命，只是一片死寂。

“你们看，这里！”

露卡手指的方向引得大家将目光集中过去，在不远处的角落里，一团蓝色的光晕在空中缓缓流动，那是“门”的标志，是跨越时空的必备之物。

“难道拉沃斯跨越了门，去了别的时代？”克鲁诺看着这个若隐若现的门，有些挠头。

“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它自己制造的门……”露卡分析道，“或者被其他什么拥有‘门’这种力量的人召唤过去了。既然拉沃斯是魔族的神，应该在历史上留下更多的记载才对。”

“你们，在，说什么？”艾拉看的一头雾水，她显然只知道自己这个时代的事。

玛露开始对艾拉讲述自己一行人穿越时空的旅程，还有在未来发现的毁灭世界的怪物。之前的许多经历串联起来，让艾拉顿时明白了大家的表情为何如此凝重。

“艾拉，也要，一起去！”

克鲁诺没有反对的余地，反正这个时代的恐龙人灭绝了，艾拉留在部落也没有更多的意义。一行人陪着艾拉将酋长的位置交给吉诺之后，露卡用时空钥匙打开了这扇时空门。

不知道在哪个时代里，仍有许多未知的将来等待解答。只有前进的脚步，才能在地上书写出真实贴切的答案。

19

“冷冷冷冷死了……”

眼前的天地之间一片苍茫，克鲁诺抱着玛露的肩膀走在罗博后面，身上只



穿着兽皮的艾拉则毫不在乎地走在最前面，卡加鲁跟露卡并肩走在一起，这个时候露卡似乎不那么害怕青蛙了。

穿过时空门之后，眼前的景象忽然变成了银白色。虽然并不知道这是什么时代，但从露卡的推断来看，眼前的景象应该是冰河时代的末期。天气已经不像书上说的那么寒冷了，尽管风雪依旧，还是能看得到许多生物在林间徘徊。只是茫茫的雪原上，似乎看不见属于这个时代的人们。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跋涉，大家的视线里终于出现了一座建筑。从建筑的外观来看，克鲁诺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回到了现代或者未来的某个时代。那座圆顶方形建筑以石木和雕花的金属相辅而成，流线型的立柱上明显有现代科技的烙印。不止是克鲁诺，所有人都看到了这座建筑，脚步不约而同地停下来了。

“那是什么？”

“我不知道。”露卡摇摇头，“记忆中没有见过这种风格的建筑。”

“难道又到了未来？”

疑惑只有实践才能真正地去解释清楚，克鲁诺加快了脚步走在队伍最前端，身边的玛露虽然觉得有些寒冷，但还是跟在克鲁诺的身边。两人很快站到了那座建筑的门口。

由四个金属支架构成的方形建筑并没有封闭的门扉，朝着四个方向敞开的内里是一块雕着华丽花纹的金属板，许多能量的流光在金属板上游走，克鲁诺居然在这能量流动中感觉到了一丝魔法的波动。

罗博走到金属板前察看了一下，用独有的电子声音说道：“这是传送仪器。”

“传送仪器？”

“无论如何，去看看吧。”卡加鲁提议，“不去亲眼看一看，怎么会知道那一头是什么。”

这位满嘴古语的青蛙先生随着旅程的前进，渐渐变得开朗了许多。卡加鲁的声音里带着一股乐观，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克鲁诺看到这种变化，不禁有些高兴，于是第一个踏上了传送台。

“我也要一起！”玛露跟在克鲁诺身后跑过去。

没有人犹豫，大家挤在同一个传送台上，尝试着使用魔法的力量激活它。很快努力就有了结果，一道湛蓝色的光芒从天而降，将众人笼罩在光芒之中。一种仿佛穿越时空的漂浮感传遍了全身，当众人眼前再度浮现出景象的时候，所有人都忍不住发出了不同程度的惊呼。

传统平台的另一端当然也是传送平台，只是眼前的景象实在是太过震撼，让人无法相信是在真实世界而非梦境。

展现在克鲁诺面前的是一片错落有致的浮游大陆，每一寸土地都漂浮在空中，不知由什么力量牵引着。那是一座美丽的带着科技味道的城市，城市的许多细节甚至隐藏在白云之中。两片并不相接的土地上，从高处落下的水流淌进了低处的湖水中，再由管道连接着，渗入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没有风雪，没有灰尘，没有沙漠，也没有任何的杂乱。澄净的天空中，充满绿色和清新的土地宁静地漂浮着，风吹过草地，万籁俱寂中能听见沙沙的声响。有桥跨过流水，让人甚至不忍去踩踏那片宁静。无论瀑布还是丛林，或者草地和湖水，全部都有人工的痕迹，就算克鲁诺所在的时代也无法达到这样的程度。

这里实在太美了，许多鸟儿在空中

划过的时候，克鲁诺甚至开始有些想念自己的故乡了。

“罗博，这里到底是什么时代？”

罗博这一次没有立即回答，而是低头仔细检索了一阵子，才回答道：“这里是公元前一万两千年。”

“古代魔法超文明！”露卡从嘴里艰难地挤出这个词，“我们现在是在古代的魔法文明核心地带。”

“有这样的文明？”玛露有些疑惑地问道，“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没有真正记载这个时代的典籍。”露卡低声说道，“只有古代人的壁画里曾经提及过古代魔法文明，据说曾经有一个王国漂浮在天空中，统治着这个世界。我从未相信过这种事，现在看来是真的。”

让人震撼的美景中，克鲁诺带着朋友们穿过了宁静的湖泊，来到另外一处传送平台。

“只有惟一的传送入口，大概是为了保护这里。”露卡分析道，“如果出现任何紧急情况，都可以封闭入口。”

“天之道……”克鲁诺仔细辨认着眼前建筑上的文字，“这里就是进入城市的真正入口？”

“应该就是这里了。”露卡习惯地扶了扶眼镜，“传说中失落的魔法王国萨尔……没想到我们居然可以来到这里。”

顺着天之道向上越过漫长曲折的路，克鲁诺终于看到了城市的全貌。

几乎浑然一体的金属建筑连绵起伏在山脉上，中间夹杂着许多绿色植被，足以证明这个时代的文明并非只是以科技取胜。远处的空港附近停靠着巨大的飞行器黑鸟号，似乎已经接近完工的状态。巨大的空中飞行机械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异常耀眼。

推开城市的正门，并没有什么人把守，来来往往的人穿着奇怪的宽大长袍，有些人在交头接耳地闲聊，有些人则自得其乐。和克鲁诺见过的大多数时代不同，这个时代的所有人都带着一股悠闲的态度，以轻松的姿态和目光，审视着自己身边的一切。

克鲁诺一行人的到来并没有引起周围人的注意，几个人的衣着在奇装异服的国度里也显得并不是那么古怪。这些自称天之民的人们好像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对周围的一切都不怎么关注。

“拉沃斯到了这个地方？”玛露小声询问克鲁诺，“我怎么觉得不像？”

“四处看看吧，也许有压制着魔法力量的东西存在。”

克鲁诺和露卡四处去与天之民们攀谈，终于知道了目前的状况。

魔法与科技完美结合的萨尔王国被女王萨尔统治着，如今文明和魔法的力量研究都已臻顶点，在萨尔女王麾下有三名贤者辅佐，分别是命之贤者博修，理之贤者嘉修和时之贤者哈修。原本是这三位拥有智慧和能力的老人协助女王治理着国家，此时却因和女王的意见相左，已不在公众场合出现。

“为什么？”玛露有些奇怪，自己和父亲对大臣都是很尊敬的，这样的三个人物怎么会被女王囚禁。

答案很快得以揭晓。在距萨尔王宫最近的一处广场上，克鲁诺碰见了说话声音和语气都让人颇为熟悉的少年。蓝色长发的少年在跟克鲁诺随口说了几句话之后，竟朝王宫走了进去。

克鲁诺犹豫了一下，跟着少年进了王宫。

萨尔的王宫里静悄悄的，没有人来

指责他们擅闯，也没有什么卫兵。一片寂静之中，克鲁诺追着少年的脚步轻松来到了侧厅的一间卧室，却看见了一名美丽的少女正坐在椅子上轻轻啜泣。

想到自己擅闯王宫，克鲁诺并没有立即走进去，而是等在外面，听着少年和美丽少女的对话。

“莎拉姐姐，母亲现在这样子已经无法劝阻了。”

“嘉基，我也知道……”被叫做莎拉的少女叹了口气，“我已经几次违抗母亲的命令，如今看来，只要利用我的魔力召唤出拉沃斯，最后我的下场恐怕会和三贤者一样……”

“姐姐，母亲不会这么做的，我会保护姐姐。”

莎拉笑了：“有嘉基的保护，姐姐就放心了。不过你也要学会保护自己，无论发生什么，都要坚强地活下去。要记住，你可是萨尔王国的王子殿下呢……”

奇怪的悲伤气氛笼罩着这姐弟两人。克鲁诺正在猜想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时身后传来了脚步声。少年躲到目光的死角处，等到脚步声过去，听见一个温和的女声请示姐弟两人：“莎拉公主，女王陛下请您去议事厅。”

“知道，我这就去。”

克鲁诺跟在莎拉公主的后面，穿过了会客厅和大厅，穿过了中庭和走廊，最后来到一扇奇怪的门面前。这扇门与克鲁诺曾经在未来两千三百年世界毁灭后的某处废墟里看到的一样，雕刻着古怪的兽头，带有一股奇妙的魔力。

莎拉公主从怀中掏出一条项链，在门口轻轻触碰了一下，紧闭的魔法大门飞快地打开了。当莎拉进入之后，大门又再度封闭，仿佛这条路原本就是尽头一样。

面对此情此景，克鲁诺揉了揉眼睛，他发现莎拉手中的项链竟和玛露手中的那条一模一样！这个神奇的发现让他联想到了一些问题，少年有些激动地掏出玛露放在自己怀里的项链，轻轻靠近门口碰了一下。

魔法的波纹在门上一扇而过，一阵涟漪之后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克鲁诺知道一定是差了些什么，大概是要在项链上注入魔法力什么的，才能打开这种封印大门。想到这里，少年转身跑出皇宫，去跟在外面四处寻找线索的朋友们会合。

其他人的收获也不比克鲁诺少，卡加鲁首先有些激动地对克鲁诺说：“刚才我见到两个精灵……它们生活在这里，跟随天之民很久了。他们的名字叫格兰和利昂！”

“圣剑格兰利昂？”克鲁诺想起了自己曾经见过的那两个精灵魂魄，“是不是皮肤黄黄的个子矮矮的？”

“对，就是它们！”卡加鲁有些难以自已，“难道这里才是圣剑之力的源头？”

“很有可能。”露卡在一旁说道，“不仅是魔法力的运用，还有这些科技，这些人的文字和书籍，传说中的魔法王国萨尔竟是圣剑的出生地，这太不可思议了。”

“那个修剑的老先生也叫博修。”玛露提出了自己的问题，“他懂得修理圣剑，这里的命之贤者也叫博修，不会这么巧合吧？”

“我们已经经历了太多巧合。”露卡沉吟，“如果我这么推断，你们看对不对？这个时代的博修因为某种原因制作了圣剑，圣剑又因为某种原因流落在

下界，然后博修因为别的原因到了我们那个时代。”

“太多假设了啦。”玛露甩甩头，表示难以理解，“但是克鲁诺你有什么发现吗？”

克鲁诺讲述了一遍自己所见的场面，玛露有些疑惑但又很肯定地点点头：“我的项链的确有很久的历史了，虽然不知道究竟来自哪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我们不试试？”

“同一条项链，因为使用了不同的魔法力量，拥有的效果也不一样……”露卡扶着眼镜沉思道，“克鲁诺，我们去试试好了。”

解决问题总比继续迷惑容易一些，大家的情报汇总之后，得知整个浮游大陆的总动力来自于动力室的魔神器，虽然听上去并不是什么好东西，克鲁诺还是拿着玛露的项链去了一趟动力室。

从动力室里出来，玛露的项链果然拥有了打开封印大门的力量。克鲁诺随即又想起，在自己曾经走过的许多时代里，都有这种散发着淡淡魔力的封印。难道那些封印里都隐藏着什么秘密？历经了一万几千年之后，这些封印依然屹立在历史的每个角落，其中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

这样的想法只是一闪而过，眼前的封印大门已经被打开了，克鲁诺带头跑了进去。

议事厅里，萨尔女王正在高声阔论着一些关于复活拉沃斯的问题。虽然从之前的许多只言片语中已经有了隐约的预感，但当听到萨尔女王亲口承认自己要复活魔神拉沃斯的时候，众人心中还是咯噔一下。

拉沃斯果然在这个时代！

“达尔顿，这些人是怎么进来的？”萨尔女王的敏锐远远超越了其他的天之民，正在说着的话陡然停下来，目光落在克鲁诺一行人身上，“他们都是什么人？”

一名身穿暖黄色披风的年轻人颇有风度地一顿首，转头面对克鲁诺一行。这是个面容俊朗的年轻人，只是眉宇之间带着一股阴郁神色，他有些高傲地看着克鲁诺：“不知从何处而来的异乡人啊……你们可知道，你们冒犯了我们最伟大的萨尔女王。”

“你们要复活魔神拉沃斯，这样做是不行的，这将毁灭整个世界！”克鲁诺才不管年轻人的恐吓，大声喊道，“世界会被它毁掉……”

“永恒的生命，还有控制整个世界的力量，你又能明白什么？”萨尔女王不屑道，“达尔顿，收拾掉这些无名小卒。”

“遵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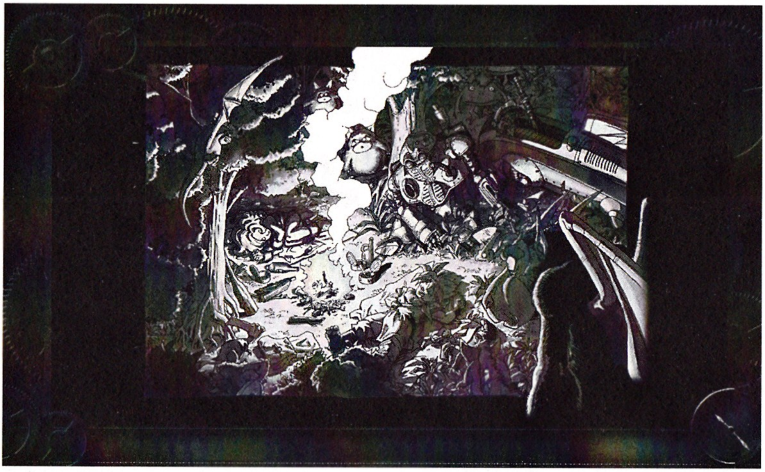
达尔顿挥手之间，一头造型怪异的生物自他背后缓缓浮现。萨尔女王看了一下议事厅周围，发现已经没法继续谈下去，于是转身离开。克鲁诺想去追赶女王，却苦于眼前的奇怪生物而无法抽身离开。

虽然造型并不起眼，克鲁诺却能感觉到这生物的强大气势。既然整个萨尔王国都是依靠魔神器来汲取力量，眼前这生物应该也不例外。犹豫了片刻，少年首先提剑冲了过去。

“天！”

并未轻易出剑的克鲁诺扬起手，一团光焰自天空中炸裂开来。从战神处领悟的魔法在经过了数个时代的锤炼之后又有新的进境。这一股魔法力量使出之后，对面的奇异生物似乎也能感觉到光焰带来的灼热和伤害，发出了一声闷哼。

但场面很快变得更加诡异起来。



怪异生物的头顶因克鲁诺的魔法分出一道裂缝，随即竟然弹射出一团同样的光焰飞向克鲁诺，速度之快根本不容少年反应，一股强大的魔力已反噬而来，将克鲁诺和他的朋友们吹翻在地。

“可悲的人啊，以为掌握了魔法就能站在这个世界的顶端了吗？”达尔顿嗤笑道，“你们的力量还差得很远……”

此时整个议事厅只剩下达尔顿和克鲁诺一行，所有人都已经撤离了。那怪异生物咧了咧嘴，正要释放第二个魔法，远处一个声音飞快地传来，阻止了它势在必行的杀招。

“住手！”

美丽的莎拉公主站在议事厅的入口，目光冷冷地看着兴高采烈的达尔顿。原本还在兴奋中的他愣了一下，有些悻悻地挥手唤回了那头怪物，朝着莎拉公主微微躬身。

“公主殿下，这是萨尔女王的意思……”

“现在请先听我的。”莎拉公主扭头看了一眼自己身边的人，那个人身穿长长的黑色僧袍，帽子遮住了面容，似乎是个预言师一类的家伙，“我们确定要这么做吗？”

“为了他们的安全着想，还是照我说的做吧。”

淡淡的话语从那个看不清面容的预言者口中说出。莎拉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好吧，一切就交给您了。”

预言者也不多说，挥手禁锢了受伤的克鲁诺一行，带着他们离开了萨尔的王宫。

“再见……”莎拉公主不忍看着克鲁诺离去，转身回了寝宫。

克鲁诺看着莎拉公主的身影距自己越来越远，身上一点力气也使不出来。少年有些惶急，明明已经快要找到拉沃斯了，却陡然失去了希望。这种感觉让他觉得有些无力。

通过长长的天之道，众人离开了萨尔王国的魔法大陆。地面上风雪依旧，仿佛

那些连绵不绝的、痛苦的经历一般。

20

“前往史前一万两千年的路被封死了。”

露卡试图用时空钥匙打开时空之门，却屡次失败。强大的魔法力量形成了小型的结界，将史前六千五百万年通往史前一万两千年的时空门彻底封闭，任何力量也无法透过结界诱开时空之门。

“怎么办？”露卡问克鲁诺，“明明知道拉沃斯就在那个时代，我们应该去的……”

克鲁诺的脑海中也是一片混乱。刚才被神秘的预言者丢回到史前六千五百万年的时候，那个神秘的家伙似乎想要说点什么，最终还是没有吐露任何消息，只是帮大家治疗了一下就离开了。从那人表现出来的行为，克鲁诺感觉不到太强烈的恶意，但又不明白对方为什么非要阻止大家去破坏拉沃斯毁灭世界的计划。

这一切的答案究竟在哪里？

少年摇摇头，尽量让自己不要陷入迷惑之中，他开始捕捉自己脑海中一闪而过的讯息。那些交错的时空，那些曾经走过的路，见过的人，一草一木……蓦然之中，一道灵光在脑海中闪过，克鲁诺从地上猛然坐起来。

“我想起来有一道门！有一道门和萨尔王城的封印大门是一样的，我们应该去看看那里隐藏了什么秘密！”

记忆力超群的露卡也想起来了：“在未来两千三百年，找到罗博的工厂那边？”

一行人在灼热依旧的荒野上匆匆奔向通往时间尽头的那片小山崖。

时间的尽头里，老者依然在梦中呢喃着什么。克鲁诺也不客气，轻轻拍醒了老者：“我们似乎看到了未来的希望，请给我们一些提示吧。”

“提示难道不是在你们自己的脑海里吗？”老者叹息一声，“既然已经选择了想要走的路，就一直走下去吧。不管未来是什么，人和人连绵不绝的脚步才是通往未来真正的路。”

“可是……我们真的会赢吗？”玛露有些担心。

老者呵呵地笑了：“孩子，不管是不是好结果，不去做怎么能知道呢？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做好了，如果真的知道了结果，就不是未来了。”

克鲁诺默默点头，不得不承认这位站在时间尽头的神秘老者说的有道理。

“我们走吧。”

踏上通往未来两千三百年的时空之门，克鲁诺朝着老者挥手，在进入时空隧道的一瞬间，克鲁诺看到老者脸上淡淡的笑容里带着一丝哀伤。克鲁诺虽然很奇怪，却没有时间问清楚了。

“这里……一定不能让未来变成这样。”

荒芜的公元两千三百年，风依然低低地吹着，天地间一片阴霾。没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了，没有了希望的世界，宛如永远不会醒的噩梦。踏着焦糊的土壤，少年和朋友们抵达了目的地。

监视者之家。

再度进入这个冰冷的所在，一股并不十分熟悉的魔法波动让众人有所察觉。曾经在魔法王国萨尔见过的奇怪生

物nu静静地站在封印大门的里侧，当闪烁的项链将封印打开的时候，nu发出了愉快的欢叫。

监视者之家的密室里，摆满了各种仪器和设备，许多设备依然弥新。露卡一边赞叹着挨个察看，一边打开监视者之家的录像系统。

这一次的画面是完整的拉沃斯毁灭世界，比上一次的画面碎片清晰了许多，同时还有许多关于拉沃斯的详细记录，包括如何克制拉沃斯，以及拉沃斯出现的正确年代等等。而在这些记录的最后，出现了一个本不应该出现在这个时代的名字。

——理之贤者嘉修。

——嘉修怎么会在这里？

疑惑的克鲁诺低头捡起一封信，这封信看来刚写了不久，纸张依然是新的。上面用嘉鲁迪亚文很郑重地写了这样一段话。

“虽然可能性无限趋近于零，但我还是希望，希望有人能够打开这堵门。这些人将是这个星球的救世主，我为他们祈祷。这里留下了我最后的作品，也是我一生最好的作品——时之翼，用它可以自由穿越时空，完成拯救星球的重任。”

放下信笺，克鲁诺抬起头，看着露卡把灯陆续打开。灯火亮起的同时，停驻在密室中央的白色流线型座舱一点点地现出了它的本来面目。漂亮的白色机身看上去优雅又华丽，带着一丝上古时代的风情，又混合了现代科技的诸多设计。这样奇妙的作品，居然在昏暗的建筑里隐藏了这么多年，现在才得以出现。

站在门口的那只nu拖着一个巨大的玻璃护罩走了进来，开始用人语同克鲁诺交流。

“虽然不知道你们是不是那些人，不过这东西还是送给你们吧，希望你们有好运气。”随手抛出一排座舱用的座椅，将流线型的座舱彻底改装成能够装载人的模样，nu转身又离开了。

克鲁诺对着nu招了招手：“谢谢！”转身又对同伴们大声呼唤道：“现在我们是不是先回到史前一万两千年？”

“当然了！”

激荡的声音在密室里回荡，面无表情的nu站在门口看着这些欢笑的年轻人，垂下双臂静静地睡着了。为了等候，它似乎已经经历了太多的辛苦，休息片刻也无妨了。

在梦中，nu希望自己能做一个美梦，打破这些等待的岁月里长久的噩梦记忆。

21

“原来这个时代的地面上也有居民。”面对地之民的时候，露卡不免也有些意外。

时之翼划过了美丽的时空之河，落在地面上。史前一万两千年的大地上依然风雪吹拂，刺骨的冰冷钻入每个人的心中。不过此时克鲁诺更关注的是头顶那一片悬浮的山脉，被巨大铁链拴在地面上的巨石，荒凉而神秘。许多地下的居民就这样仰头看着天空中的神迹，不能言语。

“那是什么？”玛露自言自语道。

“那是叹息之山。”一名仰望天空的地之民说道，“叹息之山上囚禁着伟大的命之贤者博修。”

“为什么啊？”玛露看了一眼克鲁诺，低声继续问道。

那名地之民扭头看了一眼玛露，美丽的公主殿下这个时候表现出的可爱和纯真让这位地之民没有了戒备，压低声音回答道：“因为萨尔女王陛下想要建造海底神殿，据说是为了召唤出强大的魔神拉沃斯……博修大人反对女王陛下的计划，就被囚禁在这座山上。”

克鲁诺吐出一口气：“博修，真的是我们认识的那个博修吗？”

“不知道。”玛露摇头，“要不要去看看？”

克鲁诺看了看惟一通往叹息之山的那条铁链，点点头：“当然！”

对于这些人来说，爬上一条铁链的难度显然不算太高。克鲁诺首当其冲，卡加鲁和罗博紧随其后，最后面则是女孩子们——艾拉虽然速度很快，却依然比不上克鲁诺。一行人浩浩荡荡杀上叹息之山，打败了守卫博修的魔神，来到被囚禁的贤者面前。

身穿同样的衣服，样貌也是同一个人，克鲁诺有些激动地大叫了一声：“博修！”

正从魔法麻痹中慢慢恢复过来的博修看了一眼克鲁诺，有些奇怪地摇头道：“奇怪，我们好像是初次见面吧？您为什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因为我认识你……”克鲁诺刚想说实话，却被露卡捂住了嘴，于是赶忙改口，“博修大贤，叹息之山如果没有魔力的支撑，很快会坠落地面。我相信其他魔法大陆的原理也是如此，所以我必须先离开这里。”

对于这个提议，博修自然没有意见。

顺着铁链下到地面上之后，果然，没有了魔力支撑的叹息之山正缓缓落向地面。这是除了拉沃斯毁灭人类外，克鲁诺生平见过最震撼的场面，一座大山铺天盖地地朝着海面威压过来，瞬间之后就消失在茫茫的水面上。其视觉冲击和震撼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一次时空旅行。想像一下魔法大陆下坠到地面的景象，应该也足以让人恐惧。

“克鲁诺！”

站在地之民中间遥望天空的，还有一名美丽少女。少女的头发高挽着，面容中带着淡淡的忧伤，声音轻柔，一袭王族的长袍穿在她身上，显得玲珑有致。在少女的身边，有一名面容坚毅的少年。

“莎拉公主！”

“我知道你们一定会回来，那位预言者也这样说。”莎拉公主有些无奈地叹道，“不管结果怎么样，这一次我一定要帮你打开天之道……”

双手在空中挥动了一下，一道从天而降的光落在封印天之道的传送器上。深沉结实的小型结界就这样被击碎了，莎拉则面不改色地站在原地，双手缓缓放下。整个过程连一眨眼的功夫都没用上，让人分外羡慕这份天生的强大魔力。

“博修先生，请您回到王宫……没有您，这个国家将要面临灾难……”

“他再也回不去了！”

天之道的封印刚刚解开，一道光就顺着传送器落下来。面容中带着一丝阴沉的达尔顿挥动了一下披风，如鬼魅般将莎拉公主俘入怀中，动作之快甚至连克鲁诺都来不及反应。

“公主殿下，您似乎又不听女王陛下的劝告了。”达尔顿怒视着克鲁诺等人，口气中带着一丝威胁的意味，“不过此时我们的海底神殿已经快要接近完

工了，公主殿下就算是放开了结界，我也不会在乎什么……”

由于达尔顿抓着莎拉，因此克鲁诺和卡加鲁并不敢朝对方动手，双方就在这种僵持中渐渐拉开了距离。达尔顿懂得观察局势，察觉了克鲁诺的意图之后，这位萨尔王国的总大臣与克鲁诺的距离拉得更远了。

“公主必须跟我走，而你们则死定了。”达尔顿冷笑一声，一只脚踩了踩传送台，人影随之飞升上去，不给克鲁诺留下任何机会。

这一次达尔顿没有与克鲁诺纠缠，而是迅速逃离了现场。博修看着达尔顿消失的方向，有些怅然地叹了口气：“克鲁诺，虽然可能是第一次见到你……我还是很相信你的正义感。如果海底神殿计划发动，拉沃斯觉醒的话，我们这个世界必将遭受恐怖的洗礼。为了这个世界，也为了莎拉公主，请你破坏掉魔神器好吗？”

“魔神器？”

“魔神器里隐藏着的就是拉沃斯。拉沃斯是整个魔法大陆动力的源泉，它能够影响周围的人。萨尔女王的力量也来自于魔神器，因此她的内心被腐蚀得最厉害。只有破坏了魔神器，女王才有可能恢复正常。”

克鲁诺点点头：“我明白了。”

“我这里有一把剑。”博修从自己的背后打开包裹，露出一把红色小剑，“格兰和利昂两个小家伙为了破坏魔神器，把自己的灵魂融入了这把剑里。你拿着它，应该对你有所帮助。”

博修的话让大家大吃一惊，这位老人果然就是制作格兰利昂的那位。但是这个时代的博修怎么会在克鲁诺的时代长期隐居？克鲁诺没有将这个疑惑问出口，他挠挠头接过博修的武器，再次点头应诺下来。

顺着莎拉公主打开的天之道，克鲁诺再次来到萨尔王国。这里的一切都和之前并无太大区别，只有达尔顿把守在王宫入口。

“我就知道你们不会死心！”达尔顿带着未卜先知的可笑口吻喊道，“不过你们的路就在这里中止了，这一次我要亲手消灭你们！”

说话间，年轻人的披风带着他整个人漂浮到了空中，对魔法的熟练应用让达尔顿占尽了先机。克鲁诺这一次并没有犹豫，拔剑跃起便在空中一道力斩，劈开了达尔顿召唤出的巨大冰块。

卡加鲁从另一侧一闪而至，手中圣剑在空中飞快地挥动，瞬间刺出数十剑。达尔顿尚未来得及反击，已先仓惶落回地面，却被玛露手中的弩箭射中了身体。

虽然懂得疗伤魔法，但克鲁诺狂风暴雨般的攻击仍让达尔顿心悸。可以召唤的怪物戈莱姆被女王带到了海底神殿，面对如此强大的几个对手，达尔顿知道自己根本就没有希望。

当艾拉将双手砸在达尔顿头顶之后，这位号称魔法王国萨尔最有前途的首席大臣终于顶不住了，居然还有人能够以空手将他打落，这种挫败感让达尔顿无心恋战，于是在甩出一个幻影魔法后，便转身遁去。

“通往海底神殿的路，就在这里吧。”克鲁诺看着达尔顿离去的方向，下定了决心，“我们走！”

没有犹豫，也没有彷徨。当一切真正降临的时候，当需要面对一切的时候，年轻的心除了坦然，并没有多余的情绪。

22

海底神殿规模宏大且复杂，完全超出了人类的想像。很难理解史前一万两千年的人们从什么时代开始发展科技，又利用拉沃斯的魔神器汲取了多少魔法力量。不过眼前这一切还是让露卡和玛露赞叹不已，就算嘉鲁迪亚的王宫与之相比也显得简陋单调。这里的一切看上去就好像凝聚了人类所有的智慧一般，带着让人羡慕的华丽。只是站在这里的所有人都明白，这里不仅仅是美丽，还有死亡和毁灭。

“我们真的能够打败拉沃斯吗？”玛露有些担心。

“博修说趁拉沃斯没有完全苏醒去破坏魔神器，难度应该不会太大。”克鲁诺也有些心神不宁，虽然经历了那么多时代的曲折，可眼前这一切还是让少年产生了一丝动摇。

“嗯，不管怎么说，我们距离改变历史又近了一步。”

虽然说着这样安慰自己的话，可玛露心中深深的忧虑总是如影随形。当大家真正站在海底神殿最深处的时候，之前曾经强大可怕的魔法生物戈登姆也已变得不够强大了，这样的变化反倒让所有人心中都难免惴惴不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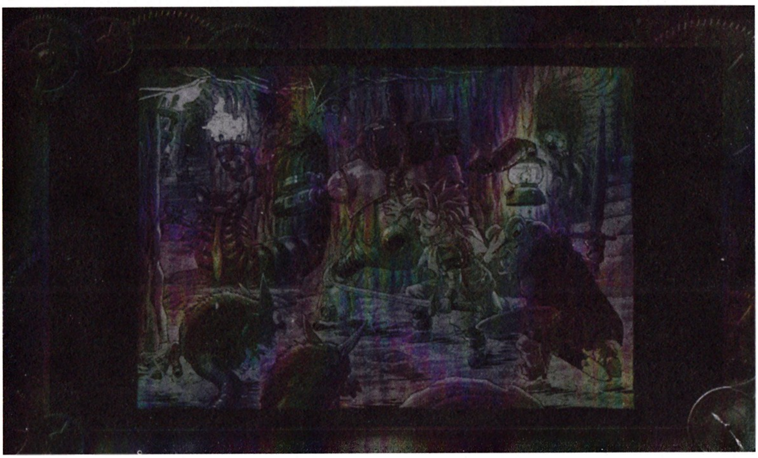
推开神殿深处的大门，萨尔女王和达尔顿、莎拉还有自己的小儿子嘉基正聚在一起，在女王的身旁就是魔神器。无比强大的魔力从魔神器里涌出，朝着四面八方奔流而去。这股力量支撑着整个海底神殿，也支撑着天空中漂浮的萨尔王国。

“这些家伙！”达尔顿首先发现了克鲁诺等人，“你们这些家伙居然没有死！”

克鲁诺拔出博修交给他的红色小剑，对准了魔神器。

“在没有解决魔神器之前，我是不会放弃的！”

“这些虫豸！”萨尔女王怒喝道，“达尔顿，你这个没有用的东西……非



要我亲自给你解决问题吗？”

“陛下……”达尔顿虽然平时嚣张，但依然很惧怕这位女王陛下。容貌美艳的女王此时悬空站在魔神器一旁，长裙和长发在空中四散飞舞，带着一股不怒自威的压力和气势。

“愚蠢的异乡人，我来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后悔吧！”

“不，母亲！不要！”

莎拉公主的呼唤并不能阻止萨尔女王的决心，在克鲁诺听不懂的咒语声中，天空和大地都开始颤抖。那些飞快输出的魔力暂时中止了，一道魔法墙出现在克鲁诺和女王之间，将双方彻底隔绝开。

“母亲，你不能……”

莎拉有些绝望地继续喊着，声音却被魔法墙壁彻底吸收。女王仍念诵着咒语，克鲁诺已经听不清对方的词句了，但他能感觉到一股无比强大的力量正在眼前凝聚，这一切都是他从未体验过的。

“拉沃斯啊，我们伟大的魔神，请出来实现我的愿望吧！”

魔力的凝结在这一刻到达定点，克鲁诺知道事不宜迟，高举起博修送给自己的武器，一刀插向魔神器。格兰利昂的力量冲破了魔法墙，完美地刺入了魔神器之中。

凝聚多时的魔力终于爆发了，一道凌厉的白光袭击了所有人的视觉，将整个世界融入一片虚空之中。

空间被扭曲了，看不见天空也看不见大地。不知身在什么时空里，周围只有淡淡扭曲的光线，目光永远也看不出去。克鲁诺捡起散落在地上的武器，尝试着在没有地面的空间里向前走了一步，脚下的地面依然坚实。

“这就是……拉沃斯……”

身旁的玛露掩口低声惊呼，看着缓缓靠近自己的巨大怪物。和在未来看到的世界末日录像一样，眼前的怪物浑身长满了奇怪的尖刺，身躯巨大但并不笨拙，体内蕴藏着极为强大的力量。萨尔女王此刻正漂浮在拉沃斯的头顶，得意地狂笑着。看到这一幕，玛露心中充满了绝望和挫败感。

“拉沃斯终于是复活了……”

克鲁诺没有任何犹豫，举起手中的剑就朝拉沃斯前端惟一柔软的部分挥去，剑还未触及拉沃斯的身体，却能感觉到一道强大的力量冲破了自己的身体。这股力量的强大和迅速已经远超任何人的想像，克鲁诺几乎没有任何回避和反击的机会，人已经跌倒在地上。

没有人能够幸免，不管是速度超快的卡加鲁还是强壮的艾拉，拉沃斯持续释放的强大冲击将众人打倒在地，甚至连身体都无法动弹。而这，只是一瞬间的事。

在这之前所有人都曾试图猜测过拉沃斯的力量到底有多强大，此时终于得到证实。倒在地上怎么也使不出力气爬起来的克鲁诺嘴角有些苦涩，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萨尔女王会用拉沃斯的力量杀死自己和朋友们。这让克鲁诺感到无比愧疚，他并不希望自己牵连了朋友们。

“拉沃斯，你终于复活了吗？”

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声音在此刻响起，神秘的预言者终于再度出现了。身穿长袍的家伙竟冲破被拉沃斯凝固的时间和空间，来到了萨尔女王面前。

“你还是那么固执吗？就让我来打倒你好了！”

那声音嘶哑而又带着一丝惆怅，这一刻，克鲁诺终于知道自己在什么时候曾经听过这把声音了。就在六百年的

嘉鲁迪亚王国，就在那个深沉阴冷的夜里，就在那个漆黑的地下室！

预言者甩开了长袍，露出其中的本来面目，这一刻克鲁诺和所有的朋友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尤其是卡加鲁。

“魔王！”

在中世纪与克鲁诺一战之后失踪的魔王此时竟出现在这里，让所有人都感到不无震惊，也让被拉沃斯凝固的时间终于有了一丝松动。

“我的宿命就是打败你，拉沃斯！”魔王亮出自己的武器，镰刀笔直劈向拉沃斯的弱点处。

“愚蠢！”

萨尔女王操纵下的拉沃斯拥有普通人根本无法想像的力量，即使是魔王也无法与之抗衡。强大的拉沃斯在原地盘旋了片刻，发出巨大的吼声，一道光波穿破了魔王引以为傲的魔法防御，也打破了魔王的武器。

无数光弹随即飞向魔王，将强大的魔王打落在克鲁诺的身旁。

“你……为什么？”克鲁诺不明白魔王为何竟和自己的目标一致。

“不要你管！”魔王咬牙切齿，却再也没有力气爬起来。

“游戏结束了，杀死他们。”萨尔女王扭头飘走，看都不看地面上的这些人一眼。连三贤者都不是女王的对手，克鲁诺等人的存在对女王来说也不过是个小小的麻烦罢了。

克鲁诺看着拉沃斯蓄积魔力，知道自己和朋友们的生命也许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少年有些怅然也有些失落，明明在未来有人说他们是拯救这个星球的希望，此刻却分明充满了绝望。

克鲁诺并不畏惧死亡，他担忧的是朋友和人类的未来。

“如果能够替朋友们死去就好了……”

内心这样想着，克鲁诺的身体竟冲破了极限的束缚，少年在魔王的面前慢慢站直了身体。

“你……”魔王也没料到克鲁诺竟在这种时候竟然还有力量站起来，无论如何也无法使用魔法的他不禁有些吃惊。

“你快带着大家离开这里吧。”克鲁诺朝着魔王微微一笑。

这笑容里包容了太多的东西，不舍，牵挂，希望，勇气，梦想，努力……魔王看着克鲁诺的笑容，一时间竟忘记了保持尊严，呆住了。

克鲁诺没有再说更多的话，双手蓄起强大的天魔法，朝着天空指向巨大的拉沃斯。仿佛燃烧生命一般的强大魔力从少年的身体里尽数喷薄而出，形成了一道比天魔法的强大障壁，足以抵御拉沃斯片刻的攻击。

“嘉基……是，是你吗？我很高兴……”

同样虚弱的莎拉有些哽咽地抬起头，使出她最后的力量将克鲁诺的朋友们送离了眼前的空间。玛露甚至来不及流出眼泪，人已经失去了意识。

接下来的事只有几个人亲眼目睹了。走出属于自己的小空间后，拉沃斯开始持续使用它过于强大的力量。无数的咆哮声回荡在空中，魔法割裂了漂浮的大地，失去了魔神器的萨尔王国歪歪斜斜地开始向着海面坠落，这一切都来得如此突然，以至于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

火焰袭击了魔法大陆的大多数地方，曾经繁荣美丽的景色被毁灭殆尽，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幸免。仅仅是片刻之后，拉沃斯的力量已将萨尔王国的所有

建筑都彻底摧毁，坠落的魔法大陆带着火焰，在水面上挣扎了片刻，终于彻底沉入水中。水平面开始缓缓升高，淹没了大部分地面。

这个世界在拉沃斯的低沉吼声中再度迎来了最黑暗的年代。住在地面的地之民们仰头看着这一幕，虽然并不清楚整件事的真正意义，却在雪地里找到了几个昏迷不醒的家伙。这些人里有年轻的女孩，青蛙剑士，还有一个圆滚滚的机器人……

只是一瞬间之后。这世界的希望，看起来就这样破灭了。

23

“克鲁诺！”

带着哭喊声从梦中惊醒的玛露，睁开眼就看到了艾拉和露卡关切的表情。想起之前宛如最黑暗噩梦的一幕，少女忍不住扑到艾拉怀中一阵抽泣。

“克鲁诺，克鲁诺再也回不来了……”

艾拉虽然并不太会安慰人，还是努力拍了拍玛露的后背，没有说话。克鲁诺为了救大家而死，这是谁都不愿接受的事实。然而一切都已发生，还有更多的问题无法避免——沉浸在悲伤之中的朋友们从昏迷中醒来，已经是三天之后的事了。此时魔法大陆已经彻底消失，意味着魔法文明也终于结束。然而拉沃斯引起的更多连锁反应才刚刚开始，如果按照目前这种情况演变下去，这个世界很有可能陷入一场各个时代轮番上演的悲剧之中。

“我们该怎么办？”露卡还算是情绪比较稳定的，虽然她的内心也充满了悲伤。

“先去，见，长老。”艾拉建议道。地之民们也和艾拉那个时代一样，由长老掌握着最多的情报和资源。如今世界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果从那些隐居在洞穴里的人们口中得到想要的消息，恰恰是打破僵局的第一步。

此时因为天上的可怕灾难，大多数人都聚集在广场上等待长老的指示，当卡加鲁、玛露和露卡来到广场上的时候，正在同其他人交谈的长老眼前一亮。

“远方前来的异乡人……”长老招呼大家过去，“你们是为了魔神器的事而来的吧？”

“是的，我们……”玛露开始讲述自己为何会来到这个时代，因为牵扯的内容实在过多，只是简单叙述已经需要不少时间。

玛露正说着，广场角落里忽然一阵骚动，是达尔顿带着他的手下们过来了。

“女王陛下已经不在了，我是这个世界的新王！”达尔顿嚣张地宣布道，“你们这些蝼蚁，都将在我的统治之下！”

“居然是你们！”宣布自己身分后，达尔顿发现了玛露等人。这些敢跟拉沃斯对抗的家伙给他的印象异常深刻。

“抓起来吧，把这些人都给我抓起来！”

因为刚刚从昏迷中醒来，身体异常虚弱的众人没有多少力气反抗，就被达尔顿的手下打昏了。地之民们没有能力反抗天之民，只能看着达尔顿带走了玛露和艾拉。

昏迷没有持续多久，玛露便被身边呼啸的风声吵醒了。醒来的少女看见身

边站着神情严肃的艾拉和卡加鲁，一时间有些恍惚。

“我们这是在哪里？”

卡加鲁指了指狭小的窗口。玛露从玻璃处向外看过去，吃惊得一屁股坐在地上。

“黑鸟号？！”

窗外，白云朵朵飞逝而去，看不见大地也看不见人的踪迹。强烈的风吹拂着流线型的巨大飞空机械，许多士兵前后巡逻着，从这里能看到达尔顿就站在飞鸟号的机翼上，在达尔顿身边摆放着的，正是嘉修最后的完美杰作时之翼！

虽然看不清嘉修在做什么，不过似乎是打算给时之翼加上飞行用的翅膀。看到这一幕玛露焦急万分：“我们，我们要逃出去！”

艾拉咧嘴一笑，一拳打开紧闭的电子门。

黑鸟号巨大的密闭空间里充满了守卫，大家的武器都被搜走了，全靠空手就足够强大的艾拉在前面开路。六千五百万年前的史前女酋长愤怒的拳头横扫着一切，但每个人的心中都带着同样的悲恸，他们知道克鲁诺已经无法回来了。

即使克鲁诺不在了，依然要努力拯救世界。

带着这样的信念，艾拉搜索遍了黑鸟号的所有房间，为众人找回了武器。大家越过长长的走廊，在左侧机翼的出口部分停了下来。

“要争取第一时间抢回时之翼。”露卡对卡加鲁和艾拉说，“你们围攻达尔顿，我去发动时之翼，玛露和罗博殿后，我们能够发动时之翼之后，直接回去地之民广场。”

计划很简单，也没有人反对。艾拉一拳轰开出口大门后，卡加鲁犹如一道电光切开了守卫在门口的警报器，随后和艾拉一同冲到时之翼前，却被达尔顿召唤出的怪物戈登姆拦住了。

“无穷的黑暗之力啊……”这一次戈登姆似乎还会吟唱魔法了，但无论怎么努力好像都没有效果。

“你们的魔力之源已经复活了，魔法时代彻底终结。”露卡嘲笑这个招之即来的怪物，“你还有什么招数？”

戈登姆尝试了几次，发现魔力真的枯竭了，于是呜呼一声逃走了。

达尔顿还站在时之翼上得意着：“这真是个宝物啊，有了它就能穿越时空了，到时候即使统治这个世界，也不是什么难事……”

陶醉的自言自语还没说完，艾拉已经冲过去一拳打飞了他。达尔顿的身体在空中翻了个身，稳稳落在地上。

“果然还是你们这些家伙。”年轻的首席大臣、如今自称世界之王的家伙怒喝道，“我要让你们去死！”

并不清楚刚才戈登姆逃走一事的达尔顿开始召唤异空间的怪物，这一次却没有谁来响应他。空中形成的黑洞空间没有走出任何生物，反倒将达尔顿一口吸入。

“……”

玛露有些怜悯地看着达尔顿消失在异空间的入口里。这样的空间入口不知道连接着什么样的地方，不过这已经不是大家所关心的事了。看着崭新的，拥有了飞行双翼的时之翼，露卡小心翼翼地拉动开关，带着大家离开了黑鸟号。

重新回到广场上时，长老还在，看到大家平安归来，老人也很欣慰。

“刚才有一个人说要你们去北面的山崖上，告诉你们一些事情……”长老

低声对卡加鲁说，“对方说要一个像青蛙一样的家伙亲自过去……”

虽然有些迷惑，卡加鲁还是跟带头去了北面的海边悬崖。

被拉沃斯摧毁过的世界已经和往日有些不同了，地面上的冰冷气息依旧笼罩着每个人。雪花又一次飘落，卡加鲁拉紧披风，顺着山路走到了尽头，却看见自己一生最不愿面对的一个身影。

拔剑，随后才是呼唤名字。

“魔王！”

魔王站在山崖的尽头，被朔风吹动的长发和披风映着他健壮的背影，却显得格外的孤单。魔王转身轻蔑地看了一眼卡加鲁，没有流露出战斗的意图，只是嘶哑着嗓子问道：“想要知道事情的真相吗？”

“什么？”卡加鲁有些不解，没有立即动手，但仍与魔王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我原本就是这个时代的人。”魔王低声说道，“魔王嘉基，不知道多少年了，我已经忘了自己的名字，只记得自己是魔族领袖。”

“嘉基！那个萨尔王国的王子！”

“没错，这里……就是我的故乡。”魔王嘉基的笑容里带着自嘲的味道，“莎拉是我的姐姐，萨尔是我的母亲。你们应该已经有所察觉了吧？”

“……”

没有人说话。

“所有的一切，都源于我童年时的印象。”魔王嘉基开始向这些虽然立场不同，目的却是一样的人解释道，“有一些我很小很小时候的记忆，这些记忆中包括一个强壮的红发少年为了保护朋友死在拉沃斯面前。”

“后来我成年之后，童年的记忆已经不太清楚了，只记得拉沃斯是我一生中惟一要打败的敌人。为了这个目的，我成为了魔族的领袖，任由魔族的小人们利用我的名声。我让魔族尊拉沃斯为神，就是为了召唤出拉沃斯。”

“这一切的计划在最后阶段被人类的反攻打乱了。拉沃斯的力量比我想像中更为强大，我没有足够的力量召唤出它。就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了你们的出现，是你们搅乱了历史。”

“红发的少年出现在我面前，我知道一切的因果都是从拉沃斯开始。我们的战斗惊醒了拉沃斯，让它得以复活。但复活后的拉沃斯没有立即毁灭世界，而是在史前六千五百万年毁灭了恐龙人的帝国。你们被吸入时空乱流进入那个时代，我自然也在那个时代。”

“那个时候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我会身在中世纪，为什么你们会出现在我的面前。一切的答案，都因为克鲁诺的出现而揭晓了。拉沃斯引起了时空震荡，让我们拥有穿越时空的能力，克鲁诺一定是通过穿越时空的方法到达了我的故乡，在我童年时代被拉沃斯杀死。”

“我做出了一个违背魔族契约的决定，我决心救走克鲁诺，留下自己打败拉沃斯。”魔王说到这里，有些惋惜地停顿了一下，“事实证明我的力量还不够，拉沃斯复活之后三贤者都被流放到不同的时空中，我和姐姐也失散了……命之贤者博修身处于克鲁诺的时代，理之贤者嘉修到了被毁灭的未来，时之贤者哈修则落进了时间的尽头……”

“时间尽头的那个老先生是时之贤者？”露卡吃惊道，“难怪他说自己看见了时间的流逝……”

“事情就是这样了。”魔王嘉基的

目光望向卡加鲁，“青蛙，我要说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剩下的恩怨我们来结束吧，要来一场决斗吗？”

魔王的声音让所有人都沉默了。卡加鲁的故事大家都很清楚，他与魔王之间的恩怨并非一两句话就能说得清楚。如今大家已经失去了很多东西，站在这里，战斗无疑是解决恩怨的最好方式。

在所有人期待的眼神中，卡加鲁沉默了片刻后抬起头，随即又轻轻地摇了摇头。

“不。”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卡加鲁的决定如此艰难又坚决。魔王带着淡淡讽刺的目光停留在青蛙剑士身上：“我杀死了你的好朋友，把你变成了青蛙。”

“我也许应该为他报仇，不过不是现在。”卡加鲁沉声说，“现在我们的目标是如何阻止拉沃斯，让这个星球的生命延续下去。在这种时候跟你决斗，等于是否定了我们在时空旅行中的所有努力。”

“所以？”魔王浮现出淡淡的笑容，如果有魔族看到这一幕，想必会相当震惊。

“我们先割舍过去。”卡加鲁的声音里没有一丝犹豫，“现在去寻找拉沃斯，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魔王嘉基转过身去，目光越过绵长汹涌的海面，落在那正在浮起的巨大空中建筑上。漆黑的高科技海底城堡从水中冉冉升起的，遮蔽了日光，挡住了希望。仿佛噩梦一般，出现在所有人的视线里。

“黑之梦。”魔王淡淡说道，“母亲的最终梦想，她长生不老愿望实现之地。有了拉沃斯的力量，黑之梦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永远存在于任何时代里。我们这个星球，可能就要走向灭亡了。”

“一定还有办法！”

“当然有。”嘉基叹了口气，“我带你们去找时之贤者，他应该有能够让克鲁诺复活的办法。”

魔王嘉基的话让所有人感到一阵兴奋。魔族之王和人类的首次联手，就在这史前一万两千年的悬崖上开始了。没有历史能够书写这一幕，但这一幕却永远驻留在很多人的心中，一直到很多年以后。

24

“并没有把死人复活的方法。”时之贤者哈修站在永恒的路灯下，低声说着话，“你们的未来我早已看见，如今却变得扑朔迷离。克鲁诺已经不在了，你们应当面对现实。”

“请您务必告诉我们怎么让克鲁诺复活……”玛露说着说着眼泪就流下来了，“哈修先生，请您一定要告诉我们。”

嘉基有些不耐烦地摇摇头：“哈修，你如果不想说我们也没办法，只好再见了。”

嘉基说完转身就走，其余的同伴们看见这情形也不知所措，不知是该继续请求哈修还是跟嘉基一起离开。站在路灯下的老人看着嘉基王子成年后孤单的背影，叹了口气：“你们等一下。”

从怀中掏出一枚闪烁着光芒的球体，哈修郑重地将它放在玛露的手中。

“这些人里，你与克鲁诺的羁绊最



深，这件时之卵由你保管。”哈修有些无奈地低下头，“它的使用方法，你们去问那个制作出时之翼的男人吧。”

峰回路转的变化让所有人都为之一振，玛露谢过哈修后跟着魔王嘉基上了时之翼，由露卡发动，指针瞄向未来的两千三百年，监视者之家。

推开监视者之家的大门，原本守护着时之翼的nu走了过来。

“你们果然来了，快一些吧，我的时间不多了。”

Nu的声音让嘉基一愣，这声音分明是理之贤者嘉修……魔王有些疑惑地看着眼前这只魔法生物nu，在自己童年的时代，曾经有过许多这样的nu。

“不用奇怪，我的身体已经撑不住了，只好把灵魂注入这生物的身体里。”嘉修的声音听起来依然稳重，“你们能不能找到克鲁诺的……人形玩偶？最好是和他身高一样的。”

这个要求很让人意外，不过玛露还是记起了自己曾经在千年祭广场上看到的某个东西。

“广场上有个鬼屋呢，那里的游戏奖品就是人形玩偶。”少女回忆道，“我们现在回去拿？”

“去吧。”嘉修的声音略有些虚弱，“我在这里等你们回来。”

时之翼再度启航，目标是千年祭广场。嘉基带着玛露和露卡到了广场的鬼屋，换了游乐代券后才知道并不能直接购买，需要跟玩偶做相同的表情才能拿到奖品。

“来，笑一个！”

嘉基有些恼火地在鬼屋主人的诱导下做出各种奇怪的动作，所幸这片大陆并没有魔族存在。如果让法兰克之类的魔族看到魔王大人在游乐场摆出各种怪异的表情和动作，恐怕整个魔族的信心都会因此被彻底摧毁吧？

不管怎么说，奖品是到手了，但要通过快递方式送到克鲁诺的家中。大家又马不停蹄地赶到克鲁诺家里，对于这个时代的克鲁诺母亲来说，时间不过

刚刚过去了几个小时而已，看到这些自称克鲁诺朋友的人，少年的母亲露出微笑。

“克鲁诺还好吧？”

“啊，还不错……”嘉基扯了个谎，回头有些尴尬地看着露卡和玛露，三个人拿了玩偶飞奔似的逃离了克鲁诺的家，乘坐时之翼回到了被毁灭的未来时代。

“复活克鲁诺必须登上死之山顶。”隐藏着嘉修灵魂的nu继续说道，“你们登上山顶，让玛露对着天空使用时之卵，一切就会变得顺其自然。在那之后，你们应该知道怎样做了。”

“你们加快速度吧，我的精神已经快要不行了……很快就要到达极限。”

死之山并非因为充满了死亡而得名，只是这里遍布着各种拉沃斯的幼体。毁灭世界之后，拉沃斯不知所踪，只留下这些幼体肆虐着这个残破的世界。嘉修召唤了三个精灵，前往死之山帮助嘉基复活克鲁诺。

“我们真的能救活克鲁诺吗？”

这样的问题虽然已经问过了无数次，这一次的回答却和以往不太一样。

“你们的命运，在时之贤者哈修那里已经可以看清楚了。”嘉修说，“惟一能够阻断因果之律的人不是你们，而是克鲁诺。只有在他的手中，才能开创出新的未来和无限的可能。你们必须坚信自己能够救活克鲁诺，否则他就不会再复活。这就是你们要做的，坚信自己所做的一切。”

嘉基点点头，转身带头冲上死之山。

山上布满了敌人和恐怖的拉沃斯幼体，但这并非最困难的。强烈的暴风雪也阻挠着大家的前行，一路上没有人说话，每个人的心情都很沉重。

记忆中那个红发少年并不是最强大的家伙，却在最危险的时刻为朋友挺身而出。这一幕虽然残酷，却成为很多人心中最珍贵的一幕。

想到能够再见到克鲁诺的笑脸，看到他挥剑的样子。玛露紧紧搂着怀中的时之卵，心脏剧烈地跳动着。

越过了漫长的风雪阻隔，死之山的山顶可以看得见漂亮的阳光。远处的山峰在阳光照耀下，反射着漂亮的银白色光辉。一棵晶莹的小树屹立在山峰的尽头。不同寻常的风景里，有奇妙的能量在缓缓流动。

到达尽头了，玛露站在这里对着天空举起手中的时之卵，阳光也照在时之卵上。

奇妙的景象在下一秒内开始了，天空中的太阳被黑影缓缓遮住了。

“是日蚀！”露卡的声音有些兴奋，“难道通过这种方式能够精确地逆转时间？”

“我们的时间不会太多。”魔王此时已经没有了任何威风的成分，手里拖着一个巨大的克鲁诺玩偶漂浮在空中，“如果能够回到克鲁诺死之前的瞬间，我们大概就能用这东西把他换回来了。”

天空中的日蚀还在缓慢进行着，黑暗一点点吞噬阳光的景象并不怎么美好，在众人看来却是无与伦比的美丽。这一刻没有人愿意去讨论时之卵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能量，只是静静观看着，等待着。

其实许多人终其一生，也不过就是在等待罢了。

日蚀终于完成了。熟悉的时空穿越能量透过所有人身体，将眼前的一片黑暗瞬间拉成了一幅凝固的景象。高举着双手的克鲁诺，正在冉冉升空抵抗拉沃

斯的攻击，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充满了痛苦。

早已准备好的魔王嘉基一把拽过真的克鲁诺，将人偶丢在空中，动作一气呵成。

下一秒钟，时空之门缓缓闭合了。玛露抱着被魔王拽回的克鲁诺，众人又回到了山崖顶端。

“克鲁诺，克鲁诺，你回答我呀，请你说话好吗？”

天空中的日蚀开始渐渐移走，明朗的太阳再度照耀在这片山崖上。屹立在山崖顶端的小树闪烁出耀眼的光辉，仿佛在展示生命的喜悦。尚处在混沌之中的克鲁诺摇了摇头，终于看见了扑在自己身上的玛露。

轻轻搂上女孩的肩膀，克鲁诺有些伤感地拍了拍玛露。

“没事了，我没事了。”

虽然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克鲁诺还是能够大概猜到朋友们为自己做了什么。穿越时空，挽救自己的生命。这让克鲁诺的心中有许多灼热的暖流缓缓流淌，少年轻轻搂着喜极而泣的玛露，轻声安慰着。旁边的朋友们都笑了笑，扭过头去，留给克鲁诺和玛露说话的时间。

阳光终于彻底消散了暴风雪，这一刻的时光仿佛被再一次静止了一般。女孩抱着少年的肩膀，眼泪低落在大地上。也许没有什么能够让这末世重新回到光明，但看一看那被眼泪滋润的土壤，世界的希望也许就在这一份羁绊，一点牵挂，一丝惆怅和感动之中。

重新回到监视者之家，nu的声音已经很虚弱了，看到克鲁诺归来，它还是很高兴。

“克鲁诺，你是终结这一切因果之律的关键……”虚弱的nu声音并不连贯，态度依然坚定，“回到时间的尽头吧，问问哈修你应该怎么做……也许这世界的未来就在你的手中，可你并不知道。”

“我们会打败拉沃斯……”克鲁诺说起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底气。

“一切我能做的，都已经做了。剩下的是你们要做的。”nu身体里的哈修声音渐渐弱了下去，“这只生物从我们那个时代生活到现在，已经一万四千多年了，它太辛苦了。克鲁诺，我最后一个请求，请你关掉它背后的开关，让它静静地休息吧……”

克鲁诺浑身一抖，愣愣地看着nu。

“让它的时间停止流逝吧……”哈修叹了口气，“这是我最后的请求。”

克鲁诺犹豫着把手放在了nu的背后，摸到了一个开关。此时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这里，克鲁诺低下头，艰难地按下了开关。

Nu的动作一下停住了，就好像未曾说过任何话，做过任何事一样。

朋友们围成一圈，默默地向着这个生活了一万四千年的生物致敬。如今它的生命和时间都停止了流逝，在这忙碌孤独的一万四千年里，它所遭遇的痛苦和磨难，在这一刻都已经彻底消失了吧？

克鲁诺在沉默中遥望远方的路，心中泛起阵阵涟漪。

25

“黑之梦是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强大存在，想要进入黑之梦，你最好先和

战神谈谈。”

哈修最后一次做出了提示，随后不顾克鲁诺的呼唤进入梦中。红发少年在时间的尽头席地而坐，听着朋友们讲述自己不在这段时间的变故。随后克鲁诺站起来推开战神的那扇木门，看到了一只nu模样的战神站在小广场中央。

“心已经变得足够坚强了吧？”nu模样的战神高举起手臂，让克鲁诺的内心抽动了一下，他想起了那个独自徘徊了一万四千年的nu，还有孤独的理之贤者。

“还没有。”克鲁诺恭敬地朝战神鞠躬，“我们即将前往黑之梦，想要聆听您的教诲。”

“来战斗吧。”

战神的右手一挥，周围一切变得安静下来。风也停止了，没有了时间和空间的流逝，没有了一切。宁静的空间里，战神缓缓腾空而起，双手在空中交叠变换着各种形状，无数魔法从它的双手倾泻而出。

克鲁诺和卡加鲁避开战神的猛烈魔法，各自召唤出自己最强的魔法反击。狭窄的空间里，无数魔力交织在一处，战神的表情依然平静。

“你们最坚强的部分，就是心灵。”战神轻易地化解着克鲁诺的攻击，同时不断给予反击和教诲，“但不要忘记，万物都有极限。只有超越极限的人，才能最终获得胜利。我也有极限，拉沃斯也有极限，一切的极限都在看不见的掩饰之中，你们需要努力突破对方的极限。”

看似轻松的魔法攻防战持续了数分钟，原本傲然站在空中的战神忽然垂下了双臂，缓缓从空中落下。

“我的极限到了。”

克鲁诺好像明白了一些什么。

“你看不出，也看不透对方的极限。”战神站在小广场中央，挥手之中又让空气和时间流动起来，“所以你只要去尝试，尝试突破对方的极限，尝试成功，你就获得胜利。”

“这是我最后的赠言，你已经可以打败我了，你才是这个时空里最强的存在。”

克鲁诺凛然再次鞠躬，转身离开了战神广场。

“我们去黑之梦。”

没有人提出异议，所有的人都期待着这一刻。踏上时之翼，这些年轻的目光凝聚在一起，向着大海的另一个方向出发了。

26

黑之梦就在眼前了。

望着漂浮在那里的巨大黑色梦魇，克鲁诺的心中掠过一次次穿越时空的经历，许多细节他都铭刻于心。

时之翼，加速！向着最终的目标。

在中世纪与魔族的战斗，与骑士团长携手同战后向着太阳尽头的地平线义无反顾地奔去。

为了治理沙漠，将罗博留在荒漠之中辛勤耕耘四百年，造出一片美丽的森林。

越过漫长的时空，在旅行家托马的墓碑上洒下一杯美酒，纪念这位与自己隔着时空遥望的朋友。风吹雨打的数百年时光匆匆过去，希望那缕魂魄能够安息。

时之翼，再加速！洁白的飞船掠过

海面，激起阵阵涟漪。

历经数千万年的时空，艾拉此刻就坐在自己身边，用双手拯救这个世界。

嘉修留给自己的记录和财富，跨越了一万四千年的辛勤而孤独的nu。

时之翼，全力前进！冲进黑之梦！

没有犹豫，没有停留，没有恐惧，也没有胆怯。时之翼稳稳停靠在黑之梦的边缘，克鲁诺从飞船上高高跃起，落在黑之梦的甲板上，双脚刚刚接触到那漆黑的金属甲板，已有扭曲的怪物朝着众人猛扑过来。

萨尔女王此刻想必更加孤独，只有因拉沃斯复活衍生出的无数怪物陪伴着她。

手中的虹色长剑在空中荡出一大片剑光，克鲁诺为后面落地的朋友杀出了一条血路，顷刻间全员齐聚在黑之梦的甲板上，这里再也不需要多余的言语，只有勇往直前！

克鲁诺没有追问魔王嘉基面对自己的母亲有何感想。少年走在队伍的最前端，心中默念着战神对自己的教诲，手中虹色长剑不停挥舞，打开了一条通往魔神器的道路。

“整个黑之梦一定和萨尔王国一样，利用魔神器才漂浮在空中。”魔王嘉基同意克鲁诺的见解，“魔神器应该在最核心的位置，只有这样才能向各个位置输送魔力能量。”

黑之梦原本就是海底神殿的进化，这里的通路与海底神殿别无二致。克鲁诺凭着自己的记忆，很快找到了黑之梦最深处藏匿魔神器的所在。

“你们果然阴魂不散。”萨尔女王站在供奉魔神器的大厅里，居高临下地看着这些无名之辈，“难道你们忘记了被拉沃斯打败的痛苦了？也好，来见识我的力量吧！”

美艳的女王被魔力托起至空中，浑身的力量凝聚在一处，引得周围的墙壁都随之劈啪响断裂。黑色的雾气笼罩在女王身体周围，将她的面容彻底遮住了。克鲁诺有些疑惑地后退了几步，尝试着对空中的女王使用了一个天魔法，没有任何效果。内心深处带着隐隐的忧虑，少年迎着那团黑雾一剑斩去！

“小心！”

嘉基惊呼一声，飞身掠向克鲁诺的位置，手中镰刀抛出，帮克鲁诺抵住了空中落下的一只巨手。形状优美的手指显然属于女王，不知为何竟变得比克鲁诺还要巨大。

女王不见了，留下两只形态优美但过于巨大的手在空中缓缓浮动。这一幕虽然诡异，却已经不能冲击连死亡都经历过的克鲁诺神经。

“脸在那里，剩下的部分估计都是灵魂了。”嘉基给克鲁诺指出萨尔女王变化后的另一部分，在空中宛如面具的一张冷艳面孔，“她的最终目的大概是跟拉沃斯合体吧，然后利用拉沃斯的力量得到永生。”

“你会犹豫吗？”克鲁诺抿了抿嘴唇，红发迎着风飘舞。

“当然不会。”

魔王嘉基召回自己的镰刀，抬手释放出最强的冥系魔法，天空顿时变得比黑暗更黑，比寒冷更冷。这股黑暗和寒冷又迅速压缩着朝女王的面具一般的巨大的脸庞集中过去，显然在克鲁诺突破极限的时候，嘉基也有它自己的收获。

克鲁诺精神一振，迎着空中袭向嘉基的那只大手就冲了过去，手中的武器在空中仿佛盛开的花朵，从各个角度砍向女王已漆黑无比的手指。一连串的金

属割裂声自空中延绵而下，克鲁诺落地之际，玛露和露卡的水火系魔法已飞射而至，将那只手对克鲁诺的追击挡在了空中。

卡加鲁用水魔法做出巨大的气泡，自己则飞身踩上水泡，与魔王一同袭向女王脸部。

死亡的气息虽然笼罩在整个黑之梦上，却没有人在意。罗博对准女王的手指努力释放着百万伏特的高压电，还用自己的拳头送艾拉飞奔到女王手指处。没有止境的猛烈攻击远远超过了萨尔女王的预料，几乎是顷刻之间，女王的力量已落到了低谷。

突破女王的防御后就来到了魔神器面前。克鲁诺和卡加鲁分别拔出格兰利昂和虹色剑，狠狠刺入魔神器之中。

释放过一次拉沃斯咆哮，毁灭了魔法大陆的魔神器此时并非最强壮的时刻，在两股克制魔神器的力量注入后，整个魔神器发出了撼动天地的颤抖。黑之梦上的生命都被这股力量震撼了，许多怪物停止了活动，站在原地动也不敢动。

“拉沃斯……”

女王最后的力量被用来召唤拉沃斯后，她的梦想和她的生命一起终结了。魔神器在受到召唤后开始疯狂蠕动起来，超越了整个黑之梦所能承受的极限，魔力四处澎湃的结果就是黑之梦的坍塌。

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

拉沃斯再度出现在众人面前，这一次没有之前那样恐怖的力量，却依然停止了时间，也停顿了空间。克鲁诺感觉到周围一切都因拉沃斯的力量变得扭曲起来，只有仿佛永恒存在的拉沃斯矗立在自己面前，带着死亡和恐怖的味道。

没有人说话，面对这个终极的可怕的敌人，所有的语言都已经不再有任何意义。这一刻希望星球继续繁荣的心情，为了各个时代朋友们努力的心情，想要阻止毁灭的心情，胜过了一切语言。

克鲁诺扬剑冲过去，卡加鲁与他并肩突刺！

巨大的拉沃斯释放出了强大的能量之后，开始模拟出各个时代的强大存在。每一次模拟，都让克鲁诺仿佛重新经历了一次时代的变迁。

中世纪的冒牌大臣，现代的大魔神法兰克，恐龙人的感电怪兽，霸王龙，机械守卫，死灵军团……

曾经有过的战斗再一次激起了少年的回忆，想起那些珍贵的经历，想起那些让人成长的澎湃瞬间，克鲁诺感觉自己浑身充满了力量。

无数次的复活，无数次的击败。

穿越时空获得了真相的朋友们，相聚在一起，用自己的力量捍卫着每个时代的尊严。每个人的努力都足以证明，这些尊严并非由别人赐予，而是自己竭尽全力获得。

拉沃斯发出无比低沉的吼声，在一次次复活之后又陷入沉默，最终彻底被消灭了头部。

“这样……终于结束了？”看着眼前的拉沃斯变成一块空壳，玛露一头倒在地上喘息着自言自语。

“不，还没有。”罗博的声音把大家从喜悦中拉回到现实，“经过检测，里面有强大无比的生命力量在活动，无法估计它的强大……”

“走吧。”克鲁诺首先站起来，“去看一看，拉沃斯的内部到底有什么东西。”



自远古时代以来，拉沃斯一直被一些人尊为魔神和最强大的存在，此时此刻的拉沃斯才真正显露出它的真实面目。外面的拉沃斯躯壳不过是一层保护，在拉沃斯壳的内部，仍有着宛如一个小世界般的洞穴。

越过并不算长的洞穴，其最深处的核心终于暴露出来了。

一个相貌奇特的外星生物，以敌视一切的眼神注视着这些来访者。

“这里才是星球和噩梦的终结之处。”克鲁诺说完再不多语，拔剑迎着对面的外星生物冲过去。

比起强大坚硬的外壳，隐藏在拉沃斯深处的拉沃斯之心显然脆弱了很多，尽管它拥有更强大的力量。

克鲁诺谨记着战神的教诲。关于极限，自己的极限和敌人的极限。

无数次释放强大的天魔法，无数次用剑刺中敌人的胸口。虽然拉沃斯之心没有表现出过多的痛苦，克鲁诺还是能从对方动作的越来越迟缓感觉到一丝不同。

有过了无数个时代里战斗的经验，打败了拉沃斯外壳，甚至打败了魔神器和萨尔女王，这一切都已经变得不再重要了。

重要的是心，只要有心在，无论什么时代，什么样的敌人，都不会惧怕。

无数次的反复打击之后，拉沃斯之心终于也碎裂了，露出最深处的拉沃斯之核。

克鲁诺喘了口气，扭头看着已经精疲力竭的朋友们。

——难道这就是自己的极限了吗？

不！

越过悠悠漫长时光，自己并非在追求这种功亏一篑的感觉。想起那些在中世纪承受着战火纷飞的人民；想起那些在未来时代里守护种子发芽的幸存者；想起六千五万年前，在绝望中灭绝的恐龙人；想起史前一万两千年，被毁灭的文明，被拆散的姐弟和朋友们；想起独孤踯躅在不同时空里，等待着一切终结

的贤者们；想起独自生存了一万四千年的nu；想起歌声遍地；想起王国的兴盛；想起梦想与希望；想起朋友和家人；想起爱和勇气；想起身边的女孩……

克鲁诺浑身充满了力量，朝着那个仿佛没有止境的终结，猛冲过去。

这一刻，世界的光辉在少年身上闪耀起来，勇气打败了轮回，希望点亮了黑暗。世界的终结在轮回中被改写，一切因果之律终于挣脱宿命束缚，所有的美好和希望都扑面而来。

只因为那坚强的心灵。

魔神拉沃斯，与萨尔女王同时毁灭于所有时空之中，古代超文明自此灭绝，再无踪迹。

尾声

“王国还打算审判我，我不敢回去。”

用时之翼送走了各个时代的朋友们，克鲁诺有些害怕地摇摇头，尽管已经强大到击败拉沃斯，少年对监狱和审判仍心有余悸。

“不会啦，父王一定会听我的。”玛露拉着克鲁诺的手，“不过现在好像有一点失落啦……朋友们都走了，只有咱们两个参加千年祭。”

克鲁诺被玛露硬拽着到了王宫，原本期待着再被抓捕一次的少年愣住了。守在门口的守卫对着克鲁诺躬身一礼：“嘉鲁迪亚三十三世陛下正在等候您的到来，里面请。”

“这是怎么回事？”

尽管疑惑着，两人还是走近了王宫的谒见之间。看到站在王宫里的露卡和许多熟悉面孔，克鲁诺明白了一切。

“我让这些人对国王解释了你所做的一切。”露卡高举着时空钥匙兴奋地说道，“你看，四百年前的嘉鲁迪亚王和现在的国王碰面了耶，真是让人开心。”

“年轻人，我已知道你所做的一切。”嘉鲁迪亚三十三世走到克鲁诺的面前，温和地说道，“我感谢你为这个世界所做的一切，玛露迪亚公主就交给你了，希望你们玩得开心。”

“啊，谢谢父亲。”玛露扑过去拥抱了自己父亲一下，“我最喜欢克鲁诺了，他好勇敢。”

各个时代曾与克鲁诺有过接触的人们都笑起来。从原始时代的吉诺到未来的幸存者，人们都看到了一个崭新的未来。这个未来，正是因克鲁诺而开创的。

“千年祭就要开始了，我们一起去广场观礼吧。”

时间已经到了傍晚时分，天色暗了下来，克鲁诺和玛露了携手回到了两人最初相遇的广场。礼花正被摆上广场，士兵们身着节日盛装，围绕着国王陛下，看着陛下亲自敲响莉妮钟。

中世纪的嘉鲁迪亚王看见用自己爱妃名字命名的大钟，笑了笑没说话。

钟声响起来了，气球开始冉冉升空。平铺在广场上的礼花在天空中一簇簇绽放，引得围观的人们阵阵惊叹。欢笑、歌声和喜悦交织在一起，掀起了人海中愉悦的浪花。克鲁诺和玛露携手慢慢走到露卡的空间转移器附近，背后的礼花绽放声惹得两人都有些惆怅。

那些生活在每个时代的朋友们，不知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见面……

“猫咪你等等……”

克鲁诺被身后的声音吓了一跳，回头看见自己的母亲追着家里的猫咪跑到了时空转移器附近。不稳定的时空门陡然之间张开，将猫和克鲁诺的母亲一同吸入其中。这一切发生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时空门闭合之后克鲁诺和玛露还面面相觑。

“你在想什么？”

“你在想什么？”

得到同样的答案之后，两人的身影消失在千年祭会场中央。闪烁着洁白光芒的时之翼，飞快地穿过夜色，出现在每一个时代天空里。

****

时间是什么？

时间无影无踪，时间亘古不变；时间是最长的琴弦，时间是最短的歌谣。时间宛如流水，时间犹似飘云。时间屹立在飘渺的宇宙中，时间停留在延绵繁衍的物种里。

时间像是浓浓淡淡的笔墨，以百感杂陈的滋味，写下带着淡淡忧伤的聚散与悲欢。

这颗星球在何时诞生？生命之初的世界是怎样一番景象？种族世代的更迭在哪一刻完成？延续着梦想的年代里，曾经存在过什么样的人和事？

万物生长，春去冬来。年年岁岁里都诞生着怎样的欢笑与泪水？

历史的真相藏匿在哪些角落？婉转流传的歌谣里，有多少真实和虚假？

当时光流过了日月星辰的交替，当岁月更迭了风霜雨雪的变幻。当温暖的风吹过大地，当英雄的故事不再寂寞。当一切都从头开始诉说，当因果之律缓缓摆动。意外的开端改变了命运，命运的契机又衍生出无穷变化。

一切都仿佛偶然，一切又犹如必然。

年轻的眼眸眺望远方，望见了朝阳，也望见了壮美的山峦。

匆忙的脚步踏过山谷的绿意，踏过风雪和荒漠，踏过久远的太古，也踏过荒芜的未来。

在悠久广袤的时间长河里，挺立出不屈的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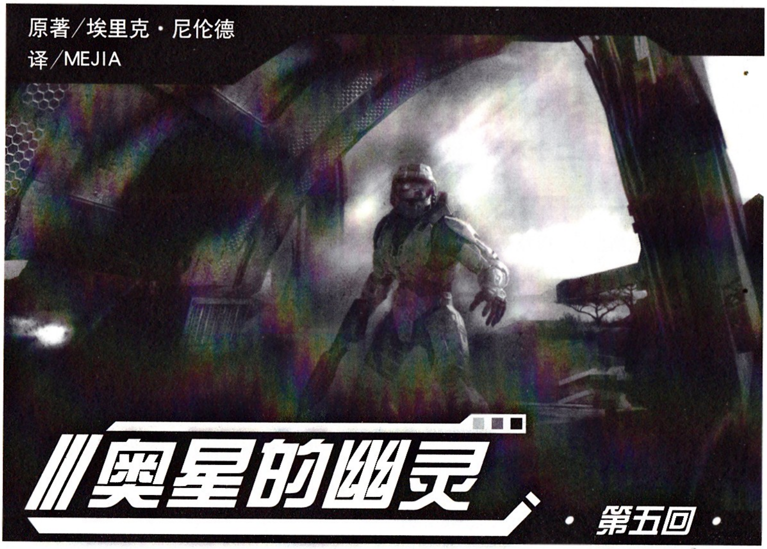
珍贵的记忆被存放在时间尽头，仿佛梦中诞生的悲喜与苦乐。昏黄路灯下，睡梦中的老人以混浊的双眼凝视一切，眼前点点星光中融入了开始与终末，最初与最后。无数的记忆里，只有这一段包容着一声欢笑一声叹息。犹如永远不完结之终焉，一次次上演。

那些点滴已用爱铭刻在青空上。

想起一切的一切，老人从鼻息里发出满足的鼾声，再度沉沉睡去，任由背后的时间流转成一个完美的圆，首尾相衔，不分先后与彼此。

全文完

原著/埃里克·尼伦德
译/MEJIA



奥星的幽灵

·第五回·

【前情提要】

由三名斯巴达战士组成的蓝色小队遵照胡德长官的命令，在漂亮地完成了一次对圣约人部队的清扫行动后，乘坐缴获的圣约人军舰“血腥幽灵号”有惊无险地来到了奥尼克斯星。在那里，他们遇到了战友凯丽以及失踪多年的老朋友科特。不过先知们留下的“哨兵”依然是他们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此外，圣约人的加入为这场发生在奥星上的骚乱带来了更多的变数。勇敢、凶悍的精英战士佛罗率领着同等纯净舰队来到了奥星的外围，他们将为保护先知的遗产不被人类玷污而奋战到底。

【主要人物介绍】

科特：斯巴达051号战士，由于其出色的应变能力而被艾克森选中，成为斯巴达III计划的具体执行人。

理查德·拉什：黄昏号巡洋舰的舰长。带领着手下的舰队悄悄跟踪着袭击地球的圣约人军舰。

佛罗·曼塔魁少校：果敢的圣约人精英战士指挥官，杀死塔诺后取而代之，成为坚不可摧号的新舰长。

哈尔茜博士：主导前两次斯巴达计划的科学家，岁月的流逝似乎对她那天才般的大脑没有丝毫影响。

佛瑞德：机智勇敢的斯巴达战士，蓝色分队的小队长。带领两名队友执行一项危险至极的任务。

第六部

奥尼克斯星球的幽灵

第二十八章

军历2552年，11月3日，1700时。
奥尼克斯星球，道拉达斯ζ星系，
67限制地区附近。

科特蹲在丛林里一动不动，等着哨兵们各就各位。

与蓝色分队的重逢根本没什么喜悦可言：没有时间做任何解释，甚至连手都没有握，惟一能做的就是不停地跑。自从斯巴达战士重新躲起来以后，那些"哨兵"无人飞行器就立刻盯上了他们，这种在丛林里追逐藏匿的猫抓老鼠游戏已经持续了整整一个小时。

这些"哨兵"们对于追击斯巴达战士已经很有经验了。

有两个"哨兵"停止向前，转而在上空四米处不停地盘旋。当它们用能量冲击波从数百米的高空对丛林进行轰击却一无所获之后，它们决定下降到现在这个位置进行搜索。

过了一会儿，这两只"哨兵"的横梁开始弯曲，感觉上很警惕，似乎已经嗅到了陷阱的气息。接着圆球附近的三根横梁互相之间的距离也拉大了，两个圆球里都向内侧移了几厘米。

这让科特想起了细胞分裂——只不过是反向的：眼前的哨兵相互结合了。

科特虽然并不十分清楚这种"结合"的目的何在，但他知道这肯定不是什么好现象。

这两个重叠在一起的"哨兵"离他们越来越近。

左侧的S分队引爆了埋在侦察机下方的定向地雷。一时间火光四起，点亮了半边天。榴散弹的攻击让树林烧起来了。

过了片刻，右侧的蓝队投放了一枚SPNKr导弹，随后用MA5B就是一阵扫射。他们当前隐蔽的位置相当理想。

空中闪耀着导弹白炽色的追踪痕迹和翻涌着子弹引起的滚滚浓烟。附近的两棵树一下子裂开来，轰然倒地。

科特打亮了他的红色信号灯，吩咐同伴们停止开火。

S分队在下令之前提前行动了，虽然只是半秒，但毫无疑问他们是在侦察机还没有到达应该开枪的地方之前就开了枪。

但他难道还能更苛刻地要求他们吗？伽马连队的斯巴达战士迄今为止只经历过一些模拟的战斗训练，眼下要和这些先驱者的杀人机器持续地进行游击战，这一点自己之前连做梦都想不到，他们又怎么可能做好充分准备，并且迅速去适应这样的战斗呢？

科特斜眼看过去。即使是有图像增强技术和热量探测器，他也无法在空中找出任何哨兵曾经出现的痕迹。但是他能看清地面……在那些断裂的树干、燃烧的树叶和还在冒烟的武器之间，没有那两架哨兵的踪迹。

他将琥珀色的指示灯打亮了两次，命令各队后退。他感觉到情况有些不妙

全体的绿色状态灯都亮了，表示接受命令。

科特透过薄雾看见似乎有东西在动：是一个由六根横梁组成的六边形——有两个球体在里侧——外层的能量盾在闪闪发光，将关键的部位完全包裹起来了。

它们简直就是无懈可击的。

科特的红色指示灯闪了三次——撤退信号。

一个圆球发着光，来来回回地移动，似乎在搜索。最后停下来，定位在科特所在之处。

科特跳了起来。

一道强光袭来，丛林的地面被引爆，打出了一个约三米深的弹坑，并且嘶嘶作响，就像玻璃破碎的声音。

科特把身体蜷成一团，本能地用MA5K进行反击。

这也是他计划的一部分：如果自己这里出现了危险，他就会坚持拖住敌人的火力，好让其他人撤退。他清楚这里的地形，能更有效地撤走，双岔河就在东边不到三百米。要过去的话对他来说像是在花园里散步一样熟悉。

另一个圆球的表面像打磨过的金块一样在闪耀，它用自己的能量盾防住了所有飞来的子弹。这时，刚才发动攻击的圆球又开始变色加热，似乎正准备进行下一次进攻。

科特开始狂奔，踉跄地冲进了树林。

进行了合体的哨兵航行器能够同时开火和防御。这就非常难对付了。

现在与哨兵航行器正在进行的交战简直就是一堂活生生的如何更有效地进行战斗的课程。

爆炸声紧跟着科特的步伐，就像是他走过时触动了什么机关将它们引爆似的。

树林在前方分开来，双岔河像蛇一样在丛林里蜿蜒。河水泥泞，到处是涡流。

科特纵身飞快地跳进了湍急的河流。

他沉到了河底。在他的SPI盔甲里，氧气正在快速消耗着，沿着河底，科特抓着两边的石头，向上游徐徐前进。透过漆黑的河水，他看到了一块突起来的石头正隐藏在底部。

现在，在他和哨兵之间，隔着三米深且冰冷刺骨的河水，还有一米高的岩石，以及他盔甲表层的图像反应器。任何传感器应该都侦查不到他的存在。或者说，至少他希望上面正虎视眈眈的敌人的传感器不能。

他还在等待时机。

没有爆炸，没有闪光，也没有热量。

现在，合为一体的哨兵航行器不是他最担心的。他最担心的是负责掩护射击的战士。现在哨兵航行器三架成一组：在中部有两组在地面，另外两组升到三千米高度，在进行全面侦查，并提交报告战术，进行分析。

只要第三组发现了他们，那斯巴达战士们必须立即进入防御状态，而决不能率先攻击。

科特很奇怪为什么这些哨兵航行器不请求支援，相互结合，或者利用足够的火力荡平这片丛林。

……或许，它们是故意要玩这种猫鼠游戏？想要更多地了解自己的作战方式？

他要比它们做得更聪明。如果倾尽全力，采取先机。或许在蓝队的协助下，他还是可以成功。

科特又等了两分钟，然后从河水里跃起来，向丛林迅速冲过去。

没有追击的迹象。

他没有使用小组通讯器和队友取得联系，而是匍匐着回到了事先预定好的撤退位置。

当他靠近凹凸不平的、明显是68区附近的地区时，他放慢了速度。在这里，能作为掩护的东西已经越来越少。他又仔细观察了一下天空，暂时一架哨兵航行器都没有。

这块空地的前方是稀树大草原，有阿拉伯橡胶树和生满条纹的巨石。有一块特别的岩石下方有一个空洞——那正是他们约好碰面的地方。这块石头提供了很好的掩护，而且对观察这一带的空中状况不会有任何限制。如果受到袭击，他们还有一条很顺畅的线路可以撤回丛林。

那里至少会有两个卫兵在站岗，一名斯巴达战士在丛林里勘查撤回路线。通常他会通过小组通讯器发出两次“嘀哒”声来提醒哨岗，但在这一点儿掩护也没有的地方，任何风险他都不能冒。

于是科特继续等待，猜测着哨兵要么是琳达，要么是奥利维亚。他仔细观察了一下附近的树丛，如果是琳达的话，她一定会在那里，守着最好的狙击位置。

如果是奥利维亚，就可能在任何一个地方了。因为她就像个幽灵一样精通各种伪装和秘密行动。

有“咔嗒”的声音传来：从左边不到三米处的一块石头处。

他转过身——正如预料的那样，奥利维亚正用一棵矮树作掩护，蹲伏在他身后约一米的位置，使草丛和SPI盔甲上点点的光芒很好地混在了一起。她正在向他挥手，以确定他能看自己这个不起眼的小动作。科特其实很清楚，奥利维亚就算打扮成亮晶晶的显眼物体也能使自己看起来像地形的一部分。

科特向她招手示意，然后将他的单频通话装置放在了预定的石头下。通话装置建立了通讯信息同步交换，很快让他们又可以对话了。

“过来吧。”科特说。

“已经在路上了。”凯丽的声音传来，“听见你的声音真是太棒了。”

“你也一样，完毕。”

科特仍然记得上一次他和凯丽通话的情况——当时他装着推进器的包爆炸了，他像火箭一样不受控制地冲到了外太空。

在见到他的老队友们之前，他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竟然是如此想念他们。是的，现在蓝队遇到了麻烦，但感觉还是像以前一样。遇上麻烦的这些都是最好的斯巴达战士。

他飞奔着穿过丛林，低下身子，尽量不发出任何声音。然后他跳进了阴暗处的空洞。汤姆，亚西和门德斯都蹲伏在那里，旁边就是凯丽，琳达和佛瑞德。他们低声地进行着谈论，在地面上做着计划。

露茜很安静地待在哈尔茜博士的身边。哈尔茜博士看了科特一眼，然后转身走回她的手提电脑那里，继续研究先驱者的象形文字。

另外一个斯巴达III战士不在这里，应该还在巡视。

“真高兴你还是回来了。”门德斯士官长说到，简单地招呼了一下，“我都开始担心你了。”

“谢谢，门德斯士官。先在外部设立一个单频继电器，然后提醒一下在巡逻中的其他人。

“是的，长官！”门德斯抓起一个微小的碟形天线。

在门德斯喊出“长官”的时候，琳达，凯丽和佛瑞德都惊讶地向他看过去，然后更惊讶地看着科特。

科特竖起他的食指，做了一个“稍等一下”的手势，然后转向亚西：“士兵！”

“到，长官。”亚西答道，随即站得更加笔挺。

他的头盔被取下了，汗水在头上和脖子上闪闪发亮。这已经打破了战斗指定的规矩，但其实SPI盔甲从来就没有为战斗结束后设计的功能。由于不能摘下头盔，S队这么多天以来一直承受着这种酷热。

科特看了一眼头盔，亚西立刻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又马上重新戴上头盔。

科特说：“在刚才的埋伏中，S分队提前行动了。”

“是的，长官。”亚西“啪”的一声立正，“这是我的疏忽。我觉得时机已经到了，以为哨兵航行器马上就要从最佳开火

位置离开了。我没有借口，长官。下次绝对不会再犯这种错误。”

难道当时的亚西察觉到了连科特都没有发觉的射击良机？但无论如何，命令是必须要遵守的。

“我希望你带着部队集中精力完成任务，随时保持警惕。明白？”

“完全明白，长官。”亚西保证。

科特接着向蓝队走去。

佛瑞德把一只手放在科特的肩膀上，这是斯巴达战士间特有的手势，是斯巴达战士表达他们细微情感的一种方式。

“我们以为你已经死了。”佛瑞德轻声说道。

科特也用力地把手扣上佛瑞德的肩头：“我有很多东西需要跟你说。哨兵航行器，斯巴达III型战士——所有的事情。”

门德斯回来了：“单线连接已经可以使用了，长官。”

“但最好还是先稍等一会。”科特对他们说。

科特打开通讯器的同时对蓝队和S分队作指挥：“我们在进行下一轮的行动前得干掉那些哨兵航行器。”他说，“亚西，你带上S分队侦查一下前方的峡谷，找到前几天你们活动的那个隧道。但丁去给它的两边装上炸药包。我们要把哨兵航行器引进去。既然我们无法穿透他们的防护罩，那就只能把它们引过去，再炸掉那个地方，把它们埋在里面。”

佛瑞德，琳达和凯丽都相互交换了一个眼神。因为通常是由佛瑞德在向蓝队下命令。

佛瑞德向他的蓝队队员摇了摇头，动作细微得几乎感觉不到。

“在我们行动的时候，谁来攻击那个在高空负责监视的哨兵？”佛瑞德问道。

“在射程范围之内，我们绝对会做到最好。”科特回答，“先将两个SPNKr导弹投向它，这应该足以弱化它的能量盾，然后琳达就可以射穿它的防护罩。”

“多大的射程范围？”琳达开口。

“那家伙绝对不会靠近方圆两公里之内。”科特保证。

在这样远的射程内射击实在太困难了。虽然并非不可能，但算上难以预计的风，再考虑到敌人是一个移动目标，而且还要一边开火一边进行导弹袭击……那就已经大大地降低了可能性。尽管如此，科特还是要想方设法在敌人之前行动。

琳达思考了一会儿，然后答道：“在那个射程范围之内，我有百分之八十三的命中率。”

“好。”科特对亚西说道，“行动！汤姆，露茜，你们为S分队作后盾，然后拿上两个SPNKr导弹发射器，与斯巴达-058号战士在指定地点会合。”

他的两名高级助手和亚西都站在那里，点点头，然后快速地离开了山洞。

通过显示器，科特看到了绿色状态灯亮起，于是他关闭了本来已经连接上的单频网络。

在斯巴达III战士离开后，凯丽说：“这些小家伙会让我们没命的。他们表现得似乎很听话很守规矩。但如果他们真的严格遵守命令，我们早就拿下那些哨兵航行器了。”

科特对于她说的这些很是生气。S分队是他的战士，他们犯下的错就是他的失误。不过他的怒火也很快就消散了，其实凯丽说得没错。

科特用平静的语调对她说：“他们不是什么‘小家伙’，他们是斯巴达战士。”

凯丽双手抱臂，在胸前交叉。

门德斯说：“长官，我觉得您应该告诉他们我们已经完成了哪些事情。”

科特点点头，然后详细地解释了斯巴达III战士的训练项目，以及最开始的阿尔法、贝塔这两支队伍的诞生，还有最新的伽马连队。

“有一些生物性能的增加是新的。”科特解释，“斯巴达III型战士的普通进攻反应……”他似乎在找一个合适的词，“在极端的压力下会加强。这使他们有了无以伦比的忍耐力以及在受创后保持不受影响的能力。”

“因为这样所以他们就按捺不住了么？”凯丽埋怨道。

“没有人按捺不住。”他回答，然后陷入沉默。

科特知道他失误了。为什么他就不能承认已经出现的问题呢？他这样的谨慎和顽固是不是因为他指望自己的斯巴达战士和老战士一样优秀呢？但佛瑞德，凯丽和琳达有了好几十年的战地经验，而那些新战士才刚刚起步。作为斯巴达III的长官他必须要保持公正。

“你是对的。”科特轻声说，“他们是按捺不住了，而且缺乏经验。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还能做得多好呢？初出茅庐就被派来和无人哨兵航行器作战……”他直视着凯丽、佛瑞德、然后看向琳达，“我需要你们帮助他们尽快适应……如果可能的话，帮他们逃过这一劫。”

琳达和佛瑞德慢慢点点头。

“那是当然的。”琳达说，双手还是交叉抱在胸前。

哈尔茜博士把视线从电脑屏幕上看过来：“我想说说这个‘进攻强化’的问题。”她开口说到，“事实上，我对斯巴达III的计划有些不清楚，比如说，剩下的伽马连队的战士在哪里？还有贝塔连队以及阿尔法连队？”

“你的问题我不能马上回答，博士。”科特说，“我们没有时间了。胡德长官的援军可能不会到这儿来。这几次与哨兵航行器交战，我们已经更进一步地摸清了它们的特点和当下的形势。估计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挡不住了。”

“我一定要知道。”哈尔茜博士并不松口。她的话语平静得就像毫无波澜的水面，但她犀利的眼神似乎看穿了科特的头盔。

佛瑞德向科特走进了一步：“我赞成科特的意见，博士。请允许我尊敬地指出——您是没有任何的立场在现在的情况下提问的，尤其是在您‘绑架’了凯丽，违反了一系列的条令，还在盖茨堡的关键任务执行途中离我们而去之后。”

凯丽左看右看，在忠诚的问题上陷入两难境地。

哈尔茜博士站起身来：“我已经对我的行为做出了解释。”她说，“而且对于新的先驱者技术问题的新发现，其价值恐怕要超过任何签署了的所谓的军事任务。”

冷冰冰的沉默笼罩在这个山洞里。

哈尔茜博士没有什么正式的头衔，但是对斯巴达战士们而言，她的确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力。

这些争执应该结束了。

科特很欣赏她的科学意见和聪明才智，但他不能容忍她把情况搞得混乱或者本末倒置。

“既然您提到了任务……”科特故意转身背对着她，面向蓝队，“我不得不明确向您说明我们的指挥系统。我能理解为什么胡德长官让您来指挥这次的任务。”他面向着对佛瑞德说，“但是我负责整个奥尼克斯星UNCS的所有人员。”

科特开启了自己的身份识别牌，虽然信号设置得很低——但正好能让队友们接收到。在他们的显示屏上出现了他绿色的

军事ID号，还有表示UNSC少校身份的星条徽章。

所有斯巴达战士立即立正——这是当有高级军官站在他们面前时他们做出的自然反应。

“因此我认为，我是这次任务的负责长官。”科特说。

一时间，没有人说一句话……之后佛瑞德行了一个礼：“是的，长官！”

他的声音有些异样。他和科特之间曾经的熟悉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另外的东西：下属对长官尊敬。

科特向蓝队队员们迅速点了点头，然后转向哈尔茜博士：“博士，我希望您继续分析67区关于先驱者的资料。最好在两小时之内能有进展。”

哈尔茜博士的眉毛弯起来。她什么也没说，只是慢慢坐下，又开始对着电脑。

科特暗暗地叹了一口气。这也是他今天赢得的一场战争。

奥利维亚的绿色信号灯闪了两次，表示“我方同伴接近”。

一阵波浪经过山洞的入口，波浪所到之处，阴影、岩石就变得模糊起来——原来是是伪装了SPI盔甲的奥利维亚。

“发现一组哨兵航行器。”她低声报告，“在南面半公里，长官。正在向这个方向进行侦察。”

科特开始下达命令：“各就各位，准备行动。凯丽，注意了，你可是我们的‘兔子’（译注：《爱丽斯梦游仙境》里的兔子是向导）！”

“非常乐意，长官。”她抬起手作了一个两根手指的手势，斯巴达向来用它表示“微笑”。

其他人都点点头。

科特知道他们都听从自己的指挥进入了备战状态，只要他一声令下，即使眼前是地狱之门，他们也会毫不忧郁地冲进去的。没错，地狱之门，他感觉事情确实会变成那样。

第二十九章

军历2552年，11月3日，1810时。
奥尼克斯星球，道拉达斯ζ星系，
67限制地区附近。

科特只见过狙击手在自己的武器和目标呈零度角度的时候射击，但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瞄准范围，对着几乎是和自己垂直的目标。

琳达对这次任务的认真态度不亚于外科医生准备做一个心脏手术时的谨慎。她趴在一小块满是石头的空地上，然后放好一个迷彩伪装垫，这样灰尘就不会弄脏她的SRS99C–S2AM来福枪。接着她打开一个工具包，里面有各种工具：一罐罐的清洁剂和润滑剂，几个子弹闸，一盒14.5乘114毫米的炸药，还有一个小的资料板。她选了一个弹闸，仔细地看了一下，感到很满意。然后打开炸药盒子，从里面取出一颗弹药：硬度很高的红色聚合体像花瓣一样包围着一个鳍状的钨制金属镖。她用其他东西把这家伙缠起来，又注意看了看弹药筒的底部。在“51”这个图章的对面是一个沙漏的图章，两个“X”像翅膀一样立在两边。表明这里面装着的是由火星的密斯莱军工厂生产的以手填充的炸药。然后，她将弹闸装进了来福枪。

接着她将光学瞄准镜与资料板连接起来，给自己的枪进行微型校准。最后，她终于坐下来，将来福枪扛在肩上，向后倾斜躺下，瞄准天空。

“已经就位。”她通过单频通讯器报告。声音断断续续的，不是很清楚。

“密切关注。”科特对所有人说。

斯巴达战士都从作为集合地点的洞口里出来了，转移到了满是破碎的峡谷和台地的高原上，S分队之前就是在这里首先遇了哨兵航行器。科特命令他们沿着峡谷两边分散开来。

凯丽站在峡谷中央一堆由冲击形成的沙粒层上面，扫视了一下地平线，等着那个合体的哨兵航行器来发现她。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她脚下的影子就像一个摇摆不定的点。

作为诱饵来讲，她看起也确实是比较安闲自在。

但丁挖好的地道在距她约四分之一公里的地方，有入口，出口，还有补充装备。距离刚刚好。

这个计划最难处理的地方就是如何把那一对哨兵航行器引进隧道，而不让它们一直停在高高的上空对着凯丽狂轰滥炸。它们会继续这种猫鼠游戏吗？还是说它们的任务中数据收集的阶段已经结束，而不必再追逐目标？

不管是哪一种情况，科特现在都已经让他的战友处于最为险恶的境地。

凯丽抬头看看科特的位置，然后在单频通话器里报告：“我看见它们了。”她说，“两千米之外，我准备攻击它的侧边。”

“行动吧，蓝队二号。”科特说到，“保持冷静。”

科特抬起一只手，握成拳，然后开合两次，这是在向其他队员发出“准备就绪”的信号。

凯丽举着她的MAB5朝着嗡嗡作响的哨兵开了一枪——用一把来福枪是绝不可能击中这样的目标的，但她的原意本来就不是要打中它，只是要引起它的注意。

哨兵航行器转向枪声传来的地方，向她加速冲过来。

威廉通过单频通讯器报告：“其他的哨兵航行器已经发现目标，十一点钟方向，



高度为两千四百米。当前西北风风速是每小时三公里。”

科特将这个消息传给琳达。

当她还在调整自己的位置时，她的状态灯晃动着琥珀色的光。她举起来福枪，然后一动不动地瞄准。在她两侧，汤姆和露茜都举着导弹发射装置，等待她的发射命令。

与此同时，那个合体的哨兵航行器已经朝着凯丽过来了。

她只是站在那里，看着它们过来。

霍利有些沉不住气了，走近科特问：“她的速度够快吗？”

“凯丽是速度最快的斯巴达。”科特低声说道。

但是他并没有回答霍利的问题，关键是，凯丽足够快吗？这点科特也不知道。

哨兵航行器组只距离凯丽半公里了。已经能感觉到其中一个闪着光的半球体辐射出的热量。

凯丽向侧边挪动走了三步，因为她刚才所站的地方已经被烧着了。融化的岩石凝结成的珠状物溅落在她雷神锤盔甲的能量罩上。

她用一只手指冲着那个合体的哨兵作了一个古老又神秘的手势。

马克匆匆赶回来霍利与科特汇合：“这样下去太危险了，绝对不行。”他上气不接下气。

就在此时，凯丽感到时机到了，她转身就跑，速度非常快，以致让她身后扬起一阵烟尘。

向下俯冲的哨兵航行器加速至两百公里每小时。一支金色的枪杆从它的核心一闪而出——击中了凯丽脚下的地面。

凯丽卷成球形在地上滚了一圈，然后顺势站起来继续奔跑。

她直直地冲进了隧道。

六边形的哨兵航行器沿着预定的飞行轨道一路摆动。它们现在距离岩石层只有5米，只有一直冲进去——没有时间，也没有办法转向了。

它们就一直这样追踪着凯丽。

接着，它们发现隧道的另一边出口处出现了凯丽的轮廓，与此同时，有金色的光芒在隧道里闪耀着。

隧道爆炸了。

火球从隧道的两头喷射出来。凯丽的身体在高压高温的热浪作用下也向前冲了出去。这条隧道被彻底炸毁。

整座山随之塌陷了，百余吨的土石将哨兵航行器群压得粉碎。沙砾，碎石，灰尘四溅。

凯丽的身体撞上了一堵石墙，然后摔落在软软的沙砾层上。

科特示意S分队到那里去帮忙。他也很想冲到她的身边去，但是他不得不待在原地，以确保他们这次行动的最终胜利。或者说，如果这次没有胜利的话，还要再准备一次反击。

琳达还是在她的位置上待着，瞄准随后出现的专门负责监控的哨兵航行器。汤姆和露茜蹲跪在两边，准备好导弹发射。

科特沿着他们的目标所在的角度斜看过去。一个黑点在空中出现，大约在两公里外，那正是他们的目标。

他们必须要拿下它，否则的话这个哨兵航行器会报告他们的所在并请求增援……那之后来的援兵也就不会再上同一次当了。

“不要打中心，打它右侧的横梁。”琳达低声对露茜和汤姆说道，“朝前瞄准。”

他们调整了目标：“雷达锁定目标。”汤姆回答。

“开火。”琳达轻声下指令。

导弹发射上天的那一刹那，排出的两

股气流向他们直冲而来。

负责监视的哨兵航行器转向他们发射过来的导弹，能量盾发出金光。

琳达的来福枪开火了。她一直射击，并保持自己的位置始终不动，直到弹夹被打空。

导弹击中了——哨兵航行器像气球一样爆炸，火光四起，浓烟滚滚。

一瞬间，强风将云层吹散，这架哨兵颠簸着往下直直坠去。

琳达跳起来了。

哨兵航行器落地后当即散架，中心的球体和三根横梁完全解体，狠狠地撞到地面上。

“去看看！”科特发出命令，“确保已经坠毁。”

他没有在这架侦察机上再耽搁哪怕一秒钟，而是转身奔向峡谷，全速朝凯丽冲了过去。

他检查了一下凯丽的生理指数：心跳紊乱，血压下降，体温下降。她已经完全休克了。

当亚西和霍利随后也赶来，将凯丽抬了起来，科特则停在原地。

“我很抱歉，长官。”亚西说，“当时哨兵航行器距离出口只有三米。如果我再等的话它就会发现这个陷阱了，说不定还会飞出去，然后攻击凯丽。所以我当时就引爆了，我不能冒这个险……”

这时，凯丽摇了摇头——不是要否定亚西的话，而是试图恢复意识。她的生理迹象又重新正常起来。

“他说得没错。”凯丽轻声回答，忍不住咳嗽起来，“这孩子做得很好。”她冲着亚西竖起了大拇指。

亚西低下了头。

看到凯丽醒过来，科特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是他为了争取一丁点的有利条件而让凯丽陷入了这么危险的境地——他以后一定要计划得再周密一些。

“接下来我们该做些什么？”佛瑞德问道。

科特说：“现在我们有了个机会。如果那架负责监视哨兵的航行器在毁灭之前并没有发现我们的位置并上报，我们就掌握了先机，可以先发制人。”

“在哪里先发制人？”霍利

“67区。”科特答道，“那里是中心。如果除了那些哨兵，还有什么其他等待我们去发现的科技的话，那就一定是那里了。”

“长官，我们越往北，那些哨兵就会越密集。”但丁提醒道。

“很快就是黄昏了。”科特说，“我们有足够的时间绕回蓝队坠落的军舰那儿。太阳快下山了，我们低空飞行，长长的影子能为我们打掩护。这些峡谷里的岩石也都被烤了一天，能为我们做热量掩护。”

科特环视了一圈他的部队：“你们还有更好的计划吗？”

最后，科特的眼光落在哈尔茜博士身上，她和门德斯士官正沿着峡谷的滑坡下来。哈尔茜博士也盯着他，就像能看穿他的面罩一样。

“好，各就各位。奥利维亚，威廉和琳达负责前方巡逻。不要在通讯器里发出声响。行动！”

哈尔茜博士看着科特详细地向斯巴达战士们说明行动计划。

她不在意他的计划是不是像他说得那样了不得，也不关心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但她注意到他的话语里充满了自信，但也同时充满了人情味和一种对自己队伍的自豪感。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懂得指挥的斯巴达战士。当然，有时候凯丽也挺能煽动人的，但只是在情感层面上。

科特很不一样。

斯巴达战士们，无论年轻还是年长，都积极回应他。虽然他们还是保持着斯巴达战士平时惯常的顺从，也很少发问，但确实是在表示同意地点头，也会微微偏着头，显示出不自觉的全神贯注。科特完全是他们的领导者。

或许可以依靠这一点解决即将面临的危机。

但毫无疑问，科特其实还是对斯巴达Ⅲ战士隐瞒了一些东西。如果那个心理受到严重伤害而导致一直沉默的露茜就是科特所隐瞒的秘密受害者的话，哈尔茜博士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

但在任务即将完成的时候，她除了选择相信科特已经别无他法。她只能完全相信他们。也只有这样，她心里才能对自己曾经说过的关于先驱者技术是一个宝藏的谎言好受一点。

第三十章

军历2552年11月3日1950时。
奥尼克斯星球，道拉达斯ζ星系，
67限制地区附近。

在圣约人登陆艇的驾驶舱里，科特站在凯丽和威廉身后。凯丽坐在飞行员的座位上驾驶，威廉负责操纵炮火和显示仪。而其他的斯巴达战士，门德斯和哈尔茜博士则在船尾负责整理装备，等待并密切关注着一切情况。

凯丽在座位上来回摇晃——这个驾驶员的座位完全不符合人体工学，她只能狼狈地靠在控制面板上。

她将艇身压低，快速地飞过丛林。这架登陆艇的操纵装置十分诡异，都是全息的几何体，还会不时在她的手边跳动。

科特在努力地学习他们的操纵方法，这样当自己以后也需要驾驶外星人的飞船时，这种技术就能派上用场了。但这还是太难了，只能看着凯丽的动作，而看不懂屏幕上的显示。

从这里看地平线上的太阳，也无非就是一只手掌大，登陆艇就这样在太阳暗红色的光影中疾驰。

当丛林变得越来越稀薄，凯丽在两棵树胶树之间下降，并迅速地转向，滑行了两米后，登陆艇停在了草地上。

还没有完全关闭控制面板，凯丽就忍不住自夸起来："无非是个登陆艇嘛，对我来说只是小菜一碟，权当玩玩了。"

她的手却不小心滑了一下，碰到了加速的摇杆，于是刚刚停稳的飞船又向前飞去——在这片满布峡谷的地上摇晃前进。

凯丽慌了，手忙脚乱地不知道怎么才好。登陆艇在她不知所措的操作下不停地划着半圆，差点掉进了峡谷，还好最后还是控制住了。

"太好了。"科特总算松了一口气，喃喃地说。他的手已经僵硬了，好不容易才强迫自己把手从凯丽座位的边缘松开。

要知道，前面的那个峡谷可有两千米深啊，他们差点就要去向死神报到了。

"没有发现其他的无人飞行器。"威廉宣布，"前方无障碍。"

"那么核弹头的情况呢？"科特通过通讯器询问。

接通了亚西："全部的芬利斯核弹头都妥当保管，没有信号不会引爆。还有，根据上层的命令，已经有两发核弹头就绪，准备被传送了。其他的还在准备当中。"

"那就继续吧！"凯丽还惊魂未定。

登陆艇的前端还在动，一些大如疣猪车的石头挡在了登陆艇的下方。于是登陆艇开始朝一边转动。凯丽很专业地把它开

回了原先的方向。

“好险啊。”她轻声嘟囔。

“检查一下外部的情况。”科特转过头命令威廉。

威廉很快便将左右摄像头的画面都调了出来。

科特这才发现他们现在不是在一座山前，而是在一条连绵不绝的，望不到边际的山脉边。

“发现情况。”威廉报告，“刚刚才出现的，就在我们前方。已经锁定目标。”

一个模糊的轮廓出现在屏幕中，夕阳的光芒投射在了它身上。

凯丽走向登陆艇的左舷。

当摄像头的角度逐渐偏转后，科特看见了“情况”：泥土和石头被向上喷射，随后又落在山坡上。

威廉操纵着显示屏，慢慢地变换着角度，并试着遮蔽了阳光。随后发现出现在屏幕上的轮廓的是一队三十只“哨兵”组成的玩意，“哨兵”们的横梁和圆球组合成了一个矩形，中间的口子里不停地射出石头。

在科特看来，这个长矩形就像卧在山间的一条僵硬的蚯蚓。

哈尔茜博士出现在驾驶舱。

“不过并没有发现热量的痕迹。”威廉又说，“它们应该没有开火的打算。”

科特咽下一口唾沫，对凯丽说：“继续关注这一情况。”

他看着这只巨型机器慢慢地从他们身后撤退，很是疑惑：它们绝对能够发现自己这一队人的。要知道，它们一共有三十只眼睛，这艘圣约登陆艇的体积也不小，它们不可能看不见，那为什么不向他们攻击呢？

哈尔茜博士在控制面板上按了几个键，一个显示屏又显示出了刚才那些“哨兵”组合成的形状。她认真地研究了一下这个图像，之后说道：“这是拼装玩具。”

“那又代表什么呢？”科特问。

“这是古代时孩子的一种玩具。”博士解释，“无非是把棍子和圆形的扁平物体连接起来，这些也许就是先驱者的缩小版。它们能够根据不同的任务做出不同的组合，拥有一切所需要的特性，比如防重力设备，力场发电机，能量武器等等。我怀疑它们只不过是我们所知科技的组合体：比如车轮，斜坡，杠杆，滑轮和螺丝钉。”

博士渊博的知识和到位的分析，科特觉得实在望尘莫及。

博士继续滔滔不绝：“我觉得，这种形态的东西肯定不是为了战争设计的，也不会投入战争使用……当然，除非有人要去挑衅。他们的的设计非常复杂，但也显得很专业精妙，那就是每一个‘哨兵’都能独立行动，又能组合发挥作用。很明显，它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运输泥土和石块。”

“那么就是说这附近不会有战斗被激发了？”凯丽问，“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长官？”

科特从凯丽的声音里察觉出了一丝紧张。说实话，他也觉得紧张，因为只要那三十个“哨兵”决定攻击他们，那这架登陆艇立刻就会被打成筛子。

现在他们只有两个选择：继续向前，或者撤退。

科特只觉得自己以前的幸运现在全都派不上用场了，但他依然隐约觉得他们似乎离某些秘密已经很近了。

他忽然开始想念以前那些简单的日子，那时候只用操心两件事：听从安排出发，确定队伍的火力线方位。

其实，如果能将一件任务分成几步来看，然后不管最后的成功或失败，不就和以前那些生活一样吗？不然就转移，不然就射击，只要找到需要射击的目标就行了。还有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敌人最大损失的原则，

以及快进快退的原则。

“那就改变前进方向吧。”他命令凯丽，“以与右舷成直角方向出发，向山腰前进。”

“收到，长官。”

这个叉形的登陆艇随后沿着山坡往上升，在到达山顶的时候，山下的土地已经看不见了。

前面有个直径约100公里的大坑。

原来，还有上千个像刚才那样的矩形在这边工作——都在将石头从坑里往上挖，“哨兵”们组成了一个巨大的“蚯蚓”根据地。科特在心里惊叹：海军情报局在这个星球上驻扎的几十年间到底发现了几只这样的东西？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多少这样的东西？

在更低的地方就什么也看不到了。太阳越来越低，影子的颜色也越来越深。科特将自己抬头显示器的亮度调至最高，但还是什么都看不到。

“我们靠近点吧。”他轻声说。

凯丽便将登陆艇靠近了那个山坡，速度则减至原来的四分之一。

头上的云彩已经被落日的余晖染成了橘黄色，靠近地面的云雾更是发出耀眼的金黄色……那个大坑里的泥土也反射出淡淡的琥珀色。

如此丰富的色彩有点闪花了科特的眼睛，他眨了眨眼。

当眼睛适应过来后，他只觉得又看到了一些冷色调的光：绿色的波纹，黑色和银色的光波，看起来就像是暴风雨的前兆。

他又眨了眨眼睛，最后终于将各种颜色和光影和感光错觉区别开了。不过，为什么这一带会呈现如此繁杂的色彩？

这里有柱子和拱门建筑，还有排水管，有圆柱支撑着的庙宇，顶上还装饰着立体的先驱者标志；有众多的几何体雕塑：球体，立方体，圆环……还有弯弯曲曲的道路——看起来这里像是一个巨大的外星人的城市。

科特用力甩了甩脑袋，想让自己更清醒些，然后他认出了建筑这座城市所用的材料。他曾在河里见过这种石头，在格雷戈尔山谷附近的采石场也见过。这种石头在这个世界里很常见。只不过，在眼前这个大坑里，这石头被打磨得非常平整，光滑，甚至能倒映出天空，还能产生不同层次的彩虹波纹。

“这就是奥尼克斯（缟玛瑙）”科特轻轻吐出这几个字。

“石英也是形成这种色泽变化的原料。”哈尔茜博士补充。

坑里有几根带齿的圆柱和山顶同高。这种高度的东西拔地而起，而他们之前却从没发现过，因此它们绝对不可能是在海军情报局的挖掘行动开始之前出现的。

他们飞近了其中一根柱子，凯丽操纵着登陆艇绕着柱子转圈，而科特则在柱子上看见了上千个不同的夕阳景像——云彩的薄厚不一，有些夕阳前还有鸟儿，或是恐龙，另外的一些则能看见蓝色的太空船，有一个的旁边甚至还有发亮的超新星……几乎所有的夕阳美景都囊括其中了。是过去的？还是未来的？还是都有？

这种建筑的直径足有三公里，比UNSC的航空母舰还要大。

科特完全被这种建筑震惊了，要建造这样的东西，究竟要耗费怎样的物力？

他看看身边的哈尔茜博士，她正在仔细地查看着屏幕，没有一丝一毫的惊奇。

“你知道这里会有这样的东西存在吗？”科特问。

“说实在的，我曾经认为有。不过在我看完了关于光环建筑的报告后，又总觉得不太可能。”

“这比致远星里的遗迹还要庞大。”凯丽说

“但我们并没有将那些遗迹探测完毕。”博士又看了一眼屏幕，“而且也许永远都不能。”然后她指着远处的一个反光的圆顶，转身对科特说，“那儿，能不能开到那儿去？这需要你的允许啊，少校。”

“好，现在向着两点五分的方向出发。小心些。”

“好的，新方向。”凯丽回答。

他们飞过了一架不通往任何地点的楼梯——每一级台阶都是面积一公顷的打磨光滑的巨石。

云层反射的光线暗了下去，光滑的地面上也投上了阴影。哈尔茜博士刚才指着的那个圆顶也变成了纯金色，一半都被阴影遮没了。

威廉用无源雷达覆盖了那片圆顶。科特看清了圆顶的顶端被分成七块平面，每一块上都有一扇通往内部的拱门。

“那些门够大吗？我们能穿过去吗？”科特问

威廉读取着传感器上的信息：“巨大无比。”

“好，穿过那些门。”科特对凯丽说。

凯丽便操纵着登陆艇向上飞去了。

当最后一抹阳光消失的时候，科特却在大坑里发现了光——是覆盖在表面上的红点，那些哨兵。

威廉也读取到了新的信息：“发现了新的能量信号，频率目前还很低，有十万个左右的来源，长官。”

“是什么样的构造？一群还是个体还是成对？”

威廉看着面板：“百分之九十五的都是成群的，有一百多个个体，还有几百对成对的。”

“是战斗搭档。”科特低声说，“凯丽，跟上他们的速度。”随后他拿出了小组通话器，“现在请各位为紧急降落做好准备，并进入备战状态。”

绿色状态灯一个接一个地亮起——大家都收到了他的命令。

登陆艇减速了，慢慢地靠近刚才的圆顶。科特的直觉告诉他这样做是正确的，但是逻辑和清晰的意识却告诉他应该离开。然而他却刚愿意相信自己的直觉，并打算赌一把——把大家都送到那个门里，以求躲开接下来可能受到的哨兵们的攻击。

“这样做也许才是最便利的。”他喃喃自语道。

凯丽却有些迟疑：“难道你觉得这些东西不会用我们的小伎俩反过来对付我们吗？刚才我们把它们引到隧道里，万一这次这个门是它们故意设置的引诱我们的陷阱怎么办？”

“这也有可能。”科特承认，“但我并不认为它们花了那么大的力气挖出这么一个大坑的目的就是为了制造冲突，然后再把这里毁于一旦。”接着他耸耸肩，“那也不过是个圆顶而已。”

凯丽和威廉面面相觑。

“明白了。”凯丽也不再反对，“现在接近目标建筑，还有三百米。”

“向着门的方向前进。”科特命令。

登陆艇的速度慢了下来，先围着圆顶转了几圈，随后轻易地就钻进了其中的一扇门。门大约有五架圣约登陆艇那么宽。

进入门以后，登陆艇发出的蓝光照亮了圆顶的内壁。里面的构造呈多边形，墙壁上刻着星象图，还有先驱者的象形文字。

下方是七块平面，每一块都差不多有航空母舰的着陆板大，被规则地分开。凯丽将登陆艇降落在其中的一块平面上。

科特和威廉先出了船舱，然后他们又

扶着哈尔茜博士出来。

其他的斯巴达战士则以防卫的姿态围在船舱周围。

科特的传感器显示每个人都聚集在了甲板上，但周围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到。甚至连声音都听不见，好象连噪音都被这里巨大的空间给吞噬掉了，接着他感觉自己似乎也要被这一片漆黑和寂静给吞没。

他开启了单频通讯器，甚至把外部限制取消，这样哈尔茜博士就能可以听到他们的通话内容了。

“我们动作要快。”科特对着通讯器告知全队，“奥利维亚和威廉负责巡视这一片，我希望在九十秒之内收到一切通路和传感器动向的报告。”

奥利维亚和威廉点点头，匆匆消失在黑暗中。

“琳达，佛瑞德，马克，霍利，你们负责丈量整个圆顶，并且在拱门处望风。设好单频通讯器和警戒线，一旦出现可疑情况就会有警报传出。”

各人的状态灯都陆续亮了起来。琳达又跑进了船舱，随后拿着一些鱼叉状的金属杆和装满线绳的袋子跑了出来。她把东西分发给其他的三名斯巴达战士，三人接过后把这些东西装在狙击枪上，然后向着拱门顶发射。盘成一团的绳子被拉长，钩到了拱门顶上。他们拉了拉绳子，确定钩牢了以后，便迅速爬了上去。

“但丁，门德斯，你们就待在登陆艇上，保证里面的装置可以随时启动，一切稳定运行。”

但丁的状态灯足足有一秒钟没有任何反应，之后才亮起绿灯，门德斯点了点头后上了登陆艇。

“至于凯丽，亚西，汤姆和露茜——你们就和我还有哈尔茜博士待在一起。亚西，你去把那些处理过的核弹取来。”

亚西走向登陆艇的货舱，扛着一个大大背包出来了。

“汤姆，露茜，你们一定要保证博士的安全。

这两个得力的高级助手一左一右站到了博士的身边。



“找到了一条楼梯，长官。”威廉报告，“这里直通到地下，而且绕着这几块着陆平台的支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收到。”科特接着说，“奥利维亚，你现在和威廉接头。去侦察那处楼梯。我们会随后过去。

他随后确定了威廉当前的方位，然后用以威廉为识别对象在这块平台的边缘设置了一个图像转接天线，这样在登陆艇的甲板上也可以随时看威廉的画面了。

科特领着全体队员向着那架环绕着巨大支架的楼梯前进。凯丽和亚西就在他身后，然后是汤姆，哈尔茜博士，露茜则在队伍的最后作后卫。

每两级阶梯间都隔着约四分之一米，但整架楼梯其实离中心的支架约有十米远。科特走在螺旋梯的最里层，以防其他的队员失足掉下去。

哈尔茜博士则停了下来，研究起了石头阶梯的表面。

露茜也停了下来，SPI装甲上的标签牌发出的微光被光滑的平面反射了回来，她便伸出手去触摸自己的影子。那种材料有些地方是半透明的，以致于影子反射出一层又一层——有无数个露茜出现在了上面。

她收回了手，继续和队员们赶路。

走过了三个圆环后，威廉的头像出现正在了科特的抬头显示器上。

刚才设置的图像转接天线启用了：“前方发现了一个房间，长官。”威廉报告，“我似乎看到了先驱者的标记。”

佛瑞德的声音也响了起来：“我们已经到位了，没有发现敌情。”

科特先和佛瑞德说：“眼睛要放尖点。”然后又对威廉说，“现在让我看看是什么情况。”

威廉指引他们到楼梯处，停在了一个拱门的入口处。奥利维亚正蹲伏在那儿，举着来福枪守着门口。那间房间也不过四米见方。在见识了整个城市令人感到恐怖的巨大后，这间房间实在小得让人窒息。

“进去看着。”威廉说着，一脚跨进了房间。

出现了全息的先驱者象形文字——点，长短线条，还有多边形——从石制地板的那边一直延伸到威廉脚下。

“少校阁下，让我先进去怎么样？”哈尔茜博士说，“那个并不危险，我可以保证。我曾经在光环任务的日志里见过相似的这种控制界面。”

科特并不喜欢有个没头衔的人在前面，但哈尔茜博士毕竟是这里的专家……至少在现在的队伍里是专家。

“好的，博士，不过请你千万小心。”他同意了。

哈尔茜博士向前走去，在进入房间之前还嘱咐科特：“先站着别动。”

她轻叩了一个小小的蓝色水晶方块，那东西闪烁着，有了反应。

“还是这么难懂。”博士嘟囔了一句，“我这里有一个简易的两维翻译器，但现在我发现了这里的文字需要更高级的翻译器。”她拿出了自己的笔记本电脑。

“现在没有时间逐字逐句地去翻译了。”科特说。

博士皱了皱眉头，放下了电脑：“少校先生，你要知道，所有的信息都是在细节里传达的。”博士紧闭着嘴唇，继续专注于解答那些符号，然后直起身来，“往这边走。”

她大步走过这个房间，而她前方的地板亮起了一片闪烁的蓝色，一直连进了一堵空白的墙。

科特一只手抓着博士的胳膊，以防出现什么意外状况。然后他向着露茜和汤姆挥手，三人并排慢慢向前走。

哈尔茜博士指了指墙上一个更亮的蓝色小点。

汤姆和露茜在两边作好了开火的姿势，科特则准备去按下那个点，做好了应对麻烦的准备。

墙滑开了，在墙里的一片漆黑中，有一座闪光的桥通向远处。

科特告诉奥利维亚："你留在这儿，继续负责接通刚才的天线。"

奥利维亚点点头。

科特在墙边停下了，担心那甲半透明的桥承受不了自己的重量，便先试探着把脚放在了上面。虽然看起来是承受得住，但科特并不喜欢这种感觉：万一来个停电什么的，这座桥就看不见了。

他一共走了十二步，汤姆和露茜就在他的身后……也许他们并不觉得十二步算什么长距离，但科特觉得自己已经走了比十二步远得多的路程了。他向桥下看：是深不可测的深渊，看了就让人胆寒，于是，他尽量控制自己只看前方。

当他走到桥尽头的时候，又出现了一扇闪着微光门，驱散了黑影。

科特，汤姆和露茜都走了过去。科特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直径二十米左右的半圆形房间里里。房间中间是一个控制台，上面全是色金属制成的象形文。他转身，招呼哈尔茜博士上前查看。

博士很快过了桥，凯丽，威廉和亚西也匆匆忙忙地跟在她身后，大家都想知道前方会有什么情况出现。

他们一走进门，哈尔茜博士就开始研究那些文字。

"如果要勉强用我们的词汇来解释，这儿是个信息中心。"她将手掠过控制台上的一个个图像，"我们应该能找到……呃……"她按下一个小小的扭曲三角形图形，"一份地图。"

科特的身边忽然出现一片光芒，那些全息的几何体开始闪光，一个包含着许多标记、拓扑线条图形的圆球在慢慢膨胀，直到碰到天花板为止。

"一份地图？"库特有些不解。

"一份能立体地显示我们现在方位的地图。"博士解释道。

"那么这幢建筑就像这个圆球一样，是圆形的？"凯丽问。

"这么说也没错。我们现在在这幢建筑里，建筑在这个城市里，城市又在这个所谓的星球上，不过这样思考没什么意义，还是先观察吧。"

她又转动了一个金色的圆圈标记，随着地图的扩大，一些全息的图形构造也纷纷展现在科特身边：即使刚才还是圆球表面上的一个点，现在也变成了个大圆球，可以看见里面分布着一条条线，还有格子，矩形，三角形等图形，还有一个圆圈。

地图焦点集中在了这个新出现的圆圈上，它转过了九十度，变得立体了起来，然后里面居然出现了有七座拱门的那个圆顶。

哈尔茜博士又转动了那个金色的圆圈标记，地图的焦点向下移动了好几层，然后显示出了降落平面以及他们乘坐的圣约登陆艇的大致形态，船内正在燃烧的反应堆中心都标记出来了，甚至门德斯和亚西也露了脸，旁边还附上小小的生物标签。

地图的焦点继续往下，很快便出现了他们目前所在的房间。科特难以置信地看着那里面的自己、其它斯巴达战士以及哈尔茜博士。

"现在恢复吧。"博士说着，又再次转动了那个圆圈标记。

于是，房间从刚才的"城市""建筑"状态恢复到了刚才的大圆球。

这种形态的地图实在是前所未见，这让科特一时没能缓过神来，而当他明白是

怎么回事后，他还是用了好几秒平息情绪，然后小声问博士："你说过先驱者对'奥尼克斯'的翻译是'防护罩世界'，这只是字面上的翻译吧？"

"看上去是这样的。"博士同意，"这整个星球都是人工的……就像光环一样。"

忽然，博士也像是想到了什么，她按下了一个蓝色的八面体，喃喃自语："难道是……"

地图又变了，这一次穿透了这个世界的外壳，深深进入到了里层，接着出现了一个装满了机械的房间，里面还有八个椭圆形的外层包裹着能量盾的容器，现出了里面半透明的人的身体，看起来就像幽灵。每个人的旁边还显示出他们的心电图。

"是斯巴达III战士的K分队。"亚西走近了地图，说道，"起码有五个人在里，他们都是在67区失踪的，在这一切开始之前就消失了踪影。"

"那我们现在必须去把他们救出来。"科特说道，"博士，请您找到去往那里的通路。凯丽，亚西，你们回登陆艇上拿急救箱和医药设备——"

哈尔茜博士举起了一只手，示意科特稍安勿躁。然后点了地图上的一点。

刚才还占据了整个地图的奥尼克斯星球立刻缩小成一个小球，可以看见它置身在宇宙中的样子，四周还有许多星星在一闪一闪。接着，就发现了一架小小的圣约人驱逐舰出现在了奥尼克斯星外层的轨道上……然后出现了一架又一架……最后一共是二十四架，都是从常规空间转换到跃迁空间里的。

凯丽嘟囔着："这些家伙已经很靠近了。"

科特的大脑飞快地转动着。是的，他们依然可以马上出发去营救K队，但是难道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圣约人到达这个星球然后取得先驱者的先进技术吗？那么，在圣约人来到之前把星球上的技术摧毁？现在手上确实也有几发威力强劲的芬利斯核弹头，但是即使现在把它们全部都引爆了，这个星球也将毫发无损。

佛瑞德的声音又从通讯器中传了过来："'哨兵'们正向着这边来。"

"具体数目？"

"长官，恐怕它们这回是全员出动了。"

第三十一章

圣约战时日历193时间单位第7个周期，
道拉达斯ζ星系（人类命名），
奥尼克斯星球外层轨道上，
坚不可摧号巡洋舰。

舰队队长佛罗正走在坚不可摧号的舰桥上，向着控制台而去。在他所到之处，队员们都忙不迭地立正站好行注目礼。

一切都在井然有序地进行着，他现在指挥的是最先进的军舰，要进行的也大概是目前最关键的任务……这是他最光荣的时刻——和先驱者们进行接洽。

他对着舰间通讯器说道："库努舰长，请回话。"

在眼前全息显示板的中心出现了库努控制的巡洋舰，极目号。这艘军舰正在持续地加速，眼看着就要突破舰队组成的球状整体，超出安全防御范围。它已经跳进了人类命名的"奥尼克斯"星球的轨道，而那个词在他们的语言里是没有对应词的。

"舰队长。"库努回话了，"我舰现在请求进入特例轨道。"

在那个星球的北磁极上空有上千架无

人飞行器，而且都向着极目号冲来，很不好惹的样子。

“圣光将照耀你未来的路。”佛罗郑重地对库努说。

库努接着说出了这个古老的精英战士格言的下句：“我的鲜血将会浇灌将来的世世代代。”

本来佛罗是打算亲自去接头的，但现在决定还是让库努去完成这个任务。库努对于来自远古时代“火焰与忏悔法例”中有关相互交往礼节部分内容的熟知程度可是无人能及的。

耶格的传感器上出现了一架先驱者的无人飞行器：围绕在一个圆球周围的三根独立圆拄体。

“发现了能量信号来源，长官。”耶格汇报，他那只仅剩的眼睛视力相当好，能将前来的物体看得非常清楚，“物体身上出现了能量盾和攻击波形装置。”

佛罗开始思考：这些无人飞行器的威力应该是不能和他们抗衡的……但毕竟它们有这么多。如何它们的力量全部合起来也不好对付。

“打开战舰前部能量放射器。”他命令道。

乌诺有一丝犹豫，之后还是进行了操作：“长官，前部能量放射器正在启动。”

对先驱者飞行器的能量分析情报出现在屏幕上，佛罗仔细地阅读。

在进入跃迁空间之后，佛罗就曾经很明确地向列位舰长表示过他们必须先把个人的信仰放在一边。有些军官就是太过畏惧“上帝的圆环”般的光环，才导致被人类和洪魔击垮的下场。他们必须要对一切情况做好准备。

“请各军舰作好各类武器的准备工作。”佛罗给耶格下了令。

“收到，长官。”

佛罗也希望那些先驱者的无人飞行器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是来迎接他们而不是来攻击他们的……然而他的本能告诉他现在除了精英战士的鲜血，其他的什么都不能相信。

“极目号在开放频道中有广播。”耶格说着，将广播转到了扩音器里。

“让我们携手共进。”库努舰长开始了他的礼节性问候，“并且消除心中的愤怒。你们确实是我们安全的良伴，同时我们也将认清道路。”

全息的屏幕上布满了上千架的无人飞行器，如同片片云朵。他们形成了一个八面体，在黑夜里看来，就像一块散发着黄金般光芒的上面镶着红宝石的水晶，围绕着极目号。

“有信号传进来。”耶格说着，他的两只眼睛——一只瞎了，一只正常——不过现在都眯着，很疑惑的样子，“而且是先知的频道，长官。”

一个平缓地说着纯正古代语言的声音传了出来：“营救状态终止，威胁分析状态终止。进入‘防护罩世界”的请求……被否决。现在开始外部防御计划。”

“发现能量单位。”耶格汇报，“在进行频率位移，以合成整体。”他又查看了一下数据，“长官，他们在整合火力。”

“全舰队听好。”佛罗大声吼道，“全部舰长做好开火的准备，并与坚不可摧随时保持联系。”

乌诺正忙于在控制台上操纵，以便将舰队里各艘军舰的火力设备联网。他又与佛罗通了一次话：“现在舰队的火力设施就交给您操作了，长官。”

“现在将激光和能量投影器对准这个整合起来的八面体。”佛罗说。

乌诺开始进行联网操作，他仔细地检查了数据后报告：“战略已经在计划中了，



随时听从您的命令。"

在那个由外星无人飞行器组成的八面体上有上千只小小的眼睛在发着红光。每一根横梁上的金光都打在了极目号的舰身上。

极目号还没有开启防护罩。一道道扫过的金光切进了它的装置，甲板，一块块的合金被炸开了，闪出圆锥形的火焰在漆黑的宇宙中相当显眼。

佛罗抑制着自己的怒火，开始计算着受到的损失。现在暂时吃了亏，一定要好好总结一下，找到抢占先机的方法。

如果这些飞行器只是一个一个地出现，那根本不足为患。但如果它们合力攻击，那威力也确实要比极目号强些。现在这个八面体表层能量盾的防守力也肯定是那些小东西叠加起来的。

"释放武器的安全连接环。"佛罗举起一只手命令道。

他在心里为库努舰长的灵魂祈祷，是他让他们有了分析敌人的机会。

无非是被几道光线射中，极目号腹侧的甲板就被击碎了。整架军舰摇摇晃晃的就像是剧痛中的野兽。刚才的火力完全击穿了船尾：首先是等离子的攻击开了一道裂口，然后三道羽毛状的蓝色火焰从裂口处喷发而出，整个船尾都燃烧了起来——红色，黄色，然后是白炽色——最后，整架军舰都爆炸了。

爆炸的时候，那个水晶状八面体的表面泛起了一阵波纹，防护层也慢慢张开。

"就是现在！"佛罗下令，"所有的激光和放射器对准它开火！"

所有的军舰都听从了指挥，同时执行命令，发出的子弹密集得几乎形成了一个平面，一道道迅速地从夜空中划过。数百道激光射向八面体张开的防护层，激起一阵劈劈啪啪的噪声。十微秒之后，能量发射器的电容器开始放电，白光冲击波向着八面体袭去，巨大的能量已经超过了能量盾所能

承受的极限，削弱了它们的总体防护力。

没有了防护罩的保护，那些小小的飞行船由于过度受热而喷发出一串串的微粒。它们中间的眼睛都亮得发白，似乎想用这极度愤怒的回应作为某种对自己的保护。

爆炸一波一波，遍布了整个八面体。

激光器和发射器停止了运作，整个宇宙又陷入一片寂静。

佛罗眨了眨眼睛。

从全息显示器上可以看到，那上千的外星无人飞行器被打散了，多数都成了一团冰冷的，或圆形或杆状的废铁。有一些幸免于难的想要再次组成合体，但速度非常的慢，实在是力不从心了。

“百分之八十三的飞行器被击溃。”耶格说。

佛罗的声音在舰队通讯器里回响：“所有的军舰开始分散攻击，在剩余的敌人重组之前将它们全部消灭。”

舰队加速，进入攻击状态，幸存下来的可怜无人飞行器根本不是对手，很快就被全部消灭了。

库努舰长是一位英雄。他用行为向所有的人证明了古时虔诚和友好的态度在这个新时代里已经不再适用了，也证明了精英战士在必要的时候，是会用自己的鲜血去为胜利铺路的。

“现在联系赦免号。”佛罗对耶格说，“让他们为在大气中跃迁空间转换作准备。它们将负责侦察北极地区，也就是那些登陆艇的来处，再看看有没有被我们的传感器漏掉的、有价值的目标。

“赦免号遵命，长官。”耶格回答，“现在听从您的指挥。”

佛罗点点头，随后命令它们出发。

在这艘圆形的驱逐舰内部的跃迁空间电容器放电时，周围的空间都被照得微微发亮。

“星球的表面有些东西，长官。”耶格又靠近了些，聚精会神地盯着屏幕，“北极的能量显示很不寻常。”

他在控制台上按了几个键，屏幕随即从中间分开来，一半显示着星球上冰盖的景象，镜头离得足够近了，这片刮着风的冰盖地区可以看得很清楚。在地面上空一千米处，空气微微地发着光，就和“赦免”号的跃迁空间矩阵发出的光芒一样。

“这是不应该出现的。”乌诺说道，饶有兴致地观察着图像，“跃迁空间矩阵只会在军舰的出口出现。赦免号还没转换到那里呢。”

“让赦免号停止跃迁。”佛罗下令。

耶格摇了摇头：“现在改变跃迁矩阵会影响我们的信号，长官。”

“立刻强行阻止它。”佛罗说道。

坚不可摧号翘起船身，向着已经处在跃迁范围边缘的赦免号加速追去。

全息显示屏上的图像变了，可以看到在在北极的上空有三个新的无人飞行器组成的八面体，在跃迁空间出口处的光芒照耀下非常明显。

“难道它们也能够跃迁吗？”佛罗轻声问。

这并不合常理。如果它们真的有这种能力，那刚才在和极目号对峙的时候它们为什么不跃迁？在后来的攻击中又为什么不跃迁躲开？

佛罗看着身边的耶格，他是他的下属中最了解跃迁空间的人，于是他请教：“给我解释一下吧。”

耶格直起身来：“长官，跃迁转换所需要的能量，那种体积的无人飞行器是不可能拥有的。我现在只能猜测它们是不是穿插到了赦免号的跃迁空间领域里。”

“又是那些小家伙，它们要攻击了。”

乌诺报告，“在北极一带。”

开火了，先是有上百道的光束在内部聚合，然后这光束穿透了能量盾，向着被隐蔽的跃迁空间中心发射。

赦免号在高处轨道忽然消失——再次出现的时候，它已经置身于一片火海中。

驱逐舰的外壳因受热过多，不停地飞出火星，很快就变成一团火球。

组成八面体的无人飞行器们也被能量波震开了。从赦免号的浓烟中朝各个方向逃出。

佛罗看得目瞪口呆，但很快就回过神来继续指挥。

“侦察星球的表面。”他告诉耶格，“再核查一下在那些家伙出现之前的传感器记录。”他打开了舰队通讯频道，“没有我直接的命令，任何军舰不得擅自进行向跃迁空间的转换。”

舰长们都纷纷回应，一共有二十一个信号在他的控制台前闪烁。

“在敌方的飞行器出现之前，扫描仪发现了一波低频率的能量……就是从这个位置辐射出来的。”

而在刚才的屏幕上出现了一道山脉，在其边缘处有些异常。佛罗将图像放大，又发现了一个横梁和球体相连的无人飞行器飞进了阴影中。

是跃迁吗？还是在执行组合的命令？还是说那一块有什么东西是这些无人飞行器在保护着的？

“发现我们的目标了。”佛罗在舰队通讯器中说，“所有的军舰排成拱形，准备作降级轨道飞行，扩大宽度，增加军舰的容积。”

坚不可摧右舷张开呈翅膀状，引领着整个队伍进入星球的大气层。在舰体下方，空气滑过军舰外壳，摩擦出阵阵火星。

大气层上层中，军舰的拱形队伍所到之处，佛罗就会发现云彩渐渐散开，然后又从舰队间的缝隙滤过去……有两辆军舰失踪了，这其实是他的错误。在自己失误的指挥之后，又怎么能奢望所有的军舰都还听从自己的命令呢？

但佛罗现在还是很有信心的。也许只是他的错觉，也许那两艘军舰在战斗的时候又会再次出现，因为他们知道这里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将关系到精英战士将来的命运。他们只允许成功，即使要付出生命作代价也在所不惜。

他们降落到了星球的地表，在一片被黎明的曙光照耀着的树林里，这儿附近还有一片大草原和深不见底的大峡谷。成群的鸟儿和野兽都被他们的到来吓到了，纷纷跑开。

这里没有再出现任何的外星小型飞行器，刚才他们在北极上看到的那几百个呢？是撤退了还是埋伏起来了？

“现在保持最低速度。”佛罗对全队的人说道，“保持警惕。”

当舰队飞向大坑的时候，那里面正有一群的无人飞行器在把土块和石头抛向空中。

三架驱逐舰开火了，但地上却只留下了几道印子。

当舰队庞大的身躯越进了大坑，它们侧边的灯光将里面整个照亮了，那些巨大的拱门和柱子，还有在银色圆顶上的层层阶梯也就显现了出来。这是一个面积巨大的城市，而佛罗十分清楚这样的轮廓曾在神圣的典籍中出现过。每一道线，每一个转弯，每一个标记都深深地铸在了他的脑海中。

这是一个先驱者的城市。完整无缺的，神秘庄严的，无人知晓的。这也是所有圣约人的梦想……即使这辈子找不到，那下辈子也要继续寻找。

难道这个梦想现在这么容易就实现了吗？这片科技和宗教的宝藏现在就近在咫尺。佛罗此刻真恨不得立刻下船，对着这些神迹好好地膜拜一番。

但他又绝不可能这样做，这种虔诚只会让他陷入危险之中——他忽然觉得有些羞愧。

现在不是对着先驱者的幽灵鞠躬的时候，而是行使自己独一无二的指挥权利的时候。

他转向一直在他身后的一对猎人，命令他们："准备战斗！"

虽然猎人是不会笑的，但佛罗还是可以感觉到他们的愉快心情。

他们站起身来敬了个礼，随后迅速出发，消失在舰桥尽头。

佛罗的手在指挥台上游走：前任舰长塔诺的鲜血还残留在指挥台的边缘，将全息的屏幕染上了一点蓝色。佛罗只觉得心里一阵伤痛：他的老战友没能活着目睹今天这个时刻。

"发现有外星无人飞行器正从地面加速。"乌诺的声音传了过来，"一共有两队，都是成双出现的，都处于攻击状态。"

"把它们全部消灭，但记住仅仅是消灭那些航行器，不能破坏城市里的建筑，最好用激光高精度地射中目标。"佛罗命令道。

当激光射中那些无人飞行器的时候，光线也照亮了周围的天空。

佛罗又继续对着舰内通讯器说："帕鲁特，瓦鲁纳，在地面攻击的时候要注意控制射击范围，将对城市的破坏降到最低。"

两个声音咆哮着回应了，然后帕鲁特问："舰队长，攻击的目标是什么呢？"

佛罗望着这个巨大的城市——如果真的想要仔细地搜索，肯定得花上好几周的时间。

"先发送一个远古时期的友好问候，看看有什么反应。"他对耶格说道。

"收到，舰队长。"他将圣约人的通用友好讯息发送了出去，等待着回应。

但是又怎么可能还有先驱者留在这里给他们回应呢？

"有东西……"耶格凑近了屏幕，仔细地注视着一个摇摇晃晃的应答信号。

佛罗也赶紧来到了他的位置上。

"这个是我方的信号。"佛罗辨认出来了，"先把它发送给军舰上的贤者，做一下鉴定。"

"是，长官。"耶格照做后，读出了信号的来源，"ID号……DX级。"

"是一艘登陆艇？再查查它的登记状况，看看它的母舰是哪一艘。"

耶格调出了档案一看，惊讶地张大了嘴巴，喃喃地念叨："是血腥幽灵。"

佛罗眯起眼睛，盯着这个微弱的信号。它是从那艘被人类恶魔偷走的军舰上发送来的，难道他们在这里打败了自己的部队？难道他们竟然逃过了先驱者的攻击，然后藏在了这片圣地上？他的心里激起了无以言表的愤怒，但他还是尽力克制住了。

"对这个信号做三角测量。"

"是，长官。"

中心屏幕的图像又有变化，出现了一个银制的圆顶，顶端有七个面，每个面上都有一扇拱门通向里面……门大得足以让任何的军舰穿梭其中。

佛罗回到了他的指挥台上："帕鲁特，瓦鲁纳，我们现在有目标了。将舰队里所有的军舰集合起来。"

帕鲁特和瓦鲁纳在同一时间吵吵嚷嚷地回应了。

佛落在心里对自己说："现在就暂时等一等。"

当然，"等"这个字眼，是不能和正在

准备战斗的猎人搭档提的。

“那你们就等着我来加入你们吧。”佛罗心想，“因为我才是指挥这次攻击的人。”

第三十二章

军历2552年11月3日2040时，
道拉达斯ζ星系附近的跃迁空间，
UNSC的巡洋舰黄昏号上。

“现在是秘密行动。”司令官理查德·拉什下令，“准备进入常规空间。”

“是，长官。”朱利安·沃特斯少校转向黄昏号舰桥处的军官，“现在断开外部能源。将烧蚀挡板锁紧，保护发动机调节器。”

贝坦尼·德拉诺上尉反复查对了从跃迁空间转换到常规空间要用到的数据，然后报告：“长官，我们很快就能进入常规空间了，还有三十秒。”

而在传感器操作室，乔·杨上尉报告：“已经准备好进入黑暗和无声状态，长官。五个关键点检查完毕。”

拉什坐在舰长的位置上，又亲自检查了一遍屏幕上全部的资料。一切都井然有序，但为什么他还是有种不祥的预感？答案是：在他还不长的黄昏号军舰舰长任期中，突然发生的意外已经是家常便饭，他也不觉得这次就会一帆风顺。

“现在进入常规空间。”他下令了，“开始倒计时。”

沃特斯开启了计时器：“任务一共有十五分钟时间，计时开始。”

拉什盯着他那只旧式的发条手表，那是他父亲在他从OSC毕业的时候给他的礼物，当时父亲曾说：“孩子，要一直给它上好发条啊。”

而这只手表现在上足了发条。

当军舰上的能量都用于肖恩·藤川超光速引擎的粒子加速器时，舰桥的灯光变成了暗红色。接着，粒子加速器就在星际空间里拉开了一个普通的三维洞口。

三扇窗户外的天空颜色黑得更深了，可以看到闪烁的星星。其中的一颗特别明亮，从主窗望出去，这颗星星就在正中。整个道拉达斯ζ星系也清晰可见。椭圆的轨道里包含着六颗星球

德拉诺上尉报告：“已经锁定了恒星。不过我们现在稍微有点偏离目标，偏了约三百万公里。”

“那就调整回去。”拉什回答，“向前的引擎动力只开到三分之一，改道前往第四星球，告诉工程部的周少校开始给跃迁空间的电容器充电。”

“收到，长官。”

德拉诺上尉咬紧了下嘴唇，拉什司令知道这是她紧张时的表现，同时也是觉察出这次任务有漏洞的表情。

黄昏号在宇宙中穿行，一片漆黑，什么也没有。只有不时闪烁的星星在提醒着他们还有其他的东西存在。

沃特斯看了一眼计时器，低声说：“长官，我们现在只剩下十三分钟了，光是用来完成任务就够紧的了，更别说还要取得一份详细的报告。”

时间总是和拉什司令作对。要不然就漫长得吓人，需要他的整个团队在保密状态下等上几天甚至几个星期；要不然就像现在这样，必须要赶，而且还要挤出时间总结具体详细的数据，并且绝不能暴露目标。太让人受不了了，上千条性命和其他八艘军舰都和这个息息相关。换句话说，如果黄昏号被发现了，所有的信息都无法传递出去了，他们也全都会牺牲。

十八个月的航行和持续的行动已经让

拉什手下的军官筋疲力尽了。他能看见德拉挪和杨已经有了战斗疲劳症——眼睛周围都是黑眼圈。他们必须忍耐长时间的等待——不时还要和圣约的等离子或是激光对抗。他们亲眼见证了四个殖民地的沦陷以及数十亿的尸体化作灰烬。他们已经快到极限了，其实自己又何尝不是呢？

"我们是有固定顺序的。"拉什告诉沃特斯，"在十五分钟内先进入，随后再转移回去。我们会最大程度地利用时间。

其实，时间紧有两个原因。其一，十五分钟内，被圣约人发现的概率随着时间的流逝会正在呈几何数地增长。其二，十五分钟后，黄昏号再想在跃迁空间里找到舰队战斗群的概率随着时间的流逝简直是呈幂数下降的。

拉什靠在椅背上，他和所有巡洋舰司令官一样，共同拥有的好品质就是非常的耐心。

黄昏号回到地球的一路上是有时间记录的。当时他们在跃迁空间里发现了某种物体的航行轨迹，比当时他们尾随的圣约人的航行轨迹要明显。当时海军司令部的人工智能是这样报告的：一种类孤波的物体在光环建筑旁被发现。当时拉什也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只是把这个信息上报给了胡德长官……胡德长官之后立即派他们去再去寻找这种轨迹，并跟在斯巴达的队伍后面直到到达远方的太空站"的黎波里"。在那他们会和卡尔·"混蛋"·帕特森司令手下的部队接头，并为斯巴达战士提供协助，还要尽最大努力获得可以改变战争力量对比的新技术。

拉什听说过有关斯巴达战士卤莽行为的传言，比如潜入了圣约人的军舰并炸毁了它的姐妹舰，在这过程中还毁掉了具有传奇色彩的轨道升降机"黑玉米茎杆"。

比起这样的高调，他倒是更喜欢待在暗处。最好将来不要有广播新闻宣告他英勇的牺牲，谢谢。

黄昏号在地球上无法获得全队的补给——而且他们必须尽快回到跃迁空间，跟上快速行驶的被斯巴达战士缴获的圣约战舰。

"电子测位雷达现在已经开启了最大范围了。"杨上尉宣布，"现在还有八分钟时间，长官。"

"开启高端级数。找出星球表面上的拉格朗日点。"

"已经联机了。已经在行星的高处轨道上发现了两个信号。是圣约人的驱逐舰。"杨回应道。

拉什的屏幕上显示出的轮廓证实了杨所言非虚。

"还是重型驱逐舰。"拉西在心中默念：这样的火力足够摧毁一打UNSC巡洋舰了。

沃特斯问："长官，其中一架里面会不会是斯巴达战士？我们可以发送一个窄带加密代码去验证一下。"

"对斯巴达战士而言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所以你说的这种情况有可能是真的。但和他们联络不是我们的任务，我们在这是要取得数据，以供帕特森司令作战略制定时的参考。"

沃特斯闭上双眼，思想斗争了一会之后，才说："收到，长官。"

看来，沃斯特少校是希望能投入战斗的，这也是巡洋舰上军官的共同愿望。拉什有些同情沃特斯：他很久之前就在丰饶星上失去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但是面对着如此强大的敌人，秘密行动是他们惟一的选择，在他的军舰上没有复仇这回事。

"在轨道上发现碎片。"杨的声音传了出来，"是金属结构的。是在光谱分析下作成的不知名合金。"

“是在最近的战斗中残留下来的吗？沃特斯问。

“是的长官。还发现了残留的等离子。但是……这里连仅仅一架圣约驱逐舰都无法容纳啊。”

“现在通过325轨道到020轨道。”拉什命令德拉诺上尉，“现在切断引擎的能量，给跃迁电容器充电。”

德拉诺聚精会神地盯着指挥台：“已经开始改变方向朝新的轨道驶去。不过由于产生的惯性，我们的行驶会艰难一点。”当她在键盘上敲击信息，并与上级通话时，仿佛一切的疲倦都消失了。

“周少校汇报电容器充电已完成百分之五十。六分钟之后将完成充电。”

“现在开始变换外层伪装。”拉什对沃特斯说。

拉什强迫自己保持清醒状态。虽然他觉得自己有时真的像个骗子，但他必须要带给所有的人信心，即使这个信心只是幻觉。他不能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心里其实是多么害怕。

“伪装启动。结构缓冲完毕，四分钟之后完成。”沃特斯回答。

黄昏号已经达到这个星球的昼夜分界线了。舰脊表面覆盖着的黑色隔离层此刻正在一点一点变成橘黄的阳光颜色。

“是放射线吗？”拉什问。

“没有在磁发电机上检测到阿耳戈斯类的贝塔射线。”杨回答，“斯巴达小组还没有引爆任何芬利斯核弹头。”

“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沃特斯有些不安。

拉什自己也不确定。如果斯巴达战士真在军舰里的话，应该可以看到爆炸的现象。他问杨：“能检测到行星上的能量来源吗？”

“什么也没有，长官。”杨看着屏幕上一行行跳动的资料回答道，“不过我们还有四分之一的星球表面没有侦察到。在目前的轨道上，完成这一工作大概还需要七分钟。”

“从时钟上来看就是一分钟。”沃特斯补充道。他有些犹豫，似乎还有些没说出口的话……但还是没有再说下去。

其实拉什知道他想要的是什么：是一个完整的轨道侦察，是更多的时间，还有离圣约人战舰更近的距离。沃特斯的确想成为一个英雄。

“我们必须严格执行帕特森司令的命令。”拉什说，“在这个星球的另一端我们发现了两艘圣约人的战舰。但却没有发现斯巴达战士，没有发现爆炸的动静。不过，我们自己也没有发现，这样就够了。”

拉什说完后，观察着沃特斯的反应。

沃特斯将头别到一边，虽然眉头锁得紧紧的，但还是点了点头，然后说：“现在准备跃迁空间转换。”

“是。”德拉诺回答。她松了口气，看上去很为这个离开的命令而高兴：“开始矩阵演算。将在17秒后进行空间转换。”

拉什在舰长的座位上有些坐立不安。离开确实是正确的选择。如果他们真的侦察完整个轨道，那么也许好运气也就用光了。而现在，在跃迁空间里等着他们的数据的还有帕克森司令手下的八只军舰。

两架圣约驱逐舰是很大的威胁了，如果现在UNSC的兵力和圣约军的比例是三比一，真要打起来倒还算是势均力敌。如果是四比一呢？不过通常在战斗中不会出现这样的比例。

那么，又为什么总觉得现在的情况很不对劲呢？

“开始转换到跃迁空间。”拉什下令。

黄昏号的周围亮起了一阵蓝白相间的光芒。接着，附近的星星全都消失了。



八架UNSC的军舰从跃迁断层空间转换到了黑色的星际空间中，释放出一阵发着蓝色火花的切伦科夫射线，螺旋形的亚原子粒子在衰变。

拉什司令决定利用这个时机。

“现在左转舵，以垂直攻击向量飞行。”他命令德拉诺上尉。

“是，长官。”在舰桥上战斗照明灯的红色灯光下，他的军官们看起来都更加有精神了，不过也看得出他们心里的恐惧也在加深。

秘密行动的黄昏号飞离了帕特森战队的驱逐舰，航空母舰和巡洋舰。

拉什并不是要逃跑——而是被心中的一种情感所驱使。自从他见证了光环上发生的一切后，这种情感就在他的心里挥之不去。

他决定自发地将黄昏号开回刚才的星球轨道，进行又一次的侦察。虽然司令已经跟他说过没有时间了，但他还是决定要去“给那些圣约混蛋一点颜色瞧瞧”，现在他们已经离星球的重力场很近了，是进攻的好时机。

他觉得现在的形势对他还是有优势的，应该采取进一步的战略，他对于帕特森司令要牺牲这么多的军力，却没有一个完整计划的行为，感到十分困扰。

“现在以椭圆的轨道行进，到奥尼克斯星球的黑夜那一边。”拉什下令，“将目标设定在50000千米处，以三分之一的马力向前。

“新的方向已经设定，长官。”德拉诺上尉转过身来。她看起来似乎很痛苦，张着嘴巴，犹豫着不知道该不该说。最后，她

还是很快地把话说完了，“请原谅我的冒昧，长官。我认为我们接到的命令是要置身战斗之外。”

“没错。”拉什说，“但我们也要完成对整个行星的侦察。”他随后走到了操作台，一只手拍了拍贝坦妮的肩膀，“你不要紧张，把我们安全顺利地送进轨道就行了。”

贝坦妮的眼睛一直盯着前方的屏幕：“是的，长官。”

然后，拉什又对杨说：“你操纵引擎，保证我们以三分之一的马力前进……一直到昼夜分界线。”

杨有些迟疑，咽下一口唾沫后回答：“是的，长官。”

拉什现在要保证行程的安全，既要有足够的速度，又不能被发现。

“屏幕上发现了异常的动静。”沃特斯报告。

在中心显示器上，一片漆黑的夜空中有东西闪动。帕特森司令已经开始了他的阿尔法攻击。

“将倍率放大四十倍。”拉什下令。

两架圣约军舰出现在了屏幕上。而发射出的多枚阿彻导弹打在它们的能量盾防护层上，根本不起作用。这两架战舰开始一同沿着轨道行进，并紧密地靠在一起联合抗敌。

三个白色的圆球突然出现在了敌舰的后面——它们散开，包围住了敌人已经靠在一起的两架驱逐舰。一束束超动力的能量离子像漏斗中的沙子一样掉进了这个星球的磁气圈。

“这是放置核弹的最佳方法。”杨看着屏幕喃喃地说，“这个星球居然可以截留拥有最高毁灭力的核辐射，这样这两架驱逐舰才能开进去……”

“然后全部被消灭。”沃特斯摩擦着双手，不知不觉地就在对那两架驱逐舰的结局做着预测。

火球慢慢变成了红色，一个圆滑的轮廓侧影出现了：是一架圣约驱逐舰逃脱了陷阱。随后，敌舰的等离子攻击目标对准了UNSC战斗群的中心——正好就是帕特森司令的航空母舰，斯大林格勒号。

其他UNSC军舰开始发射磁性加速炮，舰首亮起了一阵一阵的闪光。

炮火在两军之间的夜空中划出一道又一道的痕迹。

UNSC的驱逐舰格拉高斯之吻在舰队的最前方加速了；这架设计精密的军舰开到了圣约人的驱逐舰和斯大林格勒号之间，以抵挡敌人的等离子攻势。在圣约驱逐舰被发射过来的四束火力打中了三束时，有一打逃逸小飞船从它的两边飞出。接着，军舰的外壳由于过热而裂成了一块块片状物体。

“跟着那些逃逸小飞船。”拉什对杨命令道。

“是的，长官。”

在屏幕上，斯大林格勒号的左侧被击中了。等离子融化了部分的钛层——形成了一个洞，通到了军舰的中间部分。

UNSC舰队发射出的一轮轮磁性加速炮弹撞击到了圣约军的驱逐舰上，朝着它们重新形成的防护罩上猛打，然后穿透了舰壳，将军舰整个向后推去。驱逐舰在这个星球的大气层里失去了控制，一直向后退，只留下划过空中的喷气和火花。

驱逐舰的引擎猛地加速，退到了离地面极近的一条轨道上——远远地离开了刚才的舰队。

“真是懦夫。”沃特斯嘟囔着。

“让我想想。”拉什说道，“我们已经经历了5次和圣约人的交锋了。”他凝视着深邃的宇宙，想起了那场残酷的战争，想起

UNSC惟一取得的一次胜利。

“圣约人绝不仅仅是逃跑那么简单，司令。他们会卷土重来的，但当他们的火力或兵力不足的时候，他们就会先体面地逃走。”

这也是这架落单的圣约驱逐舰会逃跑的惟一可能性。

拉什对德拉诺上尉说道：“我们现在是在白昼中飞行。马上加速到舰队的侧翼。保持你的轨道。”

“长官……”德拉诺的弯下身子开始操作，“遵命！”

拉什又通过舰内通话器命令工程师：“周少校，将电容器中的能量全部用于给引擎加速。我希望它能以百分之一百三的速度前进。”

刚才的胜利感现在已经荡然无存。拉什的军官们又一次警惕起来，同时也感到十分疲惫。

舰内通话器里是一片沉默，接着周回话了：“已经开始能量转换。”

现在，黄昏号等于是暴露了自己，拉什已经违反了所有巡洋舰舰长的原则——保持隐蔽。

但本能告诉他，圣约军是不可能这么轻易就被战胜的，而他们自己却很有可能忽略了某些至关重要的东西。

帕特森司令的七艘军舰都追在一架圣约登陆艇的后面。在黄昏号围绕着星球旋转的时候，它们都消失了。

拉什坐回了舰长的位置上，似乎很不习惯。

沃特斯站在他身边，悄声说道：“你对你现在所下的命令真的有把握吗，理查德？”

拉什探身过去，却什么也没说。

“将在15秒后到达奥尼克斯星球的夜半球。”杨开始倒数，“10……5……3……2……1。”

每一个屏幕都开启了夜间面板，外面除了被光照到的云朵边缘微微发亮外，只有一片漆黑。

杨叫了起来：“危险！地平线上：北纬二十七度，东经一百零八度处。大气中的不稳定气流导致我们的热量校准系统探测的数据不准。”

主屏幕上，一个极不稳定的图像显示出了二十架圣约人的军舰——正以极高的速度在大气层中向上行驶——沿着阻截帕特森司令舰队的向量前进。

拉什一下子跳了起来：“赶紧将速度减到原来的三分之一！”他命令着，“重新采用秘密行动，但方向改变，现在改为极轨道。然后给我一个清晰的可以观察到斯大林格勒号的视野。”

“遵命。”德拉挪上尉回答。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心不在焉，因为她正在计算轨道，“引擎调整为三分之一的动力。”

黄昏号斜过了舰身，向着极轨道前行。引擎隆隆作响，这艘巡洋舰成弧形向着奥尼克斯的冰盖飞去。

“将在二十三秒后达到最高点。”德拉诺报告。

拉什又问沃特斯少校：“异常情况报告。”

沃特斯的眼神死死地盯着自己的屏幕：“什么也没有，圣约人的舰队并没有发现我们。”

按理说拉什应该放心了。其实，那么多的圣约军舰，只要放几个激光炮，黄昏号肯定就完蛋了。撤退才是正确的选择。但对于躲避敌人已经很有经验的拉什来说，他倒是希望圣约人可以先转过身来发现他们——这样可以为帕克森司令赢得一点时间来看清楚他们将要面临的是什么。

他等了十五秒——这是他人生中最

痛苦难耐的四分之一分钟——看着云层，奥尼克斯星的陆地和海洋从他的军舰下掠过。

黄昏号最后还是到达了北极点——同时帕特森司令舰队的画面也重新出现在屏幕上。

在互相之间只隔100公里的时候，UNSC的军舰向追着他们的圣约军舰发射了所有的磁性加速炮和一群一群阿彻导弹。这些高速的火力在大气层中划过时留下了一道道的轻烟。圣约军也发射出激光炮，击碎了前来的导弹，但他们并不能阻止铺天盖地的磁性加速炮弹。

共有七发磁性加速炮弹打中了圣约军的两架主要驱逐舰，将它们的防护层打碎了，舰壳也凹了进去，甚至有的还打穿了舰壳。舰身一旦失去平衡就很难再进攻了，因为现在处在重力场中，会被重力一直往下拉。一架军舰的引擎被击中了，它的舰长努力地想要安全迫降。另外一艘军舰还是顺利地绕着轨道前进，只不过速度减慢了不少。

他们胜利了，不过拉什知道这只是昙花一现。

敌人的军力差不多是他们的三倍，而且武器和防具都要比他们先进。而现在朝着接近地表的轨道飞行，就表明帕特森的舰队已经被逼到了角落里。到时又会是一场腥风血雨。

圣约军的舰队释放出的等离子射束就像是太阳发出的耀斑一样，直直地从真空中射向UNSC的军舰。

帕特森也不是傻子。在这样的距离上他并不试图去躲避攻击。而且，当他们在较低的空间飞行时，引擎还在发热——由于受到攻击的推动而加速。

没有方法可以阻挡自动定位的等离子攻击，但他们可以飞得更快，以能够躲过下一波射击的速度飞行。

当UNSC的军舰向下时，等离子光束又追了上来。甚至在等离子还没有发射之前，能量放射器发出的耀眼白光就照亮了帕特森军舰的每一寸表面——光是那么的强烈，以至于连前方的视野都看不清了。拉什只感到自己的眼睛也被灼到了。

爆炸接连不断，被熔化了的钛金属熔液像雨水一样流下，遮住了屏幕，然后又化作了一阵阵的火花和青烟，只留下UNSC军舰千疮百孔的外壳。

有五艘人类军舰奇迹般地从这一团混战中杀出，轰轰地加足马力开向圣约舰队的心脏。

一架UNSC的驱逐舰硫磺岛号，擦过比它的体积大三倍的圣约航空母舰，被撞向另一边，开到了两架圣约驱逐舰的中间。这艘UNSC军舰内部的反应堆超载，于是里面的核弹被引爆，整艘军舰自爆了。火势也吞没了旁边的八架敌舰……但还是有六架敌舰由于能量盾防护层的保护而逃脱。

圣约舰队陷入了一片混乱，不得不将速度慢下来进行重新编排。

帕特森的舰队继续加速，飞到了奥尼克斯星球的另一边。

他们幸免于难……至少在这一侧的轨道上幸免于难。

“插入报告。”杨的声音传来。他已经站到了自己的座椅上，俯着身子观察着传感器，“很快就会降落到星球表面，但将进入有圣约舰队的轨道。”

拉什觉得心已经沉到了谷底：“要求增援。”他说道。

杨看着眼前的显示屏，沉默了一阵，之后说：“不可能了，长官，看看你的屏幕吧。”

拉什将座位旁的小型显示屏打开，发现了一种无人飞行器的侧影。电脑勾勒出了

该物体的三维图——有三根横梁，中间是一个圆球，互相之间看来没有东西联结。

“它们现在就在距离船尾三米的地方。”杨说道，“雷达检测出了上千个这样的无人飞行器。”

主要显示器插入了一个在中层轨道上的画面，拉什发现这种小小的无人飞行器简直铺天盖地，而且互相接合形成了三个八面体。

而圣约军就正好遇上了这个新的威胁，因此不得不结束和帕克森司令舰队的战斗，转而亮着两侧的等离子发射器朝着那些外星八面接合体冲去了。

火力密集地打在那个领头的八面体上——它居然还有一层金色的能量盾防护层，看起来就像金色的水面。它好象能够吸引火力一样，被等离子射中后，它先是变成了黄色，然后是白炽色，然后又成了淡蓝色，并辐射出了紫外线。等离子就像是在它的表面融化，然后又被温和地吸收了进去一样。

“吸收等离子？”沃特斯愕然了，“这是在变戏法吗？”

外星八面体里的圆球们开始发亮，每一个都在闪烁着火光——然后，就见到一束束能量射束穿过大气直射圣约人舰队边缘处的军舰。

约一百束能量射束穿透了圣约军舰的防护层，切割着军舰的外壳。刚才被吸收进去的高热量等离子此刻又重新被发射出来，像蛇一样卷曲盘绕着被破坏了的军舰外壳，熔化了夹板和上层的建筑，就像融化塑胶一般轻松。

三架圣约军舰在如此强势的火力攻击之下彻底报废了。

等离子流又往上层的大气蔓延，甚至将临近的真空都染上了一层淡紫色。

没有被击中的圣约军舰赶紧加速离开这片是非之地，逃出重力场。

但其他的小型飞行器甚至比它们的速度还快。

两架圣约军舰忽然调了头，向领头的外星八面体发射了能量束和激光炮。

八面体的防护罩裂开了，里面包裹着的无人飞行器变成了一个个的小火球。

剩下的两个八面体则向圣约舰队的这些后卫开了火——强大的火力切开了它们的防护层，军舰被烧得片甲不留。

但不论怎么说，圣约人的策略还是成功了。

大部分的军舰得以成功逃走，将他们强大的敌人甩在了身后。

拉什的心在狂跳：到底这些新的外星物体是何方神圣？还是说它们是在他们之前到达的斯巴达战士们获得并掌握的新式武器？

圣约人的战略也让拉什不解：他们居然没有进行跃迁空间转换——用这个方法绝对比牺牲两艘军舰要有划算得多。

忽然间，这场战争的局势完全改变了。拉什现在也无法判断这是凶是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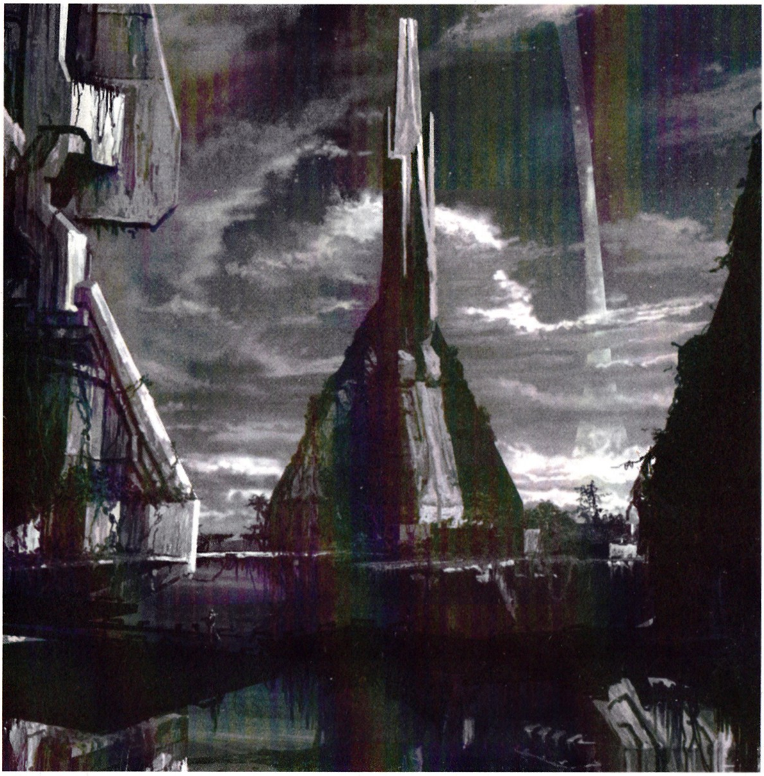
“改变轨道……用最低速度行驶。”拉什轻声说，“将我们送到拉格郎日点三区。杨上尉，继续保持我们秘密行动的踪迹。德拉诺，你守着雷达继续监视那些无人飞行器。”

“它们到底是什么东西？”沃特斯盯着屏幕，百思不得其解。

八面体解散了，那些飞行器散布在高层大气中。

拉什摇了摇脑袋：“UNSC的E-Band有信息传送过来，长官。”杨说完就竖着耳朵听了起来，“就在星球的表面，有人在广播。”

“所有在星球XF-063轨道上的UNSC军事人员请听好，这里是人工智能‘盛



夏’，军队AIID号为4278。如果你们想在接下来的三分钟内活命的话，就回复。”

拉什和沃特斯面面相觑，两人都是一头雾水。

“重复信息，长官。”杨说道，“载波中的代码经由编码标准翻译出来的回复是‘JERICHO’。”

拉什不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做了。帕特森的舰队现在不在这一边，它们是收不到信息的。圣约人和那种未知的外星武力现在互相牵制着。这个时候，只有黄昏号远离了纷争，他们是最安全的。

“放出黑寡妇通讯卫星。”拉什命令，“然后我们移到三万公里以外，发送一个单频信息：给ID为4279的人工智能，我是UNSC巡洋舰黄昏号的理查德·拉什司令。我们正在听……”

第七部

再生者们

第三十三章

军历2552年11月3日2050时，
道拉达斯ζ星系，奥尼克斯星，
禁区67区

科特似乎发现了什么，转向哈尔茜博士："博士，这儿有门。"

博士轻击墙上先驱者的图标。

一扇门轻轻地打开了。

"用那玩意。"科特说着，指向那个有着完整全息地图的房间，"用那个来找到去城市中心营救斯巴达战士的路。如果找不到的话，就找一条可以秘密离开这里的路或者是通道，一定要足够小，这样那些哨兵才没法跟上我们。"

当博士操作着地图以变换到可以显示星球内部构造的视角时，脸上露出了极度烦恼的表情——一层一层的房间，机械设备，还有未完成的一些建筑，连杆以及球状结合点，走廊和巨大的厅堂悉数闪过，结构还真是够复杂的。

"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我必须要先调查清楚，少校。"博士扶了扶眼镜，以便更清楚地看到眼前地图里那些眩目的图象。

"威廉。"科特在通讯器里呼叫威廉，"你保护博士，让她安心地调查她需要的东西。"

在这么关键的时刻，科特是绝对不愿意惹博士不高兴的。

"收到。"威廉回复。

"凯丽，汤姆，你们去看守走廊。"科特继续说，"其他的人就和我一起上去。"

他的抬头显示器上亮起了一个又一个绿色的状态灯，科特带着已经组织好的队伍重新回到螺旋楼梯处。

螺旋梯走完一半的时候，科特联系上了但丁："我需要在那个圆顶上安装炸药。现在你就赶去那儿，越快越好。"

但丁的声音听上去似乎有些疲劳："我现在正沿着绳子通向顶层，已经爬了一半了，长官。"

科特觉得很高兴，他的斯巴达III战士们现在已经走在自己的前面了。

他绕完了螺旋楼梯的最后几圈，踏上了之前的降落平台。

科特向斯巴达战士们做着手势，然后指了指那四根通向上方拱门的，绞成麻花状的粗绳子。亚西，奥里维亚和露茜各抓住一条绳子向上爬去。

然后他在登陆艇上见到了忙碌的门德斯士官。

"长官，所有的一切都准备好了。"门德斯说道，"除了那些芬利斯核弹头。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将它们压缩到便于传送的尺寸。"说着，他向一旁努努嘴，"如果到时有了突发的情况，我们需要迅速下去的话，那儿有六套绳索装置。"

"你想得很周到嘛。门德斯士官。"

科特将他盔甲上拇指大小的资料板取了下来，递给门德斯："如果核弹准备好了，需要引爆的时候，就在这个资料板上输入爆炸口令。现在我们要面对哨兵，还有新入侵的圣约人，因此所有的指令我都希望向大家公开。"

门德斯还是一如既往的冷静："是

的，长官。还有什么其他吩咐？”

门德斯虽然是个神枪手，但现在的他并没有穿盔甲，速度当然也就比其他人慢了不少，和他在一起的话任何人都会受拖累，说不定还会送命。

“我希望你能和哈尔茜博士在一起待着，门德斯士官。你们就跟着光束的指示向前走，在你到达之前记得通知一下凯丽，她正在向地下挖通道。”

让科特感到欣慰的是，门德斯并没有对这大材小用的安排表现出一丝一毫的失望——只不过在回答的时候闪现出了一丝犹豫，但他随后就坚定地回答：“是的，长官。”

科特随后也抓住了一条绳子，快速地向上爬去，目标就是在降落场上方二十米处的拱门。

在他爬到终点，快要撑上地面的时候，琳达伸手帮了他一把。她有些悠闲地回到自己离拱门较远的指定位置，躺在地上，只用她的狙击枪准镜观察周围的环境。

科特则在另外一边蹲下，看着窗外的这座城市。如果是在其他的情境下，他一定会为这种宏伟的外星建筑夜景和会变化的“哨兵”感到万分惊叹。但现在，他惟一思考的却只是要怎么样才能活下去。

现在空中什么也没有。

但是，却危机四伏，连使用单频通讯器都是在冒险，因此，科特只是对在另外一扇拱门处的佛瑞德挥挥手，然后在空中用手指画出一个水平圆，意思是问：“他们在哪？”

佛瑞德举起了一只手。

一对哨兵悄悄地在敞开的拱门上空滑翔飞过——就在科特前方的十米处。这种被横梁包围着的圆球来回飞动，很难被发现：它们先在圆顶的周围盘旋了一阵子，然后飞远了，接着另一对哨兵又从同一轨道中出现了。

它们并没有攻击的意图，但似乎是发现了这里不对劲。看样子，它们似乎在看守这个圆顶建筑。

科特费了好大的劲才抑制住自己想要向这个难得这么靠近的目标射击的念头。但理智告诉他应该先观察它们的意向？再说，自己的子弹打不穿它们的防护罩。

忽然科特感到身边一阵震动，他向远方望去，发现远处的大坑边缘有东西在闪动。

是一架外壳呈球根状的六翼天使战机开至，然后又是一架，又来了七架……最后共有二十四架，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图案。

科特抑制住呼吸，心里祈祷着这一队战机只是巡逻队。

接着，又跟着来了一队的圣约驱逐舰。它们的身躯是如此庞大，将天上的星辰都遮没了。然后是第二拨的鲸状登陆艇，还有一架负责掩护和射击的航空母舰，周围又围上来了超过一百架六翼天使战机。

科特从来没有在这么近的距离观察如此规模的敌方登陆舰队——而且全都正朝着自己所在的位置飞来。其中还有二十架战船的反重力系统先进到足以让这些战船以次音速的速度前进。科特忽然觉得自己心里有些发毛。

哨兵们绕着圆顶晃了一圈，中途就折回去报告新出现的威胁了。

在大气层外，有一束精确的激光向它们射来。

两架离群的驱逐舰漂浮在圆顶的上空，它们的下侧闪动着紫色的光束——

是抗重力传输光，它们依靠这个向地面输送武装力量。此刻，有100个全副武装的精英战士成串地出现在了地面上。

科特向四周搜索着但丁的踪迹，发现他正在圆顶的内壁高处，身上缠着绳子，借助着抽气吸盘贴在墙面上。他正在将C-12炸弹装置安装在刻有图案的石壁表面。

科特利用安装在降落平台的单频通讯器和同伴通话："威廉，现在哈尔茜博士那边的情况如何？"

"她正在找东西。"威廉回答，"她说需要十分钟才能准备好。"

"她要准备什么？不管了，我们现在根本没有那么多时间。"科特说道，"现在准备紧急行动。"

科特看着圣约人的士兵和设备一个个地被传送光传输到了这个城市里；有了更多配备等离子手枪的精英战士，挥舞着燃料棒，身着难以穿透的盔甲，身形高大的猎人，等离子炮塔，还有无数的步兵，以及一只畸形且巨大的圣甲虫。

而被女妖战斗机包围着的，如幽灵幻影一样的登陆艇也在圆顶周围嗡嗡作响。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军团。

科特对向着降落平台移动着的斯巴达战士做着手势。他们现在必须要撤退——尽快。

他的队友们静静地往下滑去，在他们都下滑完毕松开绳子后，科特也跟着滑了下去。

蓝色的等离子光束在拱门的壁架处炸开了一个口子。

在离地面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科特索性松开手，自由下落一阵，在最后快要着地的时候又拉紧绳子，来了个急刹车。摇晃着潜入了他们 那艘登陆艇的右舷部分。

激光射到了他身后的石头平台上。

六架登陆艇和它们的女妖战机护卫队从拱门处进入。它们在空中划了几个圆圈后迅速地降落。

佛瑞德和露茜蹲伏着，举起他们的SPNKr导弹发射器，瞄准敌人开火。

发射出的导弹飞快地向上射去，打中了登陆艇的驾驶舱。登陆艇受到这突如其来的来击，一下子就失去了平衡，摇晃几下之后就毫无悬念地撞毁在了圆顶的内壁上。

其他的四架登陆艇好不容易才平稳地到达地面，里面紧接着跳出了好几名精英战士，他们以船身为掩护，向着前方开火。

空气中一时间满是弹片、等离子光束交叉形成的十字，还有MA5B和MASK的追踪子弹划出的痕迹。

科特不放心将芬利斯核弹头留在后面不管，但眼下看来，他们实在没有任何可以守住此地的希望。他们的掩护物很不够用，而且再过一会又会需要更多的空气消耗。他开始组织撤退了，但圣约人的等离子在各处轰炸，甚至他们登陆艇上都已经被炸开了一个约一平方米的口子。

又出现了一对猎人，它们盘坐在自己圆盘状防具上。

琳达已经瞄准这一对怪物了，现在就等它们换个姿势，更好地暴露自己的要害。

一个猎人将手里的燃料棒大炮似乎很随意地放在自己厚厚的防具旁边——上面闪动着圆环状的绿色能量光，并伴有致命的辐射——然后不经意之间，它开火了。

佛瑞德立即从掩护物后跳了起来——他的雷神锤盔甲着火了，火星四

溅，就像是磷在空气中剧烈燃烧一样。

那个猎人正好打中了他的胸口，能量强得足以毁坏他们的整艘登陆艇。佛瑞德的能量盾由于吸收了过多的能量，也亮得吓人，但最终还是没能抵挡住攻击。现在的佛瑞德倒在地上，盔甲嘶嘶地冒着青烟。

科特大叫："躲避攻击！"

斯巴达战士们向着龟缩在盾牌后的精英战士和猎人猛地一阵扫射。

但丁和露茜向着佛瑞德飞奔而去，将他架到了掩护物的后面。

一个由五名精英战士组成的火力小组突然跳出了掩护物，向着他们射出一连串等离子流。当然，它们中的几个也被斯巴达战士打得浑身是洞，然后倒在地上一动不动——但其中一名精英战士发射出的等离子流却正好擦过但丁的侧身。但丁很明显感觉到了疼痛，有些体力不支，但依然坚持将佛瑞德拉到了安全的地方。

一对猎人从他们层层交叠的盾牌后探出头来观察情况。

琳达抓住这个时机，有序地向他们进攻——橙黄色的鲜血从一个猎人袒露着的上腹部喷射而出。

那个猎人的盾牌失手掉到了地上。它痛苦地呻吟着，但依然保持着站立的姿势。

"每个人都跨过边界进行回避！"科特命令道。

斯巴达战士们一个接着一个闪过了边界，跳进了一片漆黑中。

科特将三个手榴弹留在地板上，抓过一条绳索，摸索着向下，在空中猛地向着对面摆荡而去，接着又摆了回来，并跳到了平台下的螺旋梯上。

爆炸的闷响声从上方传了过来，绳子又荡向另外一边。

科特看见了架着体力不支的佛瑞德的但丁和露茜。佛瑞德的雷神锤盔甲已经被烧得炭化了。他的生理状态虽然很不稳定，但生命力依然旺盛——现在所有战士的生理状态都显示的是红线。

"你去圆顶引爆炸弹。"科特对但丁说道。

但丁点点头，将佛瑞德架在马克的肩膀上，然后蹒跚着走向另一边的楼



梯，手中还拿着远程控制器。

科特示意奥利维亚在前面带队，其他的斯巴达战士就跟在她身后往下走。

圆顶的内壁回响着一阵阵的轰隆声，大块大块的石头坠落在上方的降落平台上。精英战士尖叫着，蓝色的等离子流持续地在空中飞来飞去。

在楼梯上转过三个圈后，奥利维亚举起了一只手，大家都停住了。

“我已经看到你们了。”凯丽的声音从通讯器中传来，“站在那儿别动，我正在去掉地雷的雷管……好了，现在可以走了。”

科特和其他人进入了那个房间后，发现了有一些专门对抗坦克用的莲花地雷被镶嵌在房间的墙和天花板上，真是个危机四伏的房间。

威廉和凯丽则蹲伏在通向“光桥”出口的两边，眩目的光几乎把他们的身影都遮住了。

科特算了算人数。大家都在……除了但丁。

但丁蹒跚地从队伍的最后走来，一只手扶住自己的腰侧。见到科特后，他艰难地立正站好，行了一个军礼：

“长官，我感觉我已经不行了。”

科特这才发现但丁的生理显示器上他的状态已经成了一条一条的水平线——接着眼前的但丁就倒了下去。

科特大惊失色，赶紧将但丁的SPI胸甲卸掉——发现他的身体左侧被等离子射中，这种伤势绝对已经是二级或三级灼伤。而在他的臂膀下和胸前共嵌入了六块弹片，伤口深得连胸腔的肋骨都露了出来。在伤口深处还可以看到黑色的凝结血块。

科特只觉得心里疼极了——但丁的身体慢慢变凉，生理显示很快没有了任何的迹象。

但丁就这样牺牲了，而科特什么都做不了。

科特曾经眼看着西恩，罗伯特和简死去。他也听过汤姆向他描述贝塔分队是如何在飞马三角区全军覆没的。现在但丁也离他而去，他的得力助手又少了一个。

是的，确实可以将他们的牺牲归咎于艾克森和帕拉格斯基。因为斯巴达战士就是为了高风险的任务而训练出来的，他们本来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不是吗？而科特的责任也就是独自地带领他们接受上级的命令作战，难道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但为什么现在他只觉得自己的手上沾满了斯巴达战士的鲜血？

琳达将一只手搭在科特的肩膀上：“接下来的旅程我们还是会带着但丁一起走的。”

他又想起了自己遵守的信条：前进——作战——保命。如果继续留在这儿，只能等死。

科特慢慢地将但丁的尸体平放在地板上。

现在他必须要集中精神。他们还有任务在身：取得先驱者的科技力量。而且要把剩余的部队活着带出这儿。没有了但丁，计划就要重新分配。如果可能的话，自己也要加入作战。

琳达和奥利维亚走上前去，扶起了但丁的尸体。

“拿上你的武器，我们出发。”科特对凯丽说。

他们向着光桥走去，进入了那个全息地图的房间。哈尔茜博士站在先驱者的控制台前，一串串的象形文字涌现在台面上。这些文字所表示的意思随着它

们更高级别的组合而发生变化，最后变成了万花筒状的构造。

奥利维亚和琳达将但丁的尸体轻轻放下。

马克，亚西和霍利都走过来跪在他的身边，小心地一起将手掌缓缓放在他的胸前。

“哈尔茜博士？”科特叫道。

博士举着一只手，另一只手却疯狂地在门德斯为她举着的笔记本电脑上打字。辐射出的光微粒在飞舞，就像是一群绕着花蜜的蜜蜂。

门德斯交给科特那个拇指大小的资料板：“代码已经锁定，随时可以出发了，长官。”

科特看了看：小小的屏幕上显示出来的是芬利斯核弹头的爆炸指令。他将资料板放进了自己盔甲的资料袋里，握紧了拳头。

“现在发现了这些信息。”哈尔茜博士小声说，“我已经查证了这个世界和光晕一样，是先驱者计划的一部分：分别是他们的‘剑’和‘盾’。至于他们计划的其他部分，我还不得而知。不过这里有一个指代‘方舟’的文字。我还没查出来是不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为什么先驱者都不在这儿。”

“博士。”科特走近了一步，很坚定严肃地说，“我们现在头顶上有着圣约人的舰队，身边还有一队即将闯进这幢建筑的敌人。到底有没有出口可以离开这里？”

“有，又没有。”博士回答着，眼睛依旧没有看着科特，“在这个世界的中心有一个房间，那里是先驱者用来保护重要东西的地方，也许就是你想要找到的科技。那个房间一般来讲是不可能进去的，但光晕上的武装力量似乎触动了这个星球上的什么开关。”她的手指在那些叠加着的象形文字上来回晃动，“那个房间有一个入口，现在开着，但很快就会关上。还有一小时十七分钟，那个入口就会关上，永远也不可能打开了。”

“这个星球的中心？”科特问，“但是我们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就到达那个中心啊。”

“我们必须集中现在所有的力量先逃出去。”博士的眼神终于转向了科特，眼里闪烁着一种激动，“其实的确有方法可以到达那里。这个地图房间有一种跃迁转换程序，就像是科塔娜用来进入光晕的程序一样。”

然后博士向下指去。

科特发现他们正站在一个黑色的地面突起上。它约四米宽，并有七个面。这样看下去，好像可以一直看到更深处那无尽的深渊……也许那里其实什么也没有。

他眨眨眼睛，将视线移到别处：“跃迁转换？是一种运输程序吗？

“如果真的能发挥作用的话，是的。”

房间开始震动，天花板上开始有灰尘被震落。

哈尔茜博士望着科特的后方。向着一些金色的符号做了一个轻微的“切断”的动作。

通向这里的光桥消失了，这间地图室的门也被关了起来。

接着她看到了但丁的尸体，脸一下子变得刷白，但马上又恢复了冷静，轻声对科特说：“你现在要集中精神，找到关着斯巴达战士的地点比较重要。”

科特听后说：“当然了，我想我现在已经很了解这种运输程序的运作方式

了。”

博士接着说：“但我还是要提醒你。不要引爆那些芬利斯核弹头，不然电磁脉冲会导致这个程序瘫痪的。”

“明白，我只要启动这个装置，就能找到我的斯巴达战士们。”

“你还需要学习很多东西。”博士说，“我建议你们现在都离开我身边，这样我才能……”

一阵猛烈的冲击震动着着个房间，屋顶上被震下了一块块的石头。博士差点摔在地上，还好科特及时扶起了她，还帮她挡住了落下来的一块棒球大小的石头。

在外面的房间里响起了四声爆炸声——显然是凯丽设置的反坦克地雷起了作用。

“我们没有时间了，博士，它们来了。”科特喊着。

博士站了起来，将她外套上的灰尘拂去，又扶了扶眼镜：“好吧，那我就要启动了。”她先是打出了一些信号，“在距离其他的斯巴达战士一公里内的地方。”她又看了看全息的地图，“有一处转换装置。”

在奥尼克斯星的全息地图之外，房间的墙壁开始破裂，里面的石头也由于受热而变成了暗红色。

斯巴达战士们挡在了墙和博士之间。科特则直接站到了博士面前，门德斯站在侧面，举着MA5B手枪。

亚西搜索着自己的背包，然后将豺狼人的防具分给了队友。他们蹲伏在斯巴达II战士的前面，形成了一层防护罩。

哈尔茜博士又输入了一串先驱者的符号：“这儿。”她低声说。

那堵墙终于被炸开了，碎石向着斯巴达战士的防具飞去。等离子流和水晶弹碎片从墙壁上的缝隙里射了近来。

豺狼人的防具可以将它们都抵挡住，但消耗得也非常快。

威廉，凯丽和佛瑞德突然现出身来，并对着黑暗的那边一阵扫射。

琳达也出现在他们之间，她端着狙击来福枪，射出了三棱子弹。

敌人停止了攻击。

“现在好多了，博士。”科特说。

“已经启动了。不过也许在方向上会有些偏差。”博士伸手去触碰一个发光的符号。

科特的通讯器里忽然传来了“盛夏”的声音：“安布罗斯请听指令，我现在有一个需要优先执行的任务。”

科特抓住了博士的胳膊，示意她接收这一信息。

博士笔记本上辐射出的光微粒慢慢膨胀，出现了一个赤裸着上身的印第安战士。

“我还以为你已经被消灭了。”科特说。

“那些哨兵确实发现了通讯器发射装置，不过我还是很聪明地逃掉了。”他将两手向上摊开，中间出现了一个圆球，在球的北极，先是出现了一片冰川，随后就切换到了一个火山口。“这些图象是在高层轨道的UNSC运输舰最新的发现。你们现在必须到那里去。”盛夏说。

“可是我们手头还有其他很重要的事情需要优先处理。”科特告诉他。

理论上来说，“盛夏”是有权将他向任何地方派遣的。但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科特真的不愿意听从这个由海军情报局控制着的人工智能的命令——尤其是他手下的战士危在旦夕的时候。

“这个地方就是制造出那些‘哨

兵′的地方。”“盛夏”生气地说，“在轨道上有一场圣约舰队和那些外星无人飞行器的战争，那些哨兵是可以抵御圣约人攻击的军事武器的。”

“那不是很好吗，就让它们打吧。”科特回答。

又是一道等离子流射来，把墙壁打出了一道裂缝。

亚西的防具发出了一阵劈啪的响声——被击穿了。他赶紧趴着滚到一边，以免烧伤。

佛瑞德和凯丽投着手榴弹。那一边传来了爆炸声和惨叫的声音。接着，又有一面墙开始发热，然后又是另一面……圣约人并没有轻易就放弃。他们会从多面发动进攻，直到穿透他们的防线为止。

“你怎么还不明白。”盛夏急了，“一旦那些外星力量结束了和圣约舰队的战争，它们就可能以其他的东西为攻击目标，比如现在正在轨道上的UNSC那支前来营救你们的舰队。”

科特的心里迅速地闪过自己计划好的一步步战略。这支舰队的命运和他的斯巴达战士们已经联系在了一起。起码，如果能帮助舰队摆脱可能的危机，他们就又多了一条逃出去的路。如果他们办不到，那就会被困在这里和哨兵以及圣约人的部队同时作战，直到牺牲。这样看来，拯救剩下那些斯巴达战士的计划确实只能缓一下了。

“那个地方每六秒钟就可以制作出一个‘哨兵’来。”人工智能解释，“那样的话他们很快就会消灭任何UNSC派出的军事力量。”

“你能找到这个地方吗？”科特问哈尔茜博士，“你能把我们传送到那里吗？”

博士咬着下嘴唇，手快速地在各种符号上移动，全息的视角眼花缭乱地切换着。

“找到那地方了！”

盛夏向着她深深鞠了一躬，之后便不见了。

科特示意斯巴达战士们后退到房间的中央。

“就是现在，启动吧！”他随后大叫道。

房间的墙壁向内爆炸了。

第三十四章

军历2552年，11月4日，2205时
奥尼克斯星球，道拉达斯ζ星系，
北极区域内的哨兵飞行器制造工厂

科特向琳达和门德斯士官所在的那个边缘爬行过去，小心地扭过头，望向这个巨大的工厂——尽管用“工厂”一词用来描绘这样一个工程制造基地并不合适。

从他的所在之处望去，这是个如同巨穴一样向外延展开去的空间，大得甚至覆盖了远处地平线的弧度。而天顶则远远超过了琳达的光学狙击远望镜上的测距仪能测到的范围，薄薄的黑色云层在天顶下三分之二的地方漂浮着。

一个战舰大小的机器向天空喷出像河流一般的熔化合金。这些液化金属形成一道弧线，然后如同瀑布一般流进一个泛着冷色光的中空高塔。高塔底部有无数细小的零件在强光中翻滚闪耀着。这些零件被一股股闪烁着微光的能量带迅速的搅动，这些能量带厚度惊人，科特根本看不见那里面是怎样运作的……但是从高塔的下方一直在源源不断地流

出约三米粗的圆柱形流状物体。

一个比埃及吉萨金字塔还要高四倍的金字塔形建筑坐落在距离科特所在位置的几千米处。但是，这个建筑不是用石块建成的，而是由漂浮的金色半球体构成的，这些半球体翻转着，散发着光热，‘先驱者’的象形文字在它们的表面浮现。

每六秒钟就有一个球体从金字塔顶部沿着一条银色的轴上升。在上升过程中，光线强化得很厉害，以至于科特的面罩即使将对比度调至最大也没法看清光线里到底有什么。球体升空时一直有三根横梁围绕在着它，所有的零件都在无重力状态下旋转，弯曲，直到这些部件都变成杀伤力极强的那种他们再熟悉不过的形状——奥尼克斯星球的“哨兵”飞行器。

新的哨兵不断地飞速进入上方由“哨兵”组成的云层里……科特估计那里面肯定已经有成千上万的成品了。

他眨眨眼，想着他们要怎么做才能关闭这个地方，然后再从这个边缘地带撤回去。

他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突出物的阴影更深处有一个直径四米的平台和一个很小的全息控制台：那就是哈尔茜博士提到过的“转换”装置。

博士正跪在那里，仔细检查那些漂浮在空中的符号，时不时地敲一敲她感兴趣的一两个符号。

是她救了所有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他们从地图室转移到了这个哨兵飞行器工厂。

佛瑞德，凯丽和威廉都围着这个平台蹲着，举着狙击步枪。倒不是他们都想着要射击，但至少要对任何可能接近的哨兵飞行器进行警戒。

亚西，霍利，奥利维亚，马克，汤姆和露茜站在在斯巴达II战士们前面，穿着黑灰相间色彩斑驳的SPI装甲伪装服。他们都带着豺狼人的防护罩，准备好随时保护队友。

在转换过程中，大家都有严重的恶心呕吐反应。“这是未知错误。”哈尔茜博士这样解释。

科特感觉到自己的内脏全部被拆开了，然后又一股脑地塞倒进他的体内，再被掏出来，就这样进进出出。

转换的时候霍莉都吐出来了。她摇着头，尽量清理她的面罩。她不敢将头盔摘下来放在地面上。头盔里有一个除雾的排风口可以吹干这些污秽物，但完全弄干净得花一些时间。

她向但丁靠近了一些，将一只手搭在他肩膀上。

这个年轻的斯巴达战士此刻静静地将身体靠在墙壁上，裹着一张隔热毯。

科特把脸转过去——实在是太痛苦了，他很庆幸没人看到他扭曲的表情。

“您确定我们不能使用核武器吗？”科特低声向哈尔茜博士询问。

“电磁脉冲会使转换系统中止好几天。”她瞄一眼手表，“在六十八分钟内那些被设置完成的光晕武器就会面世了。通向奥尼克斯星球核心的大门也会关闭。如果没有转换系统我们根本就没办法进去，也无法取得他们的技术后再逃出去。”

佛瑞德冲着外面的工厂点点头：“如果这些东西都出来了，去攻击UNSC的舰队，然后取胜，我们就一定会被困在这儿了。”

哈尔茜博士打开她的手提电脑。她敲了几个键，然后将电脑屏幕转向斯巴达战士们。在显示屏上是这个工厂的俯

视图。“这里，这里，以及这里。”她一边指一边说道，“毁掉这些设备，哨兵飞行器的生产就会中断。”

他们的目标是一个有三层楼高的水晶能量发射器，一个差不多有UNSC的巡洋舰那么大的‘U’型物体，还有一个是深入地下约一万米的巨型半球体。

“嗯……简单。”凯丽话带讽刺。

“如果我们用剩下的C-12炸弹。”威廉提议，“还有SPNKr导弹，我们或许可以粉碎那个水晶体。”

佛瑞德摇摇头：“你看看地图比例尺。这几个目标相距三千米。要赶到那儿并做好准备会花太多的时间。”

霍利咳嗽了一下，接着说道：“所以，我们应该同时赶到这三个地方，而且需要十倍于已有的火力。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意识到这一点后，科特有些退缩了。他想起了“斯巴达无所不能”的信条，但为这证明这个信条，有多少人牺牲了？或许这一次，他们真的陷进了一个难以处理的战术困境。

他们都盯着那张图表，很是为难。

“……兔子。”亚西轻声吐出了这个词。

科特等着他进一步的解释，但是亚西只是低头继续研究哈尔茜博士给出的地图。

凯丽却打了个响指。“我知道了！”她发出一阵笑声。“真是勇敢的计划啊，孩子们！”

亚西转过头看着大家：“我们可以同时到达这三个地方。”他说，“而且我们也会有多于我们所需的百倍火力。”他转身注视着那个工厂。“我们都会成为‘兔子’。”

亚西强忍着要呕吐的冲动。其实这是他至今所想出来的最最愚蠢的计划了。但是，若现在想要撤退，显然已经太晚了。

上一秒他还站在那个架状突出物上看着哈尔茜博士操作着那些全息符号——而现在S分队的队员已经被转移到工厂地面上了，亚西感觉内脏似乎被扭成一团，而其他队友则已经出发去执行任务了。

从头顶层层叠叠的哨兵飞行器群里，飞出一百对离群的哨兵，向他们径直冲了过来。

S分队的斯巴达立刻分散开来，在传输管下方和闪光的水晶导管下躲避着，以最快的速度移动着。速度是目前最可行的战术了。

亚西发现了他们的目标，眼前的它是如此的宏伟巨大，如同海市蜃楼一般，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地质构造而不是破坏性极强的物体。半球体形成的金字塔始终在向上传送着成品——而内部则有数百万的金色球体在旋转着，摇动着——均被三个巨大的地下力场发生器牢牢控制。

地面是蓝色的金属板，上面是相互连接着先驱者符号组成的图案。但在前方，一个银色物体像灯塔一样发着光。仅在十米开外，是一个在这个工厂地下延伸了约一万米的力场发生器的顶点。

头顶上方的熔化金属液体像喷泉一样喷向天空，形成五彩缤纷的火光，闪耀着美丽的彩虹。而在底端的磁铁形状的结合体就是蓝色分队的目标。至于汤姆和露茜，则在他们之前行动，要到这个工厂的另一端去炸掉那个三层楼高的水晶体。

亚西顿了一下，然后回过身去看那些追击他们的哨兵飞行器在哪里。

他的眼前有什么一闪而过，而他训练有素的身体已经在他产生想法之前就开始行动了。

他走向右边，又忽然闪开，接着跳到左边。地面爆炸了。碎片炸破了他的SPI装甲，他隐隐地感到左腿似乎出了什么问题，但暂时不考虑这个了。

亚西滚动前进，然后回了一下头，当三个哨兵飞行器向他飞来时，他扔出了一个手榴弹。

手榴弹碰到了它们的防护罩，虽然不能对它们造成什么伤害，但还是在空气中烧起来了。

至少计划的这一部分还是可行的；他们着火了。

他察觉到有另外的一些哨兵飞行器在空中出现，在向其他目标射击，整个工厂一时间金光四射，映出一道道犀利的阴影，到处布满了熔化的弹坑。

亚西通过组内通讯器命令道：“列队，加速接近目标。”

在战术地图上，他标出了力场发生器的顶点，然后又在另外一点上做了第二个记号——离户外约三百米的位置。

亚西向前冲去，发疯似的奔跑——向右，向左，忽然停住，又滚一圈，然后猛然蹲下。能量光束不断击打在他身边。火焰溅泼在身上。液体金属溅落在他背部，但他还是没有退缩。他的双眼一片血红，目光直指前方那个闪闪发光的目标。

他必须要到那里去，这是他的任务。他一定会到达的。

亚西直直地向前跑去。每一块肌肉都在迅速消耗着生成的乳酸。

奥利维亚和霍利到达了发生器的圆顶上，转过了身，她们带着的豺狼人防具已经可以使用了。她们紧挨着站在那里，将那些能量盾重叠在一起。

她们身后就是那个大得不可思议的，由球体组成金字塔了，圆球上的“眼睛”都转向了她们。

“快！”霍利通过小组通讯器向他们大喊着。她将能量盾的下部边缘向上举高了半米，“到下面来！快！”

亚西跳跃起来，冲向她们脚下，躲入了能量盾防护层。

他被强光环绕着，两边的地面都被熔化了，随后就消失了。

他站在他的队友之间，然后握紧了自己的豺狼人武器。

马克也加入进来了。

亚西有些犹豫，还在等着但丁过来——他很快意识到了自己的严重错误。他希望他的朋友们都在他的身边……但是但丁已经离开了，但丁肯定会保佑这支队伍保持冷静，好好战斗，再赢得胜利。

亚西看见蜂群一样的敌军将他们包围了。大约有四十对哨兵飞行器。它们本可以一齐开火，把S分队烧个精光，但是这些家伙却似乎很谨慎……好像在仔细思考什么。

亚西却已经等不及了。

“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亚西对马克说道。

马克点点头，然后举起他们惟一的SPNKr导弹发射器，对准了四点钟方向的一群侦察机。

导弹呼啸着划破天际，正中了一对哨兵的弱点——声势如雷，浓烟滚滚。但哨兵飞行器都躲在防护罩后，几乎毫发未损。

本来还在盘旋的哨兵停止了盘旋，然后七个一排组成队列直指S分队。

“靠紧一点，伙计们！”亚西下

达指令，“奥利维亚，注意我们六个人。”

六名斯巴达战士们迅速地紧紧合成一团。

“后方解除警报。”奥利维亚低声说，“最佳突破向量在九点钟方向。”

几个豺狼人能量盾绝不可能抵挡住哨兵联合能量的冲击，这股冲击波能将整个花岗岩地夷平。

当然，他们也不必这么做。

这七个哨兵飞行器调整了他们的瞄准方向，圆球体先是发出红色和琥珀色的光，最后闪出金光。

“准备行动。”亚西通过小组通讯器轻声下达命令。他蹲伏得更低，牙关紧咬。

哨兵开始收缩了，从圆球体上发出的光线更强烈了。

“行动！”亚西突然说道。

S分队的斯巴达战士们一跃而起，在地下滚动几圈，然后迅速分散。

哨兵飞行器不遗余力地发出能量光束，S分队刚刚所在之处立即受到了攻击——集中地击中了力场发生器露出地面的圆顶。

亚西闪开了，但是震荡冲击波仍然从他身上席卷过去。冲击波打中了他的背部，皮肤上立刻起了一层水泡。

但他此刻正望着抬头显示器，将注意力放在第二个NAV标记上：这个东西现在更重要。

他向它冲过去，跑向三百米外的一个小平台——这是惟一的出路了。

他周围的空气先是静止，然后飓风般地袭向发电机。他转过身，好奇心此刻战胜了逃生的本能。

刚才还有着银色圆顶的地方现在是一个螺旋状的金属色漆黑弹坑。哨兵飞行器飞了进来，对着这个地上的大裂口打开它们的防护罩，随着空气不停被吸入，弹坑的边缘开始起皱。

有更多的哨兵飞行器飞向这个裂口，试图稳住它。

一道银光淹没了亚西的视觉。又是另一次的爆炸，似乎一只巨手向他打来。他翻滚了十多米，然后重重地躺在了地上。

他慢慢站起来，一阵晕眩。哨兵飞行器离开了。它们刚才还试图稳住的那个弹坑现在已经是一个数百米宽的裂口，不停地喷着浓烟。

球体组成的金字塔，由金属堆成的山，都开始战栗了。

那个被炸毁的力场发生器只是三个中的一个，但是若它没有在应处的位置上，合成体就会失去平衡。而当那数百万层层叠叠的圆球没有精确地达到平衡的话……

亚西转过身去飞快奔跑起来。

前方，霍利已经倒下了，正努力的再次站起来。亚西到她身边，抓住她的手，将她拉了起来。

当他们两人再次将眼光投向那个金字塔时，都呆住了。

圆球组成的最外层都滚动着，接着一层一层地坍塌，这是层叠破坏的连锁反应；金属球像河流一样流动，然后如洪流般不可收拾，又像是一浪一浪不可抗拒的雪崩，无数吨的熔化金属向他们涌了过来。

“伙计们，快走啊！”马克冲着小组通讯器死命地吼叫。

亚西飞快的思索着，恢复了神志。

他和霍利转身奔向标了记号的那个地点。马克和奥利维亚此刻已经站在了平台上，一个劲地向他们挥手，示意他



们快跑。

亚西能感觉到沿着地面传来的雷鸣一般的力量随着他的脚步越来越汹涌，这种力量几乎要震碎他的骨头。

他和霍利跳上了平台。

"哈尔茜博士，行动吧！"他冲着开放的通讯频道喊叫。

什么都没有发生。

S分队的队员们肩并肩地站在一起，看着潮汐般的金属流将所有机器撞得粉碎，压碎了试图逃过这千米高巨浪的哨兵飞行器。

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逃亡。

"我们完成任务了。"亚西通过通讯器对他的同伴们说，"我们赢了！"

他还是握住霍利的手，只是握得更紧了。

这股波浪的阴影笼罩着他们，将他们投入一片黑暗。

有一束光线闪过。

亚西的内脏又开始翻腾，就像被一只铅制的手套紧紧攒住了五脏六腑一般。

令人眩目的闪光消失了。

他们又重新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霍利松开他紧握的手，然后别过脸去。马克靠在墙壁上。奥利维亚走下平台，蹲下，把头埋进腿间。

哈尔茜博士坐下来盯着她的电脑，看着圣约的符号像飓风一样充斥着整个屏幕，她的双眼又来来回回地看，然后把一些银色的三角形聚在一起。

"耽搁了一会儿，很抱歉。"她说着，没有顾得上看他们一眼，"有些很复杂的原因。请从平台上下来吧。接下来该转移汤姆和露茜了。"

蓝色分队的斯巴达II战士们已经回到这个突出物上了，他们在阴影里蹲着，随时监视着工厂的情况。

天空中到处是一组组的哨兵飞行器。金字塔已经毁了，在地面上，数百万个圆球体来回弹跳，向前奔涌，压平了所有机器，引燃了管道。

蓝队队员注视着那喷泉般的焰火激烈的震荡着——它完全失控了。熔化的金属液蔓延至墙壁，天花板，但却错过了它们本来应该到达的地方。

汤姆的声音断断续续的从通讯频道里传来："准备转换，哈尔茜博士。"背景是滚滚炮火的声音。

哈尔茜博士挫败地吐出一口气，用一只手拍打着显示屏，然后又开始将那些图像重新聚集起来。

"程序为什么停了下来？"科特开口问道。

"有其他的人在试图访问这个系统。"她回答，"这也解释了刚才S分队转换时的延迟……也说明了汤姆和露茜的延迟。"

"其他的人？"他问，"你是说，圣约人？"

"完全有可能。"她回答。

佛瑞德转过头去低声说："这意味着他们可以追踪我们。"

叫声通过通讯频道里传来："博士，请您立刻执行操作……"

黄金环闪过平台然后消失，汤姆和露茜就站在那里，他们的双手本能地举起来抵挡危险。等离子光束在他们身边消散。

"现在！"汤姆说完后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然后向少校报告，"长官，任务完成。"

不远处，小小的爆炸还在继续，就像一串烟火。那些还在飞行的哨兵飞行器分散了——有一些相互碰撞，剩下的直直地撞上墙壁。

哈尔茜博士看看她的表："科特，距离奥尼克斯核心房间入口的大门关闭还有五十三分钟时间。"

少校点点头："所有人在平台上集合。"他命令道，"博士，请将我们送到K队所在的位置。"

虽然胃部已经有了明显的不适感，亚西还是同他的队友们都挤在一个四米见方的平台上。

有趣的是，迄今为止他也没有把那些老斯巴达战士算作这个队伍的一员。或者说，他算是他们中的一员吗？接着他注意到有血从他的盔甲的接缝处流了出来。被外面的伪装面映出一片红色，这是战争的洗礼。他们失去了但丁，付出了如此高昂的代价。

门德斯士官看着这个自我毁灭的工厂："明明有这么多的哨兵飞行器。"他喃喃地说，"真想知道为什么他们只派出了那么小的一部分？"

"设定时间延迟三秒。"哈尔茜博士开口说到，合上电脑，也走过去加入了他们。

门德斯士官的话对亚西造成的困扰很大，这种困扰连他自己都说不清，胃部的不适感又进一步加剧了。有成千上万的哨兵飞行器在这里，但为什么只是在这周围？应该是有什么原因的……

一片光环笼罩住了他们。

亚西真希望他永远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只想救出K队，拿到哈尔茜博士承诺的技术，然后在圣约人能抓到他们之前离开这里。

但是，他有一种感觉，这一切，绝不会那么简单。

第三十五章

军历2552年，11月4日，2205时，
道拉达斯ζ星系，
奥尼克斯星球卫星附近的轨道，
UNSC巡洋舰黄昏号上。

理查德·拉什指挥官一直监视着爆雷的发射行动。

他和周少校监控着黄昏号的发射台。在小小的观察窗后那个储物柜大小的房间里，气温已经降到了绝对零度左右。放在里面的核物质通过三个温度冷却装置进行着循环，现在的温度已经和宇宙空间中的温度差不多了。

个头很小的大黄蜂爆雷已经从布拉西达斯号上运到了这里，布拉西达斯号是一艘已经严重受损的驱逐舰。幸好周少校及时发现了反应堆的微小泄漏，在这些东西辐射到黄昏船体之前将其转移出来了。否则一旦爆炸，他们一定会受到核子能的辐射，这对于他们进行秘密行动的能力将造成致命的打击。

“发射吧！”拉什下达命令。

“发射！”周少校低声说道。他抓过手动操作钳，然后高度的集中精力，发射出了弹头。

发射台出口被打开了，黑色的蛋形大黄蜂爆雷从航空母舰上落下，一厘米一厘米地飘向了太空。

“结束了，长官。”周少校抹掉了挂在他长满皱纹的前额上的汗珠。

在UNSC的巡洋舰工作人员集团里来讲，周少校已经过了强制退休的年龄。伊格莱西亚斯舰长一直刻意而又小心地忽视这个事实。UNSC已经没有多少够资格的新人了，而周少校的地位绝对是不可取代的。

拉什此刻冲着他赞许地点点头，这已经让这位老工程师感到心满意足了。

“谢谢您，长官。”

拉什经由管道进入舰桥，然后离开，把自己卷成一个“G”型，翻了一个跟头然后用双脚刹住。在打开舱门前，他稍稍停顿了一下使自己恢复平静。在刚刚的十五分钟内黄昏号已经在奥尼克斯星球卫星的阴暗面埋下了十四颗核爆雷——三十兆吨加上真空强化功能的当量。

要想保持秘密行动是个精细活儿，并且还要按照帕特森舰长的时刻表行使。要全部完成这些很困难，但他们还是完成了。

惟一损失的就是拉什早已脆弱不堪的神经。他整理了一下制服，弄了一下稀疏的头发，深吸一口气，然后打开了舱门。

“报告。”他对沃特斯少校说。

沃特斯从显示屏上抬起头来，双眼满是血丝：“司令刚刚得知任务完成了，长官。它正在将舰队带到新的地方去，是卫星明亮面的一个高轨道上。”

拉什检查了一下NAV地图系统。帕特森会用整个小行星来作掩护。他需要这么做。敌军同他们比起来仍多出十几艘战舰，而他们只有四艘。只要清醒地计算一下就知道想要去攻击圣约的战斗群简直就是自杀。

但是清醒和疯狂在这个体系里面的界定已经越来越模糊了。

拉什坐在舰长的椅子上：“杨中尉呢？情况怎么样？”

“简直隐秘得像是午夜里的一块儿岩石，长官。”

拉什点点头，对杨的这种夸张很是满意。还能保持幽默感是一个好信号：

“杜拉诺中尉，将我们带往卫星的拉格朗日四号位置，四分之一处。告诉周少校继续对跃迁空间充电器进行充电。”

“是的，长官。”她录入指令，忽然低声咒骂了一句，然后后退一格重新修正。

杜拉诺需要睡眠。他们都需要。但是他不得不让她继续参与作战。没有人能替代她，但不管怎样，这一切很快就会结束了。

“屏幕上出现圣约舰队。”拉什向沃特斯命令道，“重新进行扫描，给我一个全面的光谱分析。”

“所有的传感器均对准目标。”沃特斯回答。

在中央显示器上出现了色彩斑驳的图案，从远红外线放射到伽马射线，形成了合成图像，十四艘圣约登陆艇出现了，在大约三百公里外组成了一个球形编队。

在拉什看来，他们就像是一群饥饿的海鲨，准备要扑向一群沙丁鱼。

但是从光谱分析上看，却又是另一番景象。从船身上不停有热量和辐射呈螺旋状泄露来看，他们的军舰已经被帕特森舰长的阿尔法攻击破坏了，而被截获的等离子射线也在哨兵的作用下重新改变了方向。

敌军停留在那里，做着修补。他们的开口处十有八九都在泛着泡沫，但他们还是试图恢复作战，想和UNSC的战斗群再次开战。

但是，帕特森有另外的打算：先攻击他们，重重地给予打击。

“在E-band上有关于奥尼克斯星球上任何行动的消息吗？”拉什问杨。

“还没有，长官。自从ONI人工智能控制住了那些哨兵后就没有了任何动作。”

拉什很想知道在那个星球上的人工智能和斯巴达战士是怎样压制住那些外星武装飞船的。他们是发现了什么新的超级武器吗？不管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他在心里承诺自己一定会私下里跟参与行动的每个人握手。

“继续监控所有UNSC的频道。”他对杨说，“这些斯巴达战士应该会需要一点帮助。”

“显示屏上有动静了。”沃特斯宣布。摄像头向后侧转去，对准了那个银色的卫星。

在这个卫星上两头发着微光的区域中，磁力加速器大炮开着火，在高轨道上暂时照亮了现在有些分散的UNSC战斗群。一块块混合着铁和钨的燃料冲向太空，在重力作用下有些许弯曲——直冲向圣约的战舰。

圣约舰队散开了队型。

其中一发磁力加速炮弹明显地偏离了目标。

有三发命中。

当能量盾防护罩吸收了巨大的动能时，被瞄准的那几艘军舰都发出亮光。它们向后倾斜……慢慢地，然后停住，没有一艘船被磁力加速炮击中。

圣约军舰们集体掉转船身向卫星加速飞去。

磁性加速炮的火力轰击准确地完成了帕特森舰长的计划：用突袭打乱他们的阵型，狠狠地教训他们一下，把他们逼急。

UNSC的战斗群就在卫星背面行动，不让敌军有清晰的攻击视野。

“调整电磁脉冲节气闸。”拉什说，试图抑制自己上升的肾上腺激素，“关闭一号和二号电脑。”

“是的，长官。” 杜拉诺和杨异口同声。他们匆匆忙忙的将黄昏号的精密电子设备和逼近的核能冲击波隔离开。

圣约的军舰战斗群一分为二——分别飞向卫星的两端。他们从侧面包抄过去，想用等离子光束将人类的军舰毁个干净。

可是，从他们的前进方向上看不到的，是帕特森舰长直接从卫星上逐渐退后的舰队。

“敌人的军舰正在接近阿尔法和贝塔布雷区的末端半径。”杜拉诺报告。

“启动阿尔法和贝塔雷区。”拉什轻声道。

杨坐立不安：“命令已经发出了，长官……从那头传来确认消息。”

圣约舰队很快就会发现为什么UNSC总会派一艘小型战舰出现在他们射程范围内了。他们就像是小偷一样的，担任着UNSC舰队的间谍任务，他们可以在敌方背后进行侦查，营救任务……并且在任何合适的情况下，布置一个很小的核布雷区。

“最接近的敌军舰队目前已进入阿尔法布雷区。”杜拉诺报告，她的双手在颤抖，“后方的战舰正在穿越贝塔布雷区的终端。”

“移除安全锁定装置。”拉什下达了命令。

杨点点头，然后输入代码，预热那十六个核弹。

在拉什指挥台上的红色“地狱”按钮已经亮了。他将大拇指靠上去，立刻发出“哔”的响声，核实生理测定信号。接着他用指尖击打防护盖，将万能钥匙插入邻近的钥匙孔，然后旋转。

“离我们最近的团队正在接近终端平面。” 杜拉诺说，“在贝塔区的敌舰已经处于后方布雷区的中心位置。”

“什么都没有发生。”拉什喃喃地说，“什么都发生了。”

他按下按钮，发出了令人满意的“嘀”的一声。

在卫星的两端，七个小小的太阳突然出现，像气球一样膨胀，然后将圣约的战斗群封在了里面。

集合核能火球渐渐冷却成黄色，然后是暗红。即使是有真空强化装置，在太空中的核弹头也不会像在空中或地面一样坚持那么久。

毁灭性的云层逐渐稀释成半透明状，像是一团冷却的金属在这个小行星上形成的巨大光晕。

但是，在这个像缤纷糖果一样的银色圆球里，大量闪光金属块被分解了：是四艘存活下来的圣约驱逐舰的能量防护罩。

帕特森舰长指挥舰队朝着卫星驶过去，然后开火。磁力加速炮一轮一轮地撕裂空间，在他们身后，阿彻导弹划出花边一样的路径，直直地穿过真空。

两艘圣约军舰迟缓地改变航道，想中途截止磁力加速炮的进攻。他们力量微弱的防护罩颤动着，舰体向内弯曲变形。随着等离子射线不断地射出，火力像喷泉一样一发不可收拾。一簇簇阿彻导弹猛地击中这两艘伤痕累累的军舰，爆炸声不断。

残废掉的圣约船只转向卫星，然后缓慢地向其表面跌跌撞撞地靠过去。

UNSC的战斗群仍然没有松懈。四艘战舰正在对付最后两艘受了重创的圣约军舰……当然，它们翻身的机会并非完全没有。

拉什想，在未来的一百年之后，历史学家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一时刻，应该

会说这是人类抗争史上的转折点。他们在奥尼克斯星球上奋力抗击并击败了圣约，赢得了科技，然后继续——不仅仅是生存，还赢得了长时间的斗争。

一直以来，他私下认为他们人类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但此时此刻，拉什几乎忘记了原来还有一种情感在自己的体内雀跃着——那就是希望。

“圣约舰队重新出现。” 杜拉诺中尉说道，她咬着下嘴唇，一粒血珠掉下来，“我们有麻烦了，长官。”

在显示屏上，他们看到那两艘受重创的军舰正加速向卫星驶去。一个外推轨道出现了，是会让他们复原并重新向黄昏进行反击的弹弓型轨道。

“将初级电脑全部联网。”拉什指示，“周少校，现在跃迁空间充电器的状况如何？”

周少校的声音通过通讯频道夹杂着噪音断断续续地传来。“电容器充电百分之八十，正在流失。我还需要两分钟才能充满能量。”

“明白。”拉什回答。两分钟，或许就是永远了，“继续隐秘行动。”他向杨命令，“关掉所有的外部系统。”接着对杜拉诺中尉说道，“趁着那些军舰还没察觉，利用小型喷射装置靠近卫星阴暗面。”

“是的，长官。”她启动了推进器，然后握住操纵杆，手动调整船只的姿态。

在显示屏上，随着他们的重新排列，卫星逐渐倾斜。

成堆的圣约驱逐舰从卫星的远端过来了……然后在显示屏上越来越大。他们蓝灰色的船身向黄昏号施加着压力，情况十分危急。

“重新截取他们的航线。”拉什对沃特斯少校说道。

沃特斯站在他的岗位上，对那几个号码检查了又检查。

“没有一个可截取的航线。”他低声说，“都关闭了，真见鬼！”

巧合吗？难道是敌军已经看见了他们，准备报复了？

“留在卫星的阴暗一面。”拉什命令道。

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

驱逐舰光滑的蓝色曲线占领了整个显示屏。

拉什觉得从圣约的引擎上传来的量子波有一种令人发抖的感觉。

黄昏号跌跌撞撞地旋转着。

显示屏清晰了，显示出一片旋转的星空，虽然没有星星闪烁。

“离军舰的左舷端口三十一米！”沃特斯倒吸一口气。

“长官，刚才的行动已经让我们漂移出拉格朗日点了。”杜拉诺中尉大声说道。

“那就漂移吧，中尉。”拉什说，“将镜头对准斯大林格勒号。”

在显示屏上不停旋转的星球慢了下来，然后屏幕上出现了以极高的速度绕着卫星打转的四艘UNSC军舰，它们正追赶着那两艘圣约的驱逐舰。

“它们正排成一条线准备射击。”沃特斯说，“它们还剩下六个磁力加速炮。应该够了。”

“有能量反应！”杨惊呼，“不是我们船上的，也不是圣约船只的，长官！”

“位置？”拉什问，整个人从舰长的座位上猛地站起来。

杨摇摇头，张了张嘴，但什么也没说出来。

沃特斯到探测中心去看了看："能量的轮廓显示出是跃迁空间的雷区。"他说，"很大一个重叠合成的信号，位置是……"他的面部表情呆滞了，"哪里都有。"

环绕在UNSC舰队周围的空间开始起波纹，出现了一些蓝线，相互连接，像是在天蓝色水面上纠缠的波纹。跃迁空间的雷区裂开一些正常的维度，切伦科夫射线把夜空照得犹如白昼——许许多多的圣约驱逐舰，航空母舰和巡洋舰都出现了，他们像蜂群一样涌来，在UNSC战斗群和受重创的圣约军舰之间形成了一个密集方阵。

"有三十二艘圣约的军舰。"杨用嘶哑的嗓音说道。

杜拉诺中尉僵在他的位置上，双眼睁大，露出恐惧的神色。

圣约舰队开火了。

聚光灯一样的能量发射装置不停地闪着，白光划破黑色的夜空。UNSC军舰的钛壳都烧起来，逐渐蒸发，混合的氧气，光子压使燃烧的火焰变成了摇晃的羽毛。

阿彻导弹和磁力加速炮都在绝望的反击着。导弹在转眼之间就沿着他们的飞行路径爆炸了，烈性炸药已经加热到快要爆炸了。四个磁力加速炮像火箭一样高速穿过能量发射装置和熔化的金属火球。有三发打偏了，一发命中，在圣约的防护罩上激起一串火花，什么也没有伤到。

三十二行的等离子射线都被加热，分离，然后向人类的军舰发射了过去，精确地击中了已经受损的军舰，出现许多弹坑。军舰内部的舰板也被劈开，弯曲一直延伸到了上层建筑，内层空间一减压，在融化的舰体上形成一个巨大的气泡。

圣约舰队停止开火，慢慢靠了过来。

帕特森舰长所在的军舰大约在几秒钟之内就变成了一堆碎片。

细小的激光从敌军船只上发射出来，将逃亡用的小飞船破坏殆尽。

"那些残骸正向这边过来！"沃特斯发出警告。

"我们该做点什么了。"杜拉诺中尉喃喃说道。

刚才是胜利的UNSC战斗群在追击已经被逼上绝路的敌军，现在反过来了。UNSC的军舰东倒西歪，有的的舰首已经被熔化了一半，炽热的核反应堆。简直就是一个漂浮的墓地，里面全是鬼魂。

理查德·拉什指挥官曾经感受到的"希望"已经完全消失了。

"什么也别做。"他对大家说。

"长官，如果不动导致我们被任何物体击中的话。"沃特斯开口，"假设我们即使能从这次撞击中活下来，偏转角度也会暴露我们的行踪。"

"我们在这么多的敌舰附近。"拉什回答，"行动起来也会暴露。"他走向还守在NAV里的杜拉诺中尉那里，"就这样待着别动。"他对她说。杜拉诺中尉的双眼泪光闪烁，但还是点了点头，紧紧握住座椅的边缘。

拉什看了一眼手表，确保已经上紧了发条。

圣约舰队越来越近了，盖住了星光，也将黄昏号罩在了巨大的阴影下。

（未完待续）

前线任务4……

文/秋津透　译/夜蓝

人物介绍



艾尔莎·爱丽恩

22岁，故事的主人公，杜兰德尔的新成员。之前是E.C.法军巨大可移动型机器人——Wanzer的驾驶员，不过并没有实战经验。



希德·埃尔格

45岁，有着丰富经验的原英军军官，现任杜兰德尔实战部队队长。是个可以信赖的、如同父亲一般的存在。



尼可拉斯·格莱瑟

德军特种部队Blauer Nebel司令官，是一名严肃认真的军人。



贝克·卡诺瓦

没有军队服役经验的意大利原足球运动员。性格开朗，讨厌墨守陈规。



迪特·博斯

34岁。擅长制定战略方案的原德军军官。他与Blauer Nebel小队的队长瓦格纳是在士官学校时代的校友。性格有些不拘小节，稍微缺乏行动能力。



哈米斯·斯塔格斯

杜兰德尔情报分析专家。他是小队中的气氛调节高手，擅长利用电脑进行情报处理工作。20岁，性格是典型的乐天派。



劳尔夫·瓦格纳

28岁。德军特种部队Blauer Nebel小队的队长。是一名性格冷静沉着的指挥官。



拉托娜·罗迪欧娜·瓦西里

28岁。萨夫特拉军队出身的Wanzer驾驶员，有着长期的服役经验，无论对自己还是他人都有着严格的要求。



弗莱德里克·兰卡斯特

自由记者，正在追踪报道德军基地袭击事件。因在第二次哈弗曼岛纷争爆发时根据自身在前线的所见所闻报道出“坂田工业事件”而名声大噪。

序章

萨克森-安哈特地区·德国陆军基地

深夜，凌晨两点四十七分。
灾难毫无预兆地突然降临。

“报告，雷达发生异常情况，无法继续探测。”

基地的中央控制室。

收到雷达操控人员的报告后，负责夜间值班的基地司令副官微微地皱了皱眉。

“是故障吗？”

“有可能，不过现在主副两台雷达同时无法使用，会不会是磁暴呢？”

“磁暴？能严重到让雷达失去作用吗……不然又会是什么呢？”副官的脸上露出了迷惑的神情。

“如果是磁暴的话，我们事先会收到警告才对。不过，算了……跟空军取得联系，让他们出动空中预警机，在基地的雷达恢复正常之前先让他们负责侦查任务。”

“是！”

看着眼前这名开始着手联系空军的操控员，司令副官在脑海里思考着这场事故到底是故障还是磁暴所引发的。如果是故障，那就理所当然地要为修理工作拨出一部分预算来，如果修理的周期过长，那么还要考虑到这段期间出动空中预警机的费用。如果是磁暴，那这就不过是暂时性的现象，只需要负责一次空中预警机的费用就行了。不过最主要的问题是，一旦发生了甚至连飞机都无法升空的强烈磁暴……真要是这样，那么在磁暴消失之前，这个基地将会一直处于无法工作的状态。

但实际上，事态已经陷入了十分严重的地步，并远远地超出了他的预想。

“副官！我们无法与空军基地取得联系！无论是无线电还是电话，全都无法接通！”

接线员狼狈的声音让这名副官一下子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你说什么！”

“不仅仅是空军基地，我们和所有地方都无法取得联络！虽然内线都没有问题，但和外界的通信全都被屏蔽了！”

“混账！到底谁能做出这么大的手笔，竟然连军事基地的通信也给屏蔽了……”

话音未落，一阵伴随着可怕震动的轰鸣声就将他的后半句话吞没了。

“怎、怎么了？”

“有人在攻击这个基地！他们有大量的导弹……不，是火箭弹！呜哇！”

震动和轰鸣声让整个中央控制室都开始剧烈地摇晃起来，与此同时，正常的照明消失了，紧急照明灯随即亮起。

“发出一级紧急警报！捉拿敌人，集合基地的全部战斗力进行反击！”在紧急照明的昏暗灯光中，副官大声地喊道。

“直升机部队、战车部队、Wanzer部队，所有能够开动的部队紧急出动！召集待命状态的工作人员，把预备机体全体开动！”

“收到！”

神色紧张的操作员们接连向所有战斗部队发出指令。

“内线还能够使用，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副官在一旁小声说道。

但是，从基地各处发回来的惨状空前的报告却将他那些美好想法抵消得一干二净。

“直升机部队发挥报告！敌军有大量Wanzer！在对方压倒性的火力面前，直升机刚刚升空就被击落！”

“战场部队刚刚出动，就遭到火箭弹

的袭击！出动部队的所有战车都无法启动，导致后续部队无法出库！”

“敌军导弹袭击了第二Wanzer仓库！在受到直接攻击的情况下，仓库内的所有Wanzer机体以及工作人员恐怕都已殉职！”

“出击的Wanzer部队与敌军的Wanzer陷入据点枪战状态，不过在诱导导弹的攻击下也受到了重创！眼看就要守不住了！”

“待命人员的宿舍受到敌军Wanzer的袭击！燃烧弹覆盖了那片区域，幸存者几乎为零！”

“在敌人控制区域内的基地各处发生了大规模火灾！是火攻！我们无法进行有效的抵抗！”

“战车部队的仓库被敌军Wanzer强行攻入，最后一次通话突然中断！”

“直升机部队的联络也突然中断！敌军的Wanzer正在对战斗人员和地面辅助人员进行无差别扫射！”

“从Wanzer部队发回报告！侥幸从被击破的Wanzer中逃脱的驾驶员也受到敌军的攻击，此刻已经几乎被全歼！敌人打算把我军全员歼灭！”

“什、什么……”

那个不幸的副官脸上瞬间就没了血色，喃喃自语道：“到底……是谁……为什么……想干什么……”

无数的疑问在他的脑海中翻滚而过，却连一丝线索都抓不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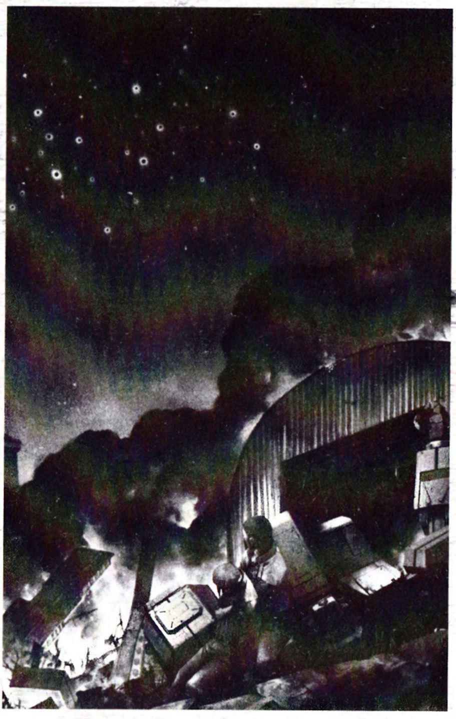
出现在他眼前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有着德军，不，E.C.诸国联军首屈一指战斗力的这个基地，在瞬间就被攻破了，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基地工作人员都将在敌军毫不留情的攻击中死去，这就是目前的现实。

“就像是……恶魔一样。这是恶魔的袭击！”

这时，一名操作员打断了他的话，“副官！敌人很快就会突破中央控制室，我们快逃走吧！”

“逃走？在这群恶魔一样的敌人面前，我们要怎么逃，又能往哪里逃呢？”

就在副官用充满怒火的口吻反问那名操作员时，中央控制室的墙壁裂开了，带着明确死亡信息的超高温火焰和热空气一股脑地涌进了室内……



MISSION 1
艾尔莎入队

假如那个组织的名称不是来源于法国勇士罗兰之剑，而是类似王者之剑Excalibur之类的，老实说我可能根本不会转队。在法国军队长官劝我转队之前，我对E.C.陆上新战术研究机关杜兰德尔的印象就是这样一个单薄的替代品。

“杜兰德尔是E.C.设立的一个Wanzer战术专门研究机构。去了那里之后，你将学到最新的Wanzer战术。”

对方明明是一名高级军官，此刻却直接把我这名下级士官找来，并热心地劝说我转队。有传闻说法国军队中的Wanzer部队，实际上都是他独自在管理。

“虽然有些遗憾，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我军在Wanzer方面的技术水平的确要落后于其他国家，部队中所配置的Wanzer都是旧型号，而且数量很少。在预算方面，只有在发生特殊情况之后才会对军事进行投入，这样的差距真是让人唏嘘不已啊。但是这些还都是小问题，更为严重的是我们几乎没有能够在战术中自由运用Wanzer的人才。也正因为如此，我军的Wanzer部队自创立那天开始一次也没有出现在战场上。”

说到这里，长官的脸上露出了苦涩的表情。

“而且，在我国的士官学校中，如今并没有开设专门传授Wanzer战术的课程！虽然我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向政府部门提出从德国、英国，或者U.S.N.及O.C.U.，甚至是从萨夫特拉招聘Wanzer战术专家来士官学校授课的建议，不过那群头脑顽固的笨蛋根本毫不理会！这样一来，我只能选择将优秀的人才派往其他地区去学习最先进的Wanzer战术，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拯救法军！”

“……”

也许所谓“优秀人才”指的就是我——艾尔莎·爱丽恩上士，可我还是有些犹豫，不知道该不该向面前的上司确认一下。考虑再三，我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在军队中，如果出现了你不知道该不该开口的情况，那么一般来说不开口的效果通常会比开口好一些。特别是对方的身分比你高的时候，选择闭嘴肯定是正确答案。

于是，上司盯着我继续说道：“爱丽恩上士。在我看来，你是法军中首屈一指的优秀Wanzer驾驶员，而且在思维上也有着独特的适应性。不但能完成上级赋予你的使命，同时还有着锦上添花的能力。你应该是一个进入士官学校，作为未来军队的指挥官而受到重点培养的人才，实际上，你的直属上司也的确将你推荐为士官任用候补人。但是，现在即便你进入士官学校，我们也没有实力将你培养成一名优秀的Wanzer部队指挥官！恰恰相反，那样做只会让你与Wanzer的关系越来越疏远。”

“那个，我不明白……”

虽然从来没有考虑过要成为一名士官，不过不管去什么地方，我都隐隐地觉得自己不想离开Wanzer。

爱丽恩家族是一个军事世家，虽然培养出了很多士兵，但几乎没有人成为士官。曾祖父也好，祖父也好，父亲也好，他们只是在长时间担任下级士官之后就从军队中退役了。现在有几个哥哥还在军中服役，虽然当中的一些人曾经被上司要求进入士官学校，可他们却怎么也不肯同意。这主要是因为爱丽恩家的人都很讨厌去思考那些困难的问题，他们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在战场上活动身体，可以说这是一个顽固且保守的农民家族。

◎前线任务4　艾尔莎◎

一般来说，有着这样性情的人通常都会成为农民或者是工人，但不知为什么，在爱丽恩家，每代人当中的男性都会自然而然地参加到军队中。与其说他们都有着一颗热忱的爱国之心，倒不如说他们都觉得加入军队才适合自己。

我五年前去世的曾祖父虽然活了一百多岁，但是如果算上预备役和军队文职工作的话，他竟然在法军中待了五十多年，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老兵了。他经常会给我和哥哥们讲述一些过去的事情，虽然我无法判断那些事情究竟是事实还是他杜撰出来的。在那些故事中，他甚至和皇帝陛下一起远征埃及、西班牙和俄国，虽然遭遇了很多凶险，但最后还是平安回来了。大概爱丽恩家族自三百年前的祖先开始就一直在为法国军队做贡献，而且曾祖父的祖父还战死在凡尔登战役中，伯父在反抗纳粹的抵抗活动中被枪杀，哥哥没能从印度尼西亚半岛上回来。虽说曾祖父亲身的经历中总是存在着很多悲剧故事，但这仍然让我心驰神往。

而且，虽然我好像是第一名进入战斗部门的女性，不过家族中的其他女性也在军队中负责医疗、通信和翻译等事务。曾祖父的女儿——也就是我的一位姨母曾在军队中担任文职工作，她还是爱丽恩家族中首位担任与士官同等军衔的知识分子。

说了这么多，虽然我加入军队的理由之一是所谓的家族传统，不过更重要的原因则是Wanzer。

Wanzer是在大概二十年前作为主力陆战兵器出现在战场上的，我也差不多是在那时出生的。而在此之前，Wanzer好像一直被当作处理地雷用的特殊作业机械。虽然在战车无法进入的险峻地形中取得了颇为丰硕的战果，不过由于其消耗的成本太高，因此一直没能取代战车成为新的主力武器。至少没有人考虑过要在法军中设立一支有着独立编制的Wanzer部队。

既便如此，真正的转机出现在U.S.N.与O.C.U.围绕着太平洋上崛起的哈弗曼岛所爆发的纷争之中，Wanzer首次作为主力陆战武器而被采用。Wanzer的活跃甚至决定了整个战局的形势，就连没有参与这场纷争的E.C.诸国对Wanzer的认识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在德国和英国，Wanzer部队迅速作为主力被编入陆军之中，虽然法国在这方面稍微有些落后，不过最终还是设立了拥有独立编制的Wanzer部队。另外，有关Wanzer的影像和情报也大规模涌现出来，就连当时还是名孩子的我也经常能够接触到。

直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在初级学校的朋友中有一名男孩子是Wanzer的爱好者。虽然男孩子都对最新样式的武器有着浓厚的兴趣，可是那个男孩子对Wanzer的热情可以说是不同寻常的。现在回想一下，他的个子矮矮的，好像还有些深度近视，整天一副病怏怏的样子。我想有着近似人类外型的强力Wanzer，可能就是他所憧憬的理想身体吧。

而另一方面，当时的我受到了哥哥们的影响，从来不介意自己是女孩子，总是和男孩子们一起在山野中乱跑，算是个典型的疯丫头。虽说我很好强，但终究是个女孩子，没有强壮的肌肉也没有太大的力量，所以当男孩子们认真考虑做些什么事情时，我总是被他们排除在外。

就在我由于受到众人的冷落而感到懊悔时，那名得到相同待遇的喜欢Wanzer的男孩子对我说："不要那么介意，艾尔莎。虽然我们没有强大的力量，也无法跑得像他们一样快，但是只要乘坐上Wanzer就没关系了。以后的时代，一定是属于Wanzer的！"

“哎？”

虽然并没有把他的这句话当真，不过从那之后我的确对Wanzer产生了兴趣。在哈弗曼纷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U.S.N.和O.C.U.的Wanzer驾驶员并不全都是男性，还有为数不少的女性，其中甚至还有不输于超级模特的美女，所以从那时起我就下定决心。

“我也要成为Wanzer的驾驶员！”

现在回想起来，那只不过是一个十分可笑的动机，不知这算是幸运还是不幸，年幼的我所做出的决定并没有遇到阻碍，就这样顺利地发展着。Wanzer与其他武器相比，专门为驾驶员配备了危急时刻逃生装置，所以在实战中的死亡率一直很低，训练中的伤亡事故也非常少。知道这一事实的父亲和哥哥们在听到我想要成为Wanzer驾驶员的志向后，都露出了放心的微笑，并鼓励我一定要加油。

我想这应该算是一种幸运吧，我与Wanzer之间很有缘。

这是一种非常豪华的新型武器，虽然很多人都梦想着能够成为有着很高安全性的Wanzer驾驶员，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因为忍受不了Wanzer驾驶舱的闭塞感而被淘汰。我甚至还听说有一名优秀的战车指挥官第一次试驾Wanzer，还没坚持到一分钟就惨叫着跳出了驾驶舱。

虽然在最开始时，我也对驾驶舱的狭窄程度感到惊讶，不过很快就适应了，如今那个地方甚至让我感到心情愉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许狭窄的驾驶舱会让驾驶员忘记自身肉体的感觉，随之产生一种Wanzer机体就是自己身体的错觉。虽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想像，但是那些对自己的身体有着过分的自信、从而无法忍受丧失肉体感觉的人就会意识到自己并不适合成为Wanzer的驾驶员。

总之，我16岁时加入了军队，在此后的六年时间里一直作为一名Wanzer驾驶员接受训练，正如字面上的含义，上级对我的评价是“可以像控制自己的身体一样操控Wanzer”。在军衔上我也从一名下级士官升任为上士，我觉得每一天过得都很充实。

当然，不满的情绪也是存在的。

虽然我已经进入战斗部队六年了，却连一次实战都没有参加过。更重要的是，没有实战经验的人并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法军Wanzer部队的全体成员都是如此。而且只要不发生外敌突然入侵法国本土之类的突发事件，这一状况就不会发生改变。

五年前，我刚刚被分配到Wanzer部队，在哈弗曼岛上互相敌对的两大势力——U.S.N.和O.C.U.发生了大规模冲突，虽然这场被称为第二次哈弗曼纷争的战争迅速扩大，最后却在萨夫特拉主导的和平维持机构的调停下，双方签署了停战协定，维持和平部队也被派驻到岛上维持战后秩序。虽然这次的主力是萨夫特拉军队，但赞成停战的E.C.诸国也派出了军队，特别是德国和英国派遣了少数最新锐Wanzer部队进行实战测试。

可是法国方面却只派出了运输航空部队以及战车、直升机部队，而且从规模上来看简直就是敷衍。法国政府对这一情况做出了公开声明，他们认为与Wanzer等战斗力相比较，维持和平部队更需要能够运送大量物资的运输机。但实际上的情况是，萨夫特拉方面认为法军所拥有的旧式Wanzer根本算不上战斗力，于是主动表示拒绝。此外还有传言说政府高官和议员的孩子有很多人都是Wanzer的驾驶员，军方害怕这些人会战死沙场以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我不知道真相到底是什么，也不想知道。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法国军方并不希望让自己的Wanzer部队参加实战，这是

任何人都能感受到的。在我的Wanzer驾驶员前辈中，有的人在得知这是一支无法参加战斗的队伍后就提出要求转队，还有的人虽然没有明确表示，但他们的确感到十分安心。

至于我自己的心态，由于当时刚刚加入Wanzer部队，因此老实说，还是有些讲不清楚。当然，因为大家都是因为想要参加战斗才立志成为一名军人的，无法参加实战也确实有些遗憾，不过如果说战争的前提并不是为了保卫祖国和E.C.，而是为了所谓的“国际和平”，为了仲裁U.S.N.和O.C.U.之间的战争而拼命，我十分怀疑这种行为是否有价值。而且从之后发生的事情来看，第二次哈弗曼纷争实际上是战争当事人U.S.N.和O.C.U.的军部和政治家、军需企业为了测试高性能Wanzer实用化而引发的一场实验性的战争，就连萨夫特拉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当得知这一事实时，我和法军Wanzer部队中的同僚都对自己没有在这场毫无道义可言的战争中丢掉性命而感到庆幸，但同时也逐渐开始对Wanzer部队没有机会参加实战而感到灰心。从那之后，E.C.脱离了长期维持和平机构，不仅仅是法国，德国和英国也不再向E.C.领域之外的地区派兵。E.C.诸国努力想要在联盟内部打造出一个和平的环境，于是各国的军备都开始进行缩减。

对于这样的情势，我虽然无法做到漠不关心，但是一介下级士官即便是担忧目前的国际形势，也做不出什么改变大局的事情。“国家要如何发展”这样的问题是政治家的工作，军队要如何发展则是士官、校官以及将军等上级军官的工作，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不过出乎意料的是，将军级别的长官在对法国军队的将来进行认真的考虑之后，决定将我派遣到其他外部机构。老实说，这种事情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怎么样，爱丽恩上士？你准备好去杜兰德尔学习最新的Wanzer战术了吗？我相信，这是你报效祖国的最佳途径！”

“我明白，阁下！”面对这位话语中充满激情的长官，我尽量平静地回答道，“虽然离开军队让我很难接受，但正如阁下所言，这么做全都是为了祖国，所以我选择服从命令。”

“嗯，那就拜托你了。”

说完，长官点了点头。

于是，我离开了法国军队，转入了E.C.陆上新战术研究机构杜兰德尔。不过在最开始时，我甚至都不知道杜兰德尔在什么地方。E.C.议会所在地是巴黎，那么这个名称出自罗兰之剑的组织也应该在法国国内吧，虽然我是这么想的，不过最后的答案竟然是英国。

后来，上司向感到迷惑的我出示了E.C.议会的官方文件。根据这份文件的内容，E.C.陆上新战术研究机构分为开发部、医疗研究部、战术研究部三部分，我加入了其中的战术研究部。据说这三个部门加在一起共有大约三百名研究人员，虽然作为研究机构来说是一个规模相当庞大的组织，但最让我感到吃惊的是战术研究部有大约四十名专属Wanzer驾驶员，约二十台Wanzer长时间处于启动状态，此外他们还有约六十台Wanzer作为研究开发以及交换专用。

也就是说，杜兰德尔平时有二十台Wanzer、在紧急状态时能够启动大约四十台Wanzer——这几乎相当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Wanzer部队总和。而且，虽然一台Wanzer究竟能具备何种程度的战斗力要取决于Wanzer的型号——旧式和新式的

机体有着很大差别，但就算是法国现有的旧式机体，四十台Wanzer也绝对是非常恐怖的战斗力了。从这一点来看，这个研究机构的规模要远远超出我的想像。

不过反过来看，也正是因为拥有数量如此众多的Wanzer和驾驶员，这个机构才能独立地对运用Wanzer的新战术进行开发研究吧。

“除了Wanzer外，杜兰德尔还拥有自己的飞机，所以你只要在空军基地待命就可以了。他们会来迎接你的。”

在上司的指示下，我背着装有少量个人用品的背囊赶赴空军基地。

在短暂的等待之后，一架并不常见的飞机出现在之前指定的跑道上。

“那个……是杜兰德尔派来的飞机吗？”

之前我本以为对方会派来一架运输用的小型喷气机，所以眼前这架巨大的运输机真的让我大吃一惊。不过从机翼上描绘的徽章来看，的确有明显的“Durandal”字样。

这时，停稳的运输机后尾打开了，从里面走出一名身材魁梧的男性。年龄大概有四十多岁，一看就知道他常年在军队中服役，因为他的行动做派和我的祖父、父亲十分相似。

他径直走到我的面前，然后用低沉的声音说道：“初次见面，我是E.C.陆上新战术研究机构杜兰德尔的战术研究部指挥，希德·埃尔格。平时你可以称呼我希德。”

“很高兴认识您。我是原法军上士，Wanzer驾驶员艾尔莎·爱丽恩。以后还请您多多关照。”

听我说完，希德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平时我可以称呼你艾尔莎吗？”

“当然可以。”我点了点头。

希德转身朝运输机的方向走去，我沉默着跟在他的身后。

这时他用柔和的口吻说道：“啊，你不用这么拘谨。杜兰德尔并不是军队，这里只有指挥和下属成员，即便你对我的命令表示反对，也不会被冠以违抗上级命令罪。”

“好、好的。”

我也根本没打算拘谨，我在心里暗自说道，但并没有说出口。来到运输机内部，只见一个戴着眼镜的黑人青年正等在那里。

看到我之后，他用开朗的声音说道：“哈，你就是从法国军队转来的新人吧？我叫哈米斯，是一名分析师，不过只要是和电脑、机械相关的东西都难不倒我。人手不足时，我还会操控飞机、汽车和Wanzer。请多关照！”

“我是艾尔莎·爱丽恩。很高兴认识你！”

看来哈米斯的性格十分开朗，不过说起话来却让人觉得有些熟不拘礼的感觉，我虽然有些疑惑，不过还是郑重其事地回应了他。如果说这样的态度是这个组织的标准，那么我这个刚刚转来的下级士官的反应的确算得上是一种拘谨了。

那个名叫哈米斯的青年爽朗地笑了，我甚至能看到他洁白的牙齿。

“不要那么拘束嘛，因为杜兰德尔并不是军队，对吧，希德？”

“嗯。”

比我更有军人气质的希德对哈米斯的俏皮话好像感到很无奈，脸上露出了苦笑。

“那么，详细的事情我们之后再说，先准备出发吧。如果现在起飞，大概在中午之前就能返回总部。”

“是啊，那么我先去搞定升空许可吧。”

说完，哈米斯迈着轻快的脚步离开了。虽然他刚才说过在人手不足时，也会暂时

担任驾驶员一职，不过现在看来他好像的确在控制这架运输机。

看着吃惊的我，希德笑着问道："感到吃惊吗？"

"嗯，有一点……"我模棱两可地回答道。

希德则认真地说："哈米斯是一名非常优秀的人才，即便说他是天才也不为过。如今的杜兰德尔之所以能够被冠以研究机构，完全是因为他的存在。"

"天才吗？"

我惊讶地盯着希德，从他的表情中我找不到任何开玩笑的成分。

接着，希德用更加严肃的口吻继续说道："在杜兰德尔，有像你我这样来自军队的人，也有像哈米斯那样与军队完全绝缘的人。那些来自民间的成员，不会像军人那样严格遵守纪律。因此杜兰德尔总是受到E.C.军队中一部分人的蔑视，他们认为我们是一群毫无纪律可言的乌合之众。但是我认为无论是民间人士还是军人，如果不能突破各自的限制，并利用弹性思维来提出想法的话，那么就根本无法创造出新的Wanzer战术。实际上在杜兰德尔，战术开发专用的Wanzer全部都是由哈米斯来进行调整的，他所提出的很多想法都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的，正是这些想法让Wanzer得以发挥出极高的性能。"

"原来是这样啊……"

这就像是改装车一样，对Wanzer进行特殊调整之后使其能够发挥出高性能，我歪着头在心中暗想。虽说改装车也是一种十分优秀的技能，但是在方向性上却和Wanzer的战术研究有着根本的不同。

这时，从机舱内的扬声器中传出了哈米斯的声音。

"管制塔方面已经发出起飞许可，我们马上就要出发，请各位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并系好安全带。"

话音未落，机体就已经开始移动。希德和我急忙坐到座位上。

"看上去你好像有些问题想要问我。"我刚刚系好安全带，希德便说道，"有问题的话就不用客气，我会在可能的范围内为你解答。"

"那么，我就不客气了。刚才您说了，如今的杜兰德尔之所以能够被冠以研究机构，完全是因为哈米斯的存在。我想要知道的是其他研究人员都在做什么？都是他的助手吗？"

这是一个稍微有些刁难人的问题，不过我这么做只是想试探一下这位新上司的心胸而已。虽然我并不介意希德对哈米斯做出了如此高的评价，但如果他真的是一名天才研究员，那么他们应该不会将驾驶运输机来迎接新队员这种活交给这样珍贵的人才来做啊。

不过，希德的答案让我吃了一惊。

"其他的研究员如今还不存在。虽然有从其他军需企业抽调来的技术人员和操作员，不过能被称为研究人员的人只有哈米斯自己。"

"你是说目前只有……一名研究员？"

*等、等一下，大约三百名研究人员都去哪儿了。*我惊讶地看着希德。

希德接着苦笑道："啊，你之前好像看过E.C.议会的官方文件了。那个，该怎么说呢，在目前这个阶段，那些描述只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虽然我们必须尽快创建起那份资料上所说的大规模研究机构，不过现在嘛……人手方面还不够。我所担任指挥的战术研究部预定成立一个有着四十名Wanzer驾驶员的小队，但实际上，你是第八个。开发部与医疗研究部还处于准备组建阶段，眼下还没有决定指挥官的人选。"

"……"

也就是说，杜兰德尔这个组织目前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虽然很想这么说，不过我还是没能说出口。

可能是察觉到了我内心的真实想法，希德用平淡的口吻继续解释道："原本打算设立一个与E.C.各国军方不同，专门进行Wanzer战术研究机构的想法并不是军队和各国政府所提出的，提出这个概念的主体实际上是军需企业。这是因为他们会对新的战术方案进行支持协助，如果能迎合新的设计理念开发出新型Wanzer，那么E.C.诸国的军队就都会成为忠实的客户。而E.C.诸国军队方面都认为如果是进行Wanzer战术研究只要自己进行就可以了，根本没有必要和其他容易泄露机密的国家组成所谓的研究机构，这种想法一度在德国和英国的政客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可是那些在哈弗曼岛纷争中目睹了U.S.N.和O.C.U.以及萨夫特拉军的最新型Wanzer所发挥的巨大作用的人，切实地感受到E.C.军的Wanzer战术处于极度落后的状态，他们开始主张Wanzer的战术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政坛中的风向也为之一变。因此，军需企业成为了主体，E.C.各国政府也都表示支持，设立这个共同研究机构的准备在当时已经完成了百分之八十左右，你所看到的E.C.议会官方文件上所提到的杜兰德尔构想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出台的。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突然出现了一道晴天霹雳，将我们之前的所有努力全都推翻了。"

"晴天霹雳？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连忙问道。

希德一边苦笑着一边说道："啊，就是坂田工业事件，E.C.议会官方承认的称呼是第二次哈弗曼纷争阴谋事件。虽然在这次事件中，牵连出了U.S.N.、O.C.U.和萨夫特拉的政府以及军方，不过阴谋的主体应该是O.C.U.的军需企业——坂田工业。而且坂田工业的欧洲法人代表也正是积极游说E.C.各国政府设定Wanzer战术共同研究机构的企业之一。"

"……原来如此。"我呆呆地说道。

当听到军需企业为了开发高性能的Wanzer而使用人类大脑时，我也曾经设想过他们会借机会做一些可怕的事情，却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些企业竟然会为了设立新型Wanzer战术共同研究机构而游说E.C.诸国政府。对这些军需企业而言，比起高度的战术研究和在实战中应用，他们也许更关心自己公司生产的高性能Wanzer的销量吧。

于是，希德继续说道："由于坂田工业的阴谋被揭发，那些与政府有着深切利益关系的军需企业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E.C.诸国政府也开始对军需企业保持警戒，并刻意地保持距离。因此，之前一直以军需企业为主体进行设立准备的Wanzer战术共同研究机构也受到牵连，这一计划眼看就要中断了。"

"哎，中断？"

杜兰德尔曾经经历过如此危险的情况之中，这一事实再次让我感到惊讶。

"但是，结果还是设立起来了啊！"

"啊，那是今年年初的事情了，官方终于承认了E.C.陆上新战术研究机构的存在。虽然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聚集太多的工作人员，不过我已经跟E.C.各国军方打过招呼了，希望他们能推荐一些优秀的人才过来。其中的一员，就是从法国军队中推荐来的你。"

说着，希德笑了笑。

"其实，原本对共同研究机构的设立最感兴趣的就是法国了，这是因为法国认为本国的Wanzer战术在E.C.各国军队当中最为落后。不过在当时，法国刚好发生了政权的更迭，加上法国与强大的军需企业坂

田工业的密切关系，政府方面进行了强烈的干涉，于是不得不暂时放弃。所以当时杜兰德尔真的处于朝不保夕的状况中，所幸英国在最后关头伸出了援手。此后，虽然在政权、指挥系统以及机密保密工作方面也发生了很多事情，不过最后总算是成功设立起来了。”

“原来如此，竟然有这种事！”

我也总算明白了，为什么一个以“杜兰德尔”为名的组织会将总部设在英国了。

希德继续用平淡的口吻说道：“不过，虽然英国接手了这个烂摊子，但他们也只不过是提供了一个场地而已，除此之外的必要支援——比如投资项目等全都没有。军需企业原本是我们的支持力量，我们应该会从他们那里得到资金以及人员力量，但是就现状来看这些都是奢望。最后只能自食其力了，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研究新型的Wanzer战术，并向外界展示成绩。像哈米斯这样有着优秀才能的人的加入虽然是一种幸运，但是在人手有限的情况下，他也必须兼任各种各样的职务。从这个意义上来考虑，刚才我虽然说除了哈米斯之外没有其他的研究人员，但这并不是事实。我、你、全体杜兰德尔成员都不仅仅是Wanzer的驾驶员，我们同时还要兼任Wanzer的研究人员。在凑齐成员总数之前，这大概是必须的。”

“……那个，会很辛苦吧。”

我轻轻地叹了口气。原本只是想学习新的Wanzer战术才来到杜兰德尔，可是最后却变成了要用自己的力量来进行Wanzer研究，好像还必须想出所谓的战术。不管怎么想，这些工作对于只接受过普通下级士官教育的我来说，已经足够让人头疼的了。

希德明显感受到了我的懊恼，于是再次笑着说：“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让你马上就做出成绩来。现在，杜兰德尔会接受从各个企业和政府发来的委托，从而进行一些Wanzer相关的调查和评价业务。你只要通过这些工作体会高效率的Wanzer运用方法，进而将其与战术研究联系起来就可以了。”

“是，我会努力的。”

但是，虽然这么说，我还是无法想像自己到底应该做些什么。

于是我又叹了口气。

这时，希德突然用敬佩的语气说道：“艾尔莎，你真的很诚实啊。”

“哎？是、是吗？”我稍感有些混乱地反问道。

希德闻言点了点头。

“在你遇到我之前，大概从未听说过任何有关杜兰德尔的情况吧？如果是普通人，在突然得知这一真相时，大概都会对自己前往这样的一个机构赴任感到懊悔吧。有些人还会生气，甚至要求回去。”

“……”

在军队中根本不允许出现这种事情，不过虽说如此，我也意识到如今的杜兰德尔并不是军队。

就在我一时语塞时，希德继续说：“但是你不同，虽然之前也曾担心自己是否能适应杜兰德尔的特殊环境，但是作为一名军人，你的态度十分认真，而且有着强烈的责任心。我对你的这一点十分满意。”

“是吗……”我有些不确定地回答道。

虽然我觉得自己目前处于一种由于对前途的不安而导致的懊恼状态之中，不过我的新上司好像看到了隐藏在表面之下的真实情况。可能是希德正确地掌握了我目前的状态，总之他看上去丝毫不担心，在刚才的接触中，我觉得他是一名对任何情况都有着敏锐洞察力的人。如果这种人说没问

题的话，那么一般来说都不会出现问题。

不知道希德是不是看穿了我在内心中的这些臆测，不过接下来他的语气却变得更加悠然自得。

“你暂时作为我的助手熟悉杜兰德尔的内部情况，啊，这也算是一种见习吧。在这段时间内，我想一定会出现许多需要你努力学习的事情，目前只要具备能够良好操控Wanzer的技能就没有问题。不过，杜兰德尔的Wanzer被做了一些特殊的调整，等到达总部之后我希望你能马上进行实际操作。”

“好的。”

话题终于又回到了Wanzer上，我在心里松了一口气，然后点了点头。

希德看了看机舱内的显示器，然后说：“差不多快到了，午饭就在总部吃吧。”

“怎么样，弓箭6，杜兰德尔特制Wanzer的情况如何？”

从耳机里传出了哈米斯充满活力的声音，而我此时正驾驶着首次搭乘的Wanzer朝着指定位置前进。

“比起我之前所操控的机体，这台Wanzer的反应十分迅速。虽然感觉很不错，但控制的方法有些许不同，让我感到稍微有些不知所措。”

“反应速度已经接近ZENITH的界限值，控制方面嘛，你习惯之后绝对会感到得心应手的。”

当然了，这种控制方式是哈米斯设定出来的，对设定者本人来说当然会得心应手了——这个想法我并没有说出口，只是专心操控Wanzer。

杜兰德尔的本部设立在英国郊区，是一个占地面积十分巨大的设施机构。因为希德在飞机中提到过，杜兰德尔计划曾险些流产，最后好不容易才创立起来，所以我已经事先做好了会被他们塞进一个极其简陋的破旧厂房中的觉悟。不过在粗略地看过之后，发现整个Wanzer基地设施都是井然有序的，老实说，我真的松了一口气。

不过，最让我感到意外的就是总部食堂中的那顿午饭了，虽然绝对不是什么绝品，不过也算是美味了。不管怎样，当我告诉故乡的父亲我要转入杜兰德尔的这个消息时，他并没有说什么“只要是你自己的决定就放手去做吧”之类的话，而是告诉我“英国饭菜真的很难吃”，所以之前我从来没有想像过在英国的一个准军事化组织的食堂中能够吃到这么可口的饭菜。

午饭很快就结束了，哈米斯兴奋地大声说道：“那么，艾尔莎……你去试驾一下我调整过的杜兰德尔特制Wanzer吧。你在法军中所驾驶的应该是ZENITH吧？”

“是的。”我点头回应道。

哈米斯笑了笑，“OK！如果是ZENITH，眼下仓库里刚好有调整完毕的机体，就使用那个家伙吧！”

“在搭乘Wanzer时，你的代号就是‘弓箭6’。我的代号是神父1，哈米斯是神父2，我们会在中央控制室对你发出指示。”希德用平静的口吻说道，“今天的任务是基本动作以及训练弹的试射，如果一切顺利，从明天开始就可以进行空中挺进降落测试以及模拟战等内容。”

“是。”

虽然我并没有实战经验，不过操控Wanzer进行假想战斗却是我的日常课程。而且机种也是我所熟悉的ZENITH，无论杜兰德尔的规格有多么特殊，驾驶起来应该不会太困难吧。

可是，当我真正来到仓库并实际搭乘上Wanzer之后，我却很难将这台机体和熟悉的ZENITH联系在一起。它的反应实在是太敏捷了，当我踏出第一步的瞬间险些失去

平衡一头栽倒在地。

“……这还真是匹烈马呢。”

小声地抱怨过之后，我开始谨慎地进行操控。幸运的是，我在晋升为分队长时，驾驶的Wanzer也从反应迟钝的普通士兵用机体换成了分队长专用的灵活机体，也就是说我之前有过这种不适应的经历。虽说是法国军队中分队长专用的Wanzer，不过如果拿来和杜兰德尔的Wanzer相比较的话，二者一个像是已经被阉掉的牧马，一个则像是未经调教的野马。

“嗯，的确，如果想要提出新的战术，驾驶普通的Wanzer是不行的啊。不过，我认为如果在战争中驾驶的不是这种极端灵活的Wanzer，那么我们构思出那些战术将无法适用于实战之中，也就很难起作用。”

重要的是，在赋予Wanzer高性能的前提下，如果驾驶这一机体的是一名优秀的驾驶员，我相信他在战争中一定会立下赫赫战功。但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我们是否还有必要对战术进行研究呢？

我一边在脑海中胡乱地想着，一边听从耳机中希德发出的指令，将Wanzer开到仓库外面去。

“很好。现在稍微提升速度，试着跑到这面的铁塔前。”

“明白！”

一边注意着机体的平衡，我一边让Wanzer跑了起来。虽说只是训练用的模拟武器，不过在机体的双臂上还是搭载着沉重的机关炮和散弹炮，所以我一旦做出不谨慎的动作，就会导致机体摔倒。

“弓箭6，到达目标地点。”

“很好。从你目前的所在位置是否能够看到三点钟方向的黑色建筑物？”

听从希德的指示，我开始移动Wanzer的光学传感器。

“是，可以确认那幢黑色建筑物……哎？”

这时，我发现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在目标建筑物的阴影中移动，于是赶紧聚拢目光，紧紧地盯着传感器上的画面。

“神父1，在黑色建筑物的阴影中发现疑似Wanzer的物体。由于受到建筑物本身动力的干扰，无法利用热源传感器进行确认，但是在可视范围内我认为至少隐藏了两台已经启动的机体。”

“好的，干得好！”从耳机中传出了希德满意的声音，“那么，迂回接近目标，并试着向他们进行射击。关于射击的位置，完全交给你来判断。”

“明白！”

想要考验我吗。

我一边想着，一边快速驱动Wanzer前进。的确，只有这样反应迅速的Wanzer才能让驾驶员做到随心所欲地移动，反过来说，是否能够做到高效率的移动，完全取决于驾驶员的判断能力。

“不知道对方搭载何种武器，因此我认为应该尽量靠近机关炮的有效射程，最好能够利用建筑物进行隐蔽。”

在配备了穿甲弹火炮和爆裂弹火炮等远射程武器的敌人面前，冒然暴露自己的位置无异于自杀行为，相反如果一直犹豫而不敢靠近，这又给了对方充足的时间。所以说时机的把握十分重要。

我操控着Wanzer沿着建筑物前进，在能够看到目标的位置稍作停留，然后紧握着武器朝着他们两个冲了过去。躲在建筑物阴影中的两台Wanzer全都装备有散弹火炮，就在看清楚情况的同时，我将Wanzer停了下来并发射机关炮。

咣咣咣咣，从远处传来特殊的噪音，从机关炮中连续发射出去的训练弹准确地命中了两台Wanzer中靠前的那一台。当然，由于是训练弹，因此无法给对方的装甲造

成有效伤害，不过却能够自动测量出实弹所能造成的伤害程度。

“好，停止射击！”

希德的话音刚落，我便停止了射击。

这时，从耳机中传出了一个生硬的声音，对方好像有些焦躁。

“我是弓箭2，请求交战许可。”

“不行。今天并没有预定执行模拟战，你们必须尽量回避弓箭6的射击。”

听到希德这样的回答，弓箭2用寻衅的口吻问道：“那么，为什么还要让我们装备散弹炮？如果只是需要标靶的话，不是还有神父2引以为豪的全自动无人驾驶机吗？总而言之，手中明明拿着武器却只能被动挨打，这完全不是我的性格！”

“喂，弓箭2，不要冲动。”

另一个带着笑意的声音插了进来，我猜应该是第二台Wanzer的驾驶员。

于是弓箭2说道：“你闭嘴，别让新人击中了。”

“喂，拉托娜，说话可要客气一些。”这名驾驶员的性格与弓箭2明显不同。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当我还在呆呆地看着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时，弓箭2的Wanzer已经拿着散弹炮向我这边冲过来了。

“弓箭2，别胡来！”希德终于发出了怒吼。

可是弓箭2却好像完全没听见，只是对我说：“怎么样，弓箭6，准备大干一场吗？还是说，你并不想进行类似模拟战的复杂操作？”

“从我个人的立场来看，即便接受你的挑战也无所谓。虽说杜兰德尔并非军队，不过我们真的可以无视神父1的指示吗？”

虽然我尽量想要提醒他，不过对方好像只听到了我这句话的前半部分。

“接受了！很好！”

“等、等一下！”

我知道，即便是这么说，对方也不会停下来的。弓箭2一边突进一边用手中的散弹炮射击，我只能在闪躲的同时用机关炮还击。由于机关炮的有效射程要比散弹炮远，所以我并没有给对方机会。

但是，很明显弓箭2的驾驶员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利用快速移动来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为自己创造进攻的机会。另外，即便是在机体的性能和驾驶员的技术完全一致的情况下，Wanzer在前进时总是要比后退更快——这是由机体构造的先天因素所决定的。转眼之间，我驾驶的Wanzer就已经进入弓箭2的散弹炮攻击范围之内了。一旦被正面击中，虽然不会出现整个机体被破坏的情况，但是测量机器肯定会将其判定为极为严重的损伤。

不过，实际上我正在等待这一瞬间。

“上吧！”我大喝一声，然后同时发射了机关炮和散弹炮。

同时使用不同有效射程的武器是一项难度很高的Wanzer战斗技术，不过其回报也是相当高的——时机恰当的完美一击可以给对手造成毁灭性的伤害。

看来，我刚刚发动的这次攻击也取得了非常理想的效果，弓箭2操控的Wanzer在向前倾倒之后停了下来。一般来说，训练用的Wanzer都会有一种设定——当自动监测仪认为监测到的机体所受假想伤害已经超过了机体本身所能承受的最大破坏值时，这台机体就会停下来，杜兰德尔的Wanzer好像也不例外。

这时，另一台Wanzer从远处发射出散弹炮，也许是因为他无法对同伴被干掉这件事装作熟视无睹吧，不过我们之间的距离的确离得太远了，而且他也没有像弓箭2那样选择积极地逼近对手。

“莫非这个人是外行？”

◎前线任务4　艾尔莎◎

虽然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不过我还是马上测量了一下彼此间的距离，然后利用机关炮反击。只要在远距离互相射击，无论Wanzer有着多么高的性能，也无论驾驶员的射击能力有多强，对方使用的散弹炮都不可能战胜机关炮。在互相射击了一会儿之后，另一台Wanzer好像也受到了严重的伤害，我能看到机体的双臂已经垂了下来，射击也停止了。

于是，从耳机中传出了希德的声音。

"你赢了，弓箭6，请停止射击。"

"是！"

虽然我服从他的指令停止了射击，却仍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以防有意外发生。总觉得之前的经验根本无法在这个叫杜兰德尔的组织里通用。

"神父1，本次试驾到此结束了吗？"我问道。

希德迟疑了一下，然后回答道："是的。虽然出现了预定之外的偏差，不过从你刚才的表现来看，我已经确定你是一位可以完美操控杜兰德尔Wanzer的驾驶员，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明白！"

呼，我终于松了一口气，然后操控着Wanzer转身朝仓库的方向走去。

这时，弓箭2也开始活动起来，看来强制停止系统好像被解除了，不过他并没有再次朝我冲过来，而只是沉默地目送着我离开。

"哈！太棒了！你单独面对弓箭2和4，并完美地干掉了他们！"

我刚走进位于仓库中的中央控制室，一直等在那里的哈米斯便兴奋地大声喊道，"特别是你在对付弓箭2时所使用的同时发射机关炮和散弹炮的战术！虽然我之前曾在记录影像中看到过，

不过今天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在我面前使出这一招！我想把刚才的动作数据提取出来，然后作为资料使用，没问题吧？”

“嗯，我当然不介意你这么做……”我回答道。

哈米斯此时就像是一个刚刚看过一场有趣电影的孩子。

“不过，那个……并不是每次都会有效，今天只是凑巧，就连我也没有想到。”

“啊，我知道，我知道。如果说这是一个无论何时何地，无论何人使用都会产生完美效果的战术，那么在很早之前就应该被正规军所采用了吧。正因为是尚未完成的战术方法，才有进行研究的价值。”哈米斯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神情，“虽然这次试驾进行得很顺利，但我同时还发现这种战术并非机体的反应越快，就越容易成功。如果能弄清二者之间的关联性，一定能取得十分有趣的成果！”

“不要急着打你的如意算盘……”希德苦笑着对哈米斯说道，然后将视线投向我，“辛苦了，艾尔莎。我没有想到这次试驾会变成一场模拟战，不过就连那两个人也不得不承认你的优秀。”

“他们也是杜兰德尔的成员吗？”我问道。

希德点了点头说：“啊，是的。他们俩由于违反命令正在接受惩罚，等惩罚结束后，我再给你们互相介绍。”

“惩罚……吗？”

这种不祥的预感让我的表情变得有些僵硬。

哈米斯闻言后夸张地缩了下肩膀，接着摇头道：“虽然是自作自受，不过也不用这么严厉吧，希德？”

“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虽说杜兰德尔并非军队，但是如果每个人都像他们一样无视上级的指令，肆意胡作非为，那么这个组织就无法成立。”希德收起了平时的笑容，十分严肃地回答道。

于是，哈米斯有些神情索然地说：“嗯，我明白，但是让他们俩在傍晚之前将操场上的临时洗手间全部打扫干净，这也太难为人了吧。我觉得就算是找一家清洁公司来，也得花上半天的时间才能做完啊。”

“……所谓的惩罚，就是打扫洗手间吗？”我惊讶地问。

希德则用严肃的表情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啊，是的。因为不能像军队一样把他们关禁闭，而且类似私人企业中减薪或终止晋升的手段对他们也没什么效果，如果是开除的话会也让我感到很为难。”

“……哈。”

即便如此，也不用将打扫洗手间作为违反命令的惩罚吧。

我在心里叹了口气。

实际上，对付那些刺头新兵或者态度恶劣的士兵，一般来说长官都会让他们绕着操场跑二十圈，或者做一百个伏地挺身。

可能是看穿了我的想法，哈米斯用认真的口吻说道：“虽说只是打扫洗手间，不过也并不轻松。因为是临时搭建的洗手间，所以没有配备任何自动清洁系统。也就是说无论什么地方都需要他们两个亲自动手完成，那真的是一项繁重的劳动。”

“描述得可真够详细的，难道说你也被惩罚过？”我问道。

哈米斯的表情突然变得很复杂，“呜……那个……”他的嘴里发出一连串意义不明的声音。

于是希德苦笑着对我说：“啊，关于这种惩罚的实际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没有经历过的人根本无法体会其中的难处。还是说些正经的事情吧，艾尔莎。关于刚才与你交手的弓箭2和弓箭4两个人，你有什么

样的感想？”

“感想吗？”

看我有些迟疑的样子，希德斟酌了一下继续问道：“对，就是关于他们两个的战斗技巧，你是怎么想的？”

“弓箭2在某些地方给我一种稍微不太平衡的印象，虽然在时机的掌握方面非常迅速而巧妙，但是在射击方面的能力比较薄弱。他在平时的Wanzer战斗中所使用的武器大概是散弹炮。”

我一边回想刚才的那场模拟战，一边尽量整理脑海中的思路。

“关于弓箭4，暂且不说战斗技术，Wanzer搭载的武器都有着各自不同的有效距离，从模拟战中他并没有使自己的武器时刻保持在有效射程之内这一点来看，我觉得他好像并没有掌握Wanzer的基本常识。所以弓箭2和弓箭4这两个人实际上根本无法做到密切的协同作战，这一点让我有些吃惊。因为如果他们的配合能够再默契一些的话，我的胜算将会大幅度降低。”

“嗯，十分准确的观察。”希德满意地点了点头，“我觉得所谓战术研究的基本，就是踏实的数据积累以及对数据进行的正确解析。在现代，数据的积累几乎都是由机械来完成的，但是对数据的解析能力却只能通过各种各样的经验来磨练。艾尔莎，我认为你具备成为一名优秀Wanzer战术研究员的潜质。”

“哎，是吗？”

没想到我也会说出如此乖巧的话，不过此刻我的内心的确有些忐忑，既然上司做出了这种评价，我也只能如此回答吧。

这时，哈米斯用轻快的语气说道：“啊，第一天就如此努力啊，不过如果灌输了太多东西可是会让你感到疲惫的，甚至会影响到以后的效果。我看今天不如就到此为止吧，怎么样，希德？”

“是啊。如果你感到有些累，可以回宿舍休息一会儿……”说着，希德看了看手表，“嗯，七点钟在食堂会有一场新成员——也就是你的欢迎晚会，总部的大部分成员都会出席，弓箭2和弓箭4大概会在晚会之前将洗手间打扫完毕。”

“好的，我明白！”

在军队中也有新人欢迎晚会之类的活动，当然，前提是没有发生紧急事态——比如战争。虽然表面上打着欢迎新人的旗号，但实际上也是一种考验，他们会让新人做出很奇怪的打扮，或者强行灌他们喝酒，甚至还有人只是单纯地欺负他们。

一定是因为非常喜欢节日庆典和宴会，哈米斯高兴地说道：“对了，虽然不是什么惯例，但他们也许会要求你讲几句话，诸如自我介绍之类的，你还是事先想想吧。从之前的事例来看，有人十分冷淡，只是报出了自己的名字；有的则是完全相反，喋喋不休地讲个没完，真让人讨厌。”

“呃……”

我的脑海中瞬间浮现出来两个人，难道他说的就是弓箭2和弓箭4吗？虽然我觉得那个喋喋不休的人很有可能是哈米斯自己，不过即便是这样，他大概也意识不到吧。

“那么，怎么样？在欢迎晚会开始之前，你准备在宿舍休息吗？”

“嗯，我并没有感觉很累，所以如果方便的话，你能不能给我多讲讲关于杜兰德尔的事情？”

听了我的话，哈米斯的眼睛突然一亮，然后点头说道：“当然可以，没问题，希德？”

“啊，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就跟艾尔莎多讲讲吧。”希德苦笑着说道，“如果有时间，我也想加入你们的话题……不过很遗憾，今天我必须处理完那些堆积如山

的文件，但愿我还能有时间参加你的欢迎晚会。”

“啊，好辛苦，祝你好运。”哈米斯鼓励道。

于是，希德转身离开了中央控制室。

“那么，我们就在这里说，还是去休息室？”哈米斯问道。

“在这里就可以。”说完，我在身旁的一把椅子上坐下。

“希德是神父1，你是神父2，而我这个新人是弓箭6，也就是说其他人的代号是弓箭1到弓箭5，除我之外至少还有5名成员。而之前希德曾经说过，我是第八名隶属于战术研究部的Wanzer驾驶员，难道说你和希德也包括在这八人之内吗？”

“啊，只有我和希德的代号是神父，而目前也没有除了神父和弓箭之外的其他代号，杜兰德尔战术研究部的成员共有八名。这八个人全部都是Wanzer驾驶员。当然，此外还有操作员、警备员、驾驶员、总部保安以及事务处理、食堂员工等很多职员，但那些人都是派遣员工，不是专属于杜兰德尔的人。”

哈米斯一边回答，一边从桌子上的终端机中调出各种数据，我想这可能是他的一种习惯吧。

“那么，这些人中，希德、你、我，还有刚才见到的弓箭2和弓箭4共五人，其他三人现在因公事外出。如果没有出现什么麻烦的话，弓箭3大概会在两、三天之内返回总部，不过弓箭1和弓箭5好像要在他们所滞留的地方待上半年左右。”

“这样啊……”

杜兰德尔只不过刚刚成立起来，而被派遣出去的这两个人在这半年时间里到底在什么地方做着什么事情呢。我突然对此感到十分好奇，却无法判断这是否是我也可以知晓的事项。

于是，我试着询问了一下目前最为关心的事情：“那么，其他成员是怎样加入到杜兰德尔的呢？我是在法军上司的劝说之下，才决定加入的……”

“嗯，有人和你一样都是从军队转来的，另一方面还有人像我这样，离开原来所在的地方，主动要求加入杜兰德尔。”

说着，哈米斯耸了耸肩，“我作为一名管理人员知道每个成员的经历，但是这些事情都属于他们的个人隐私，所以我不能说。如果你想知道的话，还是去直接问他们本人吧。”

“明白了。”

哈米斯的这一态度让我在心里松了一口气，至少他不是一个会把其他人的隐私到处去宣扬的人。

于是我笑了笑，接着说道：“那么，能给我说说你自己的事情吗？”

“啊，当然。我原本是隶属于U.S.N的人。”

哈米斯的这句话让我感到有些惊讶。

E.C.和U.S.N.之间的关系虽然不像之前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中的U.S.N.和O.C.U.那么差，但是也绝对谈不上友好。在百年以前，位于大西洋葡萄牙领地内的马德拉群岛上，某团体要求成立一个独立的民主政府，这些人后来由于受到葡萄牙政府的压迫而流亡国外。他们在各个国家继续进行马德拉独立运动，之后由于U.S.N.的设立，这些人又开始主张马德拉岛应该脱离原本的宗主国，转而加入U.S.N.。加之U.S.N.政府公开表示赞同这一主张，于是运动的规模开始变得越来越声势浩大。

E.C.一直都很支持作为加盟国一员的葡萄牙，并将U.S.N.政府对马德拉岛的非正常关心评价为不正当的侵略，但对于这一指责，U.S.N.政府却一直认为E.C.应该倾听追求自由和民主的马德拉岛民的呼声。

虽然至今为止二者之间都没有爆发武力冲突，但是近几年，由侨居U.S.N.的马德拉岛独立运动团体所派遣出的调查船发表了一份声明，这份声明称在马德拉岛附近的海底可能存在着丰富的矿脉资源，于是葡萄牙海军对第二轮调查团进行了武力驱逐，U.S.N.政府则对此做出了强烈的谴责。

在这样的状况下，E.C.各国的军队、众多政府以及公共机关都以保密的理由将自身内部那些来自U.S.N.的人全都驱逐出去。然而，作为E.C.陆上新战术研究机构而被认可的杜兰德尔中，竟然会有一位出身于U.S.N.的中层管理人员，这简直太让人感到惊讶了。

不过，哈米斯好像并没有注意到我的惊讶，而是继续用轻松的语气说："总之，我从小就非常喜欢电脑和Wanzer。在大学里连跳了几级之后就毕业了，然后一家制造Wanzer的企业研究所找到了我，希望我能够加入，当时我并没有考虑太多，只是单纯地想要去那里。不过就在那时，发生了坂田工业事件。"

说到这里，哈米斯再次耸了耸肩膀。

"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招揽我的那家机构正是坂田工业U.S.N.研究所。"

"啊！？"

我的眼睛一下子瞪得大大的，"那、那个……"

"啊，如果这起事件再晚一、两年被揭发出来的话，我可能就会被完全卷进去了。也许还会出现最可怕的情况——那些人可能会让我进行最为臭名昭著的、使用人类大脑对Wanzer进行控制的生化神经装置的研究课题。"

说完，哈米斯深深地叹了口气，陷入了沉默之中。而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也跟着他一起沉默着。大概过了十几秒钟，他又重新开口说话了，可是我却觉得这十几秒的时间过得无比漫长。

"事件被揭露之后，坂田工业理所当然地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我加入的事情也成为了空谈。当然，当时就算他们让我去，我也肯定不会同意的。我通过这件事明白了自己是多么无知、多么没有防备心、多么没有责任感的一个人。虽然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电脑和Wanzer事业，但也的确曾在心里发誓，无论之后自己要做什么事，都要在收集充分的情报并进行深思熟虑之后再进行。"

"所以，你决定来E.C.，并参加杜兰德尔？"我询问道。

哈米斯苦笑着点点头。

"从结果来看，的确是这样。实际上从我收集的情报来看，U.S.N.军队与那些大型军需企业虽然不会恢复之前的密切关系，但仍然存在着极其危险的人脉在维系着二者的关系。当时由于受到坂田事件余波的影响，这些人脉也都暂时停止了活动，但是如果我继续在国内待下去的话，迟早会被这些人抓住。这时，曾在网上看过我的论文的希德发来了邀请，我就这样来到了英国。"

"也就是说，你是希德直接招揽来的？"

原来如此，怪不得希德对哈米斯的评价如此之高。

只见哈米斯严肃地回答道："的确如此，不过其他成员好像也是希德直接选拔出来的。就连你也是希德从法军所推荐出来的几名候选人中直接挑选出来的。"

"哎？是这样吗？"我吃惊地问道，"但是，他为什么选我？"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你想知道的话，还是直接去问希德吧。"哈米斯笑着说道。

"不过我的确十分佩服希德挖掘人

才的眼光，无论是在Wanzer战术的掌握方面，还是在对对手的观察力方面，你都是一个非凡的人才。”

“……嗯，既然其他成员也都是希德直接挑选出来的，那么这说明他们也都是非凡的人才啊。”

这是一个十分巧妙的问题，不过哈米斯却马上点头道：“啊，对啊。虽然非凡有着各自不同的方向性，不过大家的确都是与众不同的人才。只不过其中有一些家伙的性格有些孤僻罢了……”

“是啊，这一点我也意识到了。”

脑海中浮现出了弓箭2和4，于是我点头表示同意。哈米斯这个家伙也不能算是普通人，虽然身为军人的希德看上去很认真，不过既然他能挑选出这些有着强烈个性的人才作为自己的队员，由此可见这个人的个性也很独特。

“那么说，杜兰德尔实际上都是希德按照自己的想法建立起来的了？”

“至少从现状来看，的确如此。”哈米斯回答说，“虽然杜兰德尔的指挥权在E.C.议会的手中，但并不是由具体某个人来进行指挥，因为在希德之上没有任何人对此负责。既然没有人对此负责，我们也就无需听从某人的命令，对吧？”

“对。”

不过这世上的确有很多人都想在不背负任何责任的情况下，对他人发号施令。

我在心里暗想道，却并没有说出口。

“终于来了。”

看到一对身穿工作制服的男女走进食堂，希德苦笑着小声说道，这时欢迎会已经过去三十分钟左右了。

我已经按照他们的要求进行了一次小型的讲话，而那些主要的操作员和整备员、驾驶员、保安、事务官、卫生管理人员以及其他各种员工也都做过了介绍，并一一打过招呼。姑且不说那些干部级别的上级士官，像我这样的下级士官在调动工作时根本没有受到过如此隆重的对待。希德所挑选出来的杜兰德尔队员，无论之前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和等级，如今的立场好像全都是相同的。

“艾尔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弓箭2拉托娜·罗迪欧娜·瓦西里，这位是弓箭4贝克·卡诺瓦，他们都是杜兰德尔的队员。”

接着，他扭头对那两个人说：“这位是弓箭6，艾尔莎·爱丽恩。”

“我叫艾尔莎·爱丽恩，很高兴认识你们。”希德介绍完之后，我亲切地向面前的两个高个子男女打着招呼。

于是，弓箭4——名为贝克·卡诺瓦的男子马上露出笑脸，并向我伸出了手。

“我是贝克，很高兴认识你。关于刚才的那场Wanzer模拟战，你比我厉害多了！”

“算了吧，我找不出任何一个比你更笨的队员了。”

看着正在和我握手的贝克，弓箭2——名为拉托娜·罗迪欧娜·瓦西里的女性用辛辣的口吻讽刺道：“不过，不要以为我的水平和这个笨蛋一样。你觉得呢，弓箭6？”

“嗯，如果你和我所驾驶的Wanzer全都装备上格斗武器进行模拟战的话，我觉得大概会出现与今天截然相反的结果。”因为之前我已经预想到她也许会胡搅蛮缠，所以连忙说出了已经想好的答案，“另外，在你装备格斗武器，我装备枪炮的情况下，结果究竟会如何呢？我想一定会有一场十分有趣的模拟战吧……”

“嗯……”略一沉吟，拉托娜稍微歪了下脑袋，盯着我问道，“为什么你会认为我擅长格斗战？”

“因为你把握时机的速度十分不同寻

常，一瞬间我甚至产生了散弹炮无法击中你，而我自己却会遭到痛殴的错觉。”说到这里，我笑了笑，“虽然在我所在的军队中也有擅长格斗的驾驶员，但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像今天这样的情况。”

“啊，我也是第一次遇到在我发动进攻的过程中，同时遭到机关炮和散弹炮攻击的情况呢！”拉托娜说道，在她的语气中混杂了感叹和可惜的情绪，“如果只是一种武器的话，我有足够的信心躲开，但是两种武器一起来的话，大概无论如何也躲不掉吧……不管怎么说，我都要承认你高超的技术。”

“谢谢。”

我伸出手去，拉托娜握住了我的手。

这时，贝克用手一拍额头，大声感叹道：“喂，我说你们！两个大美女见面为什么非要说这种煞风景的话题呢？好了，咱们换个话题吧！”

“身为一名Wanzer驾驶员，我与同事谈论一些Wanzer战斗的话题，这有什么不好？”拉托娜反驳道。

接着，她又对我说道：“艾尔莎，这个家伙根本不行。操控Wanzer的水平很烂，战斗技术也是一塌糊涂，而且没有参过军，更不是哈米斯那种电脑天才。如果说擅长的事情，大概只有吃饭、喝酒、和女性搭讪之类的，我直到现在也没有弄明白为什么希德会挑选他成为我们的一员。”

“哎呀，看来你对我的评价相当糟糕啊！”贝克爽朗地笑着说道，好像拉托娜说的那个人根本不是他一样，“拉托娜，虽然我并不讨厌你的不客气和恶毒的语言，但遗憾的是这个社会可不像我一样宽容。在近半个月的时间里，你已经完美地搞砸两、三个杜兰德尔承包的Wanzer实验计划了，最后只能由我作为交涉人去和客户进行谈判！”

“那根本不是我的责任！客户的要求在不停地改变，而且还提出各种各样与项目没有直接关系的要求！”

拉托娜用充满火药味的语气大声吼道，周围的人都不禁与她拉开了彼此的距离。

但是贝克却根本不为所动，至少表面上还保持着泰然自得的神情，对极度愤慨的拉托娜说道：“好，的确如你所言，那些都是客户的过错！但是对计划破产感到困扰的可不是他们，而是我们！也正因为如此，会逢场作戏而又有着极强忍耐力的我才会被任命为谈判交涉人。”

“你说你的忍耐力很强吗！你这个无赖！”拉托娜用尽浑身力气大吼道。

虽然她这么说，不过对贝克这个人，我的确感到他具备极强的忍耐力。因为如果不是这样，他绝对不会和有着如此暴躁脾气的拉托娜待在同一个小组里。

MISSION 2 艾尔莎的初战

欢迎晚会的第二天一早，天还没有放凉，沉睡中的我就被希德的一通电话叫了起来。

“这么早叫醒你实在不好意思，不过我必须马上前往德国。我希望你也能同行，所以尽快做好准备，我们在中央控制室集合。”

“是，我会在两分钟之内到达。”

说完，我马上从床上坐起身来，利用三十秒钟换好衣服之后，拿起背囊便朝着中央控制室走去。如果做不到这些，简直算

不上是一名称职的士兵，当然这更是爱丽恩家族世世代代的传统。

“好快啊，果然名不虚传！”看到我真的用了两分钟便到达中央控制室，希德笑着说道，“这次哈米斯也和我们一同前往，所以现在还要等他一会儿。虽然只是奉命进行调查，不过也不能把这名分析师留在这里。”

“您可以告诉我有关这次任务的内容吗？”我用下级士官的口吻问道。

听我这么说，希德的笑容中掺杂了一丝苦笑回应道：“还是等哈米斯来了之后再说吧。路上还要花费一些时间，所以不用太着急。还有，虽然在驾驶Wanzer时没什么问题，不过我希望你尽量避免在日常谈话时使用军队的口吻。哈米斯比较讨厌这样，我好像也被他影响了。”

“收到……我知道了。”

看到我在结结巴巴地纠正，希德点了点头。

“虽然很难马上就把之前的习惯改变过来，不过如果是你的话就一定能行，只要有意识地去思考，然后回应就可以了。”

“是。”

就在我点头表示同意时，哈米斯走了进来。

“怎么了，希德？为什么要在这种时间去德国？”

“这次是以E.C.议会的名义命令杜兰德尔进行紧急调查任务。”希德的表情在瞬间变得严肃起来，用充满力量的声音说道，“在今日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这段时间里，德国国内的五个陆军基地几乎同时遭到破坏。这到底是意外还是人为的案件，如果是案件的话又到底是何人所为，我们需要尽全力对这些问题进行调查。”

“五个基地，同时被破坏？”哈米斯瞪大了双眼，有些感到不可思议地喊道，“这绝对不会是意外事故！”

“也许吧。但是，E.C.各国首脑和相关人员好像认为由某些人发动袭击将这些基地破坏的假设，以及同时爆发致命性事故的假设都是不现实的。总之，我们只有在进行实地调查之后才有资格发表评论。”

说到这里，希德转身看着哈米斯说道：“所以，现在准备出动运输机。哈米斯，驾驶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就目前的情报来看，只知道五个基地已经全灭，尚未确认存在生还者。除此之外，我们几乎不了解任何详细的情况。我们首先要飞往柏林，从德军总部设置的紧急调查总部获取相关情报，然后再前往事发现场，对破坏的基地进行实地调查。”

已经做好出发准备的运输机匆忙从总部的机场升空，等到哈米斯将飞行操控装置切换到自动挡之后，希德便向我们两个人说明了情况。这次与我从法国飞往杜兰德尔总部时不同，希德与我、哈米斯一起坐进了驾驶舱。

这时，哈米斯的脸上带着稍有不满的表情对希德问道：“德军已经开始着手进行调查了吗？”

“当然了，被破坏的可是德军的基地啊！”希德认真地回应道，“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非正规人员。诺兰德首相提出了派遣杜兰德尔的建议，不过德国首相好像对这一提议感到不太高兴。”

“你说的诺兰德首相……是英国的首相吗？”我问道。

希德轻轻地点了下头。

“是的。德军基地受到破坏的情报很快就传达给E.C.各国首脑，他们在第一时间召开了电视电话会议。根据E.C.的章程，在必要时召开的首脑会议可以临时取代E.C.议会的权限，因此也可以正式对杜兰德

尔发出命令。”

“不过在德军中，只要出现调查或者是监察之类的任务，格莱瑟准将和Blauer Nebel肯定会恬不知耻地来凑热闹，我可不想和那帮家伙打交道。”哈米斯皱着眉说道。

于是，希德的脸上浮现出了比以往的苦笑更加苦涩的笑容。

“你中头彩了！听说柏林紧急调查总部的部长正是格莱瑟准将！”

“呜哇，果然！”哈米斯十分痛苦地抱着头说道，“中了这种头彩，让人完全高兴不起来啊！”

这时，希德对正在一旁发愣地听他们俩对话的我解释道：“德国陆军的格莱瑟准将是特种机动部队Blauer Nebel的指挥官。虽然他的表情显得有些过于冷漠，不过却是一名十分有能力的军人。他和哈米斯好像有点儿合不来。”

“合不来？你说得倒轻松！我只要一想到那张如同科学怪人一般的冷血表情就浑身起鸡皮疙瘩！这完全是生理上的过敏反应！”说着，哈米斯不停地抓挠着自己的胸口，“不仅仅是鸡皮疙瘩，好像都已经长出荨麻疹了！你对他的评价实在是太客气了，他是一名冷酷无情的虐待狂，傲慢无礼的实体化、以强权主张种族主义的典型法西斯军人！难道你觉得这样的评价不符合那个家伙吗？”

“这么想当然是你的自由，不过你不该对艾尔莎灌输这些多余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希德平静地回应了哈米斯的抱怨。

接着，他转头看着我说道：“不去看一下就不会知道德军是否会配合我们，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要用自己的方法来执行任务，而且必须取得成果。如果杜兰德尔不能凭借这个机会打动E.C.诸国的话，别说招募新成员，甚至可以说没有任何前途。”

“是。”我严肃地点了点头。

但是实际状况远比我们想像中的更加严峻。

“让我们开诚布公地说，你们的介入对我们而言不会有任何的帮助，只会增加麻烦而已。如果没有E.C.首脑会议的决定，我们无法将情报交给你们，所以我现在只想对你们说快点离开德国吧。”德军紧急调查总部部长格莱瑟准将一边用冰冷的目光盯着希德，一边傲慢地说道。

虽然希德的个子并不矮，但当他站在格莱瑟的面前时，看上去却好象有些矮胖的感觉。接近两米的身高，以及与身高极为相称的宽阔肩膀和宽厚的胸膛，铮亮的光头好像刚刚剃过似的，眉毛十分稀疏，如果不仔细看则根本看不出来。我甚至觉得如果是个懦弱的孩子，只要看他一眼就会嚎啕大哭，站在我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位容貌魁伟的、仿佛怪物一般的德军准将。此刻，他的脸上带着极为不痛快的神情。

“……就好像是冰霜巨人一样……”

虽然哈米斯将格莱瑟称为科学怪人，但我却联想到了在日耳曼神话中出现的冰霜世界的居民，经常带着一副阴郁神情的冰霜巨人。虽然在神话中，一般都认为冰霜巨人在通过世界终结战争攻进天界之前是完全不会露出微笑的，不过很难想像格莱瑟准将的笑容也会是那个样子的。

希德面对冰霜巨人……不，是面对着格莱瑟准将，用充满诚意的口吻说道：“当然，我并不想妨碍德军的调查，只是希望如果有可以分享的情报，请您务必通知我们一声。尽管如此，您仍然认为我们的存在是一种麻烦吗？”

“如你所言，的确如此。你也知道，我经常会注意情报的保密工作。无论是故意为之，还是无意的过失，只要存在着将重要

情报外泄的可能，无论是什么组织我都不会让他们顺利地展开工作的。”

格莱瑟就这样恶狠狠地盯着希德说道。我觉得在他的视线中不仅仅只有冷漠，甚至还包含着某种强烈的恶意。

“虽然我并不认为自己的部下在保密工作方面能够做到万无一失，但我们一直都在尽最大的努力。至少，在我目光所及的范围内，这些人都是能信得过的。不过，你现在所率领的部下就不同了，虽然很遗憾，但我必须要说你们在我这里没有半点信任可言。因为你们只不过是将一群民间人士和外国人拼凑在一起的乌合之众罢了，让我相信你们实在是太勉强了吧。”

“虽然您这么说，不过我还是相信自己的部下。因为他们并不是由一张任免令而被分配过来的兵员，而是我亲自挑选出来的部下。”希德坦然地承受着格莱瑟的目光，用平淡的口吻回应道。

“无论他们之前是做什么的，无论他们的国籍是哪里，我可以保证杜兰德尔的队员全都是可以信赖的人。”

“你的保证根本没有任何价值！”格莱瑟仍然用充满恶意的声音说道，“你信任自己的部下，那是你的自由。但我根本不认为你看人的眼光是可以信任的，因为以前就有过类似的糟糕经验。”

“虽然无法取得阁下的信任让我感到很遗憾，但我们必须要完成E.C.首脑会议所指定的任务。如果您认为杜兰德尔有泄露机密的嫌疑，而不愿意分享情报，那么请在正式提交报告之后，开始进行单独的调查。”

希德完全没有改变之前的口吻，开始从正面反击对方。

于是，格莱瑟很不痛快地说道：“我并不想违抗E.C.首脑会议做出的决定，虽然本非出于本意，但还是会将情报交给你们。只不过，一旦发生情报泄露的情况，你们要负担起相应的责任。”

“悉听尊便。”希德淡定地回应道。

这时，一名像是格莱瑟秘书官的矮小男子将一张数据光盘递了过来。

*既然从最开始就已经准备好了，为什么还要说那些挖苦的话，直接交出来不就好了。*我在心里暗想。

希德稍施一礼，接过了数据光盘，然后继续用平淡的口吻向格莱瑟问道：“还有，我们一会儿想要前往现场进行调查，请问您是否允许？”

“即便我不允许，只要你搬出E.C.首脑会议的决定，我还是不能阻止杜兰德尔的调查活动。随便你做什么吧。”格莱瑟用好像吃了一只苍蝇的表情说道。

因为这个人从最开始就摆出这样一副表情，所以我看不出来他是否生气了。

“不过，在现场的这些部下、Blauer Nebel目前正在进行调查，请你们不要去打扰他们。还有，在五个被破坏的基地中，你们想要去哪一个？”

“我们最先想要去的是萨克森-安哈特，因为那里应该是规模最大的一个基地。”

对于希德的回答，格莱瑟好像感到很有趣地点了点头。

“的确。我也向那里派遣了Blauer Nebel的队长——瓦格纳少校。”

“原来这样啊，请代我向少校问好。那么，我先告辞了。”

就在希德准备转身离开时，格莱瑟出其不意地问道：“那个女孩是你的秘书吗，还是杜兰德尔的队员？”

虽然我被他的这个问题吓了一跳，不过希德却不慌不忙地回答道：“她是杜兰德尔的新队员，艾尔莎·爱丽恩。在参加杜兰德尔之前，她是法军屈指可数的Wanzer驾

驶员。”

“嗯，原来是从来没有参加过实战的法军Wanzer部队的成员啊。”格莱瑟的话中带有毫不掩饰的轻侮之意，“不过，既然曾经是E.C.诸国的军人，那么在你的部下当中也许就属于比较正派的人了。啊，为了不给德军添麻烦，同时也为了不给特意推荐你们的英国首相阁下丢脸，尽量努力吧。”

“嗯，既然已经接受了这一任务，我们自当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就不用准将阁下操心了……就在我以为希德会继续说下去的时候，他却没有继续，而是转身对我说道：“我们走，艾尔莎。”

“是。”

就在我转身准备离开时，格莱瑟再次唐突地说道：“喂，你！”

“是，怎么？”

见我充满气魄地回应后，格莱瑟用令人讨厌的语气说道：“你大概不知道吧，当那个男人还在英国军队服役时，可是被人称为‘死神希德’。如果你不想年纪轻轻就离开这个世界的话，我劝你还是尽早回法国吧。”

“……告辞了。”

我尽量控制自己不表露出满腔的怒火，匆匆忙忙地离开了这个带有明显恶意的冰霜巨人。

“啊，虽然之前我已经预料到这种事态了……”在从柏林前往萨克森-安哈特事发现场的运输机里，希德苦笑着小声说道，“不过，格莱瑟也老了，却还是那么执拗，之前的他可不是这种喜欢挖苦人的家伙。看到我们来这里进行调查，他好像有些无法忍受。”

“最好能尽量激怒他，最后导致脑血管迸裂身亡，能那样的话就太好了。不过……我觉得即便如此，那个家伙也不会死的。”哈米斯说。

而我虽然感到有些犹豫，不过最后还是壮着胆子向希德问道：“那个，你和准将在以前就认识吗？”

“是啊，我们俩第一次见面是在大概二十年前吧。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俩也许是一对最糟糕的冤家吧。”希德苦笑着点了点头，“我在英国军队时参加了特种部队，经常会处理一些与国外相关的事件。而格莱瑟也是德军特种部队的成员，只不过他的职位要比我稍微高一些。即便现在也是如此，不过从很久之前开始，英国和德国虽然同是E.C.同盟国，但双方一直在内部争夺主导权。这无关个人的恩怨，我和格莱瑟的立场经常会发生对立。虽然我们也曾经联手解决过一些事件，但从结果来看，比起友情与和解，我们之间经常会衍生出新的仇恨。虽然有些不幸，不过出现这种事情也是不可避免的。虽然他们称我为‘死神希德’，不过我们也称呼他为‘怪物格莱瑟’，算是不分胜负、半斤对八两吧。”

“无论是谁看到格莱瑟，都会认为他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怪物。”哈米斯生气地插嘴说道，“而且仅仅从当时的记录来看，格莱瑟部下的殉职人数、由于负伤退役或者由精神后遗症所引发的退役人数，德军特种部队一直都比英军高，他们根本没有道理将希德称为死神。”

“不过，我以极高的频率失去同僚和部下也是不争的事实。虽说置身险境是特种部队的宿命，但是被称为死神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希德用平淡的口吻回答道，“虽然我认为英军特种部队只要能积极导入Wanzer的使用，就会防止悲剧的发生，但是现在即便对过去的事情感到后悔也已经于事无补。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将来的事情。”

“嗯，怪物格莱瑟装模作样地耍了一顿威风之后，才扭扭捏捏地把情报交给咱们。不过老实说，这些情报太老旧了，而且都是一些无法确定的事情，对我们几乎没有任何帮助。我甚至觉得就连今天早上的新闻都比这份情报说得详细。”

希德微微一笑，对满脸愤慨的哈米斯说道：“只有提供陈旧的未经过确定的情报，才会确保格莱瑟不会受到泄露情报这一罪名的责难吧。相反，如果他们真的提供出那些珍贵的机密情报的话，我反倒要感到害怕了。”

“但是，这些没有价值的情报根本帮不上忙。”哈米斯焦躁地大声喊道。

还没开始现场调查，哈米斯就已经沉不住气了，这一幕让我感到很吃惊。也许，他真的受到了格莱瑟过敏症的影响吧。

这时，希德的表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用严厉的口吻说道：“冷静，哈米斯。无论对方是谁，从其他人那里获得的情报，充其量只不过是我们作为参考的东西。我们接下来要进行实地调查，必须要用自己的力量收集情报并取得成果。太过在意德军和格莱瑟的动向就会让自己的工作变得草率，这完全是一种本末倒置。”

“啊，话虽然是这么说……”一边说着，哈米斯一边用力地挠头，脸上始终是一副无法释然的神情。

这时，飞机上的自动操控装置发出了警告声，通知机上的成员目前已经接近之前所定位的目的地。

“哎呀，必须要做好着陆准备。”

哈米斯耸了耸肩，然后转身面向操控装置。

透过舷窗向外看，只见从地面上升起一道黑灰色的浓烟。

“那个……太残酷了。”

从上空俯瞰被破坏殆尽的德军基地，希德惊讶地说道。

“关于你们的来访，我已经从指挥官那里收到了联络。”

德军特种机动部队Blauer Nebel队长——瓦格纳少校用稍微有些懒洋洋的口吻，隔着通信画面对我们说道，“不过，眼下我们正在这个基地进行调查工作。我希望你们的行动不要妨碍我方人员的调查。”

“关于这一点，格莱瑟部长已经对我们说过了。”

听到希德的回答后，瓦格纳的表情没有丝毫改变，接着出人意料地说道：“可以的话，请不要离开运输机。即便你们只是在调查的场所走来走去，也会对我方工作人员造成妨碍。”

“什么！这个混蛋！”

制止住气愤的哈米斯后，希德用极富耐心的语调说道：“你的这一要求，我们无法接受。我们也是接到E.C.首脑会议的任命才来此进行调查工作的，如果无法进入现场，我们就无法开展有效的调查。”

“我们会将调查结果优先通知给你们的，还有意见吗？”瓦格纳平淡地问道。

希德随即便做出了回答：“有。我们有进行独立调查的权限和义务。”

“我并不认为你们这群外行进行独立调查就会有什么收获。”瓦格纳极其自然地说出了这种完全没有任何道理的话。

与那个魁伟的巨人格莱瑟不同，映在通信画面中的瓦格纳的脸极为端正，甚至有少许刻意的成分，而且从这个人的身上也丝毫感受不到格莱瑟周身释放出的恶意与歹毒。我觉得对瓦格纳而言，我们的存在没有任何需要特别注意的价值，好像只不过是一堆累赘。

瓦格纳在稍微思考了一会儿之后，平

淡地说道："那么，只限定你们对我方调查结束的场地以及资料进行独立调查，而且禁止随意变更现场的状况。对于这些资料，如果你们想要进行伴随有少许破坏性的分析时，必须要事先向我方提出请求。如果我方认为有必要，你们还必须要提交分析结果。"

"开什么玩笑！如果不能独自进行分析的话，我们还怎么开展调查工作！"负责分析工作的哈米斯忽然高声吼道。

于是，瓦格纳好像有些忧郁地问道："这让我很吃惊，难道说你们对Blauer Nebel的分析感到不放心吗？"

还没等我们回答，他继续说道："无论如何，这就是我们所能做出的最大让步。如果你们无法接受这些条件的话，还是快点儿离开这里吧。一旦出现不服从的情况，我们会用武力进行干涉。"

"这算是恐吓吗？"希德毫不让步地问道。

瓦格纳则平静地回答说："不是。我不会只是进行口头恐吓，而是言出必行。如果你对我的回应有什么不满，我并不介意你向E.C.首脑会议或者英国首相提出抗议，因为我问心无愧。不过需要提醒你的是想要在官方的立场上判定是非，完全是痴人说梦。"

"嗯……"希德盯着瓦格纳贵族般的容貌，略微一沉吟。

大概他认为这样下去根本无法取得任何进展吧，于是稍有些不痛快地说道："没办法，我们接受你的条件。不过，我会将你们附加的'限制进行现场调查'的条件以公开报告的形式提交给E.C.首脑会议以及议会。"

"可以。那么，我现在就将本方调查完毕的场所和资料的清单给你传输过去。"

说着，瓦格纳切断了通信。与此同时，哈米斯猛然向希德发难道："为什么要接受那种无理的条件，希德！既然无法进行资料的分析，那么该如何进行调查！简直荒唐！"

"但是，如果我们不接受条件，瓦格纳少校大概会毫不犹豫地开炮将我们驱逐出去吧。他绝对是认真的。"希德用可以称得上沉痛的表情说道。

"在上一次见面时，他总是沉默地坐在一边，毫不引人注目。那个叫瓦格纳的年轻人也终于完美地进化了，一不小心，他甚至会比怪物格莱瑟更厉害！"

"如果说格莱瑟是科学怪人，那么这个更厉害的美型瓦格纳应该就是吸血鬼了，难道说德军的人都是些魑魅魍魉吗？"哈米斯像是要排遣愤慨情绪似的说道。

恐怕他也知道，此时根本没有其他更好的应对方法吧。

"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

"等Blauer Nebel将清单发送过来之后，我们就马上开始进行实地调查。即便是受到诸多限制的不完全调查，我们也只能坚持进行下去。"

说完，希德又对我说："因为我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在调查中可能要使用Wanzer。你先去做好准备，我们随时出发。"

"是！"

我虽然感到有些紧张，不过还是迅速地点了点头。

是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里就是战场，而且是敌方的主场。

"真麻烦，我们完全无计可施啊！"哈米斯深深地叹了口气说道，"啊，即便是自己动手收集资料，可由于分析之类的工作是被禁止的，因此我还是什么都做不了。"

“但是，有些事实还是显而易见的。”一边看着显示屏上的数据，希德一边回应道，“特别是那些被遗弃在现场、与德军制式完全不同的Wanzer机体残骸是极为重要的直接证据，证明基地是被Wanzer部队破坏掉的。”

“是啊，不过，这种事情也可以从基地被破坏的程度上推断出来。重点在于，究竟是什么地方、什么样的Wanzer将德军基地破坏的？”哈米斯急躁地说，“Blauer Nebel的分析师以残骸的损伤程度过于严重为由，声称无法推断出Wanzer的生产国，不过我认为这根本就没有道理。因为仅仅是从一块残存的芯片、或者是一个零件就能获取大量情报。”

“但是，我们可以反过来想想，既然发动攻击的一方并没有将机体残骸进行回收，这也就说明他们自信地认为，即便让我们进行彻底分析也无法确定他们的身分。而且，即便我们提出进行直接分析的要求，老实说，我认为咱们也不会在Blauer Nebel的分析中找到任何漏洞。”希德想了一下，继续说道，“根据资料显示，被遗弃的这些Wanzer很可能在每个关节处都预设有强力的自爆装置，就是为了破坏其原型，恐怕芯片和零件之类的东西也不会幸免。”

“好像他们从机体残骸的操控室里找到了疑似完全炭化的人体之类的东西，难道说因为驾驶员由于战死而没能逃出驾驶舱，自爆装置自动启动？还是说机体无法行动，驾驶员没能逃出而自动选择了自爆？无论哪一个都是十分可怕的事情。”哈米斯的表情逐渐变得苦涩起来，“普通情况下，所谓Wanzer驾驶员战死都是从无法行动的机体中逃出去之后，又被卷入Wanzer的战斗中导致身亡的。可是从这些Wanzer的残骸来看，好像原本就没有设计驾驶员逃生装置，真是让人感到意外。”

“发动袭击的部队好像还对从德军Wanzer中逃出来的驾驶员连同逃生装置进行了无差别攻击，他们从一开始就打算展开全面而彻底的屠戮。无论是他人的性命，还是自己的性命，好像没有任何顾忌。”说到这，希德深深地叹了口气，“提到特殊潜入工作部队，虽然在程度上有所差异，不过无论在哪支军队中都有着以类似原则展开行动的小组。歼灭目标、不获取任何俘虏，即便目击者是非战斗成员，也要尽可能将其抹杀。而且，一旦自己有被敌方俘获的可能，就毫不犹豫地进行自爆。虽然这些人也是军队的成员，却是象征着黑暗面的存在，即便在英军中也有这样的部队。幸运的是，就我所掌握的情况来看，他们并没有被投入到实战中。”

“……果然，发动这次袭击的是某支军队，或者是某个国家机构吗？”我问道。

希德严肃地点了点头，接着道：“首先，这一点绝对不会错。虽然世界上并非没有能够发动如此大规模且细致的袭击的民间组织，但至少这样的组织并没有在E.C.地区内活动。此外，虽然袭击的执行者有可能是某个国际恐怖组织，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肯定会得到某个国家所提供的全面支持。”

“不管怎样，能够证明以上推论的只有数据，可我们现在的数据还不够啊！”

砰！

哈米斯用力地拍了一下桌子，然后大声喊道：“那些袭击者所残留下的Wanzer残骸就摆在面前，可我们就是不能碰！混蛋！”

“但是，无论你怎么抗议，我觉得瓦格纳的态度都不会发生变化。”希德摇着头回应道，“当我和艾尔莎前往获得许可的现场进行调查时，最少会有一台Blauer Nebel小队的Wanzer在我们的身后监视着。那种气氛实在是太紧张了，好像我们一旦做出什么

奇怪的举动，他们马上就会开炮似的。”

“这群蛮横不讲理的德国笨蛋石头人！”虽然哈米斯在不停地表达着自己的愤慨之情，但对于目前的情况的确是没有一点儿帮助。

这时，希德向我问道：“怎么办，艾尔莎？你有没有能够打开目前这一僵局的好办法？”

“既然对方的态度不会发生改变，那我们索性改变调查的方向如何？”我一边整理思绪，一边慢慢地将这些想法组织成语言，“在袭击者究竟是谁这一点上，想要弄清是那个国家，或者哪个特殊潜入工作用的Wanzer部队，我觉得在目前的情况下实在太困难了。恐怕袭击者也针对这一点做了周到而细致的伪装。”

“嗯……”希德点了点头。

我继续说道：“但是，关于袭击者的谜团，除了他们的真实身分之外，还有很多。究竟他们是怎样在没有被任何人发现的情况下靠近基地，并成功发动袭击的呢？还有，在破坏基地之后，他们又是如何隐蔽行踪的，他们去了哪里，他们目前又在哪儿？我们可以试着对这些疑点展开推理，你们认为怎么样？”

“的确如此。我们需要关心的不仅仅是谁做的，还有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希德再次点了点头，然后问道：“那么，对于这些问题，你一定有自己的看法吧？”

“是的。虽然有些拐弯抹角，不过还是希望你们能听一下。”微微停顿了一下，我开始正式说明，“普通情况下，由Wanzer部队发动的突然袭击——虽说是突然袭击，不过一般人最先想到的就是利用运输机在空中挺进，然后落下开始作战。但是我认为发动这次袭击的Wanzer部队应该不是用飞机进行运输的，因为被破坏的五个基地全部都隶属于陆军，而负责保护德国领空的空军在这次袭击前后却没有受到任何损伤。当然，对方也有可能使用了具备躲避德国空军监视雷达的、超高性能隐形运输机，即便是这样，如果这些部队是从空中侵入的，那么他们首先袭击的应该是空军基地。”

“的确是这样。”此时，哈米斯好像已经平复了内心的愤慨，用比较冷静的表情点了点头，“德国空军基地所配备的对空监视雷达，在对飞机的监视方面目前是世界最高水准，在接到基地被破坏的报告之后，他们就派出了空中预警机。至少，如果发动袭击的部队用飞机来对Wanzer进行回收的话，无论他们有着多高的反雷达性能，我想德军也一定会察觉到的。”

“没错。如果他们利用飞机展开入侵的话，那么在撤退时不使用飞机也就没有意义了。”希德用手支撑着下颚，喃喃说道，“而且，在那种情况下，撤退之前就有必要对德国空军进行打击，可实际上遭到袭击的是陆军基地，空军基地却没有任何损伤。也就是说，发动袭击的人无论是入侵还是撤退，他们从最开始就没有使用飞机。”

“是的，正是如此。”看到他们两个都明白了之前的说明后，我继续说道，“此外还有一点，虽然用来作为旁证稍显有些薄弱，但我还是认为袭击者之所以要遗弃Wanzer，就是因为要靠自己从陆路进行撤退的需要。无论这些人之前做了多么细致的自爆准备，如果可能的话，肯定还是对机体进行回收比较好吧。而且，在基地受到破坏之后，他们肯定会马上陷入被援兵追击的情况。”

“原来如此。”虽然希德点头表示同意，不过哈米斯还是提出了反对意见。

“啊，但是，请等一下。你所说的Wanzer自行从陆路撤退，难道是全副武装

的Wanzer满不在乎地利用高速公路进行撤退吗？尽管当时是深夜，但我觉得这完全不合道理。”

“嗯，大概他们在基地的附近事先准备好了Wanzer运输用拖车之类的大型车辆，他们只要稍作伪装，看上去和普通的大型拖车就没什么不同了。”

对于我给出的答案，哈米斯一脸恍然大悟的表情，“啊，这样啊！的确，如果是拖车的话，Wanzer也能成功地掩人耳目。而且如果是伪装成毫不引人注目程度的、常见的Wanzer运输用拖车，也就无法装载受到极大损伤的Wanzer，所以他们只能选择自爆后将其遗弃，情况肯定是这样。”

“嗯，虽然只是一种假设，却是十分有说服力的假设。”希德看着我说，“敌人使用拖车从陆路向袭击地点的集合、撤退这一点已经说通了。但是，当E.C.领地内受到外来力量的入侵时，他们根本不会让大量装载着Wanzer的伪装拖车一起上路的。而且现在E.C.对从领域外的输入进行了相应的限制，如果这些人真的要做出这种举动，那么肯定会引人注意的。”

“他们不会强行一次进入，想要掩人耳目，只要分期分批零散着入侵就可以了。”

虽然哈米斯做出了解释，但希德还是摇着头说道：“不，分散的话只会增加风险。只要有一台拖车被海关戳穿伪装，那么这个计划就会从根本上被推翻。即便在早期将Wanzer偷运进来，也还要考虑到之后的隐蔽工作，这个风险是相当高的。如果是我的话，就会尽力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嗯，陆路行不通吗？”哈米斯歪着头小声说道，“你刚才也说了，如果利用飞机运输Wanzer，那么从最初开始就会进行空中挺进作战，对吧？”

“是的。如果能顺利突破空中监视极为严密的E.C.领空，他们就应该对可以进行直接攻击的目标进行侵入才对。我认为如果特意利用空路运输Wanzer，不进行空中挺进作战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我一边回答，一边将E.C.全境地图切换至显示器上，“陆路和空路都不行的话，只剩下海路了。虽然我对E.C.的海上防卫力量并不了解，但是利用潜水艇运输Wanzer部队，然后在E.C.领土内的某处海岸登陆，接着搭载拖车从陆路向德军基地进发，这样的假设是否有些太不合道理了？”

“重点在于登陆地点的选定。”希德盯着地图说道，“E.C.军队对海岸线的防御可以说毫不亚于对领空的监视。特别是在大西洋方面将伊比利亚群岛作为前哨基地，几乎构筑起了一个如同铁壁般的监视网。在北方有海牙、基尔、罗斯托克、格但斯克等基地，而南部地中海区域有马洛卡、马耳他、克里特基地，这些基地组成了一道严密的防线。真的有能够从这道监视网中蒙混过关，将大量Wanzer秘密地运送到E.C.境内的地方吗？”

“嗯，我觉得根本不存在没有受到这些基地监视的海岸，至少在官方数据中是不存在的。如果E.C.海军真会对这样未被监视的海岸置之不理的话，他们真的是一群白痴。”哈米斯一边讽刺，一边调出一组新的数据。各个基地所负责监视的海岸线区域，用一个以基地为中心的圆形标示了出来，并与E.C.的地图重合在一起。

看着这张地图，哈米斯轻轻地点了点头，说道：“嗯，果然，官方划定出的各个基地负责的监视区域，已经将E.C.海岸线完全包括在内了，甚至还有很多是相邻两个基地同时进行监视的区域。我几乎找不到任何漏洞。”

说着，哈米斯将视线转移到我和希德

的身上，"但实际上，这种受到重复监视的区域，也许反而是最薄弱的地方。双方可能都会想，反正这里有相邻的基地进行监视，不会有问题的。"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希德微微苦笑着说道，"即便继续留在这个基地，我想也很难取得超越Blauer Nebel调查的成果。虽然找到袭击者线索的可能性很小，但至少我们应该试试。"

"那么，决定了！"哈米斯高兴地喊道，"我们从什么地方开始调查呢？从基地的北侧开始怎么样？"

"嗯，E.C.领域内的国境线虽然与领域外的国境线相比，在监视和盘问方面都比较宽松，但也并非是可以随意出入的地方。在进入德国之前，必须穿越的国境线肯定是越少越好，他们肯定明白这一点。"我说道。

希德接着补充说："在对北部海岸进行监视的基地之中，虽然海牙、罗斯托克、格但斯克是E.C.联合海军的据点，但基尔是由德国海军独自进行管理的，所以一般都认为基尔在与其他基地的合作方面非常差劲。"

"原来如此。那么，我们就从那里开始调查吧。"哈米斯的手在键盘上敲击了几下，基尔基地负责的监视区域瞬间变了一个颜色。

"真是太令人讨厌了！那个吸血鬼瓦格纳！"驾驶着运输机升空后，刚刚将操控转换到自动驾驶挡，哈米斯便不满地喊了起来，"因为德军基地是这个家伙的势力范围，他可以对我们的一切行动指手画脚，可是离开基地之后要去哪里，不是我们的自由嘛！"

"啊，算了，不要生气。因为即便去除那些偏见，对他们来说，我们就是一群很麻烦的人，这也的确是事实。"希德平静地说道。

既便如此，瓦格纳那种不愉快的态度还是让我感到无法理解。他竭尽全力阻止我们进行独立调查，那种态度就像是在说"你们赶快离开吧"似的，可是当哈米斯向航空控制台申请起飞许可时，瓦格纳却突然跳出来问个不停，都是些诸如"杜兰德尔停止调查了吗，如果没有停止，你们打算去什么地方"之类的问题。

"现在我们虽然在对受到袭击的基地进行全力分析，但并不认为这样就能掌握这起袭击事件的全貌。今后我们还会在各个方面展开更为详细的调查，如果到时由于你们的不谨慎行为导致各种证据和痕迹的消失，这将会对我们造成极大的困扰。"

"我们为什么要向你汇报这些事情？"希德也提出了抗议。

可瓦格纳却理所当然地说道："虽然很遗憾，但我们的确没有阻止你们在这个基地之外的其他地方进行独自调查的权限，我只是想确认一下你们想要到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和相关人员取得联系，向他们提出必须保护证据安全的请求。"

"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将调查预定区域的清单发给你一份，只不过，我们的调查会涉及到德国之外的其他国家，不知道你们的请求是否能够行得通呢？"说完，希德切断了通话，将清单传送了过去。

于是，对方很快就发出了起飞许可，我们迅速离开了德军基地。

"瓦格纳真的会和相关人员取得联系吗？"我自言自语地小声说道。

希德的听觉很敏锐，他望向我这边说道："你是在担心他会妨碍我们的调查吗？"

"嗯，即便瓦格纳没有直接的权限，

但只要他向基尔的司令官提出妨碍杜兰德尔调查的请求，我们肯定会陷入麻烦的事态当中。”

听了我的担心后，希德微微地点了点头说道：“我理解你的担忧，不过大概他们不会在表面上阻碍我们。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在E.C.首脑会议的命令下展开调查的，我觉得不会有太多像瓦格纳那样强横的人。而且不仅限于德军，其他军队中的陆军和海军的关系也都是向来不和，这已经快成为一种传统了。而且特种机动部队的指挥官格莱瑟，无论在什么方面都会强加干预，即便是在德国陆军当中也受到了其他人的孤立。即便这种讨厌的家伙向海军基地提出‘妨碍杜兰德尔进行调查’的请求，你认为对方有可能会竭力协助吗？”

“而这对我们来说正是好机会。”哈米斯笑着插嘴说道。

但希德却并没有笑，而是有些担心地说：“对于Blauer Nebel在德军中受到孤立这一事实，瓦格纳也应该了如指掌，可为什么还会说那样的话呢？”

“所以说这只不过是口头恐吓罢了。像这种只会装作伟大的样子说‘我不会只是进行口头恐吓’的人，往往只有这种程度而已。”

虽然哈米斯十分轻松地做出了解释，但希德的脸上仍然露出一副无法理解的神情。

不一会儿，运输机抵达了基尔基地附近的领空。这时，希德接通了基地方面的通信系统，并向对方发出了想要获取作为调查资料的海岸线监视记录的要求。出人意料的是，基地方面很痛快地将相关数据发送了过来。

“果然只是口头恐吓罢了。”哈米斯一边确认被传送过来的数据，一边说道，“我敢打赌，瓦格纳根本没有与基尔基地取得联络。”

“也许吧……”希德还是有些无法释怀。

我对瓦格纳的印象也无法与只会说空话的人联系在一起，于是开始在脑海里胡思乱想起来。

“之前瓦格纳说过，他会与相关人员取得联系。但如果所谓的‘相关人员’指的是基尔基地以及其他德军部队，且不说他的请求是否能行得通，至少他肯定会取得联络。那么他所认为的‘相关人员’究竟指的是谁呢？”

难道说，瓦格纳像希德一样有着自己的人脉，也许是不同于军队系统的、可以在关键时刻提供帮助的人。如果是这样，无论格莱瑟和Blauer Nebel有多么遭人讨厌，只要瓦格纳在意想不到的时机派出自己的人，我们就很有可能要吃亏。幸运的是，在基尔基地中好像并不存在这样的人……

就在这时，一直在确认数据的哈米斯忽然大声喊了起来，将我的思绪打断了。

“希德，艾尔莎，快看这个！”

“怎么了？”希德一边看显示器一边问道。

哈米斯随即开始说明：“这个，丹麦领地内的日德兰半岛西侧海岸的监视状况，仔细看，你就会发现一个意想不到的巨大漏洞！这里与海牙基地的监视区域重合在一起了，虽然丹麦军队也在这个地方巡逻，但还是有疏忽的地方！”

“嗯，的确，与德国领土内的海岸线相比，他们的监视网实在太粗糙了。”看着哈米斯指出的数据，希德小声说道，“而且，即便发生异常情况，也只是海牙基地和丹麦的海军进行联络，基尔基地本身从没有进行过事后确认。对那些企图入侵的人来说，这里无疑是一个重点目标。”

“这与那些重要机密以及必须前往现

场才能得知的情报不同，敌人甚至可以从一般情报中轻易地推断出这个巨大的漏洞！无论是E.C.海军还是德国海军，全都是一群大白痴！”哈米斯用惊讶到极点的声音喊道。

希德很快就做出了回应：“马上去现场查看一下吧。虽然还不能断定那些对德军基地发动袭击的家伙就是从这里登陆的，但其可能性也已经很大了。”

“OK！”

哈米斯转身面向操控装置，运输机随即朝着日德兰半岛飞去。

“怎么样？还没有启动中的Wanzer或者大型拖车的反应吗？”哈米斯不耐烦地问道

运输机此时正在以极低的速度进行低空飞行，甚至快要违反E.C.航空管制规定了。

当然，希德和我正在紧紧盯着显示器，一旦出现符合情况的反应，我们都会马上做出表示的。虽然之前我们一直保持着沉默状态，但此时却不能无视驾驶员的询问。

于是希德板着脸回答道：“没有发现有关Wanzer的反应，拖车方面，如果对方是停车状态，我们就无法分辨，但至少现在没有发现运行中的目标。”

“是的，在道路上行驶的车辆中，并没有发现能够运输Wanzer的大型拖车。”我补充道。

哈米斯发出了失望的声音：“我们果然判断错了吗？”

“现在就下结论，还有些为时过早。即便他们是从这片区域登陆的，那些之前移动至德国境内的Wanzer很可能还没有返回。”希德一边盯着显示器一边说道，“虽然还有他们已经将其回收的可能性，不过从时间来看还是有些勉强。就算海军的监视再怎么宽松，想要在白天驾驶潜水艇靠近海岸线，然后装上那些从拖车上卸载下来的Wanzer，最后大摇大摆地逃走，实在有点儿太引人注目了。一旦有私人飞机之类的飞行器从附近路过，那就全都穿帮了。”

“啊，对啊。既然如此，我们也等到入夜之后再来进行调查会比较好吧？”哈米斯问道。

希德认真地点了点头，说道：“是的。最理想的情况就是能在白天发现某些痕迹，比如确定他们的登陆地点之类的。然后向基尔基地和丹麦军队请求支援，海陆空三军织成一张万无一失的包围网，之后我们只需要安静地守株待兔。这样是最好的方案……哎呀？”

“怎么，有反应了？”哈米斯一下子变得干劲十足。

希德则冷静地说道：“感知区域的最北端，在沿着海岸线的地方，好象有启动中的Wanzer反应。但是，反应并不强烈，也可能是作业用的小型机械。”

“什么嘛，难道是民间专用的机体？”哈米斯忽然又垂头丧气地说道。

不过希德的表情并没有放松下来，而是摇了摇头，“不，包括民间和军用机体在内，在E.C.通常使用的Wanzer清单中并没有能够发出这种反应的机体，是未被确认的机体型号！”

“嗯，也可能是Wanzer爱好者自己进行改造的机体。总之，我们过去试着接触一下对方吧。”说着，哈米斯操控着运输机朝北边飞去。

与其同时，显示器上又出现了几个新的亮点。

“啊，又出现了一个反应体。还有一个……目前已经确认了三台机体。”

“从反应的强度来看，三台机体应该

是类似的东西。至少，他们好像没有装备Wanzer搭载型地对空导弹。”希德小声说道。

一旦被那种东西瞄准，运输机根本不是对手。

“我已经试着使用民间用和军用泛用频率对对方进行呼叫，但是没有回应。再靠近一些，我会试着用扩音器……呜哇！”

哈米斯突然发出了惨叫，紧接着运输机也开始突然向上攀升。

“什么嘛！那帮家伙突然用机关炮向我方射击！”

“受损情况？”希德连忙询问。

哈米斯看了一眼测量仪表，随即回答道：“勉强躲开了！虽然有可能被对方击中，不过机能没有发生任何异常！”

“好，马上联系丹麦军队！不用降落，我们没有必要冒险！”

一边看着显示器中不停地射击的小型Wanzer，希德一边冷静地做出了指示。

可是哈米斯却慌张地回答道：“不行，无法与丹麦军队取得联系！好像通讯电波受到了阻碍！”

“怎么回事？”希德的表情一下子变得可怕起来。

“艾尔莎，看看是否能够感知到阻碍电波是从什么地方发出来的？”

“好的，我试试！”简单地回答之后，我开始操控机器。

“可以感知到。电波的源头是在十公里外的海上，由于没有发现类似船只的物体，因此我认为很有可能是尚未浮出水面的潜艇。”

“好，也就是说他们会靠近海岸线，在将这些Wanzer收容之后撤退。”希德紧皱着眉头说道，“即便现在联系上丹麦军队或者基尔基地，他们也无法及时控制住这艘潜艇。如果是我们亲自出手，也只有用Wanzer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是否要朝着对方发动进攻的地方着陆？”哈米斯的声音稍微有些颤抖。

希德冷静地回应道：“不，在运输机不降落到机关炮射程范围内的情况下，要想办法驾驶Wanzer进行空中挺进降落。艾尔莎，你能做到吗？”

“能！”我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我在法军服役时，曾经做过无数次从空中的运输机跳下的空中挺进降落训练。虽然这还是第一次在敌人正在进行攻击的情况下进行降落，不过在地面对正在降落的目标进行射击是一件极难的事情。只要不是由众多敌人组成战略阵型从而发射出的弹幕，一般来说是不会轻易中弹的。没事的，我能行！

虽然我想要确信这一点，但是我的脸好像违背了我本意，略微有些痉挛。

看着我的脸，希德也露出了担心的表情，于是再次问道：“嗯，这是你首次参加实战。没问题吗？”

“没问题，我能行！”我尽可能干脆地说道。

于是，希德表情严肃地点了点头。

“好，那么你去搭乘Wanzer，做好空中挺进降落的准备。我也要出战。哈米斯，操控就交给你了！”

说着，希德转身飞奔出操控室，朝着机内仓库跑去，我也紧跟在他身后。

“艾尔莎，我先出去怎么样？”就在Wanzer的检查完毕，即将要降落的时候，希德忽然说道。

虽然可能是想要照顾一下首次出战的我，不过希德所搭乘的机体是那种双肩装备有导弹的支援型Wildgoat。虽然这种机体也拥有格斗武器关节，但不管怎么想，也不是那种应该率先冲入敌阵的类型。

“不，还是我先降落，在对敌人进行逼迫之后，支援攻击就拜托你了。”

“好吧，你千万不要勉强。”

我驾驶着Wanzer朝仓库突出的一端，专门用于降落的区域走去。我搭乘的机体与昨天一样，都是经过杜兰德尔特殊调整的ZENITH，不过装填在双手武器中的弹药却并非训练弹，而是实弹。

“货仓、ALLGREEN、空中挺进降落、准备开始！”伴随着哈米斯明显有些紧张的声音，运输机尾部的舱门缓缓打开。虽然之前的一连串流程都和训练时一致，但问题是伴随着哒哒哒的开火声，从机关炮射出的子弹不停地朝运输机这边飞来。

“倒数5、4、3、2、1，降落！”

配合哈米斯所发出的信号，我驾驶着Wanzer朝空中猛地一跃。虽然装备有机关炮的小型Wanzer正在从地面发动猛烈的进攻，不过我并不担心自己会被击中。

“从着陆开始，才是真正的战斗！”我一边在让Wanzer摆好姿势，一边小声嘀咕道。

在U.S.N.和O.C.U.的熟练Wanzer驾驶员中，虽然有人会在降落过程中开始进攻，不过我并没有自信去那么做。万一由于射击的反作用力使机体失去平衡并导致着陆失败，那就太划不来了。

咚！伴随着一阵强烈的冲击，Wanzer成功着陆。在平常的训练中，我会马上检查机体是否会由于降落的冲击而导致机能发生异常，不过现在可不是做那种事情的时候。因为我的眼前就有一个正在发射机关炮的敌人。

“去吧！”

我几乎没有瞄准，就同时发射了Wanzer双手握着的机关炮和散弹炮。虽然机关炮并没有命中对方，不过那台轻量小型Wanzer却直接受到了从极近距离发射的散弹炮攻击，对方一下子就被轰飞了，然后重重地摔在地面上。

如果是在正常情况下，一旦机体受到如此严重的伤害，自动逃离装置就会启动，然后将驾驶员从Wanzer中弹射出来。不过眼前的这名敌人却明显不同，摔在地上的敌方Wanzer瞬间就从全身各处喷出了火焰，紧接着便发生了华丽的爆炸，整个机体被炸得四分五裂。虽然不知道我的攻击会对敌方驾驶员造成多大的伤害，但这样一来，他绝对是救不活了。

“呜！”

虽然事先已经预想到会发生这种情况，但是当真的有人在我面前轻松地自爆时，我还是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不知不觉中，我的回避动作稍微慢了一些，我所搭乘的机体一下子被对方自爆的火焰吞没了。

而且，就在我因为失去平衡而开始左右摇晃时，第二台敌机好像没有看到自己伙伴的自爆行为，而是一边胡乱扫射机关炮一边朝我快速冲了过来。虽然我拼命地想要回避，并以手中的机关炮应战，却怎么也无法命中对方。而更为危险的是，第三台敌机也从旁边攻了过来。

“不好！”

一旦对方形成夹击之势，我肯定会被撕得粉碎。虽说敌人只是轻量小型Wanzer，不过装备的武器却是战斗用的机关炮。如果受到第二台敌机发射的集中炮火，我这条命恐怕就要保不住了。

不过在下一个瞬间，我身旁的那名敌人就被一阵剧烈的爆炸轰飞了。虽然我以为他也发生了自爆，不过马上就反应过来这是紧随我降落的希德所发动的导弹攻击，准确地直接命中了这名敌人。

“……厉害！”

我在过去曾经数次看到Wanzer发射导弹的场面，也曾经与装备了导弹的机体进行

过模拟战，却从来没有意识到导弹竟然可以在实战中发挥出一击必杀的作用。

这时，最后一名敌人可能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不妙。于是为了抓住时机封锁导弹的袭击，他朝着希德的方向快速走去。但是，他这样做必然要背对我。

"我会让你得逞吗！"

我一边驱使Wanzer朝前方急行，一边用散弹炮袭击敌机的腿部。根据我的目测推算，轻量小型Wanzer的腿部极为脆弱，一击就能令其无法行动，敌机会以前倾的状态停止移动。

但是我预想中的情况并没有出现，敌机强行转过身来，并将手中的机关炮瞄准了我。此时我已经逼近他的身前，将散弹炮对准了敌机的胸口部位。

"扔掉武器，投降吧！"我用外部扩音器高声说道。

如果、如果他能就此投降的话……

但是，我的愿望落空了，还没等我劝降的话音落下，火焰就从敌机的全身各部位喷出。就在我驾驶Wanzer向后面躲闪的同时，最后这台敌机也发生了剧烈的自爆。

"……果然，他们不想被敌人活捉。真是麻烦……"

我一边望着正在冒黑烟的敌方Wanzer，一边无奈地在心里重重地叹了口气。

未完待续



Destiny by sinner sought, Tragedy by power wrought.

ヴァルキリープロファイル

VALKYRIE PROFILE®

咎を背負う者

女神侧身像

—负罪者—

官方前传

文／梅村崇 译／夜蓝



威尔弗雷德
WYLFRED

个性温柔而纯朴的乡村少年，与身为士兵的父亲以及母亲和妹妹一起过着虽然简朴但却幸福的生活。



达利乌斯
DARIUS

威尔诺亚军的士官。身为贫困贵族后裔的他，在小的时候被父母交给了一位商人抚养，这些经历使他被其他贵族士官蔑称为“下贱之人”。



弗奈尔
FAUXNEL

阿尔托利亚王国宫廷中年轻的魔法师。出身为平民的他，与既是名门贵族同时又是武士世家当代主人的巴尔玛却保持着朋友关系。



安奈斯特
EARNEST

隶属于威尔诺亚军的士官，一位充满正义感的热血男儿。出身于军人世家的他年纪轻轻便当上了军队的士官，与达利乌斯是极为要好的朋友。



娜塔莉娅
NATALIA

集结对治安日益混乱阿尔托利亚王国抱有不满的民众，组建反叛军并担当其首领的女性。



雪莉珐
CHERIPHA

隶属于阿尔托利亚王国情报部队的弓斗士。谢莉法自幼便是情报部队的一员，在严格的训练之中长大，是部队内知名的“暗杀者”。



修格
HEUGOE

对君王忠心耿耿的威尔诺亚军指挥官。诚实的他很乐于照顾人，是一位对刚开始参加战斗的年轻人格外关照的温柔之人。



莉赛萝特
LIESELOTTE

阿尔托利亚的宫廷魔法师。莉赛萝特自小便染上了说谎、偷盗等一系列恶习。后来，凭借其优秀的天赋成为了一名见习魔法师。



萝塞
ROSEA

阿尔托利亚的宫廷魔法师。幼年时代的她被扔在了教堂的门前，在修女的抚养下长大成人，最后被召进宫内成为了宫廷魔法师。



潮
USHIO

倭国的某武士门第之子。小时候乘船出海时，船只因为被卷入暴风雨而沉没，幸运的潮被一位阿尔托利亚宫廷魔法师相救。



巴尔玛
VALMUR

阿尔托利亚王国历史渊源的名门一族、相传代代英灵战士辈出的霍恩家当代家主，并不喜欢战斗的他经常为自身所处的立场而苦恼不已。



昆达尔
GWENDAL

足迹遍布人界米德加尔特全境的流浪佣兵。他的力量巨大、性格粗野，是一个为了金钱任何事情都做得出来的男人。



米歇尔
MICHEL



米蕾优
MIREILLE

一对双胞胎姐弟。在刚刚出生不久便被母亲遗弃，两人为了生存而涉足各个战场。



塞奥德尔
THYODOR

威尔弗雷德的父亲，有着非常强烈的责任感，是一名深受周围士兵们依赖和尊敬的优秀战士。

发誓对神展开复仇的人啊。
如果你的愿望中没有掺杂虚伪的话，就不要害怕犯下罪过而被黑暗所吞没吧。
这些行为最后都会变成无法赎清的罪过，并进而成为斩杀神祗的黑暗力量吧。
那种力量被人们称为“罪人之剑”。

发誓对神展开复仇的人啊。
我问你。
你是否已经有了成为“罪人”的觉悟……

晚秋之雪

（七年前 图尔克村）

“威尔，那边！”

“哎？呜哇，等一下……”

伴随着“咚”的一声，一名少年猛地一屁股坐在地上，他的身边还有一个用破布做的球在不停地滚动着。而站在四周的那些孩子们看到这一幕，全都不约而同地发出了“啊……”的感叹声。



“连续记录只能达到三十一次了！”在将双手抱在胸前的那个年长的少年身边，伙伴中最小的女孩捶胸顿足地懊悔道。

少女满面通红地看着那个仍然坐在地上的少年说道：“哥哥，你太差劲了！”

她的声音很可爱，只不过说出来的话的确有些伤人。

在妹妹率直的埋怨下，那名少年显得有些垂头丧气——可能是觉得威尔弗雷德有些可怜吧，另一名少女走上前去，伸手把他扶了起来，然后又轻轻地帮他拂去身上的尘土，微笑道：“取得这样的成绩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安塞尔的传球方向

实在是很刁钻。”

“什么嘛，缇尔黛，你是说这都怪我？”

“嗯，那样的传球的确很不合理。安塞尔明明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吧……”

可能是被对方说中了，那个被称为安塞尔的少年一下子不知该说些什么。对于自己刚刚扔给威尔的球，他的确知道其准确的运行轨迹。

“安塞尔根本没有问题！都是没有接住球的哥哥的错！”那名将威尔弗雷德称为哥哥的少女马上就为安塞尔辩护道。

看到这一幕，威尔弗雷德的头埋得更深了。

“艾尔茜……”

“怎么了，我只不过实话实说罢了……”

安塞尔看了看身边的艾尔茜，感觉有些困扰，而缇尔黛则只是一味地苦笑。

不知道为什么，艾尔茜最近好像对隔壁的安塞尔特别在意。

“那个，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吧，我有点儿累了。”缇尔黛抓住时机提出了这个提议，而一直是伙伴中间最具领袖气质的安塞尔也表示同意。

孩子们的游戏就这样暂时停了下来。

带着几分寒意的风吹过整齐排列的墓碑，这些从灰霾的天空中降临的使者为地上的人们带来了寒冬的信息。

孩子们一边将自己的身体靠在山丘上那棵村庄的守护树上，一边望着远处，位于他们视线正前方的是阿尔特托亚王都。

“咱们的村子现在归属于阿尔特托亚领土吗？”

“我觉得是，因为我爸爸说这次要为了阿尔特托亚而战。”

威尔弗雷德一边摆弄着手里的面包，一边回想起了离开村庄的父亲。

“我一定会给你带回来很多土特产的。”父亲笑着说，他穿着那身看起来很厚重的盔甲朝着阿尔特托亚的方向走去。威尔和母亲、妹妹一起目送着父亲那高大而温暖的背影逐渐远去，那已经是两个月之前的事情了。

威尔弗雷德等人所居住的特尔库村位于阿尔特托亚和克雷尔蒙菲兰的交界处，因此在历史中曾被数次卷进两国的领土纷争中，其所属的国家也在不停地变换着。

“唉，属于哪边都好，只要能吃上美味的饭菜就行。”

说着，安塞尔狠狠地咬了一口手中的面包。

像是仿效他的做法似的，威尔弗雷德也把面包放在嘴边咬了一口。村子里的很多人都对目前自己的“祖国”究竟是什么地方这个问题漠不关心，只要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就行——而这也是战乱不断的现在，村民们为数不多的共同心愿。

孩子们只是保持着沉默，专心地“对付”着手中的面包，又干又硬的面包让他们觉得自己好像是在啃食一块石头。

“威尔，你爸爸这次会带什么样的土特产回来啊？”吞下了最后一口面包，安塞尔迫不及待地追问道。

听到这句话，一直保持着完美吃相的缇尔黛也兴奋地说道："我说，上次的糕点很不错，味道好棒啊。"

"那个啊！嗯，很好吃呢。我奶奶也很喜欢。"

"那个，艾尔茜也很想要。"

只要一想起那些在自己的村子里看不到的、仿佛随时都会融化的甜美糕点，孩子们就会自然而然地馋得流口水。对这些还没有见到的美食的描述，甚至能让他们联想到幸福的未来。

一边听着身旁这三个人的热切讨论，威尔弗雷德一边看着远处。在那个父亲前往的方向，总是笼罩着厚厚的密云。

"喂，威尔，你呢？你喜欢什么样的土特产？"

"哎，我？那个……嗯……"

就像是忽然被人惊醒一般，威尔弗雷德一口吞下了嘴里的面包。

看着他这副由于惊吓而被噎着的样子，坐在旁边的缇尔黛有些担心，而艾尔茜则习以为常地说："我哥哥总是这样……"

安塞尔一边笑一边站起身来说："不好不好，我去给你弄点水。"

就在这时……

"哎？"

他感到有个凉凉的东西落在自己的脸颊上，伸出手一摸，只见一个白色的结晶体躺在手心中，很快就由于手掌的热量而融化了。

"雪……"

众人抬头仰望，不知不觉中天空已经被一团厚重的灰色所笼罩，漫天的雪花飘飘洒洒地随风落下。

"今年的雪好像来得比往年稍微早了一些……"缇尔黛说道。

威尔弗雷德一边点头表示同意，一边再次望向阿尔特托亚王都的方向。父亲所在的那块土地好像变得更加阴暗了。

"……爸爸会不会觉得冷呢？"

抬头仰望天空的艾尔茜抓住了威尔弗雷德的袖子，那只洁白的小手准确地传达出了不安的情绪。

"没事的，因为爸爸一直都很坚强。"

威尔弗雷德微笑着，轻轻地握住了妹妹的手。

"爸爸很快就要回来了。"

"嗯……"

艾尔茜轻轻地点了点头，再次仰望头顶的天空。

那一天，提前到访的大雪不停地下着，一直下到了深夜。

晴天的午后

（六年前 威尔诺亚王都）



在艳丽阳光照射下的士官学校后庭，一个人正在顺从地委身于睡魔，突然一本书掉落在他的头顶。

“你在偷懒吗，达利乌斯？”

那个人抬头朝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只见背对着太阳的安奈斯特站在那里。

“不是我偷懒，午后的课程由于讲师不在，所以只能休息。”

“但是，讲师应该发出自主训练的命令了吧？”

“……说到底我这也是‘自主’啊。那么你又在干什么呢，安奈斯特？”

“嗯，我吗？”

安奈斯特笑了笑，然后在已经起身的达利乌斯身旁坐了下来。接着他往后一躺，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

“我不会像你一样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直说了吧，我在偷懒。”

面对这个放荡不羁、信口开河的好朋友，达利乌斯只能苦笑。

“考虑到你的将来，我认为战略的讲义还是十分必要的。”

“那种东西可不符合我的个性。在战场上作为一名士兵战斗才合乎我的身分，战略那种事情还是更适合你。”



话音刚落，安奈斯特便说道：“我困了，先睡，一会儿叫醒我。”

紧接着，他便进入了梦乡。

被独自晾在一旁的达利乌斯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回手捡起刚才那本掉在自己脸上的书，哗啦哗啦地翻看起来。那本在掉落的冲击中稍微有些折页的书，正是刚才二人提到的战略讲义。

（战略那种事情还是更适合你。）

朋友不经意所说的这句问话再次回荡在达利乌斯的耳边。

“如果我想要成为率兵打仗的人，大概要花费比你多几倍的精力……”

意识到浮现在自己脸上的自嘲笑容后，达利乌

斯合上了书。作为没有人脉的下级贵族，如果想要出人头地，就要做出比正常人更多的成绩。更不用说自己之前所受到的十五年的商家养育了，这样的梦想对被周围人认为是“低贱之人”的自己来说，终究是很勉强的事情吧。这与出身名门望族的安奈斯特完全无法同日而语。

但是，既便如此……

达利乌斯在心里想着。

只要能在将来与毫无芥蒂地和我交往的朋友并肩战斗，只要能够成为曾经拯救过我的朋友的盾牌……

回头看了看还在梦中的安奈斯特，达利乌斯在心里发誓道：“作为你的朋友，我一定会以一个合适的身分追随你。”

为此，无论要接受什么样的任务，无论要遭受怎样的苦难……

伴随着和煦的微风，阴影将后庭覆盖了起来。悬挂在晴朗天空中的太阳，慢慢地被白云所笼罩。

决意的分别

（十二年前 阿尔特托亚王都）



雨一直下。

如同银色丝线般的雨水，纷纷从阴暗的天空中落下。

在由狭窄的小巷串连而成的贫民窟一角，一个女人独自伫立在那里。

她的身体任由大雨冲刷着，体温正在迅速地流逝，脸颊都已经被冻成了苍白色。

原本红色的长发由于被雨水打湿而变成了暗色。

女人将一团布紧紧地抱在胸前，她的身体就像是一块挡住了雨水的盾牌，以确保那团布轻柔的触感。

忽然，那团布微微地动了一下。终于，一声小小的喘息声从布的缝隙间传了出来，不过很快就被雨声所掩盖。

“娜塔莉娅！”

从女人的身后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这个声音让早已被雨水淋湿的背影颤抖了一下。

“请快点，你决定了吗？”

沙哑的声音中透出了一丝疲惫，而这名被称为“娜塔莉娅”的女人只是倔强地紧咬着嘴唇。

从她胸前的这团布中传出来几分微弱的体温，虽然比刚才要凉一些，却依然能让人明确地感受到生命的存在。

从娜塔莉娅的眼睛里涌出大颗的泪珠。

“……对不起，对不起。”

她说着再次用颤抖的双手紧紧地抱了抱，接着就在从那团布中传出不满的声音之前，娜塔莉娅松开了手。

“比起和我在一起，你们一定会更加幸福的，所以……”

在类似教堂的建筑物前，她找了一块没有被雨水打湿的地方，然后将手里的东西轻轻地放了下来。

“……我爱你，很爱你！所以，对不起。”

微弱的声音随即就被呜咽声打断了。

那个老人家支撑着痛不欲生的娜塔莉娅，两个人逃跑似的离开了教堂。

在阴暗的雨中，两双眼睛透过布团的缝隙，紧紧地盯着那两个人离去的背影。

就这样，娜塔莉娅舍弃了比自己生命更重要的东西。

动摇的信念

（半年前 阿尔特托亚王都）

凭借微弱的光线，在漆黑之中凝神观看。手中的弩箭正一动不动地指向一点，虽然身体由于在三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内都保持着同一个姿势，此刻全身的关节都已经发出了痛苦的惨叫声，不过呼吸仍然被控制在最小的限度里，而且除了惟一可以动的食指以外，身体的其他部位仍然没有动弹一下。

埋伏在寒风凛冽的屋顶上的少女已经与夜色完全融合在了一起，她只不过是在屏息潜伏，耐心等待着猎物的出现。她此时的头脑特别清醒，就连普通情况下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此刻在她的眼睛里也如同白昼一般清晰。

大雨过后，潮湿的冷风正在肆无忌惮地折磨着这具趴在冰冷石头上的身体。

就在这时，从前方的建筑物里走出一名女子。

（1、2、3……）

配合着那名女子的步伐，少女在心里默念着。当她数到13时，一瞬间，风停了下来。

一支箭矢深深地刺进了那名女子的前胸。

就在她由于受到突然袭击而发出惊叫声之前，第二支与第三支箭矢紧跟着从黑暗



中破风而来，并接连刺进了柔软的皮肉之下。如同一个断线的木偶一般，那名女子倒了下来。

当确认她的身体在痉挛了几下就不再动弹之后，少女很快站起身来，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似的离开了屋顶。当一口气穿过贫民窟来到某个废墟的一角时，少女终于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你的报告……”

一个突如其来的冰冷声音在少女的身后响起，可能之前就一直待在那里吧，一个带着头巾的男子从那扇破旧的门后走了出来。

少女咂了咂嘴，转身面向那个男子出现的位置。她调整了一下姿势，目不斜视地看着男子，然后说出了对方要求的回答。

“目标完全消除。并没有发生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了解。那么恢复通常待机状态，之后的事情由我来负责。”

说完，男子转身离去。少女紧紧地盯着那个逐渐消失在黑暗中的背影，然后再次咂了咂嘴。

“如果能在说话时温柔一些的话，应该会挺好的吧……”

说着，少女低下了头。刚才被夺走生命的那个女人在死去的瞬间，好像有些悲伤、又有些觉悟的眼神再次出现在她的脑海中。

那个人曾经是她的朋友——是惟一一个与她年纪相仿，即便在部队中也可以随意聊天的朋友。在得知那个女人与敌国相通时的绝望感——由于这会给任务带来负面影响，所以已经被她深深地埋藏在心中，并尽量不去回想。

一颗小小的泪滴掉落在她的脚边。

“讨厌……我讨厌，这样的自己。”

夜晚浓密的空气，只是让滑过少女——雪莉珐脸颊的泪珠变得更冷而已。

艰苦的生还

（五年前 威尔诺亚国境）

醒来时，他发现自己躺在普通百姓家的一张小床上。

他首先试着动了一下右手，大拇指、食指、中指……确认它们都能正常活动之后，接着

是左手。然后是右腿，但就在准备活动左腿时却感到了一阵强烈的痛感，大概是骨折了。

“……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只有左腿受伤了吗？”修格对自己身体的强壮程度自嘲道。

索性就这样吧——鉴于自己目前所处的情况，也只能这样了。

透过小床旁边的窗户朝外望去，天空一片澄净。那天之后已经过了好几天了吧。

就在修格刚刚开始沉浸在对之前事情的回忆时，房门忽然打开了，接着从外面走进来一位老者。

“啊，你终于醒了。”

老人放心地笑了笑，然后将手中的药箱放在身旁的桌子上。

“是你，救了我？”

老人闻言之后微微点了点头。

“你倒在溪涧中，接着从河的上游一直漂了下来。”

“这样啊……真的要谢谢你。”

修格强忍着伤痛，勉强从床上坐起身来，深深地为自己的救命恩人行礼以表示感谢。

于是，他忽然联想到——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也会对除了主君之外的人低头行礼了。

“请不要乱动，你已经连续睡了五天了。”

“五天……”

原来已经过去了五天，恐怕自己“战死沙场”的消息此时早已经传回祖国了吧。主君会哀悼我的死亡吗？还是说，他只会由于失去了一枚棋子而发出一声叹息。幸存下来的那些部下呢，还有我的儿子呢？

“我给你做点汤之类的东西吧，你的伤势刚刚转好，应该吃点暖和的东西。”

说着，老人离开了房间。呆坐在床上的修格像刚才一样仰望着窗外的蓝天。

五天前，修格收到了捷拉贝伦发动闪电侵略的报告，于是他便急忙和少数部下赶赴战场。按照报告上所说，敌军只有着很小的规模，这只是一场大概半小时就可以结束的战斗。可是……

“为什么……”

没有人能回答他的这个问题，于是修格紧紧地握住了拳头，甚至将指甲插进了手掌之中。

“为什么，我还活着。为什么没有死！为什么……”

他发出了无声的恸哭，虽然眼角有些发热，却怎么也流不出眼泪来。

当时，战场上出现了比报告中多很多倍的敌军士兵。而且对方发动进攻的目的也并非是要攻城略地，只是纯粹地想要夺取修格的性命。

修格拼命地挥舞着手中的长枪，就在他杀死眼前敌人的同时，更多的同伴倒下了。很快，战场上就开始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

在压倒性数量的敌人面前，战场瞬间就变成了屠戮场。

下一个瞬间，修格在鲜血飞溅的战场中看到了一件令他无法置信的事情。



位于无穷无尽的敌军正中央的——正是自己的儿子。

就在确认那个身影的一瞬间，修格的全身都脱力了。与此同时，敌人的长剑扫在了他的腿上，修格由于身体失去平衡而一头栽下万丈悬崖。

而他的儿子只是用冰冷的目光看着这一幕，在他从来没有露出过笑容的嘴边浮现出了一丝微笑。

这就是作为威尔诺亚军队中最著名的猛将——修格的最后记忆。

为什么儿子会在这次行动中出现？修格对于十几岁少年的内心并不了解，他惟一知道的就是儿子背叛了自己，而且还失去了曾经共同奋战过的部下，只有自己一个人残存了下来。

拖着受伤的腿，修格从床上站了起来。在那张放着老人带来的药箱的桌子上，还有他之前穿的衣服和铠甲以及短剑等装备。

修格将短剑锵地一声拔出剑鞘，照进屋子里的阳光洒在剑身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他盯着那团剑光看了一会儿，随后将剑横在自己的脖子上。锋利而冰冷的剑刃触碰到脖子上，让修格感到一阵凉意。

“不行！”

已经阵亡的部下们的脸庞依次在他的脑海中浮现，修格又将剑放了下来。对于那些直到生命终结时都在守护着自己的战友们来说，不能就这么轻易地了结自己的性命。一定要做些什么来报答他们的一片好意，一定要做些什么让自己在死后能够平静地面对他们。

透过窗户向外望去，天空仍然一片澄净。

期望和担忧

（四年前 阿尔特托亚王都）

“莉赛！莉赛萝特！你在哪儿，快出来吧！”

快步走在回廊中的金发青年极力压低声音向四周喊道，可即便如此，他的声音在极其安静的王宫内还是显得很洪亮。

不过他想要寻找的人却始终没有出现，青年的额头上浮现出了汗珠。

“真是的，为什么我要做这种事……”

“怎么了，弗奈尔？”

就在他抱怨的同时，从回廊的另一端突然出现了一名中年男性。

“森奈尔大人！”

弗奈尔急忙向来者躬身施礼。这名身分远在所有阿尔特托亚宫廷魔法师之上的宫廷魔法师长森内尔，一边露出亲切的微笑，一边看着自己满头是汗的心爱弟子。

“莉赛萝特又怎么了？”

“啊，不，那个……对不起，都是我监管不力。”

弗奈尔深深地叹了口气，脑海中回想起资料室中的惨状——那些贵重的魔法资料全都被乱七八糟地堆在一起，到处都涂满了毫无意义的涂鸦，即便是将这种情况报告给森内尔大人，他也只会微笑着说“原来是这样啊”。

“森奈尔大人……您能否帮我说说她呢？”

“呵呵，对于学习抱有热情是件很好的事情，为什么要责备她呢？”

“但正是因为大人您的仁慈，那孩子才会愈发地得意忘形。”

“不过，你在训斥她之后，自己好像也生了很大的气哦。”说着，森奈尔大人的脸上又浮现出了不变的微笑。

见状弗奈尔知道老师并不会帮助自己，于是说了声告辞便准备先行告退。

这时……

“对了，那个孩子呢？就是最近来的那个可爱的孩子，和莉赛差不多大的……萝塞。”森奈尔对自己的弟子询问道。

见老师有事情询问，自己便不得不作出回答，弗奈尔只好稳住身形继续谈话。

“她的实力的确很强，只不过性格方面有些过于倔强……她只接受过教会的教育，而且好象有洁癖。”

“原来如此，看来她和庶民区里长大的莉赛好像很合得来啊。”

“嗯，的确如此。”

一想到老师最近托付给自己的另一名少女，弗奈尔再次深深地叹了口气。

莉赛萝特和萝塞，这两名少女就是弗奈尔烦恼的根源。

两个人都作为有着优秀魔法素质的人而被接进了阿尔特托亚宫廷之中，虽然在进宫之前两人有着各自不同的经历，不过由于阿



◎女神侧身像◎



尔特托亚对魔法师这种珍贵的存在一直都是求贤若渴的态度，因此宫廷魔法师长森内尔暂时接收了她们。

就这样，由于老师的一句“反正她们以后会是你的同门，所以就麻烦你代替为师照顾她们吧”，弗奈尔从此开始了噩梦般的日子。

（我可不是为了做这种事才进入宫廷的……）

虽然弗奈尔偶尔也会抱怨，不过他还是将这看作是老师对自己的一次磨练，于是他每天都要忍受那两个年幼女孩的折腾。

“嗯，能够和自己有着不同价值观的人一起共事，也算是一种修行啊。那两个孩子竟然意外地合得来呢，那么你就继续努力吧，我的孩子！”

说完这句毫不负责任的话之后，森内尔轻轻地挥了挥手离开了。独自站在回廊中的弗奈尔第三次深深地叹了口气。虽然总是保持着平淡的态度，不过弗奈尔知道自己老师的魔法实力的确十分强大，而且在宫廷内部的政治斗争中也一直处于上风，是个极有威望的人。

弗奈尔站在原地平复了一下心情，然后再次开始寻找莉赛萝特。总之，一定要让那个家伙去把资料室收拾好。

不一会儿，他就得到了有人在中庭发现了莉赛萝特的消息。弗奈尔连忙加快脚步前往中庭，终于在那里发现了自己想要找的人——而且不知为什么萝塞也在那里。在明媚阳光的照射下，两名少女正夹着书本，面对面不知在做些什么。

她们好像在说着什么，弗奈尔悄无声息地向着两人的身后靠过去。他从偶尔听到的几个单词来判断，她们好像是在讨论魔法方面的事情。

“所以，如果省略了这个公式，发动之前的那段时间实在太短暂了。”

“但是，如果像你说的这样启动，那么保险在哪里？考虑到发生反作用的可能性，这实在是太危险了。”

“为了确保不会产生反作用，只要我们控制好力量就没问题了吧。”

“无论是多么出色的魔法师，也不能否定事故发生的可能性。所以，这里要……这样来做……”

“哎，这是什么呀？这个方程式可不够漂亮，如果这里不用三号，而改用五十一号方程式的话，效果不是会更好吗？这样一来，启动就会比刚才慢一些，而保险……”

“果然如此。这样一来就够漂亮了……啊，还是不行！如果用五十一号，这里就会发生逆流现象。”

少女们不停地争论着，她们正在尝试着将新的公式替换进古老的魔法中，以达到更加完美的效果。如此深奥的话题争论，直让她们身后的弗奈尔感到咋舌。这真的是刚刚学习半年魔法的初学者之间的对话吗？

（这两个孩子一旦得到成长……）

恐怕她们会成为自己都无法匹敌的魔法师吧。

弗奈尔摇了摇头，想要甩开那些浮现在脑海中的想像。如果不想让这两个小姑娘轻易追上的话，自己也要开始努力了。

看着一边争吵，一边快速完成整个魔法方程式的二人，弗奈尔在心里做出了新的决定。

“那么，在这本书中提到了‘禁咒’，我觉得我们可以使用这个。”

说着，莉赛萝特从旁边的书堆中抽出了一本书。

“啊，那个是不能随便拿出来的禁咒书。”

看到那本边缘镶嵌有金丝的黑色皮革封面，弗奈尔连忙大声喊道。听到他的声音后，莉赛萝特连忙将书塞进萝塞的怀中，然后如同一只受惊的小猫一样逃走了。

“下面的事情就拜托你了，萝塞！”

“等一下，莉赛！”

“哎，哎？莉赛？哎，弗奈尔？到底是怎么回事？”

面对这一连串突如其来的变故，萝塞不知所措地眨着大眼睛，不知道自己该如何是好。

在风轻云淡的天空下，莉赛萝特屏住呼吸像是一只小猫一样奔跑着，而在她身后的弗奈尔还在不停地追赶着。

森内尔此时就站在二楼的回廊中看着这一幕，笑着说道：“这个组合不错嘛！”

难忘师恩

（一年前 阿尔特托亚王都）

如今自己听到的都是传言——一开始，潮是这么认为的。紧接着，又从其他人那里听到了完全相同的内容——但他还是认为这些传言都是错误的。而当第三次听到相同的话时，潮感到怒不可遏，他想要确认这些传闻是否属实。

“宫廷魔法师长森奈尔大人引发了魔法爆炸，在将自己国家的军队卷入其中之后身亡。”

为了确认这些话的真伪，潮不辞辛苦地翻过常年降雪的丘陵地带，如今就站在可以称为自己第二故乡的阿尔特托亚王都的城门前。

◎女神侧身像◎



“时隔……三年了吧。”在城门下，看着与自己离开时没有丝毫变化的庄严王城，潮感慨道。

遵从故乡倭国自古流传的一个人年满十五岁之后就要踏上旅程，去外面世界见识一下的古老训示，潮在十五岁那年也离开了家乡。养父固执地将他一直送到大门前，他的那张脸至今还深深地刻在潮的脑海中。

“养父……”

强忍着即将夺眶而出的泪水，潮向着养父森内尔的家走去。

传言终究是传言，只要打开门，养父就会像往常那样一边悠然自得地说“什么嘛，你回来啦”，一边起身欢迎自己。

潮在脑海中想像着。

可是，当潮来到养父家门前时，出来迎接他的竟然是身穿丧服、面容憔悴的养母。

养母认出了潮，她一边哭一边捂住胸口。

“他死了……”就像是一部被损坏的机械般不停地重复着，她一边哭，肩膀还一边不住地颤抖着。

看到养母这副模样，潮也哭了。回想着已经再也见不到的故人，两个人整整哭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一早，双眼红肿的养母为潮准备了些早饭——玉米汤、夹着很多鸡肉和蔬菜的烤饼，用小火煎过的熏肉散发着诱人的香气，上面还放着一片金黄色的煎蛋。

“这些食物是不是特别好吃啊？果然还是她做的料理最棒啊！”

养父总是面带着笑容劝潮多吃一些。

这些与故乡迥然不同的生活曾经让身为流浪者的潮感到十分困惑，而那双曾经接纳了他的温暖大手，此刻已经被埋进了黄土中。

“……事故的原因好像已经被确认了。”

听养母小声地说着，潮沉默地将温热的玉米浓汤送进嘴巴里。

“有人说是他的魔法发生了爆炸，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呢。我打听到了……事情的真相。”

“事情的……真相？”

从养母的话中，潮感受到了一股不平常的气息。养母一边戳着手边的蛋黄，一边一字一句地说道：“是宫里的人告诉我的。他……是被自己可爱的部下所杀。”

“怎么会！”

面对极具冲击力的事实，潮一下子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咣当一声，桌子被他撞得左右摇晃起来，玉米浓汤也从碗中溢了出来。

“是真的。他们已经召开过审问会了。他曾经的部下——两名少女就是嫌犯，据说她们曾经和他发生过争执。”

“怎么会　　”

话说到一半，潮再也说不下去。

一直都非常和蔼的养父竟然会招致他人的怨恨，最后竟因此而丧命，潮怎么也无法接受这样的事情。但是看着眼前泣不成声的养母，这件事看上去又不像是假的。

“那　　嫌疑犯呢？”潮用颤抖的声音问道。

养母的目光中虽然露出了一丝迷惑的神色，不过她像是下定了决心似的，坚定地看着养子回答道：“她们将罪过互相推诿给对方，我听说都被宫廷方面驱逐出境了。她们的名字是萝塞和莉赛萝特。”

“萝塞和莉赛萝特。”

将这两个名字重复了一遍之后，潮平静地坐回到椅子上，然后开始大口地吃东西。在将浓汤全都喝干之后，他正襟危坐，看着眼前自己深爱的养母。

“　　我要去报仇。因为我只能以此来报答养父的养育之恩。”

听他说完，从养母的眼睛里涌出了大颗的泪珠，一边哭一边重复地说着“对不起”。潮则坐在那里仔细体会着养母这句话的含义。

为了能够让养母重新振作起来，潮握着刀离开了。按照故乡的习惯，能报答收养、并将自己抚养成人的森内尔的只有“报仇”这一种方式。他已经下定了决心。

“等着吧，我一定要用这双手　　”

在他的前方，浓厚的乌云已经笼罩了整个大地。

深夜的誓言

（三个月前　骑士都市克雷森）

“噼啪”暖炉中的炭火发出了轻微的爆裂声，巴尔玛醒了过来。

他发现自己刚才好像在不知不觉中睡着了，醒着时还在写东西的文件已经被墨水洇湿了，雪白的纸上留下了奇怪的字符。

“又要重写一份了。”

可能是由于刚才的睡姿不太舒服，他的肩膀有些酸疼。在转动了几下脖子之后，

◎女神侧身像◎

巴尔玛将那张废掉的文件揉成了一个纸团，然后扔进了身旁的纸篓。接着，他抽出一张新的纸，提笔在上面龙飞凤舞地写着什么。在又一遍确认写好的文件之后，他将其小心地折叠了几下放进了信封中，继而将融化的蜡块倒在封口处封好。

就在一连串的工作刚刚完成时，房间里响起了敲门声。

“大哥，你还没有睡吗？”

从敞开的门缝中伸进来的脑袋正是巴尔玛的弟弟——尼古拉斯。

“啊，等一会儿就睡。”

看着脸上露出担心神情的弟弟，巴尔玛笑着回答道。

不过对方大概知道这只不过是个谎言，尼古拉斯露出了一副好像吃了苦瓜一样的无赖表情。

“你总是这么说，昨天也工作到很晚吧？”说着，尼古拉斯走进了房间，从纸篓里把哥哥刚刚扔掉的文件捡了起来，然后细心地展开。

“类似这种别人家的领地之争，即便放任不管也没问题吧。”

“人家既然来委托我，我总要给出个说法吧。”

“哥哥你就是人太好了。”尼古拉斯说着轻轻地叹了口气，“你要负责宫廷内部的政务，还要平息与他国的纷争以及击退来犯的怪物，现在还要加上对别人家争执的仲裁。虽说你是咱们家的一家之主，不过再这样下去你会累垮的。我现在倒是觉得父亲大人真是爱偷懒啊，竟然把这个烂摊子扔给你。”

前一家之主，父亲——奥格斯特在这方面的确有着非常高超的手段，不过在私下里由于夫人莱茵希尔妲的存在，他的行为已经相当收敛了。



看了看他，尼古拉斯再次叹了口气。

“总之，快点睡吧。你要真的倒下了，可就糟了。”

说着，尼古拉斯抓住哥哥的手腕，将他强行从办公桌前拉开。

虽然巴尔玛发出了不情愿的反抗，但尼古拉斯却不以为意，只是一个劲地朝房间中央走去。接着，他将巴尔玛推倒在床上，然后帮他仔细地盖好毛毯。

“喂，尼古拉斯！”

巴尔玛从毛毯的中露出头来，表示抗议。

尼古拉斯微微一笑，说道：“睡觉！”

可能是发现了弟弟隐藏在笑容下面的愤怒，巴尔玛只好苦笑着老老实实地躺在床上。

也许他真的是累坏了，不一会儿就进入了

甜美的梦乡。

确认哥哥已经睡着，尼古拉斯悄悄地离开了房间，这时他才发现妹妹菲奥娜面露难色地站在房间门外。

看到尼古拉斯之后，菲奥娜才用细小的声音释放出了自己焦躁的情绪。

“我觉得，巴尔玛大哥还是不适合当咱们的一家之主。”

“菲奥娜……”

“大哥他太懦弱了。无论什么样的麻烦事，他都会主动承担，根本不知道割舍。而且他已经把自己逼上了一条绝路，真是个笨蛋。父亲大人和母亲大人，为什么会让巴尔玛大哥来当这个一家之主呢？”

一口气说完这些抱怨，菲奥娜紧紧地皱着眉头，使得这张继承自母亲那里的美丽容貌变得有些扭曲。尼古拉斯将手放在妹妹的头上轻轻地抚慰着，试图让对方的心情平复下来。

“你应该不是特意来说这些话的吧，菲奥娜？你是不是也因为担心大哥，所以才会来这里查看一下情况？”

可能是被他说中了心事，菲奥娜低垂的脸颊很快就蒙上了一层红晕。

看到妹妹这副窘怕的模样，尼古拉斯再次轻抚妹妹的头，温柔地说道：“比起刀剑，大哥更喜欢书本。正如你所说的那样，也许他的确不适合成为武家名门的一家之主。”

听到这句话，菲奥娜猛地抬起头来。

“那样的话，让在武术上很有造诣的尼古拉斯哥哥成为家主不就行了吗，而巴尔玛大哥就可以成为一名学者了！”

想像着两位哥哥未来的前程，这个妹妹的眼睛里甚至浮现出了隐隐的泪珠。但是尼古拉斯却并没有顺着她的意思继续往下说，而是慢慢地摇了摇头。

“可是，作为我们家的长子就一定要继任家主，这是他无法逃避的命运。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都是因为知道这一点才会让大哥继任家主的，你也能够理解吧？”

听哥哥说完这些，菲奥娜再次低下了头。作为阿尔特托亚少数几个名门望族，家族内部的长子继承权等事物对于以自己家族为荣耀的菲奥娜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正因为如此，家主之位必须要由长子来继承，这也是为了避免兄弟之间为了争权夺势而引发无益争斗的最好办法。

但是，菲奥娜对此难以接受。

从很久之前开始，她就无数次地想像过，如果能将喜欢读书的大哥与武艺高强的二哥的立场相互对调一下，结果会是怎样呢？如果能够对调的话，两位兄长在各自所处的立场上就不会有各种各样的烦恼了吧。

尼古拉斯再次轻抚菲奥娜低垂着的脑袋。

“如果担心大哥，我们就要在他的身后支持他。我觉得这样才是真正的兄弟！所以，你也该去睡觉了……”说完，尼古拉斯便朝自己的房间走去。

看着他的背影，菲奥娜也慢慢地转身回到自己的房间。

◎女神侧身像◎

——隔着一扇门，巴尔玛眯着眼睛看着弟弟妹妹离开的走廊。

正是因为自己的力量还不够，所以才会让弟弟妹妹担心。我不要做这样的人，可是如今却无从去获得自己不具备的、家主所应有的素养。

（……那么，至少让我来保护你们吧，我一定要保护好你们。）

皎洁的月光洒进房间，巴尔玛眯着眼睛在心里暗暗发誓道。

黄昏的惨案

（半年前 威尔诺亚郊外）

看着眼前的这个散发着异臭的皮口袋，店主皱了皱眉。

“多少钱？”手拿皮口袋的男子顶着一头乱发，微笑着问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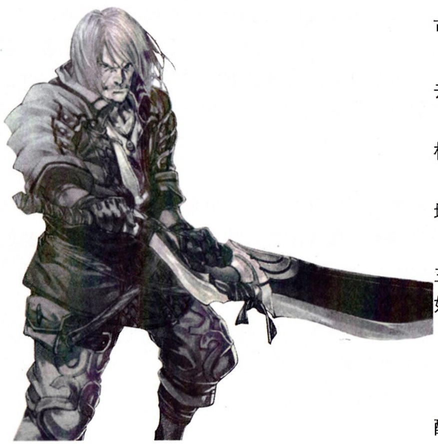
店主沉默地接过皮口袋，解开袋口上的绳子仔细查看了一下。接着又翻了翻手边的资料，沉吟了一会儿。

“5500 OTH……”

男子爽快地笑了，好像对这个金额很满意。

“不过，你可不要随意地挥霍掉啊，昆达尔。这已经是这个月的第三个人了吧？”店主一边准备赏金，一边和站在柜台旁边等待的男子说道。

那个被称为“昆达尔”的男子正在看贴在墙上的悬赏罪犯的情报，以便确定接下来的猎物。



“被你干掉的人太多了，其他人可是会嫉妒你的。”

“哈！真可笑！有能耐让他们也去抓这些家伙啊！”

很明显，昆达尔对于店主的忠告根本不屑一顾。

“这个我拿走了。”说着，他从墙上揭下一张悬赏单，转身离开了。

看着昆达尔悠然自得的背影，店主有些疑惑地说道：“怎么他看起来好像很需要钱的样子！”

但是，根本没有人知道答案。

傍晚时分。

离开经常光顾的酒馆后，喝得醉醺醺的昆达尔步履蹒跚地走在回家的

路上。忽然，他停下了脚步。

“……你知道‘黄昏’在异国语言中的说法吗？”站在空无一人的马路中间，昆达尔大声问道，“人们都说在傍晚时分很容易会遇到妖魔鬼怪，所以又把这个时间段称为‘遭遇魔鬼之时’。看来这句话真的很有道理啊……喝！”

就在发出怒吼的同时，昆达尔手中的大剑猛地朝丢弃在路边的垃圾砍去。随着“唏哩哗啦”的声响，有人发出了“啊”的惨叫声，而喷溅出来的血迹如泼墨一般洒在路边的墙上。

几丝鲜血溅在昆达尔的脸上，他好像很高兴地说了声：“不错嘛！”

这时，从路旁跳出来几名男子将他团团围住，不由分说地就开弓放箭。昆达尔用大剑将迎面飞来的箭矢一一格挡开，脚下没有一丝犹豫，径直逼近一名射手的身前。来势汹汹的一下猛烈撞击将射手撞翻在地，大剑顺从重力的作用直接插进了他的腹部。还没等这名射手发出惨叫声，昆达尔已经用单手将剑拔出，接着反手用剑在空中画出了一道美丽的弧线，直击站在自己身后那名射手的脑袋。

只听见空气中传来了“啪嚓”一声——应该是头骨碎裂的声响。单手无法挥舞的沉重大剑重重地掉落在了地上，另一名敌人一直都在等待着这个时机，可是昆达尔却并没有俯身拾剑，而是顺势抬起一脚将他踢倒，并夺过对方手中的武器毫不犹豫地割开了敌人的喉咙。

在日落的这个瞬间，一场单方面的屠杀就此展开。转眼间，六名男子全都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昆达尔慢慢地用死者的衣服擦拭着沾满了鲜血和脂肪的爱剑。

“黄昏时的妖魔鬼怪原来是人类……嗯，那么你呢？”

挥舞了一下刚刚夺走六人性命的大剑，昆达尔盯着马路的对面。

一个小孩子正站在那里。

大概只有十岁、或者十一岁吧，他的下颚在不住地抖动着，颤抖的小手紧紧地握着一柄短剑。

孩子恶狠狠地盯着昆达尔，大声喊道：“我就是你所杀害的首领的儿子！”

听他说完，昆达尔恍然大悟道：“啊，原来是集结了残党余孽来找我报仇啊？看来你还是个孝顺父母的人呢！不过还是算了吧，你大概没有杀过人吧？”

“不用你管！”说着，那孩子猛地朝他扑来。

昆达尔没有动，很快那柄短剑就来到了他的近前。

砰！他只用一只手就弹飞了对方的短剑，没等那孩子意识到自己手中的武器已经不见，他猛地将孩子抱了起来。

“好了，小鬼！”昆达尔在孩子的耳边小声说道，“你的爸爸是一个作恶多端的坏人。所以才会被其他人悬赏，才会被我杀掉。你明白吗？既然做了坏事，就必须要有某一天被别人杀掉的觉悟！”

“那么，你总有一天也会被其他人杀掉吗？”失去了抵抗力气的孩子仰着头问道。

“是的，总有一天我也会被别人杀掉。因为这就是无聊的人生啊……不过你不要变成这个样子，不要走上这样无聊的人生。”

听了这番话，孩子好像暂时忘记了憎恨，只是歪着脑袋不知在想着什么。

◎女神侧身像◎

夕阳西下，一大一小两个人站在弥漫着血腥味儿的路中央，他们的影子斜斜地映在地上。

童颜的战鬼

（一年前 阿尔特托亚西部）

第一次砍人是九岁时发生的事情，那天好像还下着雨。

对方是收留我们的一名雇佣兵，虽说是收留，不过并非出自于慈悲心肠或者对陌生人的关爱，他只不过是想要有一个可以随意差遣的佣人罢了。所以我也根本没有记住他的名字。

我们两个都觉得只要能和对方在一起就可以了，因此也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我有米歇尔，米歇尔有我，这就是全部，这就是我们的世界。

但是，那名雇佣兵却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毁灭者，因为他手头有些拮据，所以想要把我们俩分别卖给不同的人。

丑陋的成年人，就是因为讨厌这些家伙，我们才会从孤儿院逃出来的。

无奈之下，我用一柄长剑从他的身后刺了过去，为了确保能够一击必杀，我特意将身体的重量全都灌注到长剑中。因为我听说像我们这样幼小的人在使用长剑对敌时，突刺比斩杀更有效，而最佳的突刺部位就是没有骨头阻挡的软肋。真的非常简单。



这名雇佣兵曾经觉得好玩而教过我们用剑的方式，不过他大概从来没有想到过竟然会发生这种事情吧。当心脏停止跳动之后，他的眼睛还是瞪得大大的，好像无法相信发生了什么事情。

米歇尔紧紧地握着我沾满鲜血的手，然后轻轻地将我已经僵硬的手指从剑柄上逐一掰开。啊，我当时的确非常紧张。

为了能永远地维护住二人世界，我们拿着剑走上战场赚钱。因为我们是一起降生到这世界上的，所以必须永远在一起。只要足够强大，就没有人能够妨碍到我们。

战场是个有趣的地方，因为大家是一样的，都要面临死亡——这是一种我从未

体验过的感觉，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平等”吧。

当米歇尔称呼我为“姐姐”时，一个雇佣兵在战场上看到了我们。那个人看了看我们，然后皱着眉头刻薄地说“怎么回事，这种地方怎么会出现这种小鬼”，但是当他看到我们战斗的方式之后，那张脸上的表情就变得和其他雇佣兵一样了。

所以，现在跪在我脚边的这名男子也是一样。他在不停地向我求饶，希望我能放过他，不过这跟我根本没关系，因为这个人和我们的世界没关系。

忽然，一个冰冷的东西落在了我的脸上。

啊，下雨了，我讨厌下雨。

米歇尔翻过手中长剑，只见一道漂亮的剑光闪过，那个发出惨叫声的男子也死了。

“……妈……妈”在他死去的一瞬间，好像说了这样的话。

雨还在下着，我讨厌下雨。

“妈妈”这个单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啊，是雨。

“姐姐？”雨声中传来了米歇尔担心的声音。

我讨厌下雨。

积雪

（七年前 阿尔特托亚郊外）

重重挥下的利剑砍碎了对方的盾牌。就在敌人对这次冲击感到胆怯的瞬间，他手中的长剑已经刺入了对方铠甲的缝隙中。

还没等把长剑拔出来，下一个敌人已经冲到了眼前，塞奥德尔急忙抽出腰间的第二只佩剑砍向敌人。

踏过敌人的尸体，他收回了刚才的那柄剑，那是儿子为他打磨的利剑，可绝对不能丢失。

“对不起，塞奥德尔……”从身后传来了战友的声音。

不管怎样，战友总算还活着。

“受伤了？”

“左臂受了点伤，使用长枪时有些吃力。”

两个不服输的人一起发出了怒吼声，这场战斗已经开始一段时间了，现在骑兵的攻击根本没有意义，双方都已经开始投入步兵进行最后的混战。

砍倒身边的敌人后，塞奥德尔急忙查看战友的伤势。只见对方被砍伤的手臂上染满了鲜血，看样子已经无法继续战斗下去了。

“……还能跑吗？你先返回本阵吧，我在这里给你拖延时间。”

听他这样说，战友拼命地摇了摇头。

“这、这本来就是我的责任。如果不是我急功近利，咱们也不至于陷入险境……”

“没时间听你唠叨了！”

一柄长剑朝他们刺来，塞奥德尔闪身躲过剑锋，趁机抓住敌人的手腕。双手用力一掰，只听“咔嚓”一声响，敌人的手臂被他弄断了。

“如果你死了，你卧病在床的夫人怎么办！？”

塞奥德尔说着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战友，只见对方紧皱着眉头，还在拼命地用单手挥舞着笨重的长枪。

“你、你也一样啊。家人还等着你回去呢！”

“啊，是啊！”

说着，塞奥德尔看了看手中的长剑。

想要为征战沙场的父亲出一份力，拼命地打磨着长剑的儿子；想要让自己修好坏掉的八音盒而不停撒娇的女儿；虽然感到十分不安，却勉强露出笑容来为自己送行的妻子——挚爱的家人的脸庞不停地浮现在眼前，不禁让塞奥德尔露出了一丝笑容。

“我要回去，我还说要给他们带很多很多的土特产呢！”

“……所以……”

“但是，我可没说要把战友一个人扔在这里，独自回去！”



伴随着这句话而挥出的剑，又创造了一个新的牺牲者。在塞奥德尔的周围，已经躺了十多具敌人的尸体了。

“去吧！”

听着这句充满了威严的话语，战友摇晃着站起身来，径直朝着本阵的方向跑去。看到这一幕，塞奥德尔再次握紧了剑柄。

（要回去，一定要活着回去。而且……）

环顾四周，战友的数量在不断减少，战况正在朝不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塞奥德尔仰望天空，只见头顶覆盖着大块的乌云。配合天气的变化，总部大概一会儿就会发出撤退命令了吧。只要坚持到那时……

“塞奥德尔！”

从身后传来了惨叫声，他连忙转过身去，映在眼睛中的是被大量敌人团团围住的战友。

塞奥德尔的身体做出了条件反射性的反应，猛地冲了过去，伸手抓住了战友的衣服，然后用力往后一拽——一连串的动作使得战友堪堪避过敌人的长剑，可是这也使他自己的身体失去了平衡，朝前

方冲了过去……

长剑刺穿了身上的铠甲，刺进了身体，塞奥德尔感到冰冷的利剑竟有种灼烧般的炽热。从喉咙深处涌上来一股温热的东西，落在地面上的全都是刺眼的鲜红色。

“啊……啊啊啊啊啊！”

一边喊一边逃跑的战友的背影好像蒙上了一层红霞。

很好，你快跑吧——虽然想要这么说，却怎么也发不出声音来。

他活动了一下手指，发现手中的长剑并没有掉落在地上。

啊，能行，我没事。我还能——回去！

塞奥德尔手中的剑挥向敌人的手臂，而后者正打算将长剑从他的身体里抽出去。就这样，一套漂亮的斩击动作将敌人的手臂砍了下来。他用脚踩住在地上翻滚的敌兵身体，然后朝喉咙处挥下了致命一击。一个！

围在四周的敌兵一起涌了过来，塞奥德尔拖着受伤的躯体将他们逐个砍倒。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没事，我的身体还能动。我能回去，能回去！

回到那个虽然贫穷，却有家人等待着的故乡。他们一定都等不及了吧，妻子和孩子们。回去之后，要把女儿最喜欢的八音盒修好，再把土特产分给邻居们，虽然很少不过却能满足他们生活的需要。对了，儿子还说过也想要学习剑术呢。虽然并不想让他也成为一名雇佣兵，不过用来防身还是很有必要的。还有妻子……

妻子的身影慢慢地从脑海深处浮现出来，就在变得清晰之前，却忽然消失在了黑暗之中。

下雪了。

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雪寂静地堆积在战况惨烈的战场上。

白色的结晶体纷纷扬扬地从空中落下，其中好像还夹杂着“某种东西”。

它们释放着磷光，并慢慢地改变着姿态，最后变化成一个身穿蓝色铠甲的美丽女性。闪耀着光芒的银色长发都被聚拢在脑后，她的侧影被蒙上了一层梦幻般的白色。

这名女性静静地朝战场上走去，一步一步，让人感受不到重量的脚步就好像是漂浮在空中。

最后，她在一名死者面前停下了脚步。

以上，就是整个故事的开始。


第十回
本月正篇故事暂时停止连载
为大家奉上某位角色初次登场的番外篇！
Tales of Destiny
转瞬即逝
诺伊舒达特市区
露天商店街
一个接一个，怎么没完没了的
喂！那边的人！
怎么了！为什么不快去避难！
那边有巨型怪物在搞破坏！
一个女孩子没有及时逃出来……
是这里么！
混蛋……


喝啊——！
Tales of Destiny
转瞬即逝
春日部晶
译：清雨
什、什么啊这个女人……
长柄汤勺……
居然用厨具把怪物击倒了！
讨厌
被人看到了这么粗暴的样子


不是你想的那样哦，大哥哥
这只不过是正当防卫罢了，绝对没有用它来缓解压力的意思！
おほ
ほほ
我管你那么多
你到底是谁？是那帮混蛋派来的刺客吗？
啊！过分！
我只是一个外出买菜的可怜小女孩罢了……
居然说自己可怜……实在太可疑了
什么？
算了
如果只是平民的话就尽快离开这里
现在城里全是怪物
女孩子应该迅速去避难才对！


不行 现在还不能走
晚餐的菜谱还没有确定
比起晚餐来，你还是多关心一下自己的性命吧！
你可真吵啊 刚才不是都看见了吗？
我可以保护好自己的安全
你简直什么都不懂！
那你让步吧，承认自己是个粗暴、凶恶的女人
我才不干呢！胡乱承认这种事！
不管怎么说，如果跟这样的怪物交手则另当别论
被你打晕的这家伙俗称「莫夫里纳」
是个数量很少，本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凶暴物种……


有胡萝卜的话它就会变得可爱一些吧？
「可爱」你个头啊！
对了，这是你从它手里抢的吗？
糟了少爷！
要是它的食物被抢走……
呃啊！
咿呀！


少爷！
ガラ
ガラ
ガラ
混蛋，大意了……
都怪某个门外汉在拖我的后腿！
喂！现在不是说这种话的时候吧！
还有，你也太轻了吧！平时有好好吃饭吗？



啊！
糟了，夏露在哪儿？
在你后面，少爷！樱树的树干上！
快把我拔出来啊！
糟了……要是为了去拔夏露而背对敌人的话，一定会遭到追击
话是这么说，但没有武器，要怎么才能打倒它啊……
附近……
附近有没有可以当作武器的东西？
你快让开啊
松茸


这下完了……
你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一脸绝望的表情？
要是真有在这种情况下都还能不让人绝望的世界，我倒是很希望你带我去那里生活啊！
很遗憾，刚才我把厨具弄丢了
かぷ
にんじん
原来如此！这下连最后的希望也消失了！
这下我们只能靠你的厨具去干掉那家伙了！
没关系的！蔬菜也能用来战斗哦！
呃！
算了！要是死了可别对我发牢骚！


齐心协力，一起上吧！
一……二……
雷鸣食材！
&魔神茸!!


成功了！
我们成功了！
居然真的把它干掉了……
不过如此屈辱的胜利还是第一次……
那我先走了哦！
什么啊，你还真是个急性子
晚餐的菜谱已经决定了
而且城里还有好多怪物
不能对有困难的人见死不救哦！


为什么我会因为那句似曾相识的话……
而感到一种异样的疲劳呢？
真是灾难啊……
はぁ~
最后决定把松茸带给大家一起品尝！
松茸饭和陶壶炖菜做好了！
わーい
既可以吃，又可以用来作战！松茸可真是个好东西啊！
哎？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闭上嘴吃你的饭！
未完待续

文/浪燕陵
编/夜蓝



——《如龍見參》同人

严流岛之战的十年后，京都二条城，一处公家道场内。

现任德川家兵法指南的柳生宗矩站在道场中央，向一众围坐在四周的武士朗声说道：“近日，我们就要展开与大阪的最后决战。众所周知，我们德川家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在正面战场上绝对稳操胜券。”

“但是……”宗矩话音一转，“另外一个战场却并不是我们所能掌握的。而在这个战场上，又偏偏有一位将军大人必须要守护的人。”

他顿了顿，环视四周，在众人投来的目光中感受到了困惑和狐疑。

也难怪他们会产生疑问，在经过大阪冬之阵和一系列小规模的接触战后，大阪城已经沦为一座孤城。虽然在城内还有着数万兵马，但和德川家几乎无穷无尽的军队相比，这些兵力根本算不上什么。况且德川家不但坐拥大半个日本的人力和物力，而且帐下也是将星如云，伊达政宗、前田利常、藤堂高虎、井伊直孝、本多忠政等等，不是一代名将就是名将之后。而反观丰臣家，除了临时招揽而来的真田幸村和后藤又兵卫之外，就再也没有什么出色的将领了。可以说，不管是在哪一方面，决战双方的实力对比都相当悬殊。由此看来，德

川家应该主导着整场战争，何况总领德川方西军的是有着“狐狸”之称的德川家康，在这场意义重大的决战中，他又怎么会允许发生自己无法掌握的事情？而且还牵涉到一位形如他软肋一般的殿下？

“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一切都没有定论。”宗矩徐徐说道，“我们现在虽然尚未掌握那个战场，但你们中的一些人很快就会对它了如指掌。被选中的武士们将会在敌阵中穿梭纵横，作为将军大人的化身立下不世的功勋！”

说到激昂处，他不禁挥拳向天道：“谁，愿意在乱世的最后时刻，把握这个扬名立万的机会？”

“我！”“我！”“我愿意！”“我也愿意！”

在场的大多数武士都站了起来，剩下的十来个人在略作考虑之后，也全都跟在了大伙儿的身后站起身来。

“很好。”宗矩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是个需要保密的任务，他可不希望有多余的知情者——哪怕他们只是知道一些端倪。

“我们的具体任务是什么？那个战场究竟在哪里？那位重要的殿下又是谁？”一个看似武士首领的人问道，“现在，大人您可以告诉我们了吧？”

宗矩眯着眼睛看着这个满面胡渣的中年男子，心中涌起一股似曾相识的感觉。

“那个战场就在秀赖大人身边，那位重要的殿下就是秀忠大人的女儿——千姬殿下。”柳生宗矩一字一句地说道，不顾身边人的窃窃私语，“你们的任务，就是在最后的决战之前，将千姬殿下毫发无伤地带到将军大人面前！”

几个时辰之后，二条城内，家康的茶室中。

一位年迈的茶师正悠哉悠哉地为对坐着的两人沏茶。在那一碗碗清茶的洗涤下，密布在两人心头的阴云不但没有消散，反而愈发浓厚起来。

“宗矩，那件事情办妥了？”一向沉得住气的老人率先开口问道。

“报告大人，表面的准备已经全部完成。”柳生宗矩恭敬地答道。

“那实际的准备呢？”老人——德川家康拿起茶碗，一饮而尽。

“也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宗矩看着茶碗中自己的倒影，若有所思地说道。

“东风……真的……要惊动到他么……”向来运筹帷幄的家康居然也犹豫起来。

“大人，没有人比他更胜任这个任务，也没有人比他更有理由去救她。最重要的是，没有人比他更能让将军大人您放心。”宗矩徐徐说道。

“但你也是知道的，宗矩。”家康的脸上露出少有的慈爱神色，“他不单有理由救出千姬，而且更有理由带走……遥。”

自从化名为千姬之后，遥这个名字就很少被人提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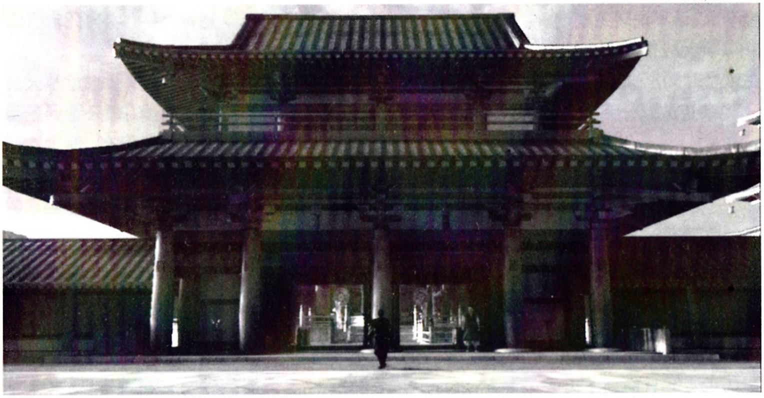
家康边说边坐直身子：“就像当年，他在严流岛带走佐佐木小次郎一样。只是那一次让我感到欣慰，而这一次将会让我感到痛苦。”

“他的剑是救人之剑，他曾经拯救了我，也将会拯救遥。”过去的小次郎，现在的宗矩抬头说道，“他只会带走秀赖大人的夫人千姬，但不会带走将军大人您的孙女——遥。”

家康一言不发地盯着宗矩，后者则将视线转移到了茶师身上。

良久，老人终于泄气似地说道：“我明白了。看来，我真是到了卸任的年纪了。”

他捶了捶自己的腰，接着涩声道：“去



吧，宗矩，不要让我失望。”

“是，大人。”宗矩拜伏在地，“另外，我希望能多带一个人去见他。”

“哦？”家康挑眉道。

“我在挑选出来的那群武士中发现一个熟人，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那个人应该是真岛五六八，‘他’最好的朋友。”宗矩报告道。

“宗矩，这件事由你全权负责。”家康命令道，“如果真岛五六八可以说服他的话，多带一个人又何妨？”

“是。”宗矩再次拜伏在地。

说服他……这谈何容易！他虽然有着救人之剑，但却早已弃剑不用。要想让他的剑再次灌注拯救世人的力量，就必须先拯救一个人——那就是持剑者本身。

大阪夏之阵前夕，京都外，祇园鹤屋前。

一身便服的柳生宗矩和真岛五六八静静地站在大街中央，对周围投来的好奇目光视而不见。

两人就像自亘古以来便屹立于此的顽石一般，任由一批批逃难的平民、寻求功名的浪人和奉命集结的武士在身侧川流而过，却自始至终都丝毫未动。

他们在等“那个人”。他们知道，“那个人”就在鹤屋里。虽然在严流岛之战后，大受打击的他已经舍弃了剑道，决定销声匿迹地过完下半辈子，但在德川家庞大的信息网下，他又能藏到哪里？

天下，本来就没有藏得住他的地方。何况他还想大隐隐于市，藏于繁华的京都之中，潜匿于远近闻名的鹤屋里？

宗矩不仅知道这十年来他住在鹤屋中的哪一个房间，甚至还知道他每天都做了什么，吃了几碗饭，上了几次茅房。

宗矩一直都在为今天准备着，他志在必得，却不是十拿九稳。

“都说了，你们要找的人并不在这里。”鹤屋的老板娘不知道第几次走了出来，说道，“你们站在这里，严重影响了我的生意，我……”

“既然这样，你就帮我带个话好了。”宗矩说道，“告诉他，千姬就是遥。”

“我都说了……”老板娘正要发话，却被迎面飞来的一枚金币噎住了。

“就当作是我赔给你的。”宗矩含笑道，“你应该明白，这些只多不少。”

“我明白，我当然明白。”老板娘捧着

金子，二话不说转身就走。

“大战在即，还有谁会在这种地方白白浪费时间？”真岛轻啐了一声。

宗矩微微一笑，不置可否。

不一会儿，一个杂役打扮的男人走了出来。他看上去虽然苍老了很多，但十年的闲杂生活并没有打垮他。

被打垮的只是他的剑，还有他的心。

“十年了，桐生一马。”宗矩嚅嚅道，“我知道，你始终放心不下遥。”

“的确十年了，佐佐木小次郎……”被称作桐生一马的男人也呼出了宗矩以前的名字，“我将遥托付给你，没想到你竟然将她嫁给了……你们又一次利用了她！”

“这是遥自己的选择，就像当年她选择将自己卖掉一样。”宗矩平静地说道，“因为遥厌恶战争，所以才主动嫁给秀赖大人，并希望以此缓解丰臣和德川两家之间的矛盾。”

“哼，你们还是辜负了遥的一番心血。”一马瞪着宗矩说道，“为了自己的霸业，家康大人连亲情也可以抛弃的吧？”

“为了霸业，也为了和平，家康大人不得不展开这场战争。”宗矩淡淡地说道，“虽然以战止战并非主战者所拥有的正义，但绝对是广施于时代和平民的正义，家康大人正是结束乱世的最佳人选。而且既然我来找你，就说明家康大人并没有抛弃亲情，他只是明白孰轻孰重而已。”

一马没有吭声，似乎也略为对方的言辞所动。

“你既然大隐隐于市，自然也有着尚未舍弃的牵挂。”宗矩不紧不慢地说道，“你总要为此重入战场。”

“重入战场？以遥的性命作为代价么？”一马猛地摇了摇头，“走进关原令我失去了浮世，踏上严流岛让我失去了扬羽，难道我还要搅这趟浑水，再次害死自己心爱的女子？”

他的双眼闪烁着光芒，回想起那天自己历尽千辛万苦回到祇园，却只看到扬羽的尸体时是多么地绝望和无奈。他击败了天海又如何？他在严流岛杀得血流成河又如何？他拯救了天下人，却拯救不了自己的爱人！

“你很清楚，现在的遥与其说是秀赖大人的妻子，还不如说是丰臣家的人质。”宗矩规劝道，“在如今的日本，只有你能救她。”

“我已经很久没有用剑了，我救不了任何人。”一马别过头去，说道。

“那是因为你还没有救回自己。”宗矩一针见血地说道，“机遇与挑战是并存的，不去尝试，你就只会失去。”

一马默不作声。

“一马……不，武藏兄弟，我对浮世和扬羽的死也十分难过。”发过誓要保护浮世和扬羽的真岛说道，“但让我更加难过的是，你根本不给自己机会，也不给遥脱身的机会！”

一马陷入了沉思，他的拳头已经握紧。

“时间已经不多了，去还是不去，一言可决。”宗矩抓紧时机说道。

一丝厉茫猛地在男人的眼中闪过。

“好，我去。”宫本武藏扬起头来，坚决地说道。

在德川家安插在大阪的内应小幡勘兵卫的帮助下，趁夜溜进城内的武藏和真岛不一会儿便弄清了遥的所在，没费多少功夫就潜进了本丸的府邸中。

“没想到丰臣家的内部居然混乱到这个程度，居然连本丸也这样不堪一击。”真岛半伏在树丛后轻声说道。

“在这里，对方即使发现了我们也不会过于声张。”武藏分析道，“大战前夕，被人夜袭本丸可不是一件振奋士气的事。”

“我倒没有想到这一点。不过，既然当年我们杀得了德川秀忠，今天也肯定救得了遥。”真岛笑着说完，拍了拍武藏的肩膀，率先跃了出去。

“谁！？”一个巡逻的士兵觉察转身，恰好看见了那片将要夺去自己生命的剑光。

“你爷爷。”真岛脚步不停，几乎是一瞬间便闪过了几丈的距离，将犹如翅膀一般的两轮剑茫送入了两个近侍的胸中，轻而易举地拉出了两朵绚烂的血花。

同一时间，武藏也解决了两个藏在暗处的近侍，飞身来到真岛面前。

“你怎么抢了我的活儿？”他皱眉道。

“我是怕你还没有找回感觉……”真岛话音未落，武藏的剑就从他耳侧闪过，将一个从屋檐翻下的忍者钉在了横梁上。

“看来是我多虑了。”真岛拍了拍后脑勺，和武藏一同拉开了府邸的大门。

“啪！”随着一声清脆的响指，原本漆黑一片的府邸猛地亮了起来。就在两人眯了一下眼睛的刹那，两把长剑便分攻两人，逼近眉睫！

门内有很多士兵！看来丰臣家的人早已对他们的行动了如指掌！

“嘿。”武藏双剑光芒倏盛，扬手洒出一片银波，恰好挡住攻来的两剑，还腾手将真岛推向一边。

“呜。”突袭的二人还没来得及站稳便身首异处。

“呀！”又有三人大呼着迎了上来，武藏神色一暗，手中的双剑却毫不停留，化为两条眩目的游龙随身绕过三人的腰际，带起三潭染血的月光。

“我是二天一流·宫本武藏！无名小卒就不要出来送死了！”武藏垂下双剑，任由鲜血跟随着脚步划出两行直线。

直到这时他才看清楚，这里是府邸中的议事厅，在长长的厅道末端站着一个脸上有刀疤的矮小男子。

“久仰了，宫本大人。”男子遥遥一揖，“我是丰臣家军师真田幸村，已经在此恭候多时。”

武藏一愣，问道：“你已经知道我此行的目的？”

说话间，又有几名士兵冲了上来，他双剑一挥，毫不留情地便将他们各自刈成了两片。他的目光穿过血雾凛然一扫，吓得周围的士卒都倒退数步。余光所及之处，他看到真岛也已仗剑跟了上来。

“我只知道，千姬夫人绝对不会跟你走。”幸村有条不紊地说道。

“哼，这倒未必。”武藏大踏步跨前，长剑就要再次振起。

“你们都可以退下了。”幸村负手对士卒们说道，“面对从千军万马中杀回来的宫本武藏，你们的后退并不算是胆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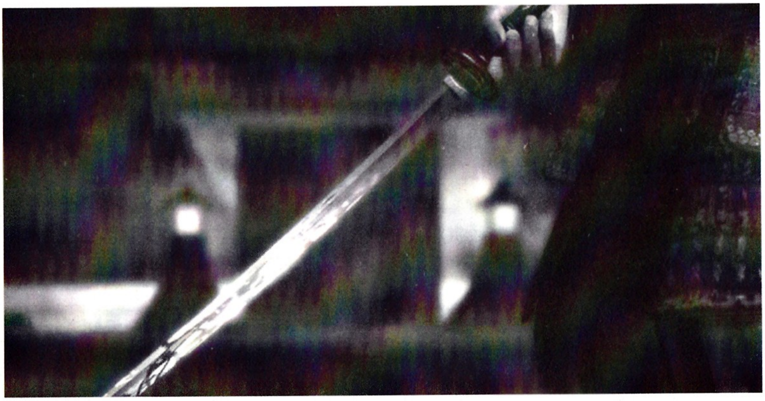
此话一出，士卒们如获大赦，随即便朝四周散开。

“要拦下你，只要我们真田家的武士就足够了。”真田幸村胸有成竹地一挥手，便有四道黑影从他身后黑漆漆的屏风中窜出，分取武藏和真岛。

武藏一看迎面二人的身法，眉头就不禁一皱。是甲贺的“缩地”之术和伊贺的“步影”之术！这些人都是忍术高手！

转念之间，两名忍者便从上下两路分别攻至近前。只见一个使两把苦无，宛如鹤嘴般啄向他的下盘；另一个则擎着一个大铁轮，分光裂影般袭向他的胸前。

“喝！”武藏大喝一声，倒退半步，蓬



勃的剑气匝地扫出，先是逼退了下方的苦无，然后左手剑一点地面，右手剑匹练般一晃，连人带剑跃起从侧面斜斜地射向持轮者的面门！

联手的二人变招也是极快，空中的忍者一脚撑向下方同伴的后背，在借力后翻的同时也将同伴送到了武藏的身后。两人一前一后，立时成了夹攻之势。

武藏心念数转，情知遇上了劲敌，连忙沉身落地，舞剑护身。

“当！当！当！”身后飞来的三记手里剑被他借势带向身前，在持轮者回轮挡格的间隙，他抓紧时机抡剑后斩，一招就将后方忍者逼退数步。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武藏长啸一声，手中长剑化为两线流星，在虚空中拆出两道闪电状的剑痕，兀地就把后方忍者手里的两把苦无断成四截。

“才藏！”真田幸村轻呼一声，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持轮忍者见同伴有难，冷哼一声，挥起巨轮就奋不顾身地扑向武藏后背。

一丝笑意从武藏嘴角泛起，他前剑驻地一停，后剑幻作一团剑网回身飞泻，有如飞瀑冲击，向着门户大开的持轮忍者鼓涌泄出！

“佐助！”被称作才藏的忍者惊呼，眼看武藏的这一剑势如破竹，却无从接手！

正在武藏以为得手的时候，一把铁镰呼啸着从旁荡出，硬生生地将他的攻势锁住。

“哦？三个打一个么？”武藏手腕一翻，轻巧地挑开锁镰，和身再次迈前，手腕一抖，又一次杀入战团。

“来吧！一起上吧！我很久都没有打得如此痛快了！”只见他手中的双剑忽如奔雷，忽如惊鸿，忽如玄蛇吐信，忽如青蟒盘枝，忽战身前，忽敌身后。虽以一敌三，竟是浑然无惧。

另一边，真岛也与两个分别使棒和使枪的武士缠斗在一起。斗不过十合，他便捉了一个空档，送剑疾出，在激起一阵尖啸剑风的同时突出了两人的包围。他正要追上武藏，却冷不防瞧见四条人影从四方夹击而至，再加上身后的二人，六样兵器一同向他攻来！

原来真田幸村已然看出两人武艺的高下，便使出了诱敌深入的战术，意欲先将他击杀当场！

果不然，双方一经交手，一名武士便

一剑削中真岛的肩膀。一蓬血珠从他的左肩飞起，像一群扑火的飞蛾，追向那掠过的青茫。

"真岛！"武藏眼见局势有变，剑势立时一开，一道无坚不摧的剑意骤地弹开身侧三人，人剑合一地射向包围真岛的六名武士。

"取武藏！"真田幸村大喝，九人同时变招，舍真岛，一齐向武藏杀来！局势又变！

"这……"真岛一跺脚，想上前助攻，却一时无从下手。

"杀！"武藏大吼，双剑如碧波，如冥火，如惊风，如紫电，在周围一丈的空间内闪耀吞吐，纵横咆哮，飞溅倾洒，将九人一一打退。

"好……"真岛的喝彩声刚叫了一半，就突然看见幸村背后的屏风里亮起了一点火光，心里暗叫不好。

刻不容缓间，真岛当机立断，挺身便纵向武藏身后！

"砰！"火绳枪响，真岛应声落地。

"真岛！"武藏眦珠迸裂，一手捡起地上一截苦无，扬手就射入前方屏风！

"咔！"一声脆响，火绳枪断成两段。

"十藏！"幸村低喊一声，不知是责是赞。

"这就是真田家的武士道么？"武藏收剑抱起中弹的真岛，切齿道。

围着他的九人趁机重组阵势，严阵以待。

"非常时期，只好行非常手段。"真田幸村凛然答道，"莫非你堂堂天下第一剑客，暗闯敌营，窃盗人妻，又是剑士之道么？"

武藏顿时语塞。两阵交锋，兵不厌诈，过分讲求道义便是食古不化，为了个人的道义很可能会断送无数士卒的性命，这点武藏也懂。况且对方只是为了保卫本丸，双方之间早非武士间的单打独斗，又怎么说得上是对方冷枪偷袭？

"武藏……"真岛勉力说道，"不要管我，去救遥……遥……"

"真岛……"看着这个多次与自己出生入死的战友倒在面前，武藏一时间百感交集，痛不欲生。

真田九勇士见状，正想乘机将其击倒，却被真田幸村喝止。

"回来。"他看着眼前的剑客，心中升起一丝耐疚——显然那一枪并不在他的计划之中。

"叔叔！"就在这时，一声呼叫传入武藏的耳中，令他虎躯一震。

他猛然抬头，看见一名华服女子急奔而来，身后还跟着四五个神色慌张的婢女。

"遥？"武藏的眼中再次燃起了光芒。

"嗯。"眼前的女子激动地点了点头。

十年未见，当年的小女孩已经出落得婷婷玉立，明眸，蜜唇，皓齿，青丝如绸，肤细如玉，已隐有倾国之姿。

武藏一下子看得出神，遥也含笑望着他，两人就这样对视着，十年的辛酸苦闷，十年的颠沛流离，都在不言中化为了重逢的甘甜。

"我这次来，是想带你走。"武藏率先开口，手再次握紧剑柄。

"不，叔叔。"遥决然地摇了摇头，"我很高兴可以再见到你，但我并不打算跟你走。"

"什么？"武藏打了个突兀，"你是被迫这样说的？"

"不，这是我自愿的。"遥说道，让武藏想起了宗矩的那番话。

“这是遥自己的选择，就像当年她选择将自己卖掉一样……因为遥厌恶战争，所以她才主动嫁给秀赖大人，希望以此缓解丰臣和德川两家之间的矛盾。”

难道说……遥真是……武藏只感到一阵天旋地转。

她真是因此而喜欢上了丰臣秀赖么？

“我不能在这个时候弃秀赖大人于不顾。”遥径直说道，“我不会逃，也不需要逃。我会作为丰臣家的一员，和爷爷轰轰烈烈地决死一战。”

武藏闻言倒退半步，眼神扑朔迷离。

“听到了吧，宫本大人？”真田幸村说道，语气中却殊无喜意，“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原来如此，我明白了。”武藏垂下头，声音嘶哑低沉，“你们上吧，我会轰轰烈烈地战至最后一刻。”

“不，你们谁都不允许上。”遥斩钉截铁地说道，“血已经流得够多了，我不想再看见死人。”

武藏脸上闪过一丝欣慰，抱起昏迷了的真岛，转身离开。真田勇士们犹豫了片刻，正要追上，却被真田幸村制止。

“让他去吧，谁都不要阻止。”真田幸村缓缓道，“他的心已死，杀不了任何人。”

大阪城城郊。几点星光刺破天幕，显得孤独而又零碎。

“放我下来吧，我知道自己不行了。”醒转过来的真岛忍痛说道。

武藏不答，依旧拔腿飞奔。

“没有用的，武藏，你不用费心救我了。”真岛虚弱地说道。

“我要是连你也救不了，还说什么救其他人！？”武藏终于忍不住悲吼道。

“你错了，武藏。”真岛神色一振，已经到了回光返照的地步，“你的任务是拯救天下人，拯救遥，而我的任务就是拯救你。”

武藏浑身一震，停下了脚步。

“本来，我要保护和拯救的应该是浮世和扬羽才对，但我错过了机会。”真岛挣脱武藏的手臂，瘫坐在地上说道，“为了在愧疚中拯救我自己，我只好和你一起参加这个任务，保护浮世和扬羽都深爱着的你。”

他的脸上露出宽心的笑容，“现在，我已经做到一半了，我已经保护了你的人……答应我，请让我做完剩下的一半——拯救你的心……”

弥留之际，真岛也顾不得那么多，硬是要武藏答应。

武藏扶住真岛，十数年间的杀戮生涯一幕又一幕地在脑海里闪过，大悲大恸之下猛地灵光一现，似乎洞察到了什么。

“我答应你，我答应你……”武藏把握住脑海里的那一点清明，“只有坚信自己可以做到，才可以真正做到。”

“没错……你终于明白了……”真岛满意地点了点头，“假如对信仰抱有怀疑，人们就会失去前进的力量……所以，请在谨慎决定之后……不要再有怀疑。”

说完，真岛头一偏，就此睡去。

“不要怀疑自己的决定……”武藏轻轻地放下真岛的身体，喃喃说道，“我只是希望，用我的剑以战止战，开创一个没有战争的时代。”

十年前，他单人独剑挫败了天海的阴谋；十年后，他是否能够再次达成自己的梦想？

数日后，大阪夏之阵决战当日。

大阪方的后藤又兵卫和真田幸村各率大阪城一半兵力，先后从四天王寺出发，赶



往道明寺会集。他们的计划是在合流之后越过国分岭，抢占小松山，然后居高临下直捣家康和秀忠的大营，一战而扭转乾坤。

但是，当后藤又兵卫赶到道明寺之后，却迟迟未见幸村的身影。为了不殆误战机，他当机立断，不顾孤军深入之忌，攻占小松山，独自面对德川方的强攻。

一向指挥若定的名将真田幸村，究竟遇上了什么事情？

另一方面，真田军本队。

看着周围几乎伸手不见五指的浓雾，听着不时被偷袭的报告，幸村不禁双眉紧锁，一面愁容。他并不是一个会在部下面前展现不安的人，但无论是谁看到现在的行军速度都会有所担忧——更何况他很清楚这一战的成败就在于自己是否能及时赶到。

“报！后军刚被一队数十人的武士偷袭，损失三人！”斥候飞马传报。

“报！右军刚被一群弓箭手突袭，损失两人！”又一骑斥候飞报。

“这些狡猾的家伙……”幸村狠狠道，“不要管他们！他们人数不多，只是想拖延时间，我们不要中计！”

“传令下去！保持警惕，加快行军速度！”他命令着，双腿一夹马肚率先提速。

*我知道是你，武藏。*幸村看了看身旁重兵把守的马车暗忖道，*你已经知道了么，她在我这里。*

想到这里，他的头就不由得痛了起来。

“什么！？您要我带上……千姬夫人？”幸村望着坐在上首的秀赖的母亲——淀姬，惊讶地问道。

“没错。我知道这有违武士之道，但生死存亡在此一战，我们只能孤注一掷。”这位大阪城的真正统治者说道，“以千姬作为威胁，让家康投鼠忌器，然后一举将其击破。”

“先不说这一策略是否有效，千姬夫人可是秀赖大人的妻子，他会答应吗？”幸村问道。

“兵临城下，还由得他不答应吗！”淀姬不耐烦道，“我已经叫他亲自去办这件事。”

幸村暗自叹了一口气，无奈只好领命。

千姬将丰臣家当作了自己的家，可丰

臣家却没有将她当作自家的人。幸村虽然不齿于以女流作胁，但面对位外强中干的绝望寡妇，却不忍心当面击碎她的幻梦。

既然如此，只好将计就计，将千姬带出大阪城……幸村暗暗地下了决心。

“报！前方遇上敌军！”斥候的报告声将幸村拉回到了现实。

“有多少人？有背旗和家徽么？”幸村马未停蹄，平静地问道。

“约有三百来人，都是无主武士！”斥候大声答道。

“好！列阵迎击！”幸村一挥军配，奋然下令。

你想以区区三百人拦住我么，武藏？

真田军前方百丈处，三百名武士排成三排，躲在临时布置好的拒马阵地之后，屏息静气地等待着对方的冲锋。

*真田幸村，为了遥，为了天下人，我必须挡下你。*武藏站在阵中，抚摸着身侧插在地上的挡板，心道。

一波又一波的“赤备”犹如水银般灌向武藏的阵地，将骑兵的冲击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纵然有用偷袭争取的时间所建造成的防御阵地，仅有三百人的武藏一方也无法完全挡下真田军继承自“武田流”的赤备强攻。武藏知道只守不攻肯定撑不了多久，便带领一小支分队直插对方中军。

遥，我来了。真田幸村，放心地将她交给我吧。

一日前。德川家阵中，武藏见到了小幡勘兵卫派来的密探。

“你是说，幸村已经知道了小幡大人的身分？”武藏惊讶地问道。

“是的。”密探恭敬地答道，“他还要小幡大人告诉你，明天他会带上千姬夫人一同出阵。”

“这样呀……”武藏若有所思地抬头仰望远处的大阪城。

真田幸村，这个人，真是让人捉摸不透。

震天杀声之中，武藏冲在最前，他将左右双剑完全使开，就犹如收割生命的死神一般，每做出一个动作都引发一声惨叫，每刺出一剑都掀起一片血雾，每踏出一步都赢得一寸血土。

不过，战场并不是个人主宰的地方。真田家的士兵七八人一组，组成阵势轮番向他发起了进攻。雨点似的长枪从四面八方不停袭来，还不时夹有一两次自杀式的冲锋——他们在武藏的手下虽然都走不过一个回合，却为同伴制造了不少机会。

尽管武藏所向披靡，但在前进的同时也付出了不少代价。有两个把握住机会的士兵刺中了他的腰部，还有一个就地滚来的士兵砍了他脚踝一刀。

望着在不远处从容指挥的幸村，武藏有种永远都无法靠近他的感觉。整支真田军就像是幸村的手脚一样，正在用个人所不能抗衡的力量禁锢着他。

就算是在严流岛，面对着十倍于此时的敌军，他也没有像现在这般绝望过。

人力总有穷尽时，武藏也深知这一点，于是把心一横，决定全力一搏。

就在他要使出压箱底的杀招之时，幸村突然策马而来。

在真田十勇士的簇拥下，这位运筹帷幄的将军领着身边的马车，以战场上难以明状的姿态来到了武藏身前。

“武藏！”幸村大喝道，“不要再作无谓的挣扎了！你已经输了！”



武藏闻言往四周一瞧，才猛地发觉自己带来的三百名武士都已经被杀散，再也无法对真田军构成任何威胁。

“虽然我失败了，但这场仗你也输了。”武藏洒出一阵剑雨，将周围的士兵逼开数丈后停剑说道。

“这场仗我早就输了。”幸村摇头说道，“自从秀赖大人连大阪城的城门也不愿意踏出，而德川大人却以七十五岁高龄越过六百里河山亲赴前线时，丰臣家就已经彻彻底底地输了。”

“既然你知道此仗必败，又何必白白送死？”一个女声从马车中传出，带着无尽的悲哀，“这些士兵和你一样，都是无辜的。”

武藏认出那是遥的声音。

“我不会勉强我的士兵，他们和我一样，都是为了追求武士的最后荣誉拼命一战。”幸村淡然道，“我们已经无路可走，轰轰烈烈地战死就是我们最后的归宿。”

他周围的士兵都暗暗地点了点头。

在场的士兵大多数都是以前真田家或者武田家的武士，自从领地被夺之后，他们就一直过着有如丧家犬一般的日子。或许，在这个战国最后的战场上驰骋，才是他们真正的救赎之路吧。

“这些就是构筑太平所必要的牺牲么。”遥有感而发，“我实在不想再看到人们自相残杀。”

“这就是武士的黄昏呀，夫人，不……遥……殿下。”幸村一拉缰绳，将马车带向武藏那边，“武藏！在日落之前，请你将这个世界的月亮带走吧！在我们燃尽最后一点光芒之后，我希望这个世界都能够润泽在这般皎洁的月光之下。”

说完，幸村一牵马头，返回中军。

“叔叔，我们就只能这样看着真田大人以卵击石么？”遥从马车中探出头来，焦急地问道。

她的脸上挂满了泪痕，每一道都和丰臣家有关。

“不，在九度山隐居多年，他等待的就是今天这最后的一刻。”武藏望着幸村坚挺的背影，心中生出惺惺相惜之意。

不远处，真田幸村抽出佩剑，直指前方，“兄弟们！驰援小松山！”

一丝阳光透过浓雾，停留在那明镜一般的剑身上，隐约泛着一道如月的荧光。

当日，幸村从丑时出发，直到中午时

分才赶到藤井寺村口，比约定时间足足迟了七个小时。而孤军奋战的后藤又兵卫，早在三个小时前就因为突围失败而中弹身亡。

所谓的战术选择，无非就是对自己战死方式的选择而已。

翌日，幸村在四天王寺高地以一万二千人的兵力与十八万德川军展开了激战。冒着伊达家八千挺铁炮，真田军迂回到德川军的西侧，以影武者突击战法制造混乱，连破德川军数阵。以真田十勇士为首的影武者，曾一度突入到德川家康的本阵之中，使德川方陷入混乱。自三方原败战之后，家康首次产生了自杀的念头，"真田日本第一强兵"之名自此流传后世。

下午，幸村从四天王寺西门退却，据称在安居天神寺内被越前小卒西尾仁左卫门讨取了首级。

第二日，大阪城宣告陷落。

数日之后。大阪城城郊，一个新挖的坟墓前。

"没想到那个家伙给我挖的坟，最后居然会用来埋葬你。"独眼武士一边往墓坑里填土一边自言自语道，"像我们这种人，又怎么会轻易死掉呢？"

他下意识摸了摸自己胸前的伤口，"当日他突发奇想地给我留了个通气孔，等一下我也如法炮制吧。"

墓坑里，是一个盖在六文钱旗下的矮小男人。

完





文/苍月零星 编/夜蓝

「一百年……对于人类来说，或许是相当难熬而漫长的时间，但在熟睡的机器人看来，那不过是转瞬而已……」

无法分辨眼睛是否睁着，肢体的触感都被黑暗尽数吞噬。在这虚无的世界里，方向感成了无关紧要的东西，仿佛为了增添些微生趣，某个遥远的声音掠入空间，荡漾出一片模糊的影像。

奔跑声、喘息声、枪声、倒地声、巨型机械的尖啸声……

“呼……呼！是死路！？”

“不，我感觉到里面有强大的力量，一定就是这里！”

“好，交给我了。雪儿小姐，请躲在后面！”

一声爆破轰的响起。

“他就是……传说中的英雄——杰洛？”

……杰洛？少女说出了一个似曾相识的名字。原本再也无法回到身体的意识，开始在嘈杂紊乱的思绪之中寻找着失却的记忆。

“机器人应该跟人类一样，会说话，会吃饭，会开玩笑，会对可怕的事物感到恐惧，也会恋爱……拥有各种各样的感情。输入程式，执行命令，那样的机器人，不是太可怜了吗？被当作非正规品而进行处理的机器人们，在这个世上根本就没有可以回去的地方！这种后果究竟是谁造成的？为什么要战斗？杰洛，为了什么而战斗？……一次又一次，将叛乱的昔日战友逐一清除，在这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之中，我……”

急促的警报音搅乱了我的思绪，不停闪烁的腥红灯光刺激着眼睑。或许能

试着睁开眼睛了吧，我刚这么想，就有一个声音响了起来。

「区域5567发生机器人暴动，对方使用最新武器占领了Sky Lagoon（空中都市）！这支军队，目前认为是雷普利弗斯！」

“雷普利弗斯？”

跟我隶属的反乱猎人一样，那也是专门打击非正规品的队伍。然而，后者的成员全都是思考型半机器人。陷入梦境而无法自拔的思维中条件反射般出现了这样一条信息。

一旦拥有感情，就连思考方式也会跟人类大同小异——正如人类之中会有罪犯一样，当机器人的想法走入极端，并转化成对人类不利的行为而表现出来时，他们就会被当成发生故障的非正规品，由猎人加以处理。

——发动暴乱，就相当于抹杀自己。

“……明白了，马上出动。”

时间以超常的速度流逝而去，像是放映速度过快的幻灯片，将周遭的景物拖曳成难以辨清原貌的模糊残像。于是，向前飞奔的时间将我卷入了色彩的漩涡。

当时间再次恢复正常流速时，我手中的光剑刚好削断了防卫机械所持的武器。在爆炸光团亮起的一刹那，高速公路尽头的预警墙映入了我的眼帘。

——暴动机器人破坏了动力炉，现在这座Sky Lagoon似乎正在坠向地面。

我甚至可以想像到地面街市与这座庞然巨物接触的瞬间，拔地而起的火焰吞没一切的景象。再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必须做点什么才行。

正这么想着，又一批敌人不知疲倦地扑了上来。

避过士兵投出的榴弹的同时，光剑趁势穿透了机械刺球的身体。我借着爆炸掀起的气浪纵身一跃，顺势向前翻滚，在空中使出了回旋斩。放肆地划出一道道巨大圆弧的剑刃将迎面飞来的机械蜻蜓绞成碎屑。着地之后，顺服于落地的冲击，我径直压低身姿，一个冲刺突破了雨点般倾下的零件。

就在这时，地面突然剧烈地震动起来，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传出钢材崩毁的轰然巨响，摇晃的世界眨眼间被割裂的公路开口所喷吐的火舌染成了压抑的铁锈色。

——该死，来不及了吗？这个东西一旦落到地上，会酿成多大的灾难啊！

「杰洛，听得到吗？Sky Lagoon即将撞击地面，请迅速脱离！现在开始计时，10，9，8……」

——只剩下十秒，就算动作再怎么快，想要挽回颓势也是不可能的吧。

“啧，没办法了……”

「OK，开始传送。」

“等一等！”

在感到双腿被分解成传送数据的刹那，一种异样的感觉刺入我的神经，一股外力强制中断了传送。



「杰洛！？」

“这个声音是……”

「怎么了？」

我好像产生了幻觉，一群黄蜂把我的脑袋当成了自己的巢，在里面嗡嗡地吵闹着。

“唔……唔呃！”

「……杰洛！没时间了……沙，沙——！」

※※※※※※※※※※※※※※

一股浓烈的焦臭味把我从不清醒的状态中唤回现实。环顾四周，除了只能以“废墟”来形容的残垣断壁之外，什么也没有。

“这里是……”

「杰洛，你刚才掉下来了。」导航员的声音听起来似乎没好气。

——也就是说，这里是Sky Lagoon的正下方？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脚下踩踏着的这块崎岖不平的土地，不久前还是一个人来人往、充满欢声笑语的商店街。然而现在，那些值得聆听的美好声音，却都随着面目全非的街道而不复存在了。

想到这里，我不由得咬了咬牙，“可恶……非正规品，决不能原谅！”

越过张开血盆大口的地层，前方出现了狰狞的设施残骸。成堆的钢板与瓦砾下方，隐约传来虚弱的求救声。斩开几乎要贴合在一起的两块巨石后，我在地面凹陷的夹缝间，找到了一名幸存者。除了感慨其毫发无伤的好运之外，更让我惊讶的是，那张即使身处险境也始终不失坚强的清秀脸庞——拥有熟悉感觉的少女，欣喜若狂地睁开了眼睛。

“杰……洛？”显然是经历了非常可怕的事，她的声音有些颤抖。

“爱莉丝！这不是爱莉丝吗？”

“……杰洛，你是来……救我的吗？”爱莉丝双手交叠放在胸前，松了一口气似的说着。

“不……碰巧、路过。”

“真是的，还是那么不坦率……”

随着我下意识地撇开的目光、歪过脑袋，她噗哧一声笑了。“

太好了，是真的杰洛。”

——比起获救，她更希望眼前的杰洛并非幻觉。她只是在为这件事而高兴，就好像为了一块小小的棒棒糖而手舞足蹈的孩子，永远如此天真。

说真的，我有点害怕这个女人。

和她四目相对的时候，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射来的电流总是能够偷袭成功，我的舌头会变得麻木，只能挤出含糊不清的词汇。她该不会是在属性上克制我的那一类机器人吧？我不止一次地这么想过。

※※※※※※※※※※※※※※

「我们在军工厂发现思考程式陷入混乱的机器人。任务是潜入军工厂，将这些非正规品彻底清除。」

——又来了！

决不容许背叛，一旦失去自我就要加以抹杀，这就是人类的做法。究竟什么是“非正规品”？所有的机器人，到最后一定会变成非正规品吗？会不会哪一天连我自己也将失去所有，成为无家可归的机器人呢？如果真的发生那种事，让战友为自己结束痛苦不就好了？

撇开这些无聊的疑虑不谈，这座军工厂的守备似乎有些过于松懈。潜入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从刚才起就一直没有收到警告讯息，大概是没侦测到额外的危险吧。因为信赖导航员，所以必须把生命完全交托给他们，现在也只有前进了。

「请、请等一等！」

——太迟了！

嘟——嘟——嘟！

响彻整座基地的警报淹没了导航员接下来的话语，其中还夹杂着尖锐金属肆无忌惮地破开空气时所发出的长啸。

就在我转身的刹那，一颗飞弹正拖着泛白的尾烟扑面而来……

砰！

气急败坏的我攥拳砸向控制面板。

“这个任务的导航员究竟是谁？为什么没有适时发出警告？”令我不快的并非任务失败所带来的损失，而是破坏了信赖关系的导航员，“这本该是轻而易举的任务……”

“是、是我……”

不易察觉的角落里传来了微妙的响动，如往常一样，每当我发火的时候就会变得鸦雀无声的众人，仿佛抓到救命稻草般将目光投向声源。

——有些耳熟的声音。

然而，身体略微不自然地蜷缩着的少女，似乎压根不想让我看清她的容貌，刚站出来就深深地低下了头。

“对不起，是我的错！”

“你叫什么名字？”不知不觉，我紧握的拳头松开了。

“那、那个，爱莉丝。我叫爱莉丝，是新来的导航员，因为我的疏忽而让杰洛先生遇到生命危险，实在非常抱歉！”

话音未落，少女再度夸张地鞠了一躬，继而掩着面夺路而逃。

——这家伙，我完全没机会看到她的脸嘛！

※※※※※※※※※※※※※※

溪水般轻盈徜徉的曲调，随着天窗洒下的柔光，在走廊尽头静静流淌。有琴声的房间的门似乎没关，我倚在墙边漫不经心地瞥了一眼——虽然偷偷摸摸绝非绅士的作风，不过，我的本意只是不忍心打断那令人心情平和的音乐。

少女端坐在那架老旧钢琴前，灵活的手指在琴键上跳着欢快的舞蹈，流畅的乐曲在房间中回荡着。慢慢地，她闭上双眼，仿佛在用跳跃的手指谱写一段凄美动人的故事，演奏在一段激昂的高潮之后渐渐回落，最终以一个震撼的音符宣告谢幕。

我轻轻推门走了进去，少女诧异地转过身来，看到我的瞬间，又惊慌失措向后趔趄。她的身后是那架钢琴——我可不想听到众多琴键合奏的噪音——心头无奈地轻叹一声，紧接一个箭步冲上前去。在托住她娇小的身体，使她的后脑不至于跟钢琴来个亲密接触的同时，我总算能够仔细端详她的脸了。当然，死盯着别人的脸也绝非我的兴趣，只不过在对上她双眸的瞬间，毫无征兆的一阵电击蓦地将我的身体烧得火烫，就连思维也变得有些迟钝起来。

——这、这种感觉……难不成，我……我短路了！？

所幸，不妙的预感在少女挣脱我的手臂，并羞怯地扭过脸去的刹那就消失了。紧接着，莫名其妙的尴尬将整个房间带入了漫长的沉寂。

“那、那个……”就在我下定决心转身离去的时候，少女突然说道，“今天的事……真的很对不起！”

迈出去的脚步又收了回来，我扭头看着少女的背影说：“你叫爱莉丝是吧？”

“嗯……”

“告诉我失误的理由。”

“……”爱莉丝把头垂得低低的。

然而，不一会儿又像是通过自我暗示找回了信心，将头猛地扬起，顺滑的

长发随着这个动作轻漾了一下，“因为是杰洛……”

“……？”

“因为会听到我的声音的人……是那个传说中的反乱猎人杰洛，是如此伟大的人物，所以……一想到这种事，我就无法压抑心头的紧张与不安。如果汇报了错误的讯息该怎么办？如果因为这样而被杰洛先生讨厌的话该怎么办？这些念头片刻不停地在我脑海里浮现，所以我……”

传来衣料摩擦的窸窣声，像是觉得很冷似的，爱莉丝紧紧抱住自己，她的双肩颤抖着：“……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心想着一定要给杰洛先生留下好印象，可是现在，好像说什么也没用了呢。我一定……被杰洛先生讨厌了。”

“……”我暗自苦笑了一声，把身子靠在墙上换了个舒服的姿势，望向映出整个满月的天窗，“哼，真是无聊。”

“我就知道，呜呜呜……”

——喂喂喂，怎么说哭就哭啊！

“等等、等一下，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清了清嗓子，再度把视线转向星空，“……英雄跟普通人是没有任何分别的。”

“哎？”

“……所谓英雄，就是依靠着许多人的努力，一步一步成为传说的。”我不由自主地撩起了嘴角，“没有患难与共的同伴，就不会有英雄的存在。英雄并不是神，他没有拯救一切的力量，有时候……甚至会让自己失去重要的东西。”

为什么要对她解释这些，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正因为是平凡人，才会拥有各种各样的情感。会开心，会愤怒，会恐惧，会失落……拥有一切该有的表情。只有这样，才是真实的存在吧。我不太懂得表达，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真的吗？”她的颤抖渐渐地缓和下来，“那我……该怎么做呢？”

“根本就不需要觉得特别，像往常那样就行了。”

“嗯，我知道了。”少女擦干眼泪破涕为笑。

然而就在她非常精神地转过身来，配合道谢的话语投来一个微笑的时候，怪异的感觉再次涌上全身，我的四肢突然变得僵硬无比。

——怎么回事？难道我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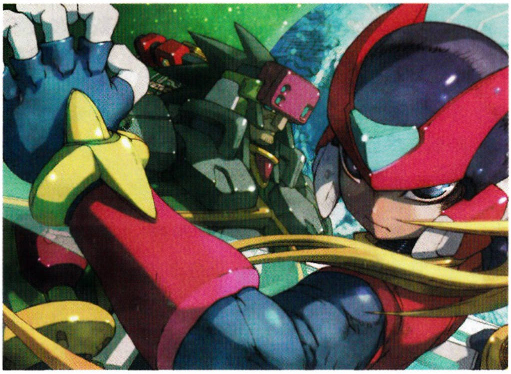
砰！

——一定是因为这个女人！她是杀手？还是间谍！？可恶，不要靠近我！

“杰洛先生，杰洛先生？你怎么了？请振作点！哇，快来人呀！杰洛先生昏倒了！”

※※※※※※※※※※※※※※

“噗——哈哈哈哈哈！”鼓着脸颊忍耐了许久，他终于把腮边多余的空气



吐了出来。

“你笑什么？”

“真……真是太好笑了！”面对我杀气腾腾的眼神，他似乎没有收敛的意思，“还说什么……传、传说中的英雄！哈哈哈！”

“我的身体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快说！”

“嗯，听过你的描述之后，我极其专业地认为，你的症状一定是——”

看到我作势摸索背后的光剑，他急忙打了个哆嗦让自己恢复正常，接着一字一顿说道：“恋·爱·了！”

说完，继续倒地狂笑。

“恋爱？！”虽然很想一刀剁了他，但念在他是基地为数不多的工程师，我只好咬咬牙克制住冲动。

“哈哈哈……没错，你说你和她的目光一旦相对就会感到周身滚烫，除了爱上她之外绝对没有其他可能！”

“那我现在头脑发热，难道你想说我跟你也在恋爱吗？”

“不！”他推了推眼镜，“你这是恼羞成怒……救命啊，杀人啦！”

“别跑！”

——可恶，说什么恋爱了！恋爱……？怎么，有种莫名的感觉。

※※※※※※※※※※※※※※

嗷——！仿佛是一只猛兽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咆哮。

眼前，早已成长为一名优秀导航员的爱莉丝，此刻正害怕地缩起双肩。

“那个巨大的暴走机器人，突然袭来……”可怕的回忆被再度勾起，爱莉丝咬紧下唇摇了摇头。

“待在这别动，爱莉丝。我马上去收拾它！”

越过废墟，我往龙型机器人肆虐的方向追去。然而，不祥的预感却如毒蛇一般纠缠不清。这只部队真的是雷普利弗斯吗？可恶，没时间考虑了。不赶紧打倒它，破坏就会更加严重！

绿色的飞龙虽然巨大，但动作却迟钝得很。轻松格开数次爪击之后，我使出大跳翻身闪过一连串的电磁炮。飞龙趁机扇动钢铁巨翅攀往更高的天空。

——哼，无谓的挣扎……

片刻，浩瀚云海的一角被撕裂，崭露头角的绿色光点朝这边疾速逼近。在即将撞上的瞬间，我风驰电掣般拔出光剑，一道闪电当头劈落。握剑的右手感受到惊人重量，就连脚下的地面也龟裂深陷。被压成粉末的大理石块扬起漫天尘沙，腾地升起白雾取代了眼前的一切。

——去死吧！

稍一用力，飞龙嘶吼一声从我的两侧穿过——继而被斩为两半，扑倒在身后的泥土中。

再度赶回爱莉丝那里时，她已经被一名军官模样的机器人抱在怀中。

“杰洛，真是好久不见了。”面容坚毅的男子首先开口说道。

“卡尼尔，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没错，眼前这个人，既是雷普利弗斯的高级军官，也是爱莉丝的哥哥——曾经与我共同对抗过非正规品的强大战士卡尼尔，不祥的预感愈发鲜明地涌上心头。

“我因为担心妹妹，十万火急赶来的。”他一边说着，一边将爱莉丝放回到地上，“你救了我妹妹，杰洛，我欠你一个人情。”

“卡尼尔，我有事想问你。袭击这里的，是你的部队吗？”

“杰洛？”听到我的质问，爱莉丝微微蹙起了眉。

“你说什么？我们雷普利弗斯也是匆忙赶来的。在这里进行破坏的军队，不是雷普利弗斯！”如预料中一样，卡尼尔拔出光剑发出不满的辩解。

“可是你们被怀疑为非正规品……”

“什么！？”

“先放下武器，和我去一趟司令部吧。”

“放肆！你叫军人放下武器！？即使是你的请求，也不能答应！”

“但这样你们就会被认定为非正规品了！”

“随便你们爱怎么叫！如果要我们舍弃军人的骄傲，我们雷普利弗斯宁愿选择战斗！”

“杰洛，哥哥，你们别吵了！”被夹在中间的爱莉丝振臂疾呼，“这一定是个误会……”

“闭嘴！”卡尼尔一把将爱莉丝推给了我，“既然你不明就里，那就战场上见吧，杰洛！”

“等一下！卡尼尔，你听我说！”

没等我上前追赶，卡尼尔就驱使神走术消失在我们面前，只留下一个神情愤懑的残像。

——啧！这下可麻烦了！这样一来，全体雷普利弗斯都会被认定为暴动机器人！

“哥哥……”望着随风飘散的缕缕影子，爱莉丝脸色苍白地喃喃自语着。

“哥哥他……卡尼尔，发动了政变。”

“我知道。”

“哥哥他……从来没有那样粗鲁地对待过我。”

“……”

“不管什么时候，都是那么温柔的哥哥……由始至终，一直在保护着我的哥哥。我不相信……那样的哥哥怎么可能会是暴动机器人！可是，连我自己都没有察觉，不知道什么时候，哥哥已经变了，不再是我所认识的那个哥哥了。我凡事总想依赖哥哥，可是，居然连他的变化都没能注意到。我真是个失职的妹妹啊……杰洛先生？”

“啊……嗯？”

“为什么……一定要战斗呢？明明都是机器人，为什么……”

“处理非正规品是我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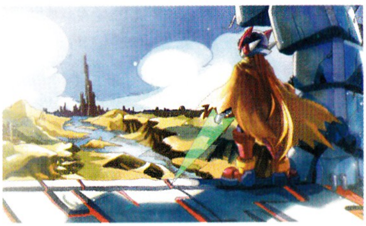
爱莉丝捂着胸口，用哽咽的声音说道：“我所见过的人类，是那么自私，他们总是以不服从人类命令之类的莫须有罪名来陷害无辜的机器人们。这样的事情，我……无法接受。”

“并非全都是这样。”

“……”

“希望能与机器人和平相处的人类不在少数。你所看到的，或许是人类真实的一面，可那并非人类的全部。经过无数次的战争，人类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正在切切实实地改进。虽然过程是漫长的，在旁人看来甚至遥遥无期，可是，的确有很多人类在努力，我们应该给他们些时间，而不该怀有恨意，那样只会令战火无止境地延续。所以，卡尼尔的愿望——创造只属于机器人的世界，根本就是幻想。必须有人去阻止……”

“……是这样吗？如果是杰洛先生说的……”爱莉丝抬起清澈的双眸，毫不避讳地直视我的眼睛，奇妙的是，身





「杰洛，对不起。当你听到这段录音的时候，我大概已经身在宇宙了。哥哥的事我感到很抱歉，但是，这一定是个误会，我想要亲手找出真相，如果这一切都是陆军上将的阴谋，那我……那我会代替杰洛阻止他的野心！请不用为我担心，我一个人也没问题的！所以，请你现在对我说一声“一路走好”，这样的话……下次见面的时候，我就能笑着对你说“我回来了”，一定……」

——爱莉丝，千万不要做傻事啊！

……

刺耳的金属隔划音再次揪痛了我的神经。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这就是我想要的结局吗？

“爱莉丝！”

她总是很有精神的，而且那么天真烂漫。她的脸上从未出现过生气的表情，就算遇到伤心难过的事，也会在失落一阵之后马上恢复笑容……对，最后都会露出一如往常的笑脸。

——只要有我在。

可是，现在我来了，我就站在这里，为什么你不笑呢？不对，她不是爱莉丝！这个怪物不是爱莉丝！

“混蛋，把爱莉丝还给我！”

无论怎么呼唤，我都是得不到回应。

“家人是特别的……”本不属于爱莉丝的、空洞的声音，含混地响了起来，“杰洛一点儿也不懂！”

伴随着歇斯底里的责难，无数长鞭穿破暴走的爱莉丝的背部，仿佛想要将周遭的一切吞入冰冷的钢铁节肢所围成

体中滚烫的感觉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份深不见底的哀伤，那是爱莉丝的双眼所传达的情愫，“我愿意相信！”

“……不要勉强。”

“不，只要是杰洛说的话……”仿佛特意为了让我安心似的，爱莉丝拼命挤出笑容，“就算是撒谎，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去相信它！”

——是吗……那为什么，我所看到的那张笑脸，会是如此寂寞呢？

“因为……我喜欢杰洛。真的……真的……喜欢……”

※※※※※※※※※※※※※※

在那之后没多久，我和卡尼尔就迎来了命中注定的决战。在激烈碰撞的光剑交织而成的绚烂金芒之中，那位曾经无比强大而自豪的战士，毅然选择了死亡。在挚友的身躯缓缓倒下的刹那，我清楚地听到了恢复神智的他的沉沉低语，“不管你愿不愿意……救救我妹妹吧，她被陆军上将带到了宇宙……去阻止……他的阴谋！”

当带着悲痛的心情回到基地时，我收到了导航员的通信。

的处刑间里，毫不留情地袭击过来。

“……不要和哥哥战斗！我恳求了你这么多次！”

即使我侥幸避开触手的鞭挞，但它们仍像是拥有意识般，变幻莫测紧紧跟随。一旦爱莉丝发出嘶哑的吼叫，触手的速度就会变本加厉。

——只有战斗了吗？

“变成一个人了！”虽然暴戾，却夹杂着无尽悲伤的声音让我为之一颤，“……只剩下我孤单一人了！”

——不可以跟她战斗！那是爱莉丝的身体啊！

「请问……可以带我参观基地吗？」

「只要是杰洛说的话，我就会努力去相信！」

「因为我，喜欢杰洛啊……」

——不对！

不再躲闪——猛然定住双腿的我，任凭触手擦过身体的各个部位。然后朝着爱莉丝毫不犹豫地迈出了脚步。

折返的触手正面迎来。与此同时，剧烈的疼痛由腹部直冲脑门，我低下头，握住在粉碎的装甲内侧蠕动的触手，继续静静迈步，触手结结实实地穿透了我的身体。

然而，还是不能停下，直到我抱住瑟瑟发抖的少女为止。

——对，就这样，来吧。

感受着手上的温度与少女发丝特有的香气，令人难忘的过去一幕幕浮现在眼前。那些人，那些事，仿佛昨天才刚刚看到过，经历过。

“其实，你是很想哭的吧？自己并没有那样坚强，却还是一遍又一遍地装出天不怕地不怕的笑脸。结果还是不行吧？一定要依靠着别人，才能够实现自己存在的价值——很讨厌这样的自己吧？可是，女孩子就应该这样。女孩子……就是要被男生用宽广的臂弯来保护，然后慢慢长大的啊。所以，不要再勉强了。你并非孤单一人，因为还有我……让我来保护你，爱莉丝！”

背后掠来的寒意随着触手坠地的闷响终归于虚无。

“杰……洛？”先前黯淡的瞳孔再度恢复昔日光彩，爱莉丝眨了眨眼睛，难以置信地注视着我，“我怎么会……”

“已经……没事了！”无法抑制内心的喜悦，我将少女抱得更紧了。

※※※※※※※※※※※※※※

“杰洛，这、这是……？！”

等我察觉时，一大群浮游炮台已经悄然而至，将准备逃跑的我们圈进由数十个准星重叠在一起的火网之中。在注意到它们的炮口正因积蓄电力而隐约泛出红光的瞬间，我大力推开了爱莉丝，张开双臂将她挡在身后。

“快跑！”

“杰洛，不可以！”与此同时，庞大的能量凝聚成雷电，撕开满目惨白。

——这次，真的结束了吗？

然而并没有，闪电击中物体进而凿穿地面的轰然巨响如期降至，但我没有感受到丝毫疼痛，只是气浪激起的碎石沙砾使我不得不闭上了眼睛。

这时，我想到了最糟糕的状况。

“爱莉丝！”

拨开漫天浓雾，一幅触目惊心的画面毫不留情地烙进我的瞳孔——不远处被烧焦的地面，仰面躺着一个娇小人影。在残存的风中飘扬的裙摆，挂满泪痕的面庞，以及散乱的棕色长发，对我来说，那是重要的东西，再也无法取代的重要的人……

“爱莉丝……？你在做什么？那边

的风景……没什么好看的吧？喂……爱莉丝！”

我疯了似的冲向那副遍体鳞伤的躯体，不住颤抖的双手，试了好几次才将她揽进怀里。

“爱莉丝，不要吓我！爱莉丝！”

“杰洛……你没事。”永远都是那么天真的少女，艰难地挤出了仿若泡沫般脆弱的微笑，却没有一点说服力，“实在……太好了。”

“别说这种……傻话了！振作一点，爱莉丝！”

“别哭……”

“我……才没有……”

“还是这么不坦率……那，这是什么呢？”继续平静地笑着，爱莉丝抬起右手，轻轻抚过我的脸颊。

在那只手即将滑落的时候，我紧紧攥住了它。

“……爱莉丝，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以前所坚信的道路，难道都是错误的吗？因为我帮助人类消灭非正规品，所以就必须忍受这样的痛苦吗？”

“我相信杰洛……不管发生什么事……也会支持杰洛……贯彻自己的道路，任何时候都要勇往直前……那才是……我所认识的、真正的杰洛。”

“真正的我……？这就是真正的我吗？到头来，我一个人也救不了！我要这力量干什么？我究竟，我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战斗着啊！？”

“……答案……只有杰洛自己知道。”

“爱莉丝……”

“我相信……杰洛一定知道那个答案。”爱莉丝移开了视线，望向头顶那片蔚蓝的天空，“哥哥……一定在等着我吧……”

“爱莉丝，不要走！”

我拼命摇了摇头。然而，无情的时间没有听从我的祈求，怀里仅余的最后一丝温存，此刻正切实地流逝着。

——再也无法挽回了吗？难道我就只能看着心爱的人渐渐离去而无能为力吗？如果是这样的话……

——真的不想再经历了。这样的痛苦……再也不想！

“杰洛……跟你在一起的日子真的很快乐，那才是生命啊……如果可以的话，真希望能永远和你一起走下去，永远，永远……”

最后的话语逐渐微弱，少女缓缓闭上双眼。她的神情无比安详，仿佛在做着一个美丽的梦。梦里有花草、有琴声，哥哥在树下招呼着自己，还有如往常一样仍在装酷的杰洛……风轻轻吹起，带走了洁白无瑕的蒲公英。于是，少女欢快地跳着舞，向天边追去，追去……

“我是A级反乱猎人，传说中的英雄——杰洛。你认识我吗？我是最强的机器人，我有着普通人望尘莫及的力量。虽然有时候也会失去某些重要的东西，可是，只要我还有力量，就一定会一直保护下去……为了不让更多的人重蹈爱莉丝的覆辙，为了人类能与机器人和平共处，为了死去的人们。我要战斗，必须战斗！对吧？爱莉丝……我似乎已经明白……不，我完全明白了，我存在的理由——只因为我是杰洛啊！”

「一直相信着，就这样一直相信着，在只有希望与和平的世界里，跟杰洛一起……一直，一直……」

※※※※※※※※※※※※※※

冥冥中，听到了久违的人声。

“他被保护层包围着！”

“我们该怎么办？唔哇！”

传来凌乱的脚步声，子弹扫射的噪

音唤回了早已麻木的些微知觉。

“我们被逼进了死路，必须分开走！”

“但……”

“没时间争论了！哇啊！”

中弹声、尖叫声、倒地声……

“米兰！”少女绝望的喊声。

“雪儿。”细小的声音在呼唤。

“……”

没有回应。

“雪儿！”

“啊……”

“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快使用我的力量！”

“什么！？帕茜，如果这样做，你会……”

“不要为我担心。记住，大家都在等你平安归来！”

腾腾杀气正在逼近。

“好吧！……谢谢你……”

“不，我才应该感谢你，雪儿，再见……”

“帕茜——！”

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传来，是结晶体在爆炸中化为粉末的声音，束缚了近百年的枷锁应声而解。

我睁开眼睛，少女焦急的脸庞映入眼帘。

“爱莉……丝？”刹那间，我看到了某段模糊混乱的记忆。

“不，我叫雪儿，是一名人类科学家。”少女摇了摇头。

“人类……？我……我是……？”

“你是杰洛，沉睡了一百年的英雄！现在能够拯救这个世界的就只有你了！”

“杰洛……英雄……？”我在脑海中竭力拼凑着所剩无几的记忆破片，然而，并未得出任何结论。

“杰洛，拜托了，请帮帮我！”

当然，也暂时无法证明少女说的话是否属实。

可是我一抬头，就对上了她的目光——无助却又充满了希望的目光。

“我知道了。”于是，我义不容辞地点了点头。

——因为有种预感。这或许是属于我的，崭新篇章的开始！

全文完





女神侧身像 负罪者

机种：NDS	发售时间：2008年11月1日
制作公司：tri–Ace	类型：S–RPG

“没错……我从一开始就错了。就算夺取他人的性命报了仇，死去的人也绝对不可能再回来。既然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明白自己选择了错误的道路，就不能再不管不顾地往前走。”

文/清雨

“《女神侧身像》系列”可谓是tri–Ace小组的一块金字招牌，其细腻的画风、爽快的战斗、发人深省的剧情、数量众多的分支，让这个系列的作品无论在可玩性还是故事性上都可圈可点，在受众群中更是拥有一大帮死忠玩家。毫无疑问，之前分别以PS和PS2为平台的两部作品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即便在时隔多年之后回头看去，那简洁而不失华美的画面和极富个性的人设依然能让人发出由衷的感叹；一段段或凄美或惨绝的故事所引发的思考，今天看来依然保持着一种让人无奈且不禁哀叹的感染力。不得不承认，在系列前两部作品中，极强的画面表现力无疑为游戏的最后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没有它的配合，游戏最终达到的高度或许多多少少会打一些折扣。而如今的游戏倘若想单凭借优秀的剧情、系统在第一时间吸引已经变得极为“刁钻”的玩家，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很少有制作人敢于在这种形势下依然坚持当初的制作理念，坚决走以情动人、以系统留住玩家的路线。而RPG老铺tri–Ace，却正是这样一个制作团队。

坦白说，最初得知“《女神侧身像》系列”的新作将登陆NDS平台这个消息时，众人在感叹任天堂又得到一大助力的同时，也为游戏的素质捏了一把汗。因为仅凭NDS那可怜的分辨率和孱弱的3D机能，实在让人很难想像蕾娜斯姐姐华丽到极致的决之技在两块小小的屏幕上呈现出来时究竟会是什么样子。更别提游戏卡带的容量限制，这无疑又是一副戴在NDS主机上的枷锁，严重限制了此平台上RPG类游戏的表现力。出人意料的

是，这款系列的最新作品并不是RPG，而是场景相对较小、相对固定的S—RPG，主人公也从以往那威风凛凛的女武神变成了一名男性雇佣兵。哪怕仅仅从游戏发售之前很久便公布的情报来看，这部作品也已经呈现出了一副改头换面的形态，几乎完全找不到系列之前两部作品的影子。这不得不让外界的担忧进一步加深——是彻彻底底的败笔，还是又一部经典？如果人们当时就已经知道至高无上的女武神姐姐在这部作品中只是个“死跑龙套的”，不知会做何感想。

但实际拿到游戏后，恐怕所有人的顾虑都会在短短一、两场战斗之后消失得无影无踪。熟悉的画面、熟悉的台词风格、熟悉的世界，还有让人热血沸腾的精彩决之技演出——这是一部绝对另类的S—RPG，一场战斗最多只有四名我方角色出场；但这绝对不是一部另类的“女神侧身像”，它依然保持着往日的神韵！

游戏发生的舞台与之前两部作品相同，依然是那个以世界树尤古德拉西尔为中心的广袤世界，人间界米德加尔特多年以来混乱且无序，神界阿斯加尔德高高在上，俯瞰渺渺凡尘。主人公威尔弗雷德的故乡在位于大陆中央的文明古国——阿尔托利亚的边境地带，是一个名叫图尔克的小村庄。这里土地贫瘠，基本种不出什么作物，所以村里的成年男子多以当佣兵为生，借此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威尔弗雷德的父亲在一次外出执行任务后再也没能回来，父亲搭档带回的一片属于女武神的羽毛激起了威尔弗雷德一家的仇恨——他们认定是那名炫目的神使夺走了这个家惟一的支柱，也是她让威尔弗雷德的妹妹在饥寒交加中悲苦地死去，让他的母亲变成了一个疯疯癫癫的寡妇。就这样，威尔弗雷德带着一颗满是仇恨的心走上了父亲曾经走过的路，他需要力量，一种能够弑神的强大力量，借此去完成自己的复仇。很快，冥界女王赫尔偶然发现了威尔弗雷德那颗浸满黑暗元素的心，“有意思”是当时在她脑海中浮现出的惟一一个词汇。于是她像在进行一个游戏一般将神秘的冥界之力分给了威尔弗雷德一份，让他用最残忍的方式去积蓄力量，完成复仇。命运的钟摆给了威尔弗雷德选择的权力，却不容许他有一丝一毫的犹疑，只能不停往地前走。阿尔托利亚的政局像草原上的风向一般变幻莫测，一如阿尔弗雷德挣扎的内心。

坦白说，笔者在开始游戏的前一个小时之内的确对本作的画面颇有微辞，着眼点全都放到了2D人物全身那再明显不过的锯齿上，画面放大之后更是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不过一幕幕引人入胜的过场很快便将我的目光转移到了画面以外的地方。众多分支的存在让整款游戏有了数十条路线可供玩家选择，尽管整体的流程并不长，但想要尽览游戏中每一位可加入人物的攻击方式、决之技以及相关剧情，依然是一个不小的工程。而剧情的多样性无疑为玩家的不断探索提供了充足的动力，政治人物的尔虞我诈让整个国家的未来疑云重重，更为进行游戏的玩家提供了一种更广阔的视角，从一个新的高度理解主人公所在世界的背景。

无论如何，这都是一部无愧于“女神侧身像”之名的优秀作品，它的价值必将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







宿命传说

机种：PS　　发售时间：1997年12月23日
制作公司：NAMCO　　类型：RPG

文/清雨

“这样……这样就可以了吧，玛丽安……”他唤着她的名字，一股温暖的触感随即涌上心头。里昂就仿佛在享受着那温暖一般，轻轻闭上了眼睛。

“《传说》系列”可谓是游戏业界的常青树，自从系列第一部作品在1995年12月发售以来，其后续作品便一步一个脚印地在业界站稳脚跟，渐渐变成了一棵只要出续作就能让公司赚钱的摇钱树。尽管自然有赚多赚少的区别，但在此系列狂热玩家的眼中，这些作品都是同样优秀的吧。如果说每一部被打上“《传说》系列”金字招牌的作品最鲜明的特点是什么，那无疑是让其他大多数RPG游戏望尘莫及的爽快战斗方式。从最开始的2D单线式战斗，到后来的多线式、3D战场，每一部作品都忠实保留了这种独特的爽快感。让RPG的战斗不再被等级、装备死死限制，而是有了更灵活的进行方式。当然，系列各部作品的剧情也是十分重要的亮点之一。人物之间的矛盾、互动真实而又极具冲击力，毫无矫揉造作的痕迹，各个桥段之间的过度与衔接自然、有序，游戏时每每给人一种非比寻常的清新感受，而藤岛康介以及猪股睦实两位大师的优秀人设和众多知名声优的加盟，更使得整个系列中的高人气角色数不胜数。如果非要从这些角色中选出一名人气最高的，当然非《宿命传说》的里昂·马格那斯少爷莫属。

如果要问这位以俊美和毒舌著称的少年为什么在爱好者心目中有着如此难以撼动的地位，除了他作为一名人气极高的人物却在游戏中突然死去这一点让无数玩家扼腕叹息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因为他内心的悲苦和表面的拒人于千里之外形成了一种分



外凄美和无奈的氛围。哪怕他没有死，也会让人忍不住对里昂的身世和遭遇心怀怜悯，更别提他的结局竟然是如此凄惨……这样的剧情对每一个深入了解过整个故事的人来说，毫无疑问是一颗威力极强的催泪弹。这位角色的人气之旺恐怕远远超出了制作者们的预料，于是他又以改头换面的形式在续作《宿命传说2》中出现，不过笔者至今仍然怀疑，戴上那么一个几乎完全没有遮蔽作用的头盔真能让露蒂认不出他就是里昂吗？在这里就不讨论这个话题了……

可以说，是里昂让《宿命传说》成为了爱好者心目中永恒的经典，如今几乎已经可以断言，哪怕“《传说》系列”再出一百部作品，也很难从中找出一个能与里昂的人气比肩的角色。笔者甚至感觉时隔多年后以PS2为平台的复刻作品《宿命传说 导演剪辑版》就是为了里昂而重制的……总而言之，只有优秀的游戏中才能诞生优秀的角色，里昂的高人气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宿命传说》本身的素质。

故事的舞台依旧是一个完全虚构的世界。出生在菲兹喀鲁特北部小村利尼的金发青年斯坦为了到位于另一块大陆上的塞伊喀鲁特去当兵，偷偷乘上了交通工具飞行龙，没想到在途中被飞行龙的船员发现，随后所搭乘的飞行龙又遇到了魔物的进攻，斯坦在一片慌乱之中得到了船舱内最重要的货物——守护者狄穆罗斯。虽然那只是一把看上去并不起眼的长剑，但身为古代遗产的它除了隐藏着极其强大的力量之外，同时也是数千年前天地战争时代率领地上人打破天上人统治的守护者小队领袖——狄穆罗斯的灵魂寄居之所。从因为受到魔物袭击而即将坠毁的飞行龙上逃脱后，斯坦和狄穆罗斯在接下来的冒险中相继结识了露蒂、玛丽、里昂、伍德隆等同样持有究极兵器“守护者”的伙伴，为了将数千年前那场争端的罪魁祸首——巨型能量源“神之眼”摧毁而展开了旅行。在经历了一场场生离死别之后，众人将守护者插入神之眼中，狄穆罗斯等守护者小队成员用自我牺牲的方式摧毁了这个为人类带来无数灾祸的罪恶源头，为故事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但那些逝去的人与传说，必将永远留存在生者的心中。

从整体梗概来看，这依然是一个“勇者救世界”的老套故事，但游戏的经典之处就在于将故事细节处理得丝丝入扣，特别是里昂外表与内心之间的强烈矛盾，在制作人的渲染之下有了一种更现实的意义。似乎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他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心里明明是这样想的，说出口时却完全变成了另外的话；明明害怕孤独，渴望周围人的理解与亲近，但却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最终作罢。正如叔本华在他的书中提到过的那个寓言一样，箭猪们哪怕想要在寒冷的冬天互相取暖，也不得不因为身体的尖刺而保持与同伴间的距离，这正是许多现代人的生活状态。

里昂的死充满了感人肺腑的无奈和凄苦，但至少他用这种形式证明了自己对玛丽安的爱恋和对同伴的忠诚，成就了《宿命传说》这一款经典的作品。

编/YULA

鬼泣4 酷炫彩图集（下） 恶魔篇

厂商：CAPCOM	机种：PS3/XBOX360	类型：ACT



SCARECROW
恐惧尖啸（手）

生长在魔界的一种甲虫成群结队地钻进布袋后形成的东西。虽然它们智力低下，但看上去就像操纵着一个有生命的布袋一样。手臂上的利器是过去刑场上使用的东西。

恐惧尖啸（脚）

生长在魔界的一种甲虫成群结队地钻进布袋后形成的东西。虽然它们智力低下，但看上去就像操纵着一个有生命的布袋一样。能利用安装在脚上的利器使出舞蹈般的攻击。





MEGA SCARECROW
大恐惧尖啸

大量甲虫涌进布袋之后，便形成了如此巨大的身体。拥有远胜于其他同类的强大力量。它之所以总是用后背对着猎物，是因为在钻进布袋时把前后弄反了。



CHIMERA
奇美拉

这是奇美拉种子寄生在其他恶魔的身上，发芽后形成的物种。身为宿主的恶魔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寄生，还会像平常一样行动。由于奇美拉种子会和宿主一起发动攻击，因此建议用枪械攻击奇美拉种子，待其体力变弱后直接消灭宿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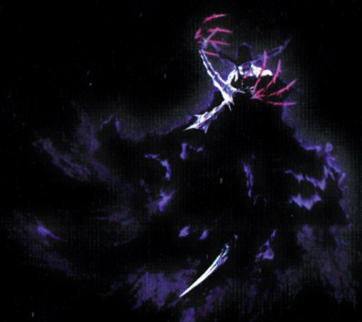
FAULT
偷袭者

栖息在魔界中的地底生物。凭借嗅觉来进行追踪，之后突然钻出地面紧紧咬住猎物。由于其体内与异空间相连，所以经常被恶魔当成自己的住处。



MEPHISTO
梅菲斯特

一边放出黑雾一边在空中飘浮的低等级恶魔。凭借这种黑雾的力量，它可以穿过一些物质。虽然外表会让人联想到残忍的死神，但实际上梅菲斯特是一个很胆小的生物。



FAUST
浮士德

它和梅菲斯特较为相似，不过却是有着极高智慧和残忍性格的高等级恶魔。虽然其本体矮小、胆小怕事的弱点并没有改变，但是攻击的强度却远在梅菲斯特之上。针对浮士德身上的黑衣，用枪械攻击就能造成有效的破坏。

ASSAULT

刺客

曾经的魔界帝王所制造出的精锐部队，拥有操控暴风能力的强袭型恶魔。它们掌握了很多攻击手段，可以利用尖锐的爪子潜入地下。虽然其手臂上的盾牌可以有效地进行防御，不过一旦这面盾牌遭到破坏，它们就无法继续进行防御。





FROST

冰霜

曾经的魔界帝王所制造出的精英，能够应对各种局面的万能型恶魔。当身体被冰所覆盖时，冰霜的体力就会逐渐恢复，所以在战斗时一定要快速打碎它身上的冰层，阻止其进行恢复。

BLITZ

凶猛闪电

曾经的魔界帝王所制造出的精英，拥有操控雷电能力的突袭型恶魔。它没有视力，一般是通过感知猎物的动作来展开行动。它有时会袭击其他种类的恶魔，由于其攻击的势头很猛，因此玩家注意不要被牵连进去。





BIANCO ANGELO

白色骑士

利用曾经被称为“黑天使”的恶魔的碎片，由魔剑教团制造出来的人造士兵。其内部封印着人类和恶魔的灵魂，只会机械地执行主人发出的命令。



ALTO ANGELO
金色骑士

通过被称作“归天”的仪式而被恶魔化的骑士，穿在身上的铠甲其实是白色骑士的衣服。它拥有统帅白色骑士的能力，而且可以提升周围的白色骑士队的能力。



GLANDIUS
飞舞短刀

奥格纳创造出的人工恶魔。让飞虫类与拥有魔力的剑交配，它们的身体能够变成剑的形状。将它投向敌人，就能给对方造成极大的伤害。



BASILISK
烈火恶犬

奥格纳让猎犬和具有魔力的枪相交配所创造出的恶魔。它拥有带火焰的头部，可以像子弹一样将其发射出去，而且很快就能再生出一个新的头部。



CUTLASS
潜行弯刀

魔剑教团的奥格纳让鱼类与具有魔力的剑相交配所创造出来的恶魔。其背鳍为锐利的刀刃状，可以让它潜入地底或者墙壁中。必须防备潜行弯刀从死角处发动的突然袭击。



BERIAL
贝利亚

生存在魔界中一个被称作“炎狱”的地方的恶魔。笼罩在身上的火焰是其自身所释放的魔力产生的，具有铠甲的效果。因此，当火焰消失时，它的防御就会变得很脆弱。



BAEL
贝尔

生活在魔界中的恶魔一族。它会释放出烟雾将自身隐藏起来，利用散发着微弱光芒的触角引诱猎物靠近，然后一口将其吞掉。它不太习惯受到攻击，嘴巴内部是其最大的弱点。

DAGON
大衮

虽然它与贝尔是同一种类的恶魔，不过由于适应的环境不同，因此有着不一样的体色。除此之外，二者完全相同，甚至连弱点部位都一样。





ECHIDNA
厄喀德纳

位于魔界深处的一片巨大森林的主人。到处散播带有自我意识的种子，试图将其他恶魔作为宿主，使魔界的植物能够繁荣生长。虽然外表容易让人联想到龙这种生物，不过其本体却是被花卉所包裹的女性身体。



ANGELO CREDO
克瑞托

克瑞托经过“归天”仪式后恶魔化的样子。左臂上的盾牌是其圣洁信念的象征，无论什么样的攻击都会被弹开。



ANGELO AGNUS
奥格纳

奥格纳经过“归天”仪式后恶魔化的样子。虽然利用类似翅膀一样的器官可以召唤出之前玩家在魔界中接触的无数恶魔，不过实际上这是十分耗费体力的。



SANCTUS
法皇

魔界教团的首领，同时也是一切事件的幕后黑手。通过一个叫做“归天”的仪式赋予了自己超越人类的力量，但和别的骑士不同，他的肉体方面并没有出现大的变化，取而代之的是获得了压倒一切的强大魔力。



THE SAVIOR
神

魔剑教团诞生的最大最强的人造恶魔。美丽的外表容易让人误以为是神，其实它的体内融合了数万只恶魔的肉体和灵魂，利用具有强大魔力的斯巴达的血和魔剑斯巴达，可初次实现统一管理。

游书苑



栏目主持：清雨

官方小说介绍评析

《真·女神转生 III-NOCTURNE 地之书》　作者：高濑美惠（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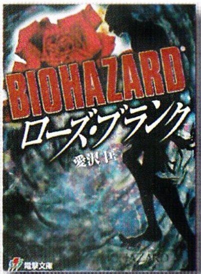


人类文明完全崩溃的大都市东京如今是一个恶魔、神、少量的人类，以及恶魔用泥土制造的奴隶——“拟人”共同生活的地方，变成了被称为“旋涡界”的混沌空间。最终，渴望制造一个全新世界的人相继出现。在这样的形势下，身为拟人的少女伊吹在受尽折磨的生活中遇到了原本是人类的恶魔——人修罗，接触到了他的强大和温柔。此后，伊吹认识到自己一直在随波逐流地生活着，并为了改变这种生活而开始寻找自己能够做到的事……

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的高濑美惠在小说界有着“鬼才”的美誉。这次她借一名少女的视角来再现这部人气游戏的世界观，对玩过原作的读者来说可谓是全新的故事。由于小说的主要描写对象是伊吹所代表的“拟人”，在人修罗等高人气角色身上下的笔墨相对较少，甚至有忽略这些人物的倾向，给人的感觉是在读一本跟游戏完全没有关系的书，所以难免让衷情于原作的读者感到不快。不过，如果特别偏爱“拟人”的玩家，可能会对本书爱不释手吧。

《生化危机 空白玫瑰》　作者：爱泽匡（日）

在位于危地马拉山区深处的安布雷拉免疫抗生研究所中，研究人员采用了一种新型的VR机械进行T病毒疫苗的研究与开发。而在研究所主任艾米丽·兰与自称环境学家的理查德·福克斯会面前不久的一天，研究所里忽然发生了VR机械事故。接二连三的意外让艾米丽疲于应付，紧接着，整个研究所的供电被突然中断。她敏锐地察觉到这座位于深山之中的建筑物里发生了“生化危机”，但她无从得知这究竟是一次意外还是……



这本书在467篇生化危机小说大赛的参赛作品中位居第二，同样具有相当高的可读性。在关于病毒、安布雷拉等要素的描写上极其细致和专业，无论是篇幅还是插画数量都比大赛冠军作品《生化危机　自由之路》要多出不少，有效缓解了在阅读纯文字时的枯燥感，由此可见作者的良苦用心。值得称道的是本书在对场景细节和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上有着超乎想像的感染力，越是深入地阅读越能感受到一种文字特有的魅力。不过缺点是对部分情节的描写太过“专业”，从没接触过“《生化危机》系列”的读者可能会比较难以理解。

《神话传说 誓言之星》 作者：工藤治（日）插画：山田正树（日）



少年赛奈尔和妹妹雪莉乘坐的小船在大海上航行时突然遇到风暴，两人最终漂流到一个名叫“遗迹船”的地方。这里虽然被称作“船”，能够在海面上航行，但实际上大得不可思议，简直就是一座海岛。在追踪被拐走的雪莉过程中，赛奈尔和新认识的伙伴威尔、克罗艾等人得知这艘遗迹船是古代人“梅尔内斯”留下的遗产，隐藏着惊人的强大能量；而且一直被自己当妹妹看待的雪莉竟然是与人类极端对立的“水之民”。一行人的未来究竟会怎么样呢……

由于游戏原作分为主线篇和角色剧情篇两个部分，所以小说自然也由上、下两本书组成。游戏在发售之初号称是全系列耗时最长的一作，全剧本一共有十五本册子，堆在一起厚达十四厘米，因此小说不得以对原作中的一些情节进行了删减，而且在尽量保持原作风格的情况下做了不少改编。不过主人公之间的恩怨纠葛依然描写得生动而感人，即便没有游戏的影音配合，依然表达出了剧情中让人扼腕叹息的无奈。

《幻想水浒传4》 作者：高濑美惠（日）



在盖因公国境内的拉兹里尔岛上，如今正举行着为庆祝新一批骑士的诞生而召开的盛大祭奠。十五年前漂流到这个岛上的拉兹罗也是其中一名被授予骑士称号的训练生。身为孤儿的他所幸被领主家收养，并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骑士称号，而他的首次任务则是理应十分轻松的商船护卫工作。可行船途中突然出现的残忍海盗布朗德打碎了全船人的美梦。然而，被威力强大的罚之纹章附身的海盗很快便被纹章之力反噬而死。而这股邪恶力量的下一个依附目标，竟然是年轻的骑士拉兹罗……

虽然游戏原作由于其有着剧本乏善可陈、整体内容略显单薄等缺点，在玩家中的评价贬大于褒，但这本小说却在剧情部分做了绝佳的补充。不仅从多角度、多视点描写了寡言少语的主角内心世界的丰富感情，也间接地加深了读者对书中世界的理解和感悟。不过，小说在剧情上似乎和原作有着不小的出入。比如台词、人物关系等。前者还好说，大不了换了一种表达方式；而后者一旦出错则会产生让喜欢原作的读者感到十分别扭。看来改编小说的“度”还真是不好把握。



名场面

正确的道路

客座主持／玛娜　◎出处：《战场上的女武神》　地点：高卢公国

威尔金·俊塔愤怒地推开办公室的木门，快步冲了进去，木门撞击在墙壁上，发出了一声沉重的闷响，正在向中队长报告的义勇军第一小队队长法尔迪奥·兰扎特闻音转过头来，略带疑惑地望向曾和自己在同一所大学念书的校友兼挚友。

“法尔迪奥……有件事我要问你。”威尔金大步流星地走近法尔迪奥，紧盯着对方的眼睛，问道，“枪击阿莉西亚的人是你吗？”

“嗯……是我。”出乎威尔金的意料之外，法尔迪奥没有任何掩饰，坦诚地答道。





迟早威尔金都会发现这件事，法尔迪奥早就已经有此觉悟，而现在就是那个时候了。

阿莉西亚，和威尔金来自于同一个村庄的活泼少女，在祖国遭到了帝国毫无道义的侵略之后，她自愿加入了义勇军为国家而战。在不久之前的一场战役中，她被狙击枪击中，差点送命，射出这一枪的正是法尔迪奥。

一记重拳突然狠狠地打在了他的下巴上，随即，铁青着脸的威尔金一把拽住法尔迪奥的衣领，大声吼道。

“为什么……为什么要对阿莉西亚开枪！”

“为了……祖国高卢。”法尔迪奥毫不畏惧地和威尔金直视着。

没错，法尔迪奥这么做，正是为了自己的祖国。

阿莉西亚并不仅仅是一个来自于偏僻村庄的普通少女，她的一举一动都对这场漫长的战争有着巨大的影响，因为她正是传说中的瓦尔基里人——而这，是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研究古代文明的法尔迪奥不久前发现的事实。

瓦尔基里人是拥有高度文明的优秀战斗民族，拥有强大的力量，可以使用威力惊人的瓦尔基里武器，一个



人的力量甚至能够抵御一支军队，不过，只有在受到过濒临死亡的重伤后，他们的“血”才会觉醒，让那股在身体中沉睡了几千年的力量爆发出来。不久前的一场会战中，高卢公国的义勇军遭受了敌方瓦尔基里人带来的毁灭性打击，面对这样的绝境，法尔迪奥擅自做出了决定……让阿莉西亚的血觉醒。

“我问你，你觉得如何才能在那场战争中获胜？如果没有阿莉西亚的力量的话，高卢早就一败涂地了。”法尔迪奥按住威尔金的手腕，稳健的手指仿佛在将他的坚定传达给威尔金。

确实，就像法尔迪奥所说的那样，如果不是因为阿莉西亚的觉醒，现在的战场上可能已经躺满了义勇军的尸体，高卢与帝国的战争，也将进入更加严酷的局面。

那个时候，将会有更多的人死去，更多的土地沦陷。

正因为明白这个道理，威尔金才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法尔迪奥的问题。

“只顾眼前是不行的，还要考虑到未来的情况啊！被两个强国夹在中间的高卢，要如何才能继续生存下去？只要有阿莉西亚……有女武神的存在，就有了可以守卫高卢的王牌啊！”

“不是这样的！”威尔金大声反驳着，“光是拥有强大的力量是无法结束战争的，只会让对方得到更强的力量而已！”

“够了！”

一直在一旁默默聆听的中队长一掌拍在桌面上，阻止了两人的争论，



向队友开枪是军队中的重罪，她会不带偏袒地对法尔迪奥做出相应的处罚。有效而公正的奖惩一直是她的工作之一，铁面无私的她也非常擅长于此，但是，这一次却不同，正确的答案究竟是什么？甚至连她自己也不知道……



一滴水与一池水

很多时候，人们不得不做出困难的选择，究竟是选择一滴水还是一池水？法尔迪奥也同样，他选择了为更多人民、为整个国家而战的道路，为了这个决定，一些牺牲成为了必要。

如果他没有这样做，兵力远胜高卢公国且拥有瓦尔基里人的帝国必将取得战争的胜利，在压倒性的力量面前，义勇军没有力挽狂澜的能力。无数人的尸骨将埋藏于荒凉的战场之上，远征的军人将与等待自己的亲人诀别，以寡敌众的高卢公国在这场会战之后实力必然遭到大幅削弱，士气一蹶不振，再也没有与帝国抗争的力量。

回过头来再看这个选择，其实一开始就没有更多的可能，法尔迪奥惟有让阿莉西亚觉醒，才能拯救缺少一张足以与帝国抗衡的王牌的高卢，阻挡帝国向内陆挺进的步伐。

其实，在这个选择题中，他真正放弃的不是阿莉西亚，而是自己的未来。

如果他没有这样做，纵然战败，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是与其他战友一起光荣战死，但是，为了祖国，法尔迪奥做出了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的决定。即便战争取得了胜利，他也只不过是一个枪击战友的可耻叛徒，耻辱与羞耻将伴随他一生，当昔日的战友成为英雄的时候，他却只能得到罪人的烙印。

但是，这就是他的选择，是一滴水还是一池水？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答案。

读编往来

READERS & EDITORS

栏目主持：YULA

通信地址
邮编：730020
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收）
Email：g-novel@vip.163.com
官方博客：http://blog.levelup.cn/members/g_nove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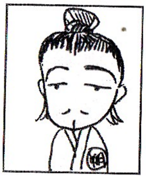
月度记事

1.哦呵呵呵，盼星星盼月亮总算盼来降温了，走在路上感受凉风的轻柔穿梭，有时还是挺舒服的。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感觉，其实多半还是因为办公室长年无法开窗导致空气浑浊，一天下来，难免让人觉得头晕脑胀。这时出去吹吹风，在冷得忍不住发抖的同时也可顺便让精神为之一振！有类似烦恼的同学不妨一试，当然了，只要象征性的就好，要是因为吹风太多引发感冒，可别怪到我们头上哦！

2.鉴于明年春节是1月底的缘故，因此之后两期杂志的上市时间都将改为上旬。也就是说Tot.22将于明年1月上旬推出，Tot.23则是2月上旬推出，千万不要以为游游出了什么状况哦，我们会在约定的时间和大家见面的！^_^

3.按照惯例，即将走完2008年的游游，在来年也将迎来新一轮的改版！不管您是一直伴随游游至今的资深读者，还是刚刚结识游游的新朋友，不妨都来参与探讨吧。您最想在杂志里看到什么类型的文章？希望各个栏目之间做出怎样的调整？和小编如何展开更加有趣的互动？本期的调查表已经收录这个话题，如果有什么好的建议或意见，请大家一定要毫无保留地告诉我们！拜托了！

本月最上镜读者：
重庆·周川力



本月读者囧言：
各位大叔大姐，请继续为中国小说界出卖你们廉价的劳动力吧！（地址不详：DEAR）

《游小说》第19期读者调查结果

一.您对本书的整体评价如何？
很满意：22%
满　意：53%
一　般：24%
不满意：1%

二.最喜欢的文章
第一名：心跳回忆　启程之诗
第二名：生化危机　逃出生天
第三名：格兰蒂亚

三.最不喜欢的文章
第一名：炮灰的末日——战锤40000同人
第二名：宿命传说　转瞬即逝
第三名：光环　奥星的幽灵

互动空间 <杂志关联篇>

（天津·王少石）《寂静岭2》的确是一部不错的作品，不仅延续了第1部的世界观，而且在情节上达到了一个巅峰。如果说《沉默的羔羊》是揭示人们的罪恶，《电锯惊魂》是阐述人为何而生，为何而死，即生命的意义，那么《寂静岭》就是对生命的罪恶的一种救赎。

每次接触到《寂静岭》我都在想，抛开“眼前所见就是自己内心”这一设定，我是绝对绝对不想进入那种世界的，

每期陆续刊登 游游交友栏

姓名：王莺　（网名：虚无/QQ：441487781）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工业大道北光大花园C6二栋801房（510250）
寄语：希望结识更多游戏的同道中人！让我们一起漫步在色彩斑斓的游戏世界！

互动空间 <杂志关联篇>

就算不被吓死也会被恶心死……

《寂静岭》小说单行本第1部现已上市，第2、3部也将在近期陆续推出，敬请各位捧场！

（成都·蒲娅琴）《格兰蒂亚》就这么完结了，好像一个纯真的梦一下子醒了，现实中，却是无尽的作业……啊，我也想去旅行了（现代版冒险……不就是离家出走么？）

是的，所以我们才三番五次苦口婆心地劝诫读者们：一定要把游戏世界和现实生活分开……

（中山·郑伟坤）不知不觉，《游小说》已经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初我为了邮购《游小说》，放学后去邮局，却发现已关门大吉；中午顶着烈日去却因邮局太大而“迷路”；再去小的邮局，到达的时候我已经快“涕泪齐下”了。最后发现，地址写错了……

这番遭遇简直就是当下动漫界流行的某种性格表现……于是我忍不住想问一下：你该不会是天然呆吧？－－

哎，天然呆可是一大萌点啊！

互动空间 <读者交流篇>

（呼和浩特·亢思奇）《千年之梦》一口气买了三本，连店主都说让我给他留几本，因为太热销都进不上货了……我一狠心一跺脚，拿上三本书交了钱就跑。绝对不能给他们，一本都不能少！

此时此刻，夜蓝泪流满面头顶青天……

老实说我很想看看店主当时是什么表情。

（南京·陈果）这学期要准备考研，所以学校里买不到的杂志（比如《游小说》）就只能在网上买，进城太费时费力了。隔壁老乡受此启发，便开始用网银支付宝来还钱。这家伙现在出门都不带钱了，每次都让我付，晚上我的支付宝就会出现一个叫“欠钱了呀”的交易……

电子商务的确给我们忙碌的生活带来了不少便利，尤其是对部分懒人而言（比如我－－）。足不出户就能在万千商品里随意挑选，而尝到甜头后，也很容易出现所谓“花钱如流水”的恶习，跟狂刷信用卡有得一拼！不过这个用支付宝来还钱还真是……看来您那位老乡是沉迷了～OTZ

（深圳·胡卓彬）有一次，我把《游小说》带到学校，被同桌看见了，随即一传十，十传百，大家把我的《游小说》“分尸”了。经过我的介绍，班里玩游戏的同学全部被我诱惑去买《游》，还发展了“海外关系”，导致“《游》风”席卷全校，各位编辑不用感谢我的，哈哈哈哈～～（对不起，今天的药吃过量了）

好吧，这么说你前面说的那些都是因为吃药过量而产生的幻觉？－－+

（天津·姚强）如果我中奖了，可不可以改寄高达模型（比例不限），因为我是个男的，如果将那种东西（手办）摆在卧室里，别说让外人看到了，就是让家人看到也是很难为情的，况且还会被我们班的“宅”们抱走，甚至因此也被人误解我也“宅”化……真是太恐怖了！

游游交友栏

姓名：孙珂晶　（网名：王者的证明/QQ：422501034）
地址：上海市金口路471弄10号304室（200135）
寄语：希望能和广大喜欢游戏的人交流心得。

互动空间 <读者交流篇>

这个问题，不如等你先中了奖我们再来商量……

你以为换成高达就不会被视为“宅”了吗？太天真了！（指）

FANS自留地

送别翔月——来自读者的祝福

● “人生自古谁不走，留取丹心在小《游》。”翔月你走得好惨啊！《游》的五天王只剩下四人了！——广州·刘伟豪（有如此肝胆相照的读者，月月你就悲壮地走吧！）

●翔月要离我们而去了。他来到编辑部时我还是个学生，现在他离开了，我仍是学生……话说他是为了求学而离开的吧？那他是多少岁啊？该不会你们招收童工？嗯，这些法律问题以后再追究，现在先送别翔月吧～翔月走好，虽然你离我们远去了，但你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记得介绍个美女编辑来替你～我是不会忘记你的～～——呼和浩特·亢思奇（喂，我们和翔月只是生离不是死别好不好……）

●作为一名资深多栖读者，我已经当了近十三年的潜艇了。《游小说》我是从13期开始自己买的，却是我第一份写回函表的杂志。之所以如此，相当程度是因为月哥的存在让我倍感亲切——我在网游里都是叫翔麟，而月哥也是翔字打头。当看到月哥要重回校园时，我口中顿时一片苦涩……（让我猜一猜：也许您是不小心把嘴里的药丸嚼碎了？）

●没想到翔月这么快就要离开了，我这人特看不惯离别，不过毕竟人各有志，希望翔月学业有成。另外就如翔月译的《格》中杰斯汀在精灵面前获得的感悟一样，那也是我要对翔月说的。即便不知道对方是谁，但在未知的地方，总有人默默等待，祝福你，我不奢望你能记住无数读者中的我这一个，但希望你能在未来的道路上想起我们这些默默的读者。现在会回复明信片了吧，希望给我回一张翔月的明信片作为纪念。——成都·蒲娅琴（翔月，我很荣幸地告诉你，你已经被其他男编嫉妒了－ －）

●今天，我女朋友离开了我，我极度郁闷而又茫然地走进了一家书店，一眼就看到了一本印着美女封面的书！也就是《游小说》。因为封面人物和我女朋友很像，除了衣服有点出入……所以我毫不犹豫地买下了。后来我一翻，发现你们当中有一位叫翔月的小编也要走了。哇！当时我就想：真的是命运在作怪吗？与我相处近一年的女友走了，与《游小说》奋斗了一年的翔月也走了……如果可以的话，我想问问月哥：“是不是你拐走了我女朋友！为什么你们的借口也一样！难道学习就真的那么重要吗！？”——石家庄·张文元（真是惊悚的结尾，不过嘛……翔月已走，真相难求 XD）

邮购信息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现提供邮购服务

目前杂志社有以下几期杂志可供邮购：

总第7辑、总第8辑、总第9辑、总第10辑、总第11辑、总第13辑、总第18辑、总第19辑、总第20辑 定价：9.80元

邮购地址：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收款人：**《游小说》读者服务部 **邮编：**730020

请在汇款单上写清自己所要购买的期号和数量，并以工整字迹提供自己的详细地址，最好能留下联系电话。若汇款后超过一个月未收到杂志，请及时用电话或EMAIL与《游小说》读者服务部联系。

电话：0931-8674805 **EMAIL：**g-novel@vip.163.com

游游交友栏

姓名：陈彦恒 （网名：*Ren*/QQ：365406803）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竹丝岗大马路北直街59号507房 （510080）
寄语：广交天下友！

征集问题：如果用一种水果来形容几位小编，您觉得各是什么呢？



这次的调查结果真的让我震惊了！原因就是……大家的观点实在相似得可怕！真没想到我们的读者凝聚力那么强啊，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哇哈哈哈……（众编：这女人疯了－ －）
下面的内容便是根据多数人的答案整理出来的，看看有多少和你的感觉相符吧！

YULA
属性：酸甜系
代表：草莓、橘子、樱桃
理由：酸酸甜甜就是你！（为什么要用那恶寒的酸酸乳广告……|||）
其他：蛇果（据说深红的色泽看上去比较冷艳高贵？－ －）

夜蓝
属性：蓝紫系
代表：黑加仑、蓝莓、葡萄（红得发黑那种）
理由：名字里带“蓝”，形象又是一身蓝紫色，气质也很深邃很神秘。（恭喜夜蓝Deep计划大获成功）
其他：茄子、人参……（喂！这、这些是水果吗！？）

清雨
属性：光滑系
代表：西瓜、柠檬、红枣（湿的那种）
理由：看到这几种水果滑溜溜水嫩嫩的外皮，就好像看到了清雨那发光透亮的圆脑袋！（光头果然最高啊）
其他：猕猴桃、大番茄（……）

翔月
属性：纯朴系
代表：苹果、李子、板栗
理由：虽然看上去很朴素，但只有真正品尝过才会领略到那种独特的味道。（举手：板栗不是用来烧鸡的么？）
其他：荔枝（哇，这个是某Y我的最爱耶！）

暗星
属性：刺激系
代表：榴莲、菠萝、芒果
理由：虽然气味闻起来都比较冲，但吃起来却美味无比，这正是暗星深不可测、深藏不露的表现啊！（好像是因为老大很少发言吧……）
其他：香蕉（一身黄）、火龙果（形象像火法，很shining的感觉！）

夜蓝的逆袭

——广州·jewin张



鉴于连续2期都登了夜蓝同学的女体化画像，导致本人产生严重怨念，于是有了今期的这幅图……

夜蓝：OK，下一个材料！
YULA：为什么被煮的是我们！？
作者：5位小编中，只有他才方便塑成反派角色嘛～（其他的形象都太有正义感了）
夜蓝：……

夜蓝的欣慰

——北京·陈睿君



当当当当，女体化第二、第三弹双弹齐发！中弹的是暗星和翔月！一是为了祝贺《恶魔城》新作发售（姐姐大好><），二是为了欢送翔月同学一路走好……这次的设定是美艳的魔法师姐姐和“她”的可爱助手，呜～连我自己都被萌到了！>///<夜蓝，这下你该平衡了吧＝ ＝（夜蓝：还有个光头的家伙呢，不要以为这样就算完了！）

游游交友栏
姓名：王玥　（网名：三流猎人/QQ：502742452）
地址：云南昆明五华区虹山南路虹华小区3栋1单元407（650033）
寄语：让我们用狩猎来燃烧青春吧～

《游小说》Tot.19中奖名单

★《鬼泣4》精美模型

荆州 张秉蔚



★ACG精美周边

贵阳 和平豆
北京 孙 轶
合肥 洪楠坤
广州 小 慧
北京 孙境泽
呼和浩特 郎纪程
辽宁 曹 赫
湛江 龙 毅
北京 陈睿君

（只要寄回调查表，就有机会赢得精美模型）

《游小说》Tot.21 CD-ROM介绍

梦剧场：《梦幻之星 ZERO》预告片、《巴哈姆特之血》初公开影像

PV地带： PSP《超时空要塞 王牌边境》插曲PV

幻彩花园：《你的勇者》、《阿瓦隆代码》等近百张精选PC、PSP壁纸，《大神》设定图（下）

游音盒：《噩梦骑士》原声碟+其他游戏、动漫音乐

《游小说》栏目征稿启示

《游小说》现有部分栏目向玩家敞开，欢迎大家踊跃投稿，一起来建设这首本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而我们会为各位奉上优厚的稿酬供您购入更多游戏，然后等待各位继续投来大作。

①时光回廊：经典游戏的剧情小说，无论机种或游戏类型，只要文笔足够优秀便可，字数30000之内为佳，如特别优秀者可酌情提高字数上限。建议先将文章大纲及一两千字正文发Email至g-novel@vip.163.com，待收到我们的回复确认后再继续动笔，以免浪费您的宝贵时间。

②同人馆：各种游戏的同人小说，只要写得好，从《俄罗斯方块》到《最终幻想》我们都来者不拒，从搞笑到悲情也没有任何限制。字数应控制在2000～10000之内，短小精悍者优先采用。

③剧情赏析：最新游戏或经典游戏的剧情概括，依故事复杂程度，字数应控制在4000～10000之内，要求将剧情中最精彩的部分都表现出来。

④游戏议会：对游戏剧情的评价赏析文章，游戏新老不限，字数要求在1500左右。

⑤名场面：对游戏中曾感动过你的情节的描写及评价，格式请参考书中对应栏目，字数要求在1500左右。

投稿须知

1.文责自负——投稿人必须拥有其所投稿件的完全著作权（版权），对于侵犯他人著作权及其他任何权利的内容，《游小说》不予承担任何责任。

2.独家版权——《游小说》采用并支付稿酬的稿件，作者授权且仅授权《游小说》以任何形式使用、编辑、修改此稿件，《游小说》不需另行征得作者同意和另行支付稿酬。

3.《游小说》目前只接受Email或其他网络方式投稿，在投稿反应期的30天内，作者不得再向其他刊物或媒体以任何方式一稿多投，如果造成《游小说》或其他刊物、媒体的损失，由投稿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4.投稿邮箱：g-novel@vip.163.com





姓名：吴松洋 （网名：只有一个愿望/QQ：94753107）
地址：济南市民生大街46号（250001）
寄语：人生不能没有游戏，但不能游戏人生。

小编寄语



★0：4到4：4，两场2：2最后一分钟变成3：2，中超最后几轮真有趣，至于谁得冠军……说实话，看了这几轮后我还真没兴趣知道了。

■每天晚上打开电视都会看到华尔街金融风暴的报道，GF看着看着倒看得津津有味起来了。话说这些天来的新闻疯狂报道确实让金融危机变得深入人心。快餐店涨价说是因为金融危机，汽油不降价是因为金融危机，连路边卖仿制皮包的小贩都围绕着金融危机和顾客就讲价问题扯了半天。这事确实是百年一遇，各位读者别觉得和自己不相关，多看看相关报道吧，以后一定会明白其中的价值的。

◆《女神侧身像 负罪者》三条路线全部通关，感觉这次的剧情还是可圈可点的，尤其是同伴与主线剧情的关联更是历代最为紧密的，比起前两作来可以说更适合小说的发挥。在看完了本期的前传后，就请各位期待正传在《游小说》的登场吧。



▲最近伤病不离身，身体和精神受到了严重的折磨，神啊，您就放过我吧！夜蓝在此告诫广大读者，平时一定要多喝水、多运动，生病的滋味可真难受啊！

▲前几天终于从网上下载了《功夫熊猫》和《WALL·E》，真的很好看，我关心的是究竟谁能拿到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奖呢？

▲推荐两部美剧《Mentalist（超感神探）》和《The Big Bang Theory（生活大爆炸）》，特别是后者，每次看都会让我笑到肚子疼！

▲虽然也有朋友向我推荐了《Fringe（危机边缘）》，不过鉴于女主角实在太难看，加之这种不讨巧的题材，所以在追了4集之后还是决定放弃。

▲最近想要配置一台新电脑的想法越来越强烈，可是低头看看我的钱包，唉……再忍忍吧……

▲广告时间：《寂静岭》出单行本了，麻烦各位来捧场啊……



※虽然我极力想要相信一切怪异的现象都可以找到科学根据，但每次遭遇睡眠瘫痪（俗语叫“鬼压床”），还是觉得那个所谓的科学解释显得有些牵强。比如前天晚上，更是头一次看到了传说中的“黑影”，吓得我硬是2小时内没敢再睡！

※最近迷上了FreeTEMPO，每天都忍不住要点开来听。这对我来说还是很难得的事，因为我虽然喜欢听音乐，但对HOUSE风的电子音乐一向并不怎么关心。然而FreeTEMPO却不同，他的曲子都太美太抓耳朵了～话说那张迷死人的专辑我还是去年收的了，却到今天才想起翻出来，实在是罪过……＝＝

※忙完这期就可以休假了，在这段期间内，我也将迎来久违的完全断网的日子。好处是终于不用再整天面对电脑进而损坏视力伤害皮肤，坏处就是……我已经预见到休假结束后要一次性还清多少账了（鄙视一下自己-0-）。



◆在这之前，我几乎从来没想过要用E-MAIL来保持与某人的联络。用短信交流的时候，总觉得没有一一回复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所以有时明明不想被打扰，但还是得绞尽脑汁想些得体的话，用别扭的键盘输入到手机里——你是不是为了避免这种尴尬，才想到改用E-MAIL的呢？

◆这个年末真是热闹，各个主机上三天两头地出“大作”、“神作”；电影院里也是热闹得不行，一部部大片像赶集似的争相上映——我说，想赚钱也不是这么个抢法吧。

◆“德谟克利特曾说：只要找到一个因果性的解释，也胜过成为波斯人的王。我们虽然未必像他那样藐视王位，却都和他一样热爱因果性的解释。为结果寻找原因，为行为寻找理由，几乎成了我们的本能，以致于对事情演变的真实过程反而视而不见了。”——周国平《周国平自选集》

游游交友栏

姓名：胡卓彬 （网名：冰封的绿叶/QQ：280990398）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龙华劲力城市明珠13B13E （518109）
寄语：只要喜欢游戏，还需要别的吗？

责任编辑：陈 欣
封面设计：紫血漪



预告为暂定内容，不排除在出版时进行更改的可能。

《游小说》第22辑

12月下旬 全国上市



女神侧身像 负罪者
背负罪孽之人的未来
究竟是天国还是冥界的深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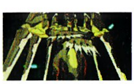
战争机器2
血与火的沸腾之声连绵不绝
连空气仿佛也随之燃烧起来



前线任务4
正在整个欧洲上空张开的
是一张名为阴谋的大网



光环 奥星的幽灵（完结篇）
奥尼克斯星真正的秘密
将超越所有人的想像力



终极地带1+2
人类哪怕战胜了重力
自由地翱翔依然遥不可及

更多精彩，尽在《游小说》第22辑

ISBN 7-89476-065-4
9 787894 760654
本手册随盘附赠不能单独销售

ISBN 978-7-89476-065-4
游小说光盘定价：9.80 元（1CD+1手册）

警告
WARNING

本物品內容可能令人反感；不可將本物品派發、傳閱、出售、出租、交給或出借予年齡未滿18歲人士或將本物品向該等人士出示、播放或放映。

THIS ARTICLE CONTAINS MATERIAL WHICH MAY OFFEND AND MAY NOT BE DISTRIBUTED, CIRCULATED, SOLD, HIRED, GIVEN, LENT, SHOWN, PLAYED OR PROJECTED TO A PERSON UNDER THE AGE OF 18 YEARS.

WL01

睡神扫描

